

列传第三十一

答里麻

答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为辽王傅，世祖称其贤。从讨李璫，以勋授山东行省大都督。答里麻弱冠入宿卫。大德十一年，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寻出金湖北、山南两道廉访司事，召拜监察御史。时丞相帖木迭儿专权贪肆，答里麻帅同寅亦怜真、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违法娶妇南城，答里麻诘问之，奋不顾利害，风纪由是大振。擢河东道廉访副使。隰州村民赛神，因醉殴杀姚甲，为首者乘闹逃去，有司逮同会者系狱，历岁不决。答里麻曰：“杀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辈皆诬误无罪，而反桎梏耶？”悉纵之。至治元年，帖木迭儿复相，以复仇为事，答里麻辞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访副使。开州达鲁花赤石不花歹颇著政绩，同僚忌之，嗾民诬其与民妻俞氏饮。答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实不与饮酒，于是抵诬告者罪，石不花歹复还职。行唐县民斫桑道侧，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财，事觉，并逮斧主与盗同下狱。答里麻原其未尝知情，即纵之。深州民媪怒殴兒妇死，妇方抱其子，子亦误触死。媪年七十，同僚议免刑，答里麻不可，曰：“国制，罪人七十免刑，为其血气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杀二人，何谓衰老？”卒死狱中。至治元年，除济宁路总管，兴学劝农，百废具修，府无停事。济阳县有牧童持铁连结击野雀，误杀同牧者，系狱数岁。答里麻曰：“小兒误杀同牧者，实无杀人意，难以定罪。”罚铜遣之。泰定元

年，升福建廉访使。朝廷遣宦官伯颜催督绣段，横取民财，宣政院判官术邻亦取赂于富僧，答里麻皆劾之。迁浙西廉访使。会文宗发江陵，阿兒哈秃来谕旨，求赂不获，还譖于朝，召至京，处以重罪。比至，帝怒解，迁上都同知留守。

天历二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统，使者旁午。答里麻朝暮尽力，事无缺失，帝特赐锦衣以嘉之。天历三年，迁淮东廉访使。明年，召拜刑部尚书。国制，新君即位，必赐诸王、驸马、妃主及宿卫官吏金帛。答里麻曰：“必唱名给散，无虚增之数。”国费大省，帝复赐黄金腰带以旌其能。元统元年，升辽阳行省参知政事。高丽国使朝京，道过辽阳，谒省官，各奉布四匹、书一幅，用征东省印封之。答里麻诘其使曰：“国制，设印以署公牒、防奸伪，何为封私书？况汝出国时，我尚在京，未为辽阳省官，今何故有书遗我？汝君臣何欺诈如是耶？”使辞屈，还其书与布。元统三年，迁山东廉访使。时山东盗起，陈马骠及新李白昼杀掠。答里麻以为官吏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后上擒贼方略。朝廷嘉纳之，即遣兵擒获，齐鲁以安。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于延春阁，特赐答里麻白鹰以表其贞廉。帝尝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缮必用赤绿金银装饰，答里麻独务朴素，令画工图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岁秋，车驾自上京还，入观之，乃大喜，以手抚壁叹曰：“有心哉，留守也！”赐白金五十两、锦衣一袭。至正六年，升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学士承旨。至正七年，迁陕西行台中丞，时年六十九。致事后，召商议中书平章政事，不拜，全俸优养终身。

月鲁帖木兒

月鲁帖木兒，卜领勤多礼伯台氏。曾祖贵裕，事太祖，为管领怯怜口怯薛官。祖合刺，袭父职，事世祖。父普兰奚，由

宿卫为中书右司员外郎，与丞相哈刺哈孙建议迎立武宗，累迁至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使。月鲁帖木兒幼警颖，读书强记，傲悦有大志。年十二，成宗命与哈刺哈孙之子脱欢同入国学。仁宗时入宿卫，一日，帝顾问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谁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鲁帖木兒即对曰：“臣父普兰奚也。”帝曰：“汝父赞谋以定国难，朕未尝忘。”因命脱忽台传旨四怯薛扎撒火孙，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刺哈孙欲用为中书蒙古必阁赤，辄辞焉。哈刺哈孙曰：“汝年幼，欲何为乎？”对曰：“欲为御史尔。”人壮其志。久之，遂拜监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师、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张弼赇六万贯，贷死。帝怒，碎太师印，赐月鲁帖木兒钞万贯，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迁给事中、左侍仪、同修起居注。寻为右司郎中，赐坐便殿，帝顾左右谓曰：“月鲁帖木兒识量明远，可大用者也。”他日，帝语近臣曰：“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御史中丞蛮子、翰林学士明里董阿皆称善。月鲁帖木兒独起拜曰：“臣闻昔之所谓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当祸乱，不得已而为之者也。愿陛下正大位，以保万世无疆之业，前代虚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对。

仁宗崩，帖木迭兒复入中书，据相位。参议乞失监以受人金带系狱，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监诉月鲁帖木兒为御史时诬丞相受赇。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即徽政院推问不实，事遂释。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鲁帖木兒为山东盐运司副使，降亚中大夫为承事郎，期月间盐课增以万计。丁外艰，扶丧西还。擢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副使。泰定初，迁汴梁路总管，再调总管武昌，以养亲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矫制起月鲁帖木兒为本省参知政事，共议起兵。月鲁帖木兒固辞曰：“皇子北还，问

参政受命何人，则将何辞以对？”伯颜怒。会明里董阿迺皇子过河南，而月鲁帖木兒为御史时尝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里董阿因说伯颜收之，丞相别不花亦与之有隙，乃谪月鲁帖木兒乾宁安抚司安置。至顺四年，移置雷州。

至元六年，顺帝召之还。至正二年，入觐，帝欲留之，以母丧未葬辞。四年，乃起同知将作院事。寻除大宗正府也可札鲁花赤。九年，由太医院使拜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进读之际，引援经史，一本于王道，帝嘉纳焉。十二年，江南诸郡盗贼充斥，诏拜月鲁帖木兒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脱脱曰：“守御江南，为计已缓，若得从权行事，犹有可为。”不从。陛辞，赐尚醢、御衣、弓矢、甲冑、卫卒十人、钞万五千贯以行。比至镇，引僚属集父老询守备之方，招募民兵数千人，号令明肃。统师次建德，获首贼何福斩于市，遂复淳安等县，俘获万余人，复业者三万余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军中。

卜颜铁木兒

卜颜铁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锐倜傥，早备宿卫，历事武宗、仁宗、英宗。天历初，由太常署丞拜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达鲁花赤、都转运盐使、肃政廉访使，由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升左右丞，擢行御史台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二年春，蕲、黄贼徐寿辉遣兵陷湖广，侵江东、西，诏卜颜铁木兒率军讨之。卜颜铁木兒益募壮健为兵，得骁勇士三千人、战舰三百艘。时湖广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皆以兵驻太平，宿留不进。卜颜帖木兒至，乃与俱前。贼方聚丁家洲，官军猝与遇，奋击败之，遂复铜陵县，擒其贼帅，复池州。遂分遣万户普贤奴屯阳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闾兒讨无为州，而

自率镇抚不花、万户明安驻池口，以防遏上流，为之节度。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蛮子海牙及威顺王宽彻普化军俱溃而东。安庆被围益急，遣使来求援。诸将皆欲自守信地，卜颜铁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庆与池止隔一水，今安庆固守，是其节也，而救患之义，我其可缓。且上流官军虽溃，然皆百战之余，所乏者钱谷器具而已，吾受命总兵，其可视之而不恤哉！”即大发帑藏以周之，溃军皆大集，而两军之势复振，安庆之围遂解。

十三年三月，贼众复来攻池州，众且十万，诸县皆应之。卜颜帖木兒会诸将谋曰：“贼表里连结，若俟其筑垒成而坐食诸县之粟，破之实难。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骄惰，尽锐攻之，则顷刻之间功可成矣。”众曰：“诺。”遂分番与战，果大败之，擒其伪帅，俘斩无算，诸县复平，遂乘胜率舟师以进。五月，与战于望江，又战小孤山及彭泽，又战龙开河，皆破走之。进复江州，留兵守之。七月，进兵攻蕲州，擒其伪帅邹普泰，遂克其城。进兵道士袱，焚其栅，抵兰溪口。贼之巢曰黄连寨，又克而歼之。分兵平两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十一月，与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军合，而湖广左丞伯颜不花等军皆会。十二月，分道进攻蕲水县，拔其伪都，获伪将相而下四百余人，徐寿辉仅以身免。以功诏赐上尊、黄金带。时丞相脱脱方总戎南征，闻诸贼皆已破，乃檄伯颜不花征淮东，蛮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顺王还武昌，而卜颜铁木兒独控长江。十六年六月，复以军守池州。十一月，卒。

卜颜铁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为将，所过不受礼遗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养于叔父阿术，事之如亲父。常乘花马，时称为花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宪宗、世祖为怯里马赤。星吉少给事仁宗潜邸，以精敏称。至治初，授中尚监，改右侍仪，兼修起居注。拜监察御史，有直声。自是十五迁为宣政院使，出为江南行御史台御史大夫。时承平日久，内外方以观望为政，星吉独持风裁，御史行部，必敕厉而遣之。湖东佥事三宝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贪猾无所贷。御史有以自私请者，拒不纳，则诬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诬。执政者恶之，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湖广地连江北，威顺王岁尝出猎，民病之。又起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星吉至，谒王，王阖中门，启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绳床坐王中门西，言曰：“吾受天子命来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阖者惧，入告王，王命启中门。星吉入，责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谓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闻，而骋猎宣淫，贾怨于下，恐非所以自贻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谢之，为悉罢其所为。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乐妇女十有八人，狱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强敛手，贫弱称快。

至正十一年，汝、颖妖贼起，会僚属议之，或曰：“有郑万户，老将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严巡警，悉以其事属郑。贼闻之，遣其党二千来约降。星吉与郑谋曰：“此诈也，然降而却之，于是为不宜，宜受而审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歼之，械其渠魁数十人以俟命。适有旨召为大司农。同僚受贼赂，且嫉其功，乃诬郑罪，释其所械者。明日，贼大至，内外响应，城遂陷。武昌之人骈首夜泣

曰：“大夫不去，吾岂为俘囚乎？”星吉既入见，具陈贼本末。帝大喜，命赐食。时宰不悦，奏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员外置。星吉至江东，诏令守江州。时江州已陷，贼据池阳。太平官军止有三百人，贼号百万，众皆欲走。星吉曰：“畏贼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财物，纵逃其可免乎？”乃贷富人钱，募人为兵。先是，行台募兵，人给百五十千，无应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从争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趋铜陵，克之。又破贼白马湾。贼败走，分兵蹙之，抵白湄。贼穷急，回拒官军，官军乘胜奋击，贼尽殪，擒其渠魁周驴，夺船六百艘，军声大振，遂复池州。乃命诸将分道讨贼，复石埭诸县。贼复来攻，命王惟恭列阵当之，锋始交，出小舰从旁横击，大破走之，进据清水湾。伺者告贼舰自上流，顺风举帆，众且数十倍，诸将失色。星吉曰：“无伤也，风势盛，彼仓卒必不得泊，但伏横港中偃旗以待，俟过而击之，无不胜矣。”风怒水驶，贼奄忽而过，乃命举旗张帆鼓噪而薄之，官军殊死战，风反为我用，又大破之。时贼久围安庆，捷闻，遽烧营走。进复湖口县，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而星吉自据番阳口，缀江湖要冲以图恢复。

时湖广已陷，江西被围，淮、浙亦多故，卒无继援之者，日久粮益乏，士卒咸困。或曰：“东南完实，盍因粮以图再举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众莫敢复言。有顷，贼乘大船四集，来攻我军，取芦苇编为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军力战，众死且尽。星吉之从子伯不华与亲兵数十人死之。星吉犹坚坐不动。贼发矢射星吉，乃昏仆。贼素闻星吉名，不忍害，舁置密室中，至旦乃苏。贼罗拜，争馈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复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绝，年五十七。

星吉为人公廉明决，及在军中，能与将士同甘苦，以忠义感激人心，故能以少击众、得人死力云。

福寿

福寿，唐兀人。幼俊茂，知读书，尤善应对。既长，入备环卫，用年劳授长宁寺少卿，改引进使，升知侍仪使，进正使。出为饶州路达鲁花赤，擢淮西廉访副使。入为工部侍郎，佾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改户部侍郎，升尚书，出为燕南廉访使，又五迁为同知枢密院事。至正十一年，颍州以贼反告，时车驾在上都，朝堂皆犹豫未决，欲驿奏以待命。福寿独以谓“比使得请还，则事有弗及矣”。于是决议调兵五百，遣卫官哈刺章、忻都、怯来讨之而后以闻。顺帝善其处事得宜，明年，改也可札鲁忽赤。未几，出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时濠、泗俱已陷，师久无功。福寿至，督战甚急，而上游贼势甚汹涌，福寿乃议筑石头，断江面，守御有方，众恃以为固。

十五年，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先是，集庆尝有警，阿鲁灰以湖广平章政事将苗军来援，事平，其军镇扬州。而阿鲁灰御军无纪律，苗蛮素犷悍，日事杀虏，莫能治。俄而苗军杀阿鲁灰以叛，而集庆之援遂绝。及高邮、庐、和等州相继沦陷，而集庆势益孤，人心益震恐，且仓库无积蓄，计未知所出，于是民乃愿为兵以自守。福寿因下令民多赘者皆助以粮饷，激厉士众，为完守计。朝廷知其劳，数赏赉焉。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围集庆，福寿数督兵出战，尽闭诸城门，独开东门以通出入，而城中势不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溃，福寿乃独据胡床坐凤凰台下，指麾左右。或劝之去，叱之曰：“吾为国家重臣，城存则生，城破则死，尚安往哉！”达鲁花赤达尼达思见其独坐若有所为者，从问所决，留弗去。俄而乱兵四集，福寿遂遇害，不知所在，达尼达思亦死之。又同时死者，有治书侍御史

贺方。达尼达思字思明。贺方字伯京，晋宁人，以文学名。

事闻，朝廷赠福寿金紫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国，追封卫国公，谥忠肃。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号石岩。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历官清显，素负能名。调信州路总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称。至正元年，迁大都路达鲁花赤，出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寻召参政中书，顷之，又出为江浙行省右丞，遂升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诏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贼起蕲黄，平章政事秃坚理不花将兵捍江州。既而土寇蜂起，道童素不知兵事，仓皇无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颜不花曰：“今贼势冲突，城中无备，万一失守，奈何？有章伯颜左丞者，致仕居抚州，其人熟知军务，宜以便宜礼请之，使署本省左丞事，专任调遣军旅，庶几事有可济。”道童从其言，而伯颜亦欣然为起，曰：“此正我报国之秋也。”至则与普颜不花设御敌计甚悉。明年正月，湖广陷，秃坚里不花由江州遁还。二月，普颜不花将兵往江州，至石头渡，遇贼战败，道童闻之大恐，即怀省印遁走。普颜不花还，与伯颜定为城守之计。后数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来归，遂议分门各守以备敌。三月，贼众来围城。城中置各厢官及各巷长，昼夕坚守，众心翕然。而道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赏，无功或不加罪，故多为之用。贼围城凡两月，而民无离志。道童密召死士数千人，面涂以青，额抹黄布，衣黄衣，为前锋，又别选精锐数千为中军，而募助阵者殿后。命万户章妥因卜鲁哈歹领之。夜半，开门伏兵栅下，黎明，钲鼓大震，因奋击贼，贼惊以为神，败走。遂乘胜捣其营，复分兵扫其余党。是时，章伯颜、普颜不花之功居多。伯颜寻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开府，仍赐龙衣御酒。

及秋，朝廷命亦怜真班为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为左丞，同将兵来江西。未几，亦怜真班卒，道童属火你赤平富、瑞二州，分镇其地。适岁大旱，公私匮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数十万石、盐数十万引，凡军民约三日人余官米一斗，入昏钞贰贯，又三日买官盐十斤，入昏钞贰贯，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贼亦不敢犯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陈友谅复攻江西城。时火你赤已升平章政事，加营国公，行便宜事，任专兵柄，而素与道童不相能，且贪忍不得将士心，见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弃城退保抚州路，欲集诸县义兵以图克复，而势已不可为。因叹曰：“我为元朝大臣，官至极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复见人乎！”适贼追者至，道童欲迎敌，渡水，未登岸，贼众乘之，遂为所害。事闻，赐谥忠烈。

列传第三十二

亦怜真班

亦怜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为知枢密院事。亦怜真班性刚正，动有礼法。仁宗召见，令入宿卫。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调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初，迁资善大夫、典瑞院使。天历二年，以选为太子家令，寻升资政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擢侍御史，仍兼指挥使。至顺初，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迁功德使，指挥使如故。寻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统、至元之间，伯颜为丞相，专权擅政，嫉其论事不阿，出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杀其子答里麻，而谪置海南。及伯颜败，乃得召还朝。至正六年，拜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尽迁中外廉能之官置诸风宪，一时号称得人。迁宣政院使，出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设法弭西羌之寇，民赖以安，立石颂之。召还，为银青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提调太医院，寻加金紫光禄大夫，复为御史大夫、知经筵事，兼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指挥使。尝奏言：“风俗人心日趋于薄，请禁故吏不许弹劾所事官长。”

太师马扎儿台与子丞相脱脱既谪居在外，时相欲倾之，嗾人告变，且扳台臣同上奏。亦怜真班曰：“凡为相者，孰无闲退之日？况脱脱父子在官无大咎过，奈何迫之于险？”终不从。经筵进讲必详必慎，故每读译文，必被嘉纳。监察御史劾奏时相，帝不听，亦怜真班反复论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为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迁拜湖广行省左丞相。复召知枢密院事。十一年，颍、亳兵起，朝廷命将出师，多失律致败，数进言于时相，不见听，复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于是妖寇由蕲、黄陷饶州，饶之属邑安仁与龙兴相接境，其民皆相挺为乱。亦怜真班道出安仁，因驻兵招之，来者厚加赏赉，不从者命子哈蓝朵兒只与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纵火攻散之。余干久为盗区，亦闻风顺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宽容为政，军民懈弛。亦怜真班既至，风采一新，威声大振，所在群盗咸谋归款矣。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部为之丧气。事闻，赠推忠佐运正宪秉义同德功臣，追封齐王，谥忠献。

子九人：长答里麻；次普达失理，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桑哥八刺，同知青海宣慰司事；哈蓝朵兒只，宣政院使；桑哥答思，岭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岭北行省参政；易纳室理，大宗正也可扎鲁火赤；马的室理，金书枢密院事；马刺室理，内八府宰相。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鲁海牙之孙，希宪之从子也。父阿鲁浑海牙，广德路达鲁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辄泣下。独养母而家日不给，垢衣粝食，不以为耻。母丧，哀毁逾礼，负丧渡江而风涛作，舟人以神龙忌尸为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将附母于先人，神奈何厄我也！”风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卫。辞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经号廉孟子。今方设科取士，愿读书以科第进。”乃入国学积分。至治元年，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顺州事。有弓匠提举马都刺者，怙势夺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荐者召入史馆，预修英宗、仁宗《实录》，寻拜监察御史。

时中书省有大臣贪猥狼籍，即抗章劾之，语同列曰：“儆以言责获罪，吾之职也。”既又劾奏明里董阿不当摄祭太庙。迁都水监，疏会通河，堤灤、漆二水，又修京东闸。历秘书丞、会福总管府治中，上疏言二月迎佛费财蠹俗，时论黜之。出金淮东廉访司事，迁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既而历金河东、河南、江西廉访司事，升江南行御史台经历。时山东盐法大坏，以选除都转运使，曾未期月，用课最，赏赉金币、上尊。至正三年初，行郊礼，召拜侍仪使。明年，预修辽、金、宋三史，迁崇文太监。自是累迁为河南行省右丞。时有诏发民治决河，遍骚属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时宰不用。迁湖广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连坐，既而事白，迁江西行省右丞。时所隶郡县多陷于贼，乃与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协谋殫力，以定守御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访使。未几，江西省治亦陷，惠山海牙遁往福建。久之，除金江浙行枢密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镇延平、邵武，境内以宁。居岁余，奉诏还治省事，总备御事，且督赋税由海道供京师，朝廷赖焉。迁行宣政院使。明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卒，年七十有一。

月鲁不花

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逊都思氏。生而容貌魁伟，咸以令器期之。未冠，父脱帖穆耳以千户职戍越，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粲然成章。就试江浙乡闈，中其选，居右榜第一。方揭晓，试官梦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为异。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将仕郎、台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县未有学，乃首建孔子庙，既又延儒士为之师，以教后进。丁外艰。至正元年，朝廷立行都水监，以选为其监经历。寻擢广东廉访司经历。会廷议将治河决，以行都水监丞召之，比至，改集贤待制，除吏部员外郎。奉命至江浙采粟二十四万石，至

则第户产之高下，以为余之多寡，不扰而事集。既而军饷不给，又奉命出余于江浙，召父老谕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恐泽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奈盗贼何。夫讨贼者必先粮饷，以我不汝扰，故命我复来，盖讨贼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谓何？”众咸应曰：“公言是也。”不逾月，粮事以毕。丁母忧，中书遣赙且起复，不应。未几，太师、右丞相脱脱南征，辟从军事，督馈饷，馈饷用舒。升吏部郎中，寻拜监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庙礼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继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当简老成重臣为辅导，以成其德。”帝皆嘉纳之。升吏部侍郎，铨选于江浙，时称其公允。适朝廷有建议欲于河间、长芦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鲁不花即为书具言其非便。言入中书，忤议者，迁工部侍郎。后分部彰德，道过河间，民遮拥拜谢曰：“微公言，吾民其毙矣。”

会方重选守令，以保定密迩京畿，除保定路达鲁花赤。陛辞，诏谕谆切。保定岁输粮数十万石于新乡，苦弗便。月鲁不花请输京仓以便之。俄除吏部尚书。保定父老百数诣阙，言乞留监郡以抚吾民，遂以尚书仍知郡事。会贼北渡河，日修城浚濠为战守具。廷议发五省八卫军出戍外镇，月鲁不花疏愿留其兵护本郡，遂兼统黑军数千人及团结西山八十二寨民义军，势大张。贼再侵境，皆不利，遁去。升中奉大夫，锡上尊四、马百匹，僚佐增秩有差，别降宣敕俾赏有功者。召还为详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绘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月鲁不花夙负民望，令入城招谕之，抵城，贼坚壁不出，民多窃出谒拜者。改大都路达鲁花赤。有执政以故中书令耶律楚材先茆地冒奏与蕃僧为业者，月鲁不花格之，卒弗与。转吏部尚书。会剧贼程思忠据永平，其佐雷帖木儿不花伪降，事觉被擒，杀之，思忠壁守遂益坚。诏令月鲁不花招抚之，众悉难其行，

月鲁不花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奈何先计祸福哉！”竟入城谕贼，贼皆感泣罗拜纳降。

还，迁翰林侍讲学士，俄复为大都路达鲁花赤。入见帝宣文阁，有旨若曰：“朕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选尔抚吾民。尔毋峻威，毋弛法，或挟权以干汝于非法，其即以闻。”视事之初，帝及皇后、皇太子皆遣使赐之酒。有权臣以免役事来谒，月鲁不花面斥曰：“圣训在耳，不敢违。”转资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台中丞。陛辞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劳之，且赐以上尊、金币；皇太子亦书“成德诚明”四大字赐之。月鲁不花乃由海道趋绍兴，为政宽猛不颇。诏进阶一品为荣禄大夫。既而除浙西肃政廉访使。会张士诚据浙西，僭王号，度弗可与并处，谓侄同寿曰：“吾家世受国恩，恨不能刺贼以报国，矧乃与贼同处邪！”令同寿具舟载妻子，而匿身木柜中，蔽以藁秸，脱走，至庆元。士诚部下察知之，遣铁骑百余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

俄改山南道廉访使，浮海北而往，道阻，还抵铁山，遇倭贼船甚众，乃挟同舟人力战拒之，倭贼给言投降，弗纳。于是贼即登舟攫月鲁不花，令拜伏，月鲁不花骂曰：“吾朝廷重臣，宁为贼拜邪！”遂遇害。当遇害时，麾家奴那海刺杀首贼。次子枢密院判官老安、侄百家奴捍敌，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余人。事闻，朝廷赠摠忠宣武正宪徇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谥忠肃。

达礼麻识理

达礼麻识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始居开平。父曰阿刺不花，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赵国公，谥襄惠。达礼麻识理幼颖敏，从师授经史，过目辄领解。至正五年，经筵选充译史，益自砥砺于学，搢绅先生皆以远大期之。转补御史台译史，遂除御史台照磨。十五年，拜监察御史，出

金山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未行，留为詹事院长史。俄迁工部员外郎，复留为长史。明年，除中议，寻升参议詹事院事。十七年，为太子家令。十八年，历秘书太监、吏部侍郎、御史台经历、中书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书，提调南北兵马司巡绰事。盗逼畿甸，人心大恐。达礼麻识理能镇之以静，民恃以为安。二十一年，由中书参议升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二十三年冬，迁上都留守，兼开平府尹，加荣禄大夫，分司土岭，东镇三州，以督转输。

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书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儿来为留守。时孛罗帖木儿拥兵京师，而皇太子出居于外，达礼麻识理与塔世帖木儿皆以忠义许国，相与结人心以观时变。未几，改授塔世帖木儿为大司农。塔世帖木儿谓达礼麻识理曰：“我至京师则制于强臣，未易图也。”因留不行。适脱吉儿以孛罗帖木儿命屯兵盖里泊，托腹心于宗王也速也不坚，授以金印，俾驻上都之东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于瓦吉刺部落。达礼麻识理遇之有礼，善安辞去。孛罗帖木儿复调帖木儿、托忽速哥至上都，以守御为名，事益矛盾。达礼麻识理与之周旋，略无几微见于外，而密遣前宗正扎鲁忽赤月鲁帖木儿潜通音问于罕哈哈刺海行枢密知院益老答儿，请亟调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陈恭取兵兴州，访求在闲官吏之有才者，约束东西手八刺哈赤、虎賁司、纠集丁壮苗军，火铳什伍相联，一旦，布列铁幡竿山下，扬言四方勤王之师皆至，帖木儿等大骇，一夕东走，其所将兵尽溃。由是达礼麻识理增修武备，城守益严。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宁，命立上都分省，达世帖木儿为平章政事，达礼麻识理为右丞，便宜行事，以固护根本。七月，秃坚帖木儿用孛罗帖木儿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监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广备粮饩，远迓大军。达礼麻识理开陈大义，

戮之于市，民情乃定。已而秃坚帖木兒帅铁甲马步军蔽野而至，呼声动天。达礼麻识理飭军士城守，申明逆顺之理以安人心，巡视城壁，昼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缒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调副留守秃鲁迷失海牙引兵由小东门出，与之大战卧龙岗，败之。未几，孛罗帖木兒伏诛，秃坚帖木兒皆奔溃，而上都以安。拜中书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调虎贲司，加光禄大夫，赐黄金系腰，仍命提调东西手八刺哈赤。既而上都分省罢，遥授中书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力辞不允。明年，召为大宗正府也可扎鲁忽赤。又明年，拜太子詹事。奉诏至军中，宣明大义，藩将感悦。迁翰林学士承旨。秋，除知枢密院事、大抚军院事。初，大抚军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答尔麻、帖林沙、伯颜帖木兒、李国凤等计，专以备御扩廓帖木兒，既而政权不一，事务益乖，各复引去，而达礼麻识理之至，事且无可为者。

达礼麻识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者，阿兒刺氏阿鲁图孙也，夜梦太祖召见，语之曰：“我以勤劳取天下，以传于妥欢帖睦尔。而爱猷识理达腊不克肖似，废坏我家法，苟不即收图，天命不可保矣。尔吾功臣之后，且诚实，故召汝语，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爱猷识理达腊。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则吾它有处之。达礼麻识理其人庶几识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将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刺章入见帝，具以梦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则达礼麻识理已无疾而卒矣。

列传第三十三

耶律楚材子铸附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金制，宰相子例试补省掾。楚材欲试进士科，章宗诏如旧制。问以疑狱数事，时同试者十七人，楚材所对独优，遂辟为掾。后仕为开州同知。贞祐二年，宣宗迁汴，完颜福兴行尚书事，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定燕，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楚材言月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壬午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直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合。指楚材谓太宗曰：

“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

丙戌冬，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帝自经营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者必待报，违者罪死，于是贪暴之风稍戢。燕多剧贼，未夕，辄曳牛车指富家，取其财物，不与则杀之。时睿宗以皇子监国，事闻，遣中使偕楚材往穷治之。楚材询察得其姓名，皆留后亲属及势家子，尽捕下狱。其家赂中使，将缓之，楚材示以祸福，中使惧，从其言，狱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

己丑秋，太宗将即位，宗亲戚会，议犹未决。时睿宗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时朝集后期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从之。

中原甫定，民多误触禁网，而国法无赦令。楚材议请肆宥，众以为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条便宜一十八事颁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

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馈献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更多聚敛自私，费至巨万，而官无储蓄侍。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廩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

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又举镇海、粘合，均与之同事，权贵不能平。咸得卜以旧怨，尤疾之，潜于宗王曰：“耶律中书令率用亲旧，必有二心，宜奏杀之。”宗王遣使以闻，帝察其诬，责使者，罢遣之。属有讼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谤。今将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谓侍臣曰：“楚材不较私仇，真宽厚长者，汝曹当效之。”中贵可思不花奏采金银役夫及种田西域与栽蒲萄户，

帝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今将征河南，请无残民以给此役。”帝可其奏。

壬辰春，帝南征，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帝犹豫未决，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时河南初破，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从容进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复何之！奈何因一俘囚，连死数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巩二十余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诏下，诸城皆降。甲午，议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议，以丁为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则赋无所出，当以户定之。”争之再三，卒以户定。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议将四征不廷，

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术，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辽远，未至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疾疫将生，宜各从其便。”从之。

丙申春，诸王大集，帝亲执觞赐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诸国及宋、高丽使者来朝，语多不实，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国有如此人乎？”皆谢曰：“无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无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钞，楚材曰：“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匱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从之。

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帝曰：“已许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地稅，中田每亩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议以为太轻，楚材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时工匠制造，糜费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请皆考核之，以为定制。时侍臣脱欢奏简天下室女，诏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进曰：“向择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拔，臣恐扰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罢之。”又欲收民牝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马所产，今若行之，后必为人害。”又从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

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价之。至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

有二道士争长，互立党与，其一诬其仇之党二人为逃军，结中贵及通事杨惟忠，执而虐杀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贵复诉楚材违制，帝怒，系楚材；既而自悔，命释之。楚材不肯解缚，进曰：“臣备位公辅，国政所属。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覆，如戏小兒？国有大事，何以行焉！”众皆失色。帝曰：“朕虽为帝，宁无过举耶？”乃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陈时务十策，曰：“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帝意乃解。

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常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论。后之负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

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近臣曰：“汝曹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三钟而止。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羨，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刺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辨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楚材尝与诸王宴，醉卧车中，帝临平野见之，直幸其营，登车，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扰己，忽开目视，始知帝至，惊起谢，帝曰：“有酒独醉，不与朕同乐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带，驰诣行宫，帝为置酒，极欢而罢。

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行省刘敏从容言之，楚材曰：“睦亲之义，但当资以金帛。若使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

岁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笃，医言脉已绝。皇后不知所为，召楚材问之，对曰：“今任使非人，卖官鬻狱，囚系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荧惑退舍，请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顷，帝少苏，因入奏，请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医者候脉复生，适宣读赦书时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将出猎，楚材以太乙数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骑射，无以为乐。”猎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鲁刺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荧惑犯房，楚材奏曰：“当有惊扰，然讫无事。“居无何，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

迂以避之。楚材进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後数日乃定。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刺合蛮，使自书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刺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悦。楚材辩论不已，因大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后虽憾之，亦以先朝旧勋，深敬惮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赙赠甚厚。后有谮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视之，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至顺元年，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文正。子铉、铸。

铸字成仲，幼聪敏，善属文，尤工骑射。楚材薨，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铸上言宜疏禁网，遂采历代德政合于时宜者八十一章以进。戊午，宪宗征蜀，诏铸领侍卫骁果以从，屡出奇计，攻下城邑，赐以尚方金锁甲及内厩骢马。乙未，宪宗崩，阿里不哥叛，铸弃妻子，挺身自朔方来归，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见，赏赐优厚。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是年冬，诏将兵备御北边，后征兵扈从，败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东。未几征还。初，清庙雅乐，止有登歌，诏铸制宫悬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乐舞成，表上之，仍请赐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复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十年，迁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诏监修国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访焉。十九年，复拜中书左丞相。二十

年冬十月，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聚谋为逆、间谍幕僚、及党罪囚阿里沙，遂罢免，仍没其家赀之半，徙居山后。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子十一人：希征，希勃，希亮，希宽，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逸淮东宣慰使，余失其名。至顺元年，赠推忠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懿宁王，谥文忠。

粘合重山子南合

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国初为质子，知金将亡，遂委质焉。太祖赐畜马四百匹，使为宿卫官必阁赤。从平诸国有功。围凉州，执大旗指麾六军，手中流矢，不动。已而为侍从官，数得侍宴内廷。因谏曰：“臣闻天子以天下为忧，忧之未有不治，忘忧未有能治者也。置酒为乐，此忘忧之术也。”帝深嘉纳之。立中书省，以重山有积勋，授左丞相。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太宗七年，从伐宋，诏军前行中书省事，许以便宜。师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风款附，重山降其民三十余万，取定城、天长二邑，不诛一人。复入中书视事，赐中厩马十匹、贯珠袍一。卒，赠太尉，封魏国公，谥忠武。

十年，诏其子江淮安抚使南合，嗣行军前中书省事。时大将察罕围寿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独守将耳，其民何罪？”由是获免。初，世祖伐宋军于汴，南合进曰：“李璿承国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诈，叛无日矣。”帝亦患之。中统元年，两迁宣抚使。明年，授中书右丞、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事。三年，迁秦蜀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事。其年李璿反益都，帝使谕南合曰：“卿言犹在耳，璿果反矣。卿宜谨守西鄙。”对曰：“臣谨受诏，不敢以西鄙为陛下忧。”明

年，授中书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国公，谥宣昭。子博温察兒，知河中府。

杨惟中

杨惟中，字彦诚，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宣暢国威，敷布政条，俾皆籍户口属吏，乃归，帝于是有大用意。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拜中书令，太宗崩，太后称制，惟中以一相负责任天下。

定宗即位，平阳道断事官斜彻横恣不法，诏惟中宣慰，惟中按诛之。金亡，其将武仙溃于邓州，余党散入太原、真定间，据大明川，用金开兴年号，众至数万，剽掠数千里，诏会诸道兵讨之，不克。惟中仗节开谕，降其渠帅，余党悉平。宪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镇金莲川，得开府，专封拜。乃立河南道经略司于汴梁，奏惟中等为使，俾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颖诸州。初，灭金时，以监河桥万户刘福为河南道总管，福贪鄙残酷，虐害遗民二十余年。惟中至，召福听约束，福称疾不至，惟中设大挺于坐，复召之，使谓福曰：“汝不奉命，吾以军法从事。”福不得已，以数千人拥卫见惟中，惟中即握大挺击仆之。数日福死，河南大治。迁陝右四川宣抚使。时诸军帅横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杀人之夫而夺其妻，惟中戮之以徇，关中肃然。语人曰：“吾非好杀，国家纲纪不立，致此辈贼害良民，无所控告，虽欲不去，可乎！”岁己未，世祖总统东师，奏惟中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抚使，俾建行台，以先启行，宣布恩信，蒙古、汉军诸帅并听节制。师还，卒于

元史

·2156·

蔡州，年五十五。中统二年，追谥曰忠肃公。

列传第三十四

张柔

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人，世力农。柔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称。金贞祐间，河北盗起，柔聚族党保西山东流寨，选壮士，结队伍以自卫，盗不敢犯。郡人张信假柔声势，纳流人女为妻，柔鞭信百而还其女。信憾之，谋结党害柔。未几，信有罪当诛，柔救之得免，于是骁勇之士，多慕义从之。中都经略使苗道润承制授柔定兴令，累迁清州防御使。道润表其才，加昭毅大将军，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继而道润为其副贾瑀所杀，瑀遣使以好辞来告曰：“吾得除道润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杀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戏耶！”遂移檄道润部曲，会易州军市川，誓众为之复仇，众皆感泣。适道润麾下何伯祥得道润所佩金虎符以献，因推柔行经略使事。事闻，加骠骑将军、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戊寅，国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太祖还其旧职，得以便宜行事。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诸州，攻破贾瑀于孔山，诛瑀，剖其心祭道润。瑀党郭收亦降，尽有其众，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柔以兵数百出奇迎战，大破之。乘胜攻完州，下之，获州佐甄全。全慷慨就戮，柔义而释之，且升为守，使将部曲以从。己卯，仙复来攻，败走之，进拔郎山、祁州、曲阳，诸城寨闻

之，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围之，与仙将葛铁仓战于新乐。流矢中柔颌，折其二齿，拔矢以战，斩首数千级，擒藁城令刘成，遂拔中山。仙复会兵攻满城，柔登城拒战，复为流矢所中。仙兵大呼曰：“中张柔矣！”柔不为动，开门突战，皆败走。略地至鼓城，单骑入城，喻以祸福，城遂降。又败仙于祁州，进攻深泽、宁晋、安平，克之。分遣别将攻下平棘、藁城、无极、栾城诸县，辟地千余里。由是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缘山反侧鹿兒、野狸等寨，相继降附。一月之间，与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战辄胜。方献捷于行在所，行次宣德，而易州军叛，逐其守卢应妻子，据西山马头寨。柔闻之，即弃輜重还，出奇计破其寨，而诛叛者，归其妻子。加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号拔都鲁，置官属，将士迁授有差。

燕帅孛赤台数凌柔，柔不为下，乃谮柔于中都行台曰：“张柔骁勇无敌，向被执而降，今委以兵柄，战胜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图，后必难制。常欲杀我，我不敢南也。”行台召柔，幽之土室，孛赤台施帐寝其上，环以甲骑，明日将杀之，孛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经略使固安王子昌，善战知名，与信安张进连兵，阻水为固，远近惮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径渡，生擒以还。

乙酉，真定武仙杀其帅史天倪，其弟天泽使来求援。柔遣骁将乔惟忠等率千余骑赴之，与仙战，败之。遂分遣惟忠、宋演略彰德，徇齐鲁；聂福坚略青、魏、山东。玺书授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丙戌，遣将以兵从国王孛鲁，攻李全于益都，降之。丁亥，移镇保州。保自兵火之余，荒废者十五年，盗出没其间。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

壬辰，从睿宗伐金，语其众曰：“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汴京，柔军于城西北，金兵屡出拒战。柔单骑陷阵，出入数四，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黄陵冈渡河，次沔麻冈，欲取卫州，柔以兵合击，金主败走睢阳。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遂围睢阳，金主走汝南。汝南恃柴潭为阻，会宋孟珙以兵粮来会，珙决其南，潭水涸。金人惧，启南门求死战，柔以步卒二十余突其阵，促聂福坚先登，擒二校以归。又遣张信据其内隍，诸军齐进，金主自杀。汝南既破，下令屠城，一小校缚十人以待，一人貌独异，柔问之，状元王鹗也，解其缚，宾礼之。入朝，太宗历数其战功，班诸帅上，赐金虎符，升军民万户。

乙未，从皇子阔出拔枣阳，继从大帅太赤攻徐、邳。丁酉，诏屯兵曹武以逼宋。道出九里关，柔欲率所部径往，或言关甚险，宋必设伏，不若与大军俱进。不听，与二十骑直前据关，方解甲而食。宋兵出两山间，围数重，骑皆失色，柔单骑驰突溃围。大军继至，遂达曹武，悉下缘山诸堡，攻洪山寨，破之，遂营山下。柔率众出略地他处，宋兵乘虚来袭，柔还，与之遇，自旦至暮，凡十余战，大败宋师，斩其将校十有三人。遂会诸军取光州，又进趣黄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战舰，沿江接战，壁于黄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侦伺我隙者也，夜必袭吾不备。”乃分军为三以待之。二鼓时，宋师果至，柔遮击之，俘数百人，溺死者不可计。攻其东门，矢石雨注，军少却。柔率死士十余，奋戈大呼，所向仆踣，执俘而还。宋师惧，请和，乃还军。

大帅察罕攻滁州，柔以二百骑往。时卢、泗、盱眙、安丰

间，宋屯戍相望，斥候甚严，或劝柔勿行，不听，且战且前，凡二十余战。比至滁，察罕以滁久不拔，欲解去，柔请决战，从之。既阵，宋骁将出挑战，柔佯却，宋将骄，柔驰及之，楫击坠地，宋将执柔辔曳入其阵，飞石中柔鼻，两军哄，柔得还，裹疮复战。夜遣巩彦晖劫其营，焚城东南隅，柔率锐卒五十七人先登，拔之。己亥，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皆属焉。

庚子，诏柔等八万户伐宋。辛丑，升保州为顺天府，赐御衣数袭、名马二、尚厩马百。柔率师自五河口济淮，略和州诸城，师还，分遣部下将千人屯田于襄城。察罕奏柔总诸军镇杞。初，河决于汴，西南入陈留，分而为三，杞居其中；单。宋兵恃舟楫之利，驻亳、泗，犯汴、洛，以扰河南。柔乃即故杞之东西中三山夹河，顺杀水势，筑连城，结浮梁，为进战退耕之计，敌不敢至。会诸军攻破寿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又败宋师于泗州，还杞上。帐下吏夹谷显祖得罪亡走，上变诬柔，执柔以北。大臣多以阖门保柔者，卒辨其诬，显祖伏诛。

辛亥，宪宗即位，换授金虎符，仍军民万户。甲寅，移镇亳州。环亳皆水，非舟楫不达，柔甃城壁为桥梁属汴堤，以通商贾之利；复建孔子庙，设校官弟子员。入奏，帝悦，赐衣一袭、翎根甲一、金符九、银符十九，颁将校之有功者。

己未，分裨将张果、王仲仁从宪宗征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宗王塔察兒攻荆山；柔从世祖攻鄂。世祖由大胜关，柔由虎头关，与宋兵遇于沙窝，柔子弘彦击破之，进与守关兵战，败之。世祖自阳罗渡江，促柔会兵攻鄂，百余日不能下。世祖谕之曰：“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屡破之。会宪宗凶问至，宋亦行成，

世祖北还，命柔统领蒙古、汉军，以俟后命，城白鹿矶，为久驻计。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诏班师。阿里不哥反，世祖北征，诏柔入卫，至庐朐河，有诏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卫京师，以子弘庆为质。二年，以《金实录》献诸朝，且请致仕，封安肃公，命第八子弘略袭职。至元三年，加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四年，进封蔡国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赠推忠宣力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谥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谥忠武。子十有一人，弘略、弘范最显，弘范自有传。

弘略字仲杰，柔第八子也。有谋略，通经史，善骑射。尝从柔镇杞徙亳。岁乙卯，入朝宪宗，授金符，权顺天万户。从征蜀，以其幼，赐锦衣，令还镇。柔既致仕，授弘略金虎符、顺天路管民总管、行军万户，仍总宣德、河南、怀孟等路诸军屯亳者。中统三年，李璫反，求救于宋将夏贵。贵自蕲乘虚北夺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新蔡、符离、蕲、利津四县，杀守将。弘略率战船遏之于涡口，贵退保蕲，弘略发亳军攻之，水陆并进。宋兵素惮亳军，焚城宵遁，追杀殆尽，获军资不可计，尽复所失地。李璫既诛，追问当时与璫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事得释。朝廷惩璫叛逆，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因解弘略兵职，宿卫京师，赐只孙冠服，以从宴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领宿卫亲军、仪鸾等局。十三年，城成，赐内帑金扣、玳瑁卮，授中奉大夫、淮东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广王昺据闽、广，时东海县储粟数万，行省檄弘略将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舟运粟入淮安。弘略顾民舟，有能载粟十石者与一石，人争趋之，一月而毕。十六年，迁江西宣慰使。会饶州盗起，

犯都昌。弘略以为，饶虽属江东，与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灭，则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捣其巢穴，生缚贼酋，磔于市，余党溃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为平民，余无所问。”顷之，以疾归亳。有逸贵臣子在江南买田宅乐而忘归者，词引弘略。或谓弘略曰：“公但居亳，未尝在江南，入见宜自明。”弘略曰：“明之，则言者获谴矣，吾宁称疾家居。”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请曰：“臣之子玠长矣，愿备宿卫。”从之，且赐以酒曰：“卿年未老，谢事何为。”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元贞二年卒。赠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子三人：玠，瑾，琰。

史天倪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士族陷为俘虏者，辄出金赎之。甲子，岁大侵，发粟八万石赈饥者，士皆争附之。祖成珪，倜傥有父风。遭乱，盗贼四起，乃悉散其家财，唯存廩粟而已。父秉直，读书尚气义。癸酉，太师、国王木华黎统兵南伐，所向残破，秉直聚族谋曰：“方今国家丧乱，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数千人，诣涿州军门降。木华黎欲用秉直，秉直辞而荐其子，乃以天倪为万户，而命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秉直拊循有方，远近闻而附者十余万家。寻迁之漠北，降人道饥，秉直得所赐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甲戌，从木华黎攻北京。乙亥，北京降，木华黎承制以乌野兒为北京路都元帅，秉直行尚书六部事，主馈饷，军中未尝乏绝。庚寅，以老谢事，归乡里。卒，年七十一。三子：长天倪，次天安，次天泽。天泽自有传。

天倪始生之夕，白气贯庭。成童，姿貌魁杰。有道士见而

异之曰：“封侯相也。”及长，好学，日诵千言。大安末，举进士不第，乃叹曰：“大丈夫立身，独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鸡夜鸣，拥百万之众，功名可唾手取也。”木华黎见而奇之。既以万户统诸降卒，从木华黎略地三关已南，至于东海，所过城邑皆下。因进言于木华黎曰：“金弃幽燕，迁都于汴，已失策矣。辽水东西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宁以挖其喉襟，则金虽有辽阳，终不能保矣。”木华黎善之。

先，伦卒时，河朔诸郡结清乐社四十余，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至是，天倪选其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天祥为先锋，所向无敌。分兵略三河、蓟州，诸寨望风款服。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陈皆奇谋至计，大称旨，赐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从木华黎攻高州，又从攻北京，皆不战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奉诏南征，围平州，金经略使乞住降。进兵真定，所属部邑无不款附。而真定帅武仙，固守不下，遂移军围大名。众谓城坚不可击，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劲卒屡上屡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会木华黎兵于燕南，清州监军王守约、平州推官合达，俱以城叛，连谋越海归金，天倪追袭至乐安，合达以益都行省忙古兵来拒，败之，杀守约，擒忙古，斩首万级。丁丑，徇山东诸郡，部卒有杀民豕者，立斩以徇，军中肃然；远近响应，知中山李明、赵州李瑀、邢州武贵、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张立等，望风皆下。己卯，从木华黎徇河东，至绛州，其团楼砦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虚，楼陷，遂拔之。木华黎喜，赏以绣衣、金鞍、名马。庚辰，还军真定，武仙降。木华黎承制以天倪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于木华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

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王曰：“善。”下令：敢有剽虏者，以军法从事。

辛巳，金怀州元帅王荣、潞州元帅裴守谦、泽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壬午，攻济南水寨，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关，不浹旬，定四十余寨。兵至河卫，喜曰：“河卫者，夷门之限也。河卫既破，则夷门不能守矣。”严实以兵来会，请自攻河卫，天倪曰：“合达、蒲瓦，亦勍敌也。”实曰：“易与耳，保为公破之。”明日，实与蒲瓦兵遇于南门，合达兵自北奄至，实兵败，竟为所执。天倪曰：“合达以实归汴，必以今夕。”急命冯存、杜必贵率壮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果夜缚实过延津，遇存等，与战，败之，实得脱归，必贵战死。未几，帝命天倪回军真定。甲申夏，大名总管彭义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战于恩州，义斌败，入保大名。乙酉，师还，闻武仙之党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以叛，天倪直捣其巢穴，尽掩杀之。仙怒，谋作乱，乃设宴邀天倪。有知其谋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从，遂为仙所杀。

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观武仙之辞气，终不为我用，宜备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负，天必不容，愿无虑。”秉直乃携其孙楫、权还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识。先是，天倪击鞠夜归，有大星陨马前，有声，心恶之，果及祸。天倪死时，年三十九。妻程氏，闻乱，恐污于贼，乃自杀。子五人，其三人尚幼，俱死于难，惟楫、权在。

楫字大济。岁己亥，知中山府事。寻迁征南行军万户翼经略，徇地蕲、黄，善抚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泽引楫入见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时，二子尚幼，臣受诏摄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职授之。”帝嘉叹曰：“今之争官者多，让官者少，卿此举殊可嘉尚。朕自有官与之。”即以楫为真定兵

马都总管，佩金虎符。辛亥，朝廷始征包银，楫请以银与物折，仍减其元数，诏从之，著为令。各道以楮币相贸易，不得出境，二三年辄一易，钞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请立银钞相权法，人以为便。或请运盐按籍计口，给民以食，楫争其不可，曰：“盐铁从民贸易，何可若差税例配之。”议遂寝。元氏民有诉府僚于达官者，质之无实，将抵之死，楫力为营解。达官曰：“是人陷汝辈死地，而反救之，何耶？”楫曰：“诛之固足以惩后，未若宥之以愧其心。况人命至重，岂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极刑。”乃杖而遣之。中统元年，授真定路总管、同判本道宣抚司事。真定表山带河，连属三十余城，生杀进退，咸倚专决。楫谨身率先，明政化，信赏罚，任贤良，汰贪墨，恤茆独，民咸德之。所举州县佐史有文学者三十余人，后皆知名。会天泽言：“兵民之柄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楫即日解绶归。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军总管；焯，知孟州；燧，同知东昌府事；煊，潼关提举；炆，金广西按察司事。

权字伯衡，勇而有谋。初，以权万户从天泽南征。岁壬子，天泽以万户改河南经略使，乃以权代其任。甲寅，屯军邓州，败宋将高达于樊城。己未，世祖自将伐宋，权出迎于淮西。世祖渡江，次鄂州而宪宗崩，世祖北还，乃命权总兵镇江北岸之武矶山。中统元年，降诏奖谕，赐金虎符，授真定河间滨棣邢洺卫辉等州路并木烈乱军兼屯田州城民户沿边镇守诸军总管万户；其所属千户、万户，悉听号令。至元六年，召至阙下，问以征南之策。对曰：“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郭，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然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帝善其计。七年，宋兵侵边，权引兵趋荆子口，大破之，帝赐白金五百两，权悉以分劳士卒。宋将夏贵以船万艘载壮士，欲夺江面，权进攻，破之，

帝赐以衣币、弓矢、鞍勒。既而转粮于随，贵复引兵扼我前路，权战破之，赐白金七百两。制授河南等路宣抚使，未上，赐金虎符，充江汉大都督，总制军马，总管屯田万户。会天泽言一门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权镇国上将军、真定等路总管，兼府尹。徙东平，又徙河间。卒。

枢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岁癸酉，从秉直降。太师木华黎以其兄天倪为万户，而质天安军中。丁丑，从讨锦州叛人张致，平之。己卯，从略地关右，生擒鄜州骁将张资禄号张铁枪者。乙酉，武仙杀天倪于真定，天安率众来会天泽，并力攻仙，败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帅府事，抚治真定。庚寅，宋聚兵邢之西山，声言为仙援，遣其徒赵和行间城中，诬倅副李甲、刘清尝输款为内应。守将械两人送府，大帅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诈，请自鞫之，果得其情，遂斩和以徇。壬辰，从伐金。师还，讨剧盗梁满、苏杰等，悉平之。甲午，宣权真定等路万户，赐金符。丙午，入觐，赐黄金五十两、白狐裘一、牝马百。乙卯卒。

枢年二十余，以勋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绩。甲寅，初籍新军，天泽以长兄二子各有官位，而仲兄之子未仕，乃奏枢为征行万户，配以真定、彰德、卫州、怀孟新军，戍唐、邓。乙卯，败宋舟师于汉水之鸳鸯滩，赐金虎符。戊午，宪宗伐宋，入自蜀，从天泽诣行在，朝帝于大散关。帝劳之曰：“卿久镇东方，兹复远来，勤亦至矣。”枢对曰：“臣之祖、父，受国厚恩，今陛下亲御六师，暴露万里之外，臣独不能出死力，以报万分之一邪！”帝壮其言，命为前锋。宋立剑州，侨治于苦竹崖，前阻绝涧，深数百尺，恃险而不备，帝使枢侦之。枢率健卒数十，缒而下，得其所以致师处以闻，帝趣枢急取之，宋人惧，乃降。翼日，大宴，帝顾皇后，命饮枢酒，且谕新附渠帅曰：

“我国家自开创以来，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特以枢父子世笃忠贞，故宠以殊礼。有能尽瘁事国者，礼亦如之。”己未，从天泽击败宋将吕文德于嘉陵江，追至重庆而还，赐黄金五十两、白金二百两、锦一匹。世祖即位，改赐金虎符。中统二年，从天泽扈驾北征。三年，李璫叛据济南，复从天泽往讨之。城西南有大涧，亘历山，枢一军独当其险，夹涧而城，竖木栅于涧中。淫雨暴涨，木栅尽坏，枢曰：“贼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苇炬数百置城上。逮三鼓，贼果至，飞炬掷之，风怒火烈，弓弩齐发，贼众大溃，自相蹂躏，死者不可胜计。未几，璫就擒。至元四年，宋兵围开、达诸州，以枢为左壁总帅，佩虎符，凡河南、山东、怀孟、平阳、太原、京兆、延安等军悉统之，宋兵闻之，解去。六年，高丽人金通精据珍岛以叛，讨之，岁余不下。七年，进枢昭勇大将军、凤州经略使。枢至，谓诸将佐曰：“贼势方张，未易力胜，况炎暑海气蒸郁，弓力驰弱，猝不可用。宜分军为三，多张旗帜以疑之。吾与诸君潜师捣其巢穴，破之必矣。”与战，大破之，其地悉平。十二年，复以万户从丞相伯颜伐宋，赐锦衣一、宝鞍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马十二匹，仍给天泽帐下士十人以从。宋平，署安吉州安抚使。时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险阻自保，枢以威信招怀之，复业为民者以千万计。十四年，移疾还。十九年，起为东京路总管，辞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治济南，后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焕，昭勇大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焯，奉训大夫、秘书少监。

史天祥

史天祥，父怀德，尚书秉直之弟也。岁癸酉，太师、国王木华黎从太祖伐金，天祥随秉直迎降于涿。木华黎命怀德就领

其黑军隶帐下，署天祥都镇抚，选降卒长身武勇者二百人，使领之。招徠丁壮，得众万余，从取霸州、文安、大城、沧滨、长山等二十余城，东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诏赐以银符。从大军攻燕，不克。甲戌，略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众、龙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宁固守不下。天祥获金将完颜胡速，木华黎欲杀之，天祥曰：“杀一人无损于敌，适驱天下之人为吾敌也。且其降时尝许以不死，今杀之，无以取信于后，不若从而用之。”乃以为千户。复合众攻其城，怀德先登，擒其二将，为流矢所中，殁于军。乃以所统黑军命天祥领之。

天祥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亥，与大帅乌野兒降其北京留守银答忽、同知乌古伦。进攻北京傍近诸寨，磨云山王都统首诣军门降，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统不刺，释其缚，仍晓以大义，不刺感泣，愿效死。天祥察其诚，许与王都统往说降城子崖王家奴，乃命三人各将旧卒，付空名告身，使谕楼子崖等二十余寨，悉降，得老幼数万、胜兵八千。西乾河答鲁、五指山杨赵奴独固守不下，天祥击之，大小百余战，赵奴死，答鲁败走，得户二万。授西山总帅兵马。兴州节度使赵守玉反，天祥与乌野兒分道讨平之。答鲁复聚众攻龙山，以槊刺乌野兒中胸，随堕马，天祥驰救得免，重整阵出战，大败之，斩首八千级，答鲁战死。进克中兴府。张致盗据锦州，从木华黎讨平之。会契丹汉军擒关肃，复利州，杀刘禄于银冶，斩首五十级，尖山、香炉、红螺、塔山、大虫、骆驼、团崖诸寨悉平，虜生口万余，得锦州旧将杜节，并黑军五百人，即命统之。

丙子春，觐太祖于鱼兒泺，赐金符，授提控元帅。拔盖、金、苏、复等州，获金完颜奴、耶律神都马，迁镇国上将军、利州节度使、所部降民都总官、监军兵马元帅。丁丑夏，山贼

祁和尚据武平，讨平之。缚金将巢元帅。又灭重兒盗众万人于兴州之车河。己卯，权兵马都元帅，蒙古、汉军、黑军并听节制。下河东、平阳、河中、岢岚、絳、石、隰、吉、廓等八十余城。庚辰，至真定，木华黎使天祥攻城，天祥因请曰：“攻之恐戮及无辜，不如先往谕之。苟其不从，加兵未晚。”木华黎许之。天祥往见守将武仙，谕以祸福，仙悟，乃降。吾也而请留天祥守真定，木华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离左右乎？吾将别处之。”乃以秉直之子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真定；以天祥为左副都元帅，余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遥水山下。仙兄贵以万人壁于山上，负固不下，天祥携完颜胡速及黑军百人，由鸟道扳援而上，尽掩捕之。仙惊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遂下邢、磁、相三州。从战黄龙冈，破单、胜、兗三州。木华黎围东平，久不下，怒吾也而不尽力，将手斩之，天祥请代攻。木华黎喜，付皮甲一，又与己铁铠并被之。鏖战不已，木华黎使人止之曰：“尔力竭矣，宜少休。”复以金鞍名马与之。辛巳，从取绶德、鄆、坊等五十余城。壬午，木华黎攻青龙、金胜诸堡，花帽军坚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天祥力谏而止，获壮士五千人。

癸未春，还军河中，木华黎上其功，赐金虎符，授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总十二万户，镇河中，冬，徇西夏，破贺兰山，还，遇贼，射伤额，出血，目为之昏。甲申，归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马都元帅。庚寅，朝太宗于卢沟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强之从行，转漕河上，给饷诸军。壬辰，命天祥领汴京百工数千，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帅府事，赐锦衣一袭。初，天祥夜中流矢，镞入颊骨，不能出，至是，金疮再发，镞自口出。睿宗闻而闵之，授海滨和众利州等处总管，兼领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马都元帅

府事。宪宗即位，俾仍旧职。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

天祥幼有大志，长身骀胁，力绝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乙未括户，纵其奴千余口，俾为民。晚虽丧明，忧国爱民之心，未尝忘也。

子彬，江东提刑按察副使；槐，袭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

列传第三十五

董俊子文蔚 文用 文直 文忠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长涉书史，善骑射。金贞祐间，边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为将。众莫能弓，独俊一发破的，遂将所募兵迎敌。岁乙亥，国王木华黎帅兵南下，俊遂降。己卯，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金将武仙据真定，定武诸城皆应仙。俊率众夜入真定，逐仙走之，定武诸城复去仙来附。庚辰春，金大发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应之。俊军时屯曲阳，仙锐气来战，败之黄山下，仙脱走。献捷于木华黎，由是仙以穷降。木华黎承制授俊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俊尝谒木华黎曰：“武仙黠不可测，终不为我用，请备之。”木华黎然其言，承制授左副元帅。升藁城县为永安州，号其众为匡国军，事一委俊。乙酉，仙果杀都元帅史天倪，据真定以叛，旁郡县皆为仙守。俊提孤军居反侧间，战士不满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期年，无所利，乃纵兵蹂禾稼，俊呼语之曰：“汝欲得民，而夺之食，无道贼不为也。”仙惭而去，俊出兵掩击之，仙败走。久之，俊复夜入真定，仙走死，乃纳史天倪弟天泽为帅。壬辰，会诸军围汴。明年，金主弃汴奔归德，追围之。金兵夜出，薄诸军于水，俊力战死焉，时年四十有八。

俊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岁时庙祭，非疾病，跪拜必尽礼。子虽孩乳，亦使之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礼宜如是。”待族亲故人，皆有恩意；里夫家僮，亦接之有道。克汴时，以待

其轴为贤，延归教诸子。尝曰：“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屡诫诸子曰：“吾一农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义事人，仅立门户。深愿汝曹力田读书，勿求非望，为吾累也。”俊忠实自许，不为夷险少移，临阵勇气慑众，立矢石间，怡然若无事，虽中伤亦不为动。每慕马援为人，曰：“马革裹尸，援固可壮。”故战必持矛先士卒，或谏止之，俊曰：“我人臣也，敌在前，不死，乃趋安脱危乎！”先是，戊子岁，朝于行在，诸将献户口，各增数要利，吏请如众，俊曰：“民实少而欺以数多，他日上需求无应，必重敛以承命，是我独利，而民日困也。”行元帅府时，狂男子三百余人期日作乱，事觉，戮其渠魁，余并释之。深、冀间妖人惑众，图为不轨，连逮者数万人，有司议当族，俊力请主者，但诛首恶。永安节度使刘成叛降武仙于威州，俊下令曰：“逆者一人，余能去逆，即忠义士，与其家财，仍奏官之。”众果去成降。沃州民寨天台为盗，既破降之，他将利其子女，欲掠之，俊曰：“城降而俘其家，仁者不为也。”众义不取。南征时，人多归俊愿为奴者，既全其家，归悉纵为民。邻境人有被掠卖者，亦与直赎还之。其天性之美类如此。俊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故人乐为之用。大小百战，无不克捷。为政宽明，见人善治田庐，必召与欢语，有惰者，则怒罚之，故其部完实，民惟恐其去也。赠翊运效节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寿国公，谥忠烈。加赠推忠翊运效节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改封赵国公。子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忠，文炳自有传。

文蔚字彦华，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戏，立志勤苦，读书忘倦。及长，善骑射，膂力绝人。事母至孝，接人谦恭，凡所与交，贵贱长幼，待之无异；至于一揖，必正容端礼，俯首几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难能。兄文炳为藁城令，厉精

于政，家务悉委之，凡供给祭祀宾客之事，无不尽心。辛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私整鞍马衣甲，自为一队，与众军渡淮。甲寅，世祖收大理，还驻六盘山。文炳以文蔚孝谨公勤，可委以事，解所佩金符以让，帝嘉赏之，授藁城等处行军千户。南镇邓州，与荆、襄接境，沿边城壁未筑。是年冬十一月，修光化；乙卯，立毗阳；丙辰，筑枣阳。文蔚悉总之，治板干，具畚鍤，储糗粮，运木石，程其工力，时其饥饱，药其疾病。见执役者，常以善言抚之，弗事威猛。众咸感曰：“他将领役，鞭箠怒辱，不恤困苦。今董侯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负之！”各尽力成之。

丁巳，攻襄，樊城南据汉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领兵士，于湖水狭隘之处，伐木拔根，立于水，实以薪草为桥梁，顷之即成。至晓，师悉渡，围已合，城中大惊异之。文蔚复统拔都军以当前行，夺其外城，论功居最。己未，宪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诏，将邓之选兵西上，由褒斜历剑阁，而剑、阆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事于山。师行大获、云顶、长宁、苦竹诸寨，长驱而前。至钓鱼山，崖壁巉峭，惟一径可登，恃险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蔚以次往攻，乃激励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寨苦战，顷之，兵士被伤，乃还。帝亲见之，加以赏赉。中统二年，世祖置武卫军，文蔚以邓兵入为千户。帝北狩，留屯上都。三年，李璫反，据济南，文蔚以麾下军围其南面，春秋力战，城破，璫诛，奏功还。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以疾卒于上都之炭山。弟文忠，时为枢密僉院，乞护丧南还，帝甚悯之。泰定中，赠明威将军、僉右卫使司事、上骑都尉、陇西郡伯。

文用字彦材，俊之第三子也。生十岁，父死，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时以真定藁城奉

庄圣太后汤沐，庚戌，太后命择邑中子弟来上，文用始从文炳谒太后于和林城。世祖在潜藩，命文用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文用与弟文忠从军，督粮械，赞军务。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经，是为北平王、云南王也。又命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璠于四方。己未，伐宋，文用发沿边蒙古、汉人诸军，理军需。将攻鄂州，宋贾似道、吕文德将兵来拒，水陆军容甚盛。九月，世祖临江阅战，文炳求先进战，文用与文忠固请偕行，世祖亲料甲冑，择大舰授之，大破宋师。

世祖即位，建元中统。文用持诏宣谕边郡，且择诸军充侍卫，七月还朝。中书左丞张文谦宣抚大名等路，奏文用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三年，李璫叛据济南，从元帅阔阔带统兵诛之，山东平。阿术奉诏伐宋，召文用为其属，文用辞曰：“新制，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经略使总重兵镇山东，我不当行。”阿术曰：“潜邸旧臣，不得引此为说。”文用谢病不行。

至元改元，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自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文用至，镇之以静，乃为书置通衢谕之，民乃安。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时诸王只必铁木儿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法。其徒积忿，谮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文用曰：“我天子命史，非汝等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讯文用。其傅中朝旧臣，不肯顺王意。文用谓之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以重戚镇远方，而其下

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伤王威名，于事体不便。”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其傅惊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谢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讷不行而省府事颇立。二年，入奏经略事宜还，以上旨行之，中兴遂定。

八年，立司农司，授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山东自更叛乱，野多旷土，文用巡行劝励，无问幽僻。入登州境，见其垦辟有方，以郡守移刺某为能，作诗表异之。于是列郡咸劝，地利毕兴，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奏文用为工部侍郎，代纥石里。纥石里，阿合马私人也。其徒既谗间安童罢相，即使鹰监奏曰：“自纥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给鹰食，鹰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见。帝望见曰：“董文用乃为尔治鹰食者耶！”置不问，别令取给有司。十三年，出文用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郡当冲要，民为兵者十之九，余皆单弱贫病，不堪力役。会初得江南，图籍、金玉、财帛之运，日夜不绝于道，警卫输挽，日役数千夫。文用忧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从转运主者言：“州县吏卒，足以备用，不必重烦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诚然，万一有不虞，则罪将谁归！”文用即手书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时耕，而运事亦不废。诸郡运江淮粟于京师，卫当运十五万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无几，且江淮风水，舟不能以时至，而先为期会，是未运而民已困矣。”乃集旁郡通议，立驿置法，民力以舒。十四年，诣汴漕司言事。适漕司议通沁水北东合流御河以便漕者，文用曰：“卫为郡，地最下，大雨时行，沁水辄溢出百十里间；雨更甚，水不得达于河，即浸淫及卫，今又引之使来，岂惟无卫，将无大名、长芦矣。”会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卫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与沁水平，势不可开也。”事遂寢。

十六年，受代归田里，茅茨数椽，仅避风雨，读书赋诗，怡然燕居。裕宗在东宫，数为台臣言：“董文用勋旧忠良，何以不见用？”十八年，台臣奏起文用为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选用旧臣，召文用为兵部尚书。自是朝廷有大议，未尝不与闻。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专肆而忌廉察官，建议行台隶行省，状上，集朝臣议之。文用议曰：“不可。御史台譬之卧虎，虽未噬人，人犹畏其为虎也。今虚名仅存，纪纲犹不振，一旦摧抑之，则风采荣然，无可复望者矣。昔阿合马用事时，商贾贱役，皆行贿入官，及事败，欲尽去其人，廷议以为不可，使阿合马售私恩，而朝廷骤敛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后更有所惮，民有所赴诉。则是按察司者，国家当飭励之，不可摧抑也。”悉从文用议。

转礼部尚书，迁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以货利得幸权要，为贵官，阴结贪刻之党，以锱铢掊克为功，乃建议曰：“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也。”诏下会议，人无敢言者。文用阳问曰：“此钱取于右丞之家耶？将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则不敢知；若取诸民，则有说矣。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世荣不能对。丞相安童谓坐中曰：“董尚书真不虚食俸禄者。”议者出，皆谢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敛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荣竟以是得罪。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文用力辞。帝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钱谷细务也，卿当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长官者，素贵多傲，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则

坐堂上，侃侃与论是非可否，无所迁就，虽数忤之，不顾也。有以帝命建佛塔于宋故宫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数百人，犹欲并建大寺。文用谓其人曰：“非时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长官者曰：“参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岂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宽其期。二十三年，朝廷将用兵海东，征敛益急，有司大为奸利。文用请入奏事，大略言：“疲国家可宝之民力，取僻陋无用之小邦。”列其条目甚悉。言上，事遂罢。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当理细务，吾当先举贤才。”乃举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以为极选。方是时，桑哥当国，恩宠方盛，自近戚贵人见之，皆屏息逊避，无敢谁何。文用以旧臣任中丞，独不附之。桑哥令人风文用颂己功于帝前，文用不答。桑哥又自谓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于丞相府矣。”文用又不答。会朔方军兴，粮糗粗备，而诛求愈急，文用谓桑哥曰：“民急矣。外难未解而内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于是远迩盗贼蜂起，文用持外郡所上盗贼之目，谓桑哥曰：“百姓岂不欲生养安乐哉！急法暴敛使至此尔。御史台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当助之，不当抑之也。御史台不得行，则民无所赴诉，民无所赴诉而政日乱，将不止于台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乃摭拾台事百端。文用日与辩论，不为屈。于是具奏桑哥奸状，诏报文用，语密而外人不知也。桑哥日诬譖文用于帝曰：“在朝惟董文用慧傲不听令，沮挠尚书省，请痛治其罪。”帝曰：“彼御史之职也，何罪之有！且董文用端谨，朕所素知，汝善视之。”迁大司农。时欲夺民田为屯田，文用固执不可。迁为翰林学士承旨。

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东宫，以文用旧臣，欲使文用授皇孙经，具奏上，以帝命命之。文用每讲说经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宁譬喻，反复开悟，皇孙亦特加敬礼。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诸子入见，文用曰：“臣蒙国厚恩，死无以报，臣之子何能为！”命至再三，终不以见。是岁，世祖崩，成宗将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从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弃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时还，无以慰安元元，宜趣还京师。且臣闻人君犹北辰然，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不在勤远略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入帐中，问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虚心纳贤、开国经世之务，谈说或至夜半。文用自先帝时，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尝就榻上赐酒，使毋下拜跪饮，皆异数也。帝在东宫时，正旦受贺，于众中见文用，召使前曰：“吾向见至尊，甚称汝贤。”辄亲取酒饮之。至是，眷赉益厚。是年，诏修先帝实录，升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文用于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将相家世勋绩，皆记忆贯穿，史馆有所考究质问，文用应之无遗失。大德元年，上章请老，赐中统钞万贯以归，官一子，乡郡侍养。六月戊寅，以疾卒，年七十有四，子八人：士贞，士亨，士楷，士英，士昌，士恆，士廉，士方。赠银青荣禄大夫、少保、赵国公，谥忠穆。

文直字彦正，俊之第四子也。刚毅庄栗，简言笑，通经史法律。为藁城长官，佩金符。初，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于家，而食者百余口，文直勤俭，始终不替。内则养生送死之合礼，外则中表宾问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爱，蔼乎其睦也。性好施而甚仁，里闾或贫不自立，每阴济其急，不使之知恩所从来。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药。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贱地违吾爱心。”及弃官，浮沉里社，任

真适意，亲宾过从，尊酒相劳。家门日以烜赫，己独恬然，不见诸辞色。以病卒，年五十有二。

文忠字彦诚，俊第八子也。岁壬子，入侍世祖潜邸。王鹗尝言诗，因问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读书，惟知入则孝于亲，出则忠于君而已。诗非所学也。”癸丑，从征南诏。己未，伐宋，与兄文炳、文用败宋兵于阳罗堡，得蒙冲百艘，进围鄂。世祖即位，置符宝局，以文忠为郎，授奉训大夫，居益近密，尝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为容悦，随事献纳，中禁事秘，外多不闻。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领中书，建陈十事，言忤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贤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倾听，所请不得，后何以为？”遂从旁代对，恳恟详切，如身条是疏者，始得允可。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贡举，知帝于释氏重教而轻禅，乃言儒亦有之，科举类教，道学类禅。帝怒，召姚枢、许衡与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文忠对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

“事遂止。十一年，伐宋，民困供馈，文忠奏免常岁横征，从之。帝尝见宋降将，从容问宋所以亡者，皆曰：“贾似道当国，薄武人而重文儒，将士怨之，莫有斗志。故大军既至，争解甲归命也。”帝问文忠：“此言何如？”文忠因诘之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则贵汝以官，富汝以禄，未尝薄汝也。今有怨于相，而移于君，不肯一战，坐视国亡，如臣节何！然则似道薄汝者，岂非预知汝曹不足恃乎！”帝深善之。有旨徙大都猎户于郢中，文忠奏止之。又请罢官鬻田器之税，听民自为。

时多盗，诏犯者皆杀无赦。在处系囚满狱。文忠言：“杀人取货，与窃一钱者均死，惨黜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汉人殴伤国人，及太府监属卢甲盗剪官布。帝怒，命杀以惩众。文忠言：“今刑曹于囚罪当死者，已有服辞，犹必详讞，是岂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阅实，以俟后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满分核之，皆得其诬状，遂诏原之。帝因责侍臣曰：“方朕怒时，卿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开悟朕心，则杀二无辜之人，必取议中外矣。”因赐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语宫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从容谏正，实人臣难能者。”太府监属奉物诣文忠泣谢曰：“鄙人赖公复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于危急者，盖为国平刑，岂望子见报哉！”却其物不受。

自安童北伐，阿合马独当国柄，大立亲党，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从之。十六年十月，奏曰：“陛下始以燕王为中书令、枢密使，才一至中书。自册为太子，累使明习军国之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肯视事者，非不奉明诏也，盖朝廷处之未尽其道尔。夫事已奏决，而始启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避逊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启而后闻，其有未安者，则以诏敕断之，庶几理顺而分不逾，太子必不敢辞其责矣。”帝即日召大臣，面谕其意，使行之。复语太子曰：“董八，崇立国本者，其勿忘之。”

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封驳制敕，以绝中书风晓近习奏请之弊。帝锐意欲行之，诏廷臣杂议；且怒翰林学士承旨王磐曰：“如是有益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方后至之臣言之，汝用学问何为！必今日开是省。”三日，廷臣奏以文忠为侍中，

及其属数十人。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将别置省，此实其时。然得人则可以宽圣心，新民听；今闻盗诈之臣与居其间，不可。”其言多指文忠。文忠忿辨曰：“上每称臣不盗不诈，今汝顾臣而言，意实在臣。其显言臣盗诈何事！”帝令言者出，文忠犹诉不止，且攻其害国之奸。帝曰：“朕自知之，彼不言汝也。”其人忌文忠，欲中害之，然以文忠清慎无过，乃奉钞万缗为寿，求交欢，文忠却之。文炳为中书左丞，卒，太傅伯颜乃表文忠可相，帝使继其官，文忠辞曰：“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劳，可居是位。臣尝给事居中，所宣何力，敢冒居重职乎！”

十八年，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文忠为之。授正议大夫，俄授资德大夫、金书枢密院事，卿如故。车驾行幸，诏文忠毋扈从，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兵马司旧隶中书，并付文忠。时权臣累请夺还中书，不报。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鸡鸣，将入朝，忽病仆，帝遣中使持药投救，不及，遂卒，甚悼惜之，赙钱数十万。后制赠光禄大夫、司徒，封寿国公，谥忠贞。

严实子忠济 忠嗣

严实，字武叔，泰安长清人。略知书，志气豪放，不治生产，喜交结施与，落魄里社间。屡以事系狱，侠少辈为出死力，乃得脱去。癸酉秋，太祖率兵自紫荆口入，分略山东、河北、河东而归。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以实为众所服，命为百户。甲戌春，泰安张汝楫据灵岩，遣别将攻长清，实破走之。以功授长清尉。戊寅，权长清令。宋取益都，乘胜而西，行台檄实备刍粮为守御计。实出督租，比还，而长清破，俄以兵复之。有谮于行台者，谓实与宋有谋，行台以兵围之，实挈家避青崖。宋因以实为济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无不下，于是太行之东，

皆受实节制。庚辰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守将单仲力不支，数求救。实请于主将张林，林逗遛不行，实独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实知宋不足恃。七月，谒太师木华黎于军门，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拜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进攻曹、濮、单三州，皆下之。偏将李信，留镇青崖，尝有罪，惧诛，乘实之出，杀其家属，降于宋。辛巳，实以兵复青崖，擒信诛之。进攻东平，金守将和立刚弃城遁，实入居之。壬午，宋将彭义斌率师取京东州县，实将晁海以青崖降，尽掠实家，义斌军西下，郡县多归之。乙酉四月，遂围东平，实潜约大将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且尽，乃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藉实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实。时麾下众尚数千，义斌听其自领，而青崖所掠者则留不遣。七年，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李里海等军相望，分实以帐下兵，阳助而阴伺之。实知势迫，急赴李里海军与之合，遂与义斌战，宋兵溃，擒义斌。不旬月，京东州县复为实有。是冬，木华黎之弟带孙取彰德；明年，取濮、东平；又明年，木华黎之子李鲁取益都，实皆有功焉。

庚寅四月，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帝赐之坐，宴享终日，赐以虎符。数顾实谓侍臣曰：“严实真福人也。”甲午，朝于和林，授东平路行军万户，偏裨赐金符者八人。先是，实之所统，凡五十余城，至是，惟德、兖、济、单隶东平。丁酉九月，诏实毋事征伐。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栅，带孙怒其反覆，驱老幼数万欲屠之，实曰：“此国家旧民，吾兵力不能及，为所胁从，果何罪耶！”带孙从之。继破濮州，复欲屠之。实言：“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执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刍秣。”濮人免者又数万。其后于曹、楚丘、定陶、上党皆然。时兵由武关出

襄、邓，实在徐、邳间，以为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载金缯往赎之，且约束诸将，毋敢妄有杀掠。灵壁一县，当诛者五万人，实悉救之。会大饥，民北徙者多饿死。又法，藏匿逃者，保社皆坐。逃亡无所托，僵尸蔽野，实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众。实部曲有逃归益都者数十人，益都破，皆获之，以为必杀，实置不问。王义深者，义斌之别将，闻义斌败，将奔河南，实族属在东平者，皆为所害。河南破，实获义深妻子，厚周恤之，送还乡里，终不以旧怨为嫌。其宽厚长者类若此。庚子卒，年五十九。远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中统二年，追封实为鲁国公，谥武惠。子忠贞，金紫光禄大夫；忠济，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祐。

忠济，一名忠翰。字紫芝，实之第二子也。仪观雄伟，善骑射。辛丑，从其父入见太宗，命佩虎符，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定宗、宪宗即位之始，皆加褒宠。忠济初统千户十有七，乙卯，朝命括新军山东，益兵二万有奇。忠济弟忠嗣、忠范为万户，以次诸弟暨勋将之子为千户，城戍宿州、蕲县，而忠济皆统之。己未，世祖南伐，诏率师由间道会鄂。亲率勇士，梯冲登城。师还，忠济选勇敢二千，别命千户将之，甲仗精锐，所向无前。大臣有言其威权太盛者，中统二年，召还京师，命忠范代之。

忠济治东平日，借贷于人，代部民纳逋赋，岁久愈多。及谢事，债家执文券来征。帝闻之，悉命发内藏代偿。东平庙学故隘陋，改卜高爽地于城东，教养诸生，后多显者。幕僚如宋子贞、刘肃、李昶、徐世隆，俱为名臣。至元二十三年，特授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江浙省事，以老辞。二十九年，赐钞万五千缗、宅一区，召其子瑜入侍。三十年，卒。忠济统理方

郡凡十一年，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及谢去大权，贵而能贫，安于义命，世以是多之。后谥庄孝。

忠嗣，实之第三子也。少从张澄、商挺、李桢学，略知经史大义。辛亥，其兄忠济授以东平人匠总管，遥领单州防御使事。乙卯，充东平路管军万户。丁巳，从忠济略地扬州，取邵伯埭，首立战功。己未南征，从忠济渡淮，分兵出挂车岭，与宋兵相拒三昼夜，杀获甚众，始达蕲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余日，战甚力。师还，授金虎符。中统三年，李璫叛，宋兵攻蕲县，势张甚，徐州总管李杲哥降于宋，齐鲁山寨为宋兵所据。忠嗣从大帅按脱救蕲县，复徐州，执李杲哥杀之。攻邹之峰山、滕之牙山，多所杀获。按脱论功以闻，赐银二百两、币五十端。四年，朝廷惩青齐之乱，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于是罢官家居。至元十年，卒。

列传第三十六

耶律留哥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为北边千户。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留哥不自安，岁壬申，遁至隆安、韩州，纠壮士剽掠其地。州发卒追捕，留哥皆击走之。因与耶的合势募兵，数月众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耶的副之，营帐百里，威震辽东。太祖命按陈那衍、浑都古行军至辽，遇之，问所从来，留哥对曰：“我契丹军也，往附大国，道阻马疲，故逗遛于此。”按陈曰：“我奉旨讨女真，适与尔会，庸非天乎！然尔欲效顺，何以为信？”留哥乃率所部会按陈于金山，刑白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陈曰：“吾还奏，当以征辽之责属尔。”

金人遣胡沙帅军六十万，号百万，来攻留哥，声言有得留哥骨一两者，赏金一两，肉一两者，赏银亦如之，仍世袭千户。留哥度不能敌，亟驰表闻。帝命按陈、孛都欢、阿鲁都罕引千骑会留哥，与金兵对阵于迪吉脑儿。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横冲胡沙军，大败之，以所俘辎重献。帝召按陈还，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众以辽东未定，癸酉三月，推留哥为王，立妻姚里氏为妃，以其属耶厮不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为丞相、元帅、尚书，统古与、著拨行元帅府事，国号辽。甲戌，金遣使青狗诱以重禄使降，不从。青狗度其势不可，反臣之。金主怒，复遣宣抚万奴领军四十余万攻之。留哥逆战于归仁县北河上，金兵大溃，万奴收散卒奔东京。安东同知阿

怜惧，遣使求附。于是尽有辽东州郡，遂都咸平，号为中京。金左副元帅移刺都以兵十万攻留哥，拒战，败之。

乙亥，留哥破东京，可特哥娶万奴之妻李仙娥，留哥不直之，有隙。既而耶厮不等劝留哥称帝，留哥曰：“向者吾与按陈那衍盟，愿附大蒙古国，削平疆宇。倘食其言而自为东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众请愈力，不获已，称疾不出。潜与其子薛阁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入觐。帝曰：“汉人先纳款者，先引见。”太傅阿海奏曰：“刘伯林纳款最先。”帝曰：“伯林虽先，然迫于重围而来，未若留哥仗义效顺也，其先留哥。”既见，帝大悦，谓左右曰：“凡留哥所献，白之于天，乃可受。”遂以白氈陈于前，七日而后纳诸库。因问旧何官，对曰：“辽王。”帝命赐金虎符，仍辽王。又问户籍几何，对曰：“六十余万。”帝曰：“可发三千人为质，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汝亦遣人偕往。”留哥遣大夫乞奴、安抚秃哥与俱。且命诘可特哥曰：“尔妻万奴之妻，悖法尤甚。其拘縶以来。”可特哥惧，与耶厮不等给其众曰：“留哥已死。”遂以其众叛，杀所遣三百人，惟三人逃归。事闻，帝谕留哥曰：“尔毋以失众为忧，朕倍此数封汝无吝也。草青马肥，资尔甲兵，往取家孥。”

丙子，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推耶厮不僭帝号于澄州，国号辽，改元天威，以留哥兄独刺为平章，置百官。方阅月，其元帅青狗叛归于金，耶厮不为其下所杀，推其丞相乞奴监国，与其行元帅鸦兒分兵民为左右翼，屯开、保州关。金盖州守将众家奴引兵攻败之。留哥引蒙古军数千适至，得兄独刺并妻姚里氏，户二千。鸦兒引败军东走，留哥追击之，还度辽河，招抚懿州、广宁，徙居临潢府。乞奴走高丽，为金山所杀，金山又自称国王，改元天德。统古与复杀金山而自立，喊舍又

杀之，亦自立。戊寅，留哥引蒙古、契丹军及东夏国元帅胡士兵十万，围喊舍。高丽助兵四十万，克之，喊舍自经死。徙其民于西楼。自乙亥岁留哥北觐，辽东反覆，耶厮不僭号七十余日，金山二年，统古与、喊舍亦近二年，至己卯春，留哥复定之。

庚辰，留哥卒，年五十六。妻姚里氏入奏，会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者七年。丙戌，帝还，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铁哥、永安及从子塔塔兒、孙收国奴，见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鹰飞不到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赐之酒，慰劳甚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没，官民乏主，其长子薛阁扈从有年，愿以次子善哥代之，使归袭爵。”帝曰：“薛阁今为蒙古人矣，其从朕之征西域也，回回围太子于合迷城，薛阁引千军救出之，身中槊；又于蒲华、寻思干城与回回格战，伤于流矢。以是积功为拔都鲁，不可遣，当令善哥袭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阁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伦，婢子窃以为不可。”帝叹其贤，给驿骑四十，从征河西，赐河西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许以薛阁袭爵，而留善哥、塔塔兒、收国奴于朝，惟遣其季子永安从姚里氏东归。

丁亥，帝召薛阁谓曰：“昔女真猖獗，尔父起兵，自辽东会朕师，又能割爱，以尔事朕，其情贞悫可尚。继而奸人耶厮不等叛，人民离散。欲食尔父子之肉者，今岂无人乎！朕以兄弟视尔父，则尔犹吾子。尔父亡矣，尔其与吾弟孛鲁古台并辖军马，为第三千户。”薛阁受命。己丑，从太宗南征，有功，赐马四百、牛六百、羊二百。庚寅，帝命与撒兒台东征，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自庚寅至丁酉，

连征高丽、东夏万奴国，复户六千有奇。戊戌，薛阁卒，年四十六。

子收国奴袭爵，行广宁府路总管军民万户府事，易名石剌，征高丽，有功。辛亥，睿宗以石剌为国宣力者三代，命益金更造所佩虎符赐之，佐诸王也苦及扎剌台控制高丽。己未卒，年四十五。长子古乃嗣。中统元年，征河西；三年，征李璫，破峰山，以功皆受赏。至元六年，朝廷并广宁于东京，去职，是岁卒，年三十六。子忒哥。

薛阁弟善哥，赐名蒙古歹，命从亲王口温不花。己丑，从攻破天城堡、凤翔府，以功袭充拔都鲁。壬辰，引兵三千渡河，会大军平金。后伐宋，拔光州、枣阳，由千户迁广宁尹。至元元年卒，年五十二。子天佑，袭广宁千户，改广宁县尹。

刘伯林

刘伯林，济南人。好任侠，善骑射，金末为威宁防城千户。壬申岁，太祖围威宁，伯林知不能敌，乃缒城诣军门请降。太祖许之，遣秃鲁花等与偕入城，遂以城降。帝问伯林，在金国为何官，对曰：“都提控。”即以元职授之，命选士卒为一军，与太傅耶律秃怀同征讨，招降山后诸州。太祖北还，留伯林屯天成，遏金兵，前后数十战。进攻西京，录功，赐金虎符，以本职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癸酉，从征山东，攻梁门、遂城，下之。乙亥，同国王木华黎攻破燕京。丁丑，复从大军攻下山东诸州。木华黎上其功，赐名马二十匹、锦衣一袭。戊寅，同攻下太原、平阳。己卯，破潞、絳及火山、闻喜诸州县。时论欲徙闻喜民实天成，伯林以北地丧乱，人艰于食，力争而止之。部曲所获俘虏万计，悉纵之。在威宁十余年，务农积谷，与民休息，邻境凋瘵，而威宁独为乐土。尝曰：“吾闻活千人者后必封，吾之所活，何啻万余人，子孙必有兴者乎！”辛巳，

以疾卒，年七十二。累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忠顺。子黑马。

黑马名嶷，字孟方，始生时，家有白马产黑驹，故以为小字，后遂以小字行。骁勇有志略，年几弱冠，随父征伐，大小数百战，出入行阵，略无惧色。尝独行，遇金兵围本部十三人，即奋剑入围，手杀金兵数人，十三人皆得脱。岁壬午，袭父职，为万户，佩虎符，兼都元帅。癸未，从国王木华黎攻凤翔，不克，回屯绛州。又从孛罗攻西夏唐兀。甲申，从按真那延攻破东平、大名。乙酉，金降将武仙据真定以叛，从孛罗讨之，破真定，武仙遁去。金将忽察虎以兵四十万复取山后诸州，黑马逆战隘胡岭，大破之，斩忽察虎。

岁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金太傅府事，总管汉军。从征回回、河西诸国，及破凤翔、西和、沔州诸城堡。庚寅，睿宗入自大散关，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马先由兴元、金、房东下。至三峰山，遇金大将合达，与战，大破之，虏合达，斩首数万级，乘胜攻破香山寨及钧州，赐西锦、良马、貂鼠衣，以旌其功。会增立七万户，仍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严实等次之。癸巳，从破南京，赐绣衣、玉带。甲午，从破蔡州，灭金。乙未，同都元帅答海绀卜征西川。辛丑，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入觐，帝慰劳之，赐银鼠皮三百为直孙衣。寻命巡抚天下，察民利病。应州郭志全反，胁从诖误者五百余人，有司议尽戮之，黑马止诛其为首者数人，余悉从轻典。

癸丑，从宪宗至六盘山。商州与宋接境，数为所侵，命黑马守之，宋人敛兵不敢犯。丁巳，入觐，请立成都以图全蜀，帝从之。成都既立，就命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赐号也可秃

立。中统元年，廉希宪、商挺宣抚川、陕，时密力火者握重兵，居成都，希宪与挺虑其为变。以黑马有胆智，使乘驿矫诏竟诛之。其子诉于朝，世祖谕之曰：“兹朕命也，其勿复言。”三年，命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泸州被围，黑马已属疾，犹亲督转输不辍。左右谏其少休，黑马曰：“国事方急，以此死，无憾。”遂卒，年六十三。累赠太傅，封秦国公，谥忠惠。子十二人，元振、元礼显。

元振字仲举，黑马长子也。随父入蜀，立成都。会商、邓间有警，命黑马往镇商、邓，以元振摄万户，时年方二十。既莅事，号令严明，赏罚不妄，麾下宿将皆敬服之。宪宗伐宋，驻驿钓鱼山，以元振与纽邻为先锋。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廉希宪、商挺奏以为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宋泸州守将刘整密送款求降，黑马遣元振往受之。诸将皆曰：“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泸南重地，事势与李全何异，整此举无可疑者。”遂行。黑马戒之曰：“刘整宋之名将，泸乃蜀之冲要，今整遽以泸降，情伪不可知，汝无为一身虑，事成则为国家之利，不成则当效死，乃其分也。”元振至泸，整开门出迎。元振弃众而先下马，与整相见，示以不疑。明日，请入城，元振释戎服，从数骑，与整联辔而入，饮燕至醉，整心服焉。献金六千两、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赐将士，而归还其男女。宋泸州主帅俞兴率兵围泸州，昼夜急攻，自正月至五月，城几陷，左右劝元振曰：“事势如此，宜思变通，整本非吾人，与俱死，无益也。”元振曰：“人以诚归我，既受其降，岂可以急而弃之？且泸之得失，关国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将尽，杀所乘马犒将士，募善游者赍蜡书至成都求援，又权造金银牌，分赏有功。未几，援兵至，元振与

整出城合击兴兵，大败之，斩其都统一人，兴退走。捷闻，且自陈擅造金银牌罪。帝嘉其通于权变，赐锦衣一袭、白金五百两。入朝，又赐黄金五十两、弓矢、鞍辔。

黑马卒，元振居丧，起授成都军民经略使。至元七年，时议以勋旧之家事权太重，宜稍裁抑，遂降为成都副万户。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讨使。十二年卒，年五十一。子纬，数从父行军。元振卒，纬袭职，佩虎符，为万户。守潼川，创立遂宁诸处山寨。从围钓鱼山，数战有功。攻合州，授潼川路副招讨，迁副都元帅，复授管军万户，迁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进四川西道宣慰使，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卒。

元礼，黑马第五子也。性沉厚有谋，常从父在军中。岁甲寅，授金符，为京兆路奥鲁万户。中统四年，迁兴元、成都等路兵马左副元帅。至元元年，迁潼川路汉军都元帅。二年九月，宋制置夏贵率军五万犯潼川，元礼所领才数千，众寡不敌，诸将登城望贵军，有惧色。元礼曰：“料敌制胜，在智不在力。”乃出战，屡破之。复大战蓬溪，自寅至未，胜负不决，激厉将士曰：“此去城百里，为敌所乘，则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国家有矣。丈夫当以死战取功名，时不可失也。”即持长刀，大呼突入阵，所向披靡，将士咸奋，无不一当百，大败贵兵，斩首万余级，生擒千余人。捷奏，赐锦衣二袭、白金三锭、名马一匹、金鞍辔、弓矢，召入朝，命复还潼川，立蓬溪寨。元礼又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间旧有眉州城，可修复之，屯兵以扼嘉定往来之路。”世祖从之。四年，命平章赵宝臣往视可否，或以为眉州荒废已久，立之无关利害，徒费财力。元礼力争之，宝臣是其言，遂兴役，七日而毕，宋人骇其速。元礼镇守眉州五年，召入朝，乞解官养母，从之。九年，起授怀远大将军、延安路总管，卒。

郭宝玉

郭宝玉，字玉臣，华州郑县人，唐中书令子仪之裔也。通天文、兵法，善骑射。金末，封汾阳郡公，兼猛安，引军屯定州。岁庚午，童谣曰：“摇摇罢罢，至河南，拜阌氏。”既而太白经天，宝玉叹曰：“北军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金人以独吉思忠、仆散揆行中书省，领兵筑乌沙堡，会太师木华黎军忽至，败其兵三十余万，思忠等走，宝玉举军降。木华黎引见太祖，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签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行禁止之类：皆宝玉所陈也。

帝将伐西番，患其城多依山险，问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帝壮之，授抄马都镇抚。癸酉，从木华黎取永清，破高州，降北京、龙山，复帅抄马从锦州出燕南，破太原、平阳诸州县。甲戌，从帝讨契丹遗族，历古徐鬼国讹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余万。宝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顷，乃苏。寻复战，收别失八里、别失兰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两阵迎拒，战方酣，宝玉望其众，疾呼曰：“西阵走矣！”其兵果走，追杀几尽。进兵下搆思干城。次暗木河，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俄风涛暴起，宝玉令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斩大将佐里，遂屠诸垒，收马里四城。辛巳，可弗叉国唯算端罕破乃满国，引兵据搆思干，闻帝将至，弃城南走，入铁门，屯大雪山，宝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驻大雪山前，时谷

中雪深二丈，宝玉请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昆仑山为玄极王，大盐池为惠济王。从柘柏、速不台二先锋收契丹、渤海等诸国，有功，累迁断事官，卒于贺兰山。子德海，德山。德山以万户破陕州，攻潼关，卒。

德海字大洋，资貌奇伟，亦通天文、兵法。金末，为谋克，击宋将彭义斌于山东，败之。知父宝玉北降，遁入太行山，大军至，乃出降，为抄马弹压。从先锋柘柏西征，渡乞则里八海，攻铁山，衣帜与敌军不相辨，乃焚蒿为号，烟焰漫野，敌军动，乘之，斩首三万级。逾雪岭西北万里，进军次答里国，悉平之。乙酉，还至崢山，吐蕃帅尼伦、回纥帅阿必丁反，复破斩之。戊子春，从元帅阔阔出游骑入关中，金人闭关拒守，德海引骁骑五百，斩关入，杀守者三百人，直捣风陵渡寨，后兵不至，引还。己丑秋，破南山八十三寨，陕西平。德海导大将魁欲那拔都，假道汉中，历荆、襄而东，与金将武仙军十万遇于白河，德海提孤军转战，仙败走，斩首二万余级，复破金移刺粘哥军于邓。冬十一月，至钧州。辛卯春正月，睿宗军由洛阳来会于三峰山，金人沟地立军围之。睿宗令军中祈雪，又烧羊胛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沟中军僵立，刀槊冻不能举。我军冲围而出，金人死者三十余万，其帅完颜哈达、移刺蒲兀走匿浮图上，德海命掘浮图基，出其柱而焚之，完颜斜烈单骑遁还洛阳。又破金将合喜兵于中牟。完颜斜烈复帅军十万来拒，战于郑，先登破之，杀其都尉左崇。以功迁右监军。壬辰正月，破金帅于黄龙冈。癸巳，取申、唐二州。甲午，河南复叛，德海往讨之，砲伤其足，以疾归，卒。

先是，太宗诏大臣忽都虎等试天下僧尼道士，选精通经文者千人，有能工艺者，则命小通事合住等领之，余皆为民。又诏天下置学廩，育人材，立科目，选之入仕，皆从德海之请也。

子侃。

侃字仲和，幼为丞相史天泽所器重，留于家而教养之。弱冠为百户，鸷勇有谋略。壬辰，金将伯撒复取卫州，侃拒之，破其兵四万于新卫州。遂渡河，袭金主，至归德，败其兵于阙伯台，即从速不台攻汴西门，金元帅崔立降。以功授总把。从天泽屯太康，复以下德安功为千户。壬子，送兵仗至和林，改抄马那颜。从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其国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下一百二十八城，斩其将忽都答而兀砾算滩。算滩，华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担寒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筑夹城围之，莫能克。侃架砲攻之，守将火者纳失兒开门降。旭烈兀遣侃往说兀鲁兀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侃攻破之，走据东城，复攻破杀之。丁巳正月，至兀里兒城，伏兵，下令闻钲声则起。敌兵果来，伏发，尽杀之，海牙算滩降。又西至阿刺汀，破其游兵三万，禡拶答而算滩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滩降。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传四十二世，胜兵数十万。侃兵至。又破其兵七万，屠西城，破其东城，东城殿宇。皆构以沉檀木，举火焚之，香闻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两城间有大河，侃预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里法算滩登舟，睹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缚诣军门降。其将纒答兒遁去，侃追之，至暮，诸军欲顿舍，侃不听，又行十余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处水深数尺。明日，获纒答兒，斩之，拔三百余城。

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将住石致书请降，左右以住石之请为信然，易之不为备，侃曰：“欺敌者亡，军机多诈，若中彼计，耻莫大焉。”乃严备以待。住石果来邀我师，侃与战，大败之，巴兒算滩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会日暮，已休，复驱兵起，留数病卒，西行十余里顿

军，下令军中，衔枚转箭。敌不知也，潜兵夜来袭，杀病卒，可乃算滩大惊曰：“东天将军，神人也。”遂降。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人，乃将军也。”即来降。师还，西南至石罗子，敌人来拒，侃直出掠阵，一鼓败之，换斯干阿答毕算滩降。至宾铁，侃以奇兵奄击，大败之，加叶算滩降。己未，破兀林游兵四万，阿必丁算滩大惧，来降，得城一百二十。西南至乞里弯，忽都马丁算滩来降。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钓鱼山，会宪宗崩，乃还邓，开屯田，立保障。

世祖即位，侃上疏陈建国号、筑都城、立省台、兴学校等二十五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后皆如其策。

中统二年，擢江汉大都督府理问官。三年二月，益都李璿及徐州总管李杲哥俱反，宋夏贵复来犯边。史天泽荐侃，召入见，世祖问计所出，曰：“群盗窃发，犹桀中虎。内无资粮，外无救援，筑城环之，坐待其困，计日可擒也。”帝然之，赐尚衣弓矢。驰至徐，斩杲哥。夏贵焚庐舍，徙军民南去，侃追贵，过宿迁县，夺军民万余人而还。赐金符，为徐、邳二州总管。杲哥之弟驴马，复与夏贵以兵三万来扰边境，侃出战，斩首千余级，夺战舰二百。

至元二年，有言当解史天泽兵权者，天泽遂迁他官，侃亦调同知滕州。三年，侃上言：“宋人羁留我使，宜兴师问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计一屯所也，足供军旅一日之需。”四年，徙高唐令，兼治夏津、武城等五县。五年，邑人吴乞兒、济南道士胡王反，讨平之。七年，改

白马令，僧臧罗汉与彰德赵当驴反，又平之。帝以侃习于军务，擢为万户，从军下襄阳，由阳罗上流渡江。江南平，迁知宁海州，居一年，卒。

侃行军有纪律，野爨露宿，虽风雨不入民舍，所至兴学课农，吏民畏服。子秉仁、秉义。

石天应

石天应，字瑞之，兴中永德人。善骑射，豪爽不羁，颇知读书，乡里人多归之。太祖时，太师、国王木华黎南下，天应率众迎谒军门。木华黎即承制授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俾从南征。天应造战攻之具，临机应变，捷出如神，以功拜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戍燕。天应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军。屡从木华黎，大小二百余战，常以身先士卒，累功迁右副元帅。辛巳秋八月，从木华黎征陕右，假道西夏，自东胜济河，南攻葭州，拔之。天应因说太师曰：“西戎虽降，实未可信。此州当金、夏之冲，居人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长河为限，脱为敌军所梗，缓急非便，宜命将守之，多造舟楫，以备不虞，此万世计也。”木华黎然之，表授金紫光禄大夫、陕西河东路行台兵马都元帅，以劲兵五千留守葭芦。遂造舟楫，建浮桥。诸将多言水涨波恶，恐劳费无功，天应下令曰：“有沮吾事者，断其舌！”桥成，诸将悦服。先时，葭守王公佐收合余烬，攻函谷关，将图复故地，及见桥成，遂溃去。于是分兵四出，悉定葭、绥之地。

一日，谒木华黎于汾水东，木华黎谕以进取之策。天应还镇，召将佐谓曰：“吾累卿等留屯于此，今闻河中东西皆平川广野，可以驻军，规取关陕，诸君以为如何？”或谏曰：“河中虽用武之地，南有潼关，西有京兆，皆金军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脐之悔。”天应曰：“葭州正通鄜、延，

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发国书，令夏人取之，犹掌中物耳。且国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险地僻，转饷甚难，河中虽迫于二镇，实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内可克期而定，关内既定，长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将至，一旦卧病床第，闻后生辈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儿要当死战阵以报国，是吾志也！”秋九月，遂移军河中。既而金军果潜入中条，袭河中。天应知之，先遣骁将吴泽伏兵要路。泽勇而嗜酒，是夕，方醉卧林中，金兵由间道已直抵城下。时兵烬后，守具未完，新附者争继而去，敌乘隙入。天应见火举，知敌已入，奋身角战，左右从者四十余骑，皆曰：“吴泽误我！”或劝西渡河，天应曰：“先时人谏我南迁，吾违众而来此，事急弃去，是不武也。纵太师不罪我，何面目以见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汝等勉之。”少顷，敌兵四合，天应饮血力战，至日午，死之。木华黎闻而痛惜焉。

子焕中，知兴中府事；执中，行军千户；受中，兴中府相副官。

初，天应死事时，弟天禹子佐中在军中。伺敌少懈，倒抽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趋木华黎行营，求得蒙古军数千，回与敌战，败之。木华黎嘉其勇，奏授金符，行元帅；寻诏将官各就本城，授兴中府千户。子安琬，袭职，佩金符，从征大理，讨李璫，皆有功。十三年，隆兴之分宁叛，行省檄安琬讨之。贼背山而阵，安琬引兵出阵后，贼惊溃，退而距守。安琬挥兵直抵垒门，贼扬言曰：“愿少容行伍而战，死且不憾。”安琬从之。贼果出阵，安琬突阵而入，大呼曰：“吾止诛贼首，庸卒非我敌也！”手刃中贼背，生擒之。累功至右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进阶怀远大将军，赐金虎符，后授大同等处万户，领

江左新附卒万人，屯田红城。大德三年，李万户当戍和宁，亲老且病，安琬请代其行，及还，以病卒。子居谦袭职，后改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移刺捏兒

移刺捏兒，契丹人也。幼有大志，膂力过人，沉毅多谋略。辽亡，金以为参议、留守等官，皆辞不受。闻太祖举兵，私语所亲曰：“为国复仇，此其时也。”率其党百余人诣军门献十策。帝召见，与语奇之，赐名赛因必阁赤。又问：“尔生何地？”对曰：“霸州。”因号为霸州元帅。乙亥，拜兵马都元帅，佐太师木华黎取北京，下高、利、兴、松、义、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平利州贼刘四禄。及锦州贼张致兵势方炽，且盗名号，木华黎命捏兒与大将乌也兒、桐斡兒合兵讨之。致拒战，捏兒出奇兵掩击，斩致。木华黎第功以闻，迁龙虎卫上将军、兵马都提控元帅。继取辽东西广宁、金、复、海、盖等十五城。兴州监州重兒反，复与乌也兒讨平之。帝遣使者诏之曰：“自汝效顺，战功日多，今赐汝金虎符，居则理民，有事则将，其勿替朕意。”戊寅，从攻东平。辛巳，从攻延安。壬午，从围凤翔，先登，手杀数十人，左臂中流矢，创甚，裹创进攻丹、延。木华黎止之，对曰：“创未至死，敢自爱耶！”木华黎壮之，与所乘白马。明日，介其马，饰以殊纓，简骁卫七百人，与金兵战。木华黎乘高，见其驰突万众中，曰：“此霸州元帅也。”诸军继进，金兵败走，丹、延十余城皆降，迁军民都达鲁花赤、都提控元帅，兼兴胜府尹。癸未，从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师还，复从木华黎攻益都，下莱、胶、淄等三十二城。戊子，得疾归高州，卒。赠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兴国公，谥武毅。子买奴。

买奴蚤从父习战阵，初入见，太祖问曰：“汝年小，能袭

父爵乎？”对曰：“臣年虽小，国法不小。”帝异其对，顾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以为高州等处达鲁花赤，兼征行万户。庚寅，命攻高丽花凉城，监军张翼、刘霸都殒于敌，买奴怒曰：“两将陷贼，义不独生！”趋出战，破之，诛首将，抚安其民。进攻开州，州将金沙密逆战，擒之。城中人出童男女及金玉器以献，却不受。遂下龙、宣、云、泰等十四城。癸巳，从诸王按赤台征女直万奴部，有功。未几召还。兴州赵祚反，土豪杨买驴等附之。帝命从亲王察合台帅师讨之，斩贼将董蛮等，围买驴于险树寨，三月不能下。买奴令健卒刘五兒，即寨北小径上大树，以绳潜引百人登寨，直前劫之，买驴投崖死，余党悉平。太宗即位，录功，赐金鞍良马。乙未，从征高丽，入王京，取其西京而还，赐金锁甲，加镇国上将军、征东大元帅，佩金符。复命出师高丽，将行，以疾卒，年四十。赠推诚效义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兴国公，谥显懿。子元臣。

元臣，别名哈刺哈孙，年十六入宿卫，应对进止有度，世祖谓丞相和鲁火孙曰：“此勋臣子，非凡器也。”以为怯薛必阉赤，袭千户，将其父军。从伐宋，攻淮西，戍清口，取瓜洲，下通、泰，累有功。至元十二年，从丞相伯颜平宋，进阶武义将军、中卫亲军总管，佩金虎符。十四年，只兒瓦台叛，围应昌府，时皇女鲁国公主在围中。元臣以所部军驰击，只兒瓦台败走，追至鱼兒冻，擒之，公主赐赉甚厚，奏请暂留元臣镇应昌，以安反侧。居一岁，召至京师，迁明威将军、后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还镇应昌。又三岁，召还，加昭勇大将军。十九年，帝以所籍入权臣家妇赐之，元臣辞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污。”帝嘉叹不已。二十二年，进昭毅大将军，同佥江淮行枢密院事。行院罢，归高州。帝亲征乃颜，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见

行在所，愿效前驱。八年，移金湖广行枢密院，时溪洞施、容等州蛮獠作乱，元臣亲入其境，喻以祸福，贼首鲁万丑降。三十年，卒于官。赠安远功臣、龙虎卫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追封兴国公，谥忠靖。子迪，中奉大夫、湖广宣慰使都元帅。

耶律秃花秃满答兒 忙古带

耶律秃花，契丹人。世居桓州，太祖时，率众来归。大军入金境，为向导，获所牧马甚众。后侍太祖，同饮班术河水。从伐金，大破忽察虎军。又从木华黎收山东、河北，有功，拜太傅、总领也可那延，封濮国公，赐虎符、银印，岁给锦币三百六十匹。统万户扎刺兒、刘黑马、史天泽伐金，卒于西河州。

子硃哥嗣，仍统刘黑马等七万户，与都元帅塔海紺卜同征四川，卒于军。子宝童嗣，以疾不任事，硃哥弟买住嗣，而以宝童充随路新军总管。买住言于宪宗曰：“今欲略定西川下流诸城，当先定成都，以为根本，臣请往相其地。”帝从之，遂率诸军往成都，攻嘉定，未下而卒。子忽林带嗣，总诸军，立成都府，卒于军。以兄百家奴嗣。自硃哥至百家奴，并袭太傅、总领也可那延。

秃满答兒者，百家奴之弟，忽林带之兄也，常留中宿卫。后百家奴解兵柄为他官，乃授成都管军万户，代将其军。至元十一年，从忽敦攻嘉定，修平康寨以守之。十二年，从汪田哥攻九顶山，破之，杀都统一人，嘉定降。从忽敦徇下泸、叙诸城，围重庆，守合江口，又以舟师塞龙门濠，遏其援兵。十三年，泸州叛，从汪田哥攻之。重庆遣兵援泸，邀击破之，获七十人。泸坚守不下，秃满答兒夜率兵攻夺水城以进，黎明，先登，入泸城，克之，斩其将王世昌、李都统。复从不花围重庆，守将张珪搏战，败之城下，重庆降。赐虎符，授夔路招讨使，迁四川东道宣慰使，仍兼夔路招讨，改同金四川等处行枢密院

事，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尚书省立，改行尚书省左丞，进右丞，卒。

忙古带，宝童之子也。世祖时，赐金符，袭父职，为随路新军总管，统领山西两路新军。从行省也速带儿征蜀及思、播、建都诸蛮夷，有功，升万户。从攻罗必甸，至云南，诏以其众入緬，迎云南王。金齿、白衣、答奔诸蛮，往往伏险要为备，忙古带奋击破之，凡十余战，至緬境，开金齿道，奉王以还，迁副都元帅。从诸王阿台征交趾，至白鹤江，与交趾伪昭文王战，夺其战舰八十七艘。又从云南王攻罗必甸，破之。二十九年，入觐。成宗即位，授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兼管军万户，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大德六年，乌撒、罗罗斯叛，云南行省命率师讨平之。事闻，赐钞三千贯、银五十两、金鞍辔及弓矢，以旌其功。九年，讨普安罗雄州叛贼阿填，擒杀之。进骠骑卫上将军，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卒于军。至大四年，赠龙虎卫上将军、平章政事，仍追封濮国公，谥威愍。子火你赤，袭万户。

王鵬子荣祖

王珣，字君宝，本姓耶律氏，世为辽大族。金正隆末，契丹窝斡叛，祖成从母氏避难辽西，更姓王氏，遂为义州开义人。父伯俊。伯父伯亨无子，以珣为后。珣武力绝人，善骑射，尤长于击鞠。年三十余，遇道士，谓珣曰：“君之相甚奇，它日因一青马而贵。”珣未之信。居岁余，有客以青马来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验乎？”乃倍价买之。后乘以战，其进退周旋，无不如意。又尝行凌水滨，得一古刀，其背铭曰：“举无不克，劝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鸣，故所向皆捷。

初，河朔兵动，豪强各拥众据地，珣慨然曰：“世故如此，大丈夫当自振拔，否则为人所制。”乃召诸乡人，谕以保亲族

之计。众从之，推珣为长，旬月之间，招集遗民至十余万。岁乙亥，太师木华黎略地奚，珣率吏民出迎，承制以珣为元帅，兼领义、川二州事。丙子春，张致僭号锦州，阴结开义杨伯杰等来掠义州，珣出战，伯杰引去。会致兄子千骑来冲，珣选十八骑突其前，复令左右掎角之。一卒以枪刺珣，珣挥刀杀之，其众溃走，获其马几尽。时兴中亦叛，木华黎围之，召珣以全军来会。致窥覘其虚，夜袭之，家人皆遇害。及兴中平，珣无所归，木华黎留之兴中，遣其子荣祖驰奏其事。帝谕之曰：“汝父子宣力我家，不意为张致所袭。归语汝父，善抚其军，自今以往，当忍耻蓄锐，俟逆党平，彼之族属、城邑、人民，一以付汝，吾不吝也。仍免徭赋五年，使汝父子世为大官。”珣以木华黎兵复开义，擒伯杰等，杀之。进攻锦州，致部将高益缚致妻子及其党千余人以献，木华黎悉以付珣，珣但诛致家，其余皆释之，始还义州。

丁丑，入朝，帝嘉其功，赐金虎符，加金紫光禄大夫、兵马都元帅，镇辽东便宜行事，兼义、川等州节度使。珣貌黑，人呼为哈刺元帅，哈刺，中国言黑也。从木华黎兵略山东，至满城，令还镇，戒之曰：“彼新附之民，恃山海之险，反覆不常，非尽坑之，终必为变。”对曰：“国朝经略中夏，宜以恩信结人，若降者则杀，后宁复有至者乎！”遂还，以子荣祖代领其众。甲申春正月卒，年四十八。珣为政简易，赏罚明信，诛强抚弱，毫发无徇。子四人，荣祖袭。

荣祖字敬先，珣长子也。性沉厚，语音如钟，勇力绝人。珣初附于木华黎，以荣祖为质，稍见任用。珣卒，袭荣禄大夫、崇义军节度使、义州管内观察使。从嗣国王孛鲁入朝，帝闻其勇，选力士三人迭与之搏，皆应手而倒。欲留置宿卫，会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于辽东，咸平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僭号于开

元，遂命荣祖还，副撒里台进讨之。拔盖州、宣城等十余城，葛不哥走死。金帅郭琛、完颜曳鲁马、赵遵、李高奴等犹据石城，复攻拔之，曳鲁马战死，遵与高奴出降。虏生口千余，撒里台欲散于麾下，荣祖屡请，皆放为民。方城未下时，荣祖遣部卒贾实穴其城，城崩被压，众谓已死，弗顾也。荣祖曰：“士忘身死国，安忍弃去。”发石取之，犹生，一军感激，乐为效死。有言义人怀反侧者，撒里台将屠之，荣祖驰驿奏辨，事乃止。己丑，授北京等路征行万户，换金虎符。伐高丽，围其王京，高丽王力屈，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纳贡。进讨万奴，擒之。赵祁以兴州叛，从诸王按只台平之。祁党犹剽掠景、蓟间，复从大将唐兀台讨之，将行，荣祖曰：“承诏讨逆人耳，岂可戮及无辜，宜惟抗我者诛。”大将然之，由是免死者众。再从征高丽，破十余城，高丽遣子綽入质。帝赐锦衣，旌其功。又从诸王也忽略地三韩，降天龙诸堡，皆禁暴掠，民悦服之。破五里山城，请于主将，全其民，遂下甕子城、竹林寨、苦苦数岛。帝嘉其功，赐以金币，官其子兴千户，仍赏其部曲。移镇高丽平壤，帝遣使谕之曰：“彼小国负险自守，釜中之鱼，非久自死，缓急可否，卿当熟思。”荣祖乃募民屯戍，辟地千里，尽得诸岛屿城垒。高丽遣其世子僂出降，遂以僂入朝。

中统元年夏，诏荣祖诣阙，帝抚慰之曰：“卿父子勤劳于国，诚节如一。”进沿边招讨使，兼北京等路征行万户，赐宝鞍、弓矢。还镇，以病卒，年六十五。子十三人，显者七人：通，兴中府尹；泰，权知义、锦、川等州总管；兴，征东千户；遇，襄阳路管军万户；达，东京五处征行万户；廷，镇国上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璪，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列传第三十七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者，辽人也。其先尝从萧后举族入突厥，及后还而族留。至辽为述律氏，号称后族。辽亡，改述律氏为石抹氏。其祖库烈兒，誓不食金禄，率部落远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则以报，及旦，沐浴拜日而卒。父脱罗华察兒，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子也。年十岁，从其父问宗国之所以亡，即大愤曰：“兒能复之。”及长，勇力过人，善骑射，多智略，豪服诸部。金人闻其名，征为奚部长，即让其兄赡德纳曰：“兄姑受之，为保宗族计。”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闻太祖起朔方，匹马来归。首言：“东京为金开基之地，荡其根本，中原可传檄而定也。”太祖悦，命从太师、国王木华黎取东京。师过临潢，次高州，木华黎令也先率千骑为先锋，也先曰：“兵贵奇胜，何以多为？”谍知金人新易东京留守将至，也先独与数骑邀而杀之，怀其所受诰命，至东京，谓守门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据府中，问吏列兵于城何谓，吏以边备对，也先曰：“吾自朝廷来，中外晏然，奈何欲陈兵以动摇人心乎！”即命撤守备，曰：“寇至在我，无劳尔辈。”是夜，下令易置其将佐部伍。三日，木华黎至，入东京，不费一矢，得地数千里、户十万八千、兵十万、资粮器械山积，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丧其根本之地，始议迁河南。岁乙亥，移师围北京。城久不下，及城破，将屠之。也先曰：“王师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复屠之，则未下者，

人将死守，天下何时定乎！”因以上闻，赦之。授御史大夫，领北京达鲁花赤。时石天应与豪酋数十据兴中府，也先分兵降之，奏以为兴中尹。又命也先副脱忽阑阁里必，监张鲸等军，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鲸称疾不进，也先执鲸送行在所，帝责之曰：“朕何负汝？”鲸对曰：“臣实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为质，当活汝。”鲸诺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杀使者应其兄矣。致既伏诛，也先籍其私养敢死之士万二千人号黑军者，上于朝。赐虎符，进上将军，以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举辽水之西、滦水之东，悉以付之。后从国王木华黎攻蠡州北城，先登，中石死，时年四十一。子四人：曰查刺，曰咸锡，曰博罗，曰侃。

查刺，亦善射，袭御史大夫，领黑军。戊寅，从木华黎攻平阳、太原、隰、吉、岢岚、关西诸郡，下之。遂攻益都，久不下，及降，众欲屠其城，查刺曰：“杀降不祥，且得空城，将安用之？”由是遂免。己卯，诏以黑军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阳、隰、吉、岢岚诸郡。及南征，尽以黑军为前列，败金将白撒、官奴于河。渡河再战，尽杀之，长驱破汴京，入自仁和门，收图籍而还。帝悉以诸军俘获赐黑军。癸巳，从国王塔思征金帅宣抚万奴于辽东之南京，先登，众军乘之而进，遂克之，王解锦衣以赐。辛丑，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两路达鲁花赤。癸卯，卒于柳城，年四十四。子库禄满，袭职。中统三年，从征李璫，中流矢卒。子良辅，袭黑军总管，至元十七年，以功累升昭毅大将军、沿海副都元帅。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万户。大德十一年，告老。子继祖，袭万户。咸锡之子度刺，攻樊城，战死。赡德纳后亦弃金官来归，为别失八里达鲁花赤，卒。其孙亦刺马丹，仕至辽阳省左丞。亦刺马丹子仓赤，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

何伯祥子玮

何伯祥，易州易县人。幼从军于金，从张柔来归。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张进坚守不下。子昌，金骁将也，柔命伯祥取之。兵逼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伯祥执枪驰马，子昌反射之，中手而贯枪，伯祥拔矢弃枪，策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进闻之，亦遁去。伯祥遂攻西山诸寨，悉平之。后攻汴梁，拔洛阳，围归德，破蔡州，论功居多，授易州等处军民总管。丁酉，从主帅察罕伐宋，伯祥拔三十余栅，获战舰千余艘，又破芭蕉、望乡、大洪、张家等寨，俘获甚众，器械山积。察罕以其功闻，赐锦衣、金甲。壬子，诸军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还，诸军仓皇失措，伯祥曰：“此必为敌所逼，不若出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测，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战，直抵司空寨，疏布营垒，陵高伐木，为攻取势。既夜，命为五营，营火十炬，伏精锐于营侧险要之地。天将明，令士卒速行，而鸣鼓其后。宋兵果来追，伏发，惊骇溃去，追击，大破之，转战百余里，他军不能归者，皆赖以出。帝闻之，赐金二百两。世祖南伐，伯祥参预军事，多所献纳，卒于军。赠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易国公，谥武昌。子玮。

玮始袭父职，知易州。兄行军千户卒，玮复袭之，镇亳州。从围襄樊，宋将夏贵率舟师来救，玮时建营于城东北，当其冲。贵兵纵火焚北关，遂进逼玮，万户脱因不花等呼玮入城，玮曰：“建功立业，此其时也，何避焉！”乃率其众，誓以死战，开营门，以身先之，贵败走。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颜受命伐宋，辟玮为帐前都镇抚。师次阳罗堡，夏贵率战舰列江上下，玮从元帅阿术，率众先渡，诸军继之，贵复败走。宋丞相贾似道率舟师拒于丁家洲，玮将勇敢士出战，夺舟千余艘，似道遁去。授武德将军、管军总管，佩金虎符。宋既平，进怀远大将军、

太平路军民达鲁花赤，俄升昭勇大将军、行户部尚书、两淮都转运使。至元十八年，擢参议中书省事。二十年，擢为江浙按察使。二十二年，改大名路总管。二十八年，迁湖南宣慰使。三十一年，拜中书参知政事。时宰执凡十一人，玮曰：“古者一相，专任贤也，今宰执员多，政出多门，转相疑忌，请损之。”不从，遂乞代。大德四年，授侍御史，以母病辞。七年，授御史中丞，陈当世要务十条，成宗嘉纳之。京师孔子庙成，玮言：“唐、虞、三代，国都、闾巷莫不有学，今孔庙既成，宜建国学于其侧。”从之。赛典赤、八都马辛等还自贬所，复相位，玮言：“奸党不可复用，宜选正人以居庙堂。”帝深然之。监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刺哈孙受赃，具服，而哈刺哈孙密结权要，以枉问诬章。玮率台臣入奏，辩论割切，章遂得释。九年冬，将有事于南郊，议配享，玮曰：“严父配天，万世不易。”不果行。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议祔庙用摄政事，玮难之，阿忽台变色曰：“中丞谓不可行，独不畏死耶？”众皆危惧，玮从容曰：“死畏不义耳，苟死于义，夫复何畏！”未几，以疾去位。武宗即位于上都，授太子副詹事，遣使促使就职，复遥授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武宗至自上都，临朝，问曰：“孰为何中丞？”玮出拜，帝曰：“朕知卿能以忠直为国，朕有不逮，卿当勉辅。”

至大元年，迁太子詹事，兼卫率使。俄拜中书左丞，仍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未几，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调屯田事。帝召至榻前，面谕曰：“汴省事重，屯田久废，卿当为国竭力。”赐黑貂裘一、锦衣二袭。玮至汴，建诸葛亮祠，立书院，以地三千亩贍之。三年，改河南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卒。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正。

李守贤

李守贤，字才叔，大宁义州人也。祖小字放军，尝从金将攻宋淮南，飞石伤髀，录功，赏生口七十。主将分命将校杀所掠俘，苟有死亡者，罪死，放军当杀五百人，皆纵之去。金大安初，守贤暨兄庭植，弟守正、守忠，从兄伯通、伯温，归款于太师、国王木华黎，入朝太祖于行在所，即命庭植为龙虎卫上将军、右副元帅、崇义军节度使，守贤授锦州临海军节度观察使，弟守忠为都元帅，守河东。朝廷以全晋为要害之地，人心危疑未定，非守贤镇抚之不可，乃自锦州迁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既至，河东人皆曰：“吾等可恃以生矣。”

岁戊子，朝于和林，加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庚寅，太宗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守贤，对曰：“民贫窘，乏耕具致然。”诏给牛万头，仍徙关中生口垦地河东。辛卯，平阳当移粟万石输云中，守贤奏以“百姓疲敝，不任輓载，”帝嘉纳之。时河中未下，守贤建言，以为将士逗留沮挠，多所伤溺，臣请自北面凿城先登。如其言，城果下，遂构浮桥。明年，蒲津南济潼关。二月，大破赵雄兵于芮城。

时方会师围汴，留守贤屯嵩、汝。金兵十余万，保少室山太平寨，守贤以三千人介其中，度其帅完颜延寿无守御之才，癸巳正月望夕，延寿击球为嬉，守贤潜遣轻捷者数十人，缘崖蚁附以登，杀其守卒，遂大纵兵入，破之，下令禁无抄掠，悉收余众以归。不两旬，连天、交牙、兰若、香炉诸寨，皆望风俱下，守贤未尝妄杀一人。及攻河南，其渠魁强元帅者，以其众出奔，守贤追及，降之。秦蓝帅王祐，聚众数万，据虢之南山，守贤使人责祐，祐素惮守贤威略，即以所部来附，关东、洛西遂定。甲午冬十月卒，年四十六。

子穀嗣。岁丁酉，从太师塔海绀卜征蜀汉，有功。明年，攻碉门。又明年，下万州，会战于瞿塘，获战舰千余艘。辛丑，朝行在所，授河东道行军万户，兼总管。己巳，进兵攻成都，由广元出葭萌，度木瓜坡。蜀之余孽团聚为梗，闻穀至，潜为伏以待。穀谍知之，令众衔枚疾进，出其不意，贼兵败走，长驱至成都，破之。壬子，袭嘉定。戊午秋，宪宗南伐。己未，入梁州，师次江上，造舟为梁，以通援兵，且断宋人往来之路。会江涨，梁中绝，宋将率舟师万艘逆战，穀以一旅先犯之，诸军继进，遂破之。明日，帝召谓诸将曰：“汝辈平日自负鸷勇，及临敌，不能为朕立尺寸功。独李穀身犯矢石，摧锋陷阵，视敌箠如。言勇者，如穀乃可耳。”赐白金二百五十两。中统三年，改河东路总管，佩金虎符，移京兆路，加昭勇大将军，未几，转洛磁路。至元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子十一人。伯温，见《忠义传》。

耶律阿海

耶律阿海，辽之故族也。金桓州尹撒八兒之孙，尚书奏事官脱迭兒之子也。阿海天资雄毅，勇略过人，尤善骑射，通诸国语。金季，选使王可汗，见太祖姿貌异常，因进言：“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为信？”阿海对曰：“愿以子弟为质。”明年，复出使，与弟秃花俱往，慰劳加厚，遂以秃花为质，直宿卫。阿海得参预机谋，出入战阵，常在左右。岁壬戌，王可汗叛盟，谋袭太祖。太祖与宗亲大臣同休戚者，饮辨屯河水为盟，阿海兄弟皆预焉。既败王可汗，金人讶其使久不还，拘家属于瀛。阿海殊不介意，攻战愈厉。帝闻之，妻以贵臣之女，给户，俾食其赋。癸亥冬，进攻西夏诸国，累有功。丙寅，帝建龙旂，即大位，敕左帅阔别略地汉南，阿海为先锋。辛未，破乌沙堡，鏖战宣平，大捷

浍河，遂出居庸，耀兵燕北。癸酉，拔宣德、德兴，乘胜次北口，阉别攻下紫荆关。阿海奏曰：“好生乃圣人之大德也。兴创之始，愿止杀掠，以应天心。”帝嘉纳焉。遂分兵略燕南、山东诸郡，还驻燕之近郊。金主惧，请和，谕其使曰：“阿海妻子，何故拘系弗遣？”即送来归。师还，出塞。甲戌，金人走汴，阿海以功拜太师，行中书省事；封秃花为太傅、濮国公，每宴享，必赐坐。命秃花从木华黎取中原。阿海从帝攻西域，俘其酋长只阑秃，下蒲华、寻斯干等城，留监寻斯干，专任抚绥之责。未几，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至元十年，追封忠武公。

子三人：长忙古台，次绵思哥，次捏兒哥。忙古台在太祖时，为御史大夫，佩虎符，监战左副元帅官、金紫光禄大夫，管领契丹汉军，守中都，招安水泊等处，卒，无子。捏兒哥在太祖时，佩虎符，为右丞，行省辽东。万奴叛，举家遇害。绵思哥袭太师，监寻斯干城，久之，请还内郡，守中都路也可达鲁花赤，佩虎符，卒。子二人：买哥，通诸国语，太祖时为奉御，赐只孙服，袭其父中都之职。时供亿浩繁，屡贷于民，买哥悉以私帑偿之，事闻，赐银万两。戊午，从攻蜀，师次钓鱼山，卒于军。妻移刺氏，以哀毁卒，特赠贞静。子七人：老哥，历提刑按察使，入为中书左丞。驴马，备宿卫，为必阁亦，仕至右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宴于柳林，命驴马居其父位次，赐只孙服。二十五年，戍哈丹秃，有战功，以老乞骸骨。子六人：五台奴，袭职；拔都兒，中书右丞；文谦，兴国路总管；卜花，早卒，蒙古不花，荆湖北道宣慰使；虎都不花，一名文炳，湖州同知；万奴，为人匠副总管。

何实

何实，字诚卿，其先北京人，曾祖转霄，雄于贵，好施与，

乡里以善人称。祖鼎敬。父道忠，仕金，为北京留守。实少孤，依叔父居，气节不凡，家人常入卧内，见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骇而视之，乃实也。及长，通诸国译语，骁勇善骑射，倜傥不羁，远近之民，慕其雄略，咸归心焉。

岁乙亥，中原盗起。锦州张鲸，自立为临海郡王，遣使纳款于太祖，寻以叛伏诛。鲸弟致，初以叛谋于实，实厉声叱曰：“天之历数在朔方，汝等恣为不轨，徒自毙耳！”乃籍户口一万，募兵三千，丙子春，来归。大将木华黎与论兵事，奇变百出。拊髀欣跃，大加称赏，遂引见太祖，献军民之数。帝大悦，赐鞘剑一，命从木华黎选充前锋。时张致复据锦州，实与贼遇于神水县，挺身陷阵，殊死战，杀三百余人，获战马兵械甚众，木华黎奏赐鞍马弓矢以励之。以功，为帐前军马都弹压。诏封木华黎太师、国王，东下齐数郡。使实帅师四千，取燕南、齐西之地，首击邢州，徇赵郡，取魏鄴，下博关，袭曹、濮、恩、德、泰安、济宁，势如破竹。薄潍州，与木华黎会。迁兵马都镇抚，从取大同、雁门、石、隰等州，悉平之。引兵掠太原、平阳、河中、京兆诸城，所向款附。木华黎录其功，表实为元帅左监军。

癸未，木华黎卒，子孛鲁嗣。武仙复叛，据邢。实帅师五千围之，立云梯，先士卒登堞，横槊突之，城破，武仙走，逐北四十里，大破之，斩首二百余级。是夜，仙党遁去。实下令，敢有擅剽掠者斩，军中肃然，士民按堵。孛鲁命戍于邢，多著善政，邢民敬之如神明。甲申，孛鲁征西夏，以实分兵攻汴、陈、蔡、唐、邓、许、钧、睢、郑、亳、颖，所至有功，计梟首一千五百余级，俘工匠七百余。孛鲁复命驻兵邢州，分织匠五百户，置局课织。丁亥，赐金虎符，便宜行元帅府事。邢因武仙之乱，岁屡饥，请移匠局于博，孛鲁从之。悯其劳瘁，

使勿出征，更檄东平严实，与之分治军民事。博值兵火后，物货不通，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利。庚寅，有旨收诸将金符。乙未，孛鲁以实子仲泽为质子。

丁酉，太宗数召入见，实贡金币纹绮三筐。次陵州，遇寇，实与左右射之，毙二十余人，生获十余人。朝于幄殿，帝欢甚，问遇盗之故，命所获寇勿杀，仍以赐实。是日，赐坐，与论军中故事，良久，曰：“思卿效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元帅，后当重任。”实叩头谢曰：“小臣被坚执锐，从事锋镝二十余年，身被十余枪，右臂不能举，已为废人矣。臣不敢辱命。愿辞监军之职，幸得元佩金符，督治工匠，岁献织币，优游以终其身，于臣足矣。”帝默然不悦，令射以观其强弱，实不能射。命入宿卫，密使人覘之，实臂果不能举。固辞十余，始可其奏。遂锡宴，取金符亲赐之，授以汉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达鲁花赤，子孙世其爵。更赐白貂帽、减铁系腰、貂衣一袭、弓一、矢百，遣归。丁巳，卒于博。

子九人，孙十七人。子崇礼，授应奉翰林文字、从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郝和尚拔都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为蒙古兵所掠，在郡王忒忒麾下，长通译语，善骑射。太祖遣使宋，往返数四，以辩称。岁戊子，以为九原府主帅，佩金符。庚寅，率兵南伐，略地潼、陕，有功。辛卯，授行军千户。乙未，从皇子南伐，至襄阳，宋兵四十万逆战汉水上。领先锋数百人，直前冲其阵，宋兵大溃。丙申，从都元帅塔海征蜀，下兴元。宋将王连以重兵守剑阁，乃募敢死士十二人，乘夜破关，入蜀，诸城悉下。明年，取夔府，抵大江，宋兵三十万军于南岸。郝和尚拔都选骁勇九人，乘轻舸先登，横驰阵中，既出复入，宋兵不能支，

由是以善战名。庚子岁，太宗于行在所命解衣数其疮痕二十一，嘉其劳，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以兵二万属之，复赐马六骑、金锦弓铠有差。甲辰，朝定宗于宿纛都之行宫，赐银万铤，辞以“赏过厚，臣不应独受，臣得效微劳，皆将校协力之功”，遂奏将校刘天禄等十一人，皆赐之金银符。戊申，奉诏还治太原，请凡远道租税监课过重者，悉蠲除之。岁饥，出白金六十铤、粟千石、羊数千，以助国用。己酉，升万户府为河东北路行省，得以便宜从事，凡四年，壬子三月，卒。追赠太保、仪同三司、冀国公，谥忠定。

子十二人：长天益，佩金符，太原路军民万户都总管；次仲威，袭五路万户；扎刺不花，镇蛮都元帅、军民宣慰使；天举，大都路总管，兼府尹；天祐，陕西奥鲁万户；天泽，夔州路总管；天麟，京兆等路诸军奥鲁万户；天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赵瑁

赵瑁，云中蔚州人。父昆，仕金为帅府评事。兄珪，以万户守飞狐城。岁庚午，昆卒，珪辇其母如蠡州，留瑁于飞狐。瑁自幼不羁，闲习武事。癸酉，太祖南伐，先锋至飞狐，城中不知所为。瑁诣县曰：“大兵压境，不降何待！”众从之。丁丑，太师、国王木华黎驻兵桓州，署为百户，从攻蠡州。金兵闭城拒守，国王裨将石抹也先战死，王怒，将屠其城，瑁泣曰：“母与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赎一城之命。”哀恳切至，国王义而许之。从攻相州，抵其门，死士突出，瑁直前击之，流矢中鼻侧，镞出脑后，拔矢再战，七日破其城。论功，授冀州行军都元帅，佩金虎符。瑁让其兄珪，朝廷从之，改授瑁军民总管，稍迁易州达鲁花赤，佩金符。太宗下河南，瑁自易州驰驿输矢二十余万至行在，帝大喜，命权中都省事。癸巳，赵扬据

兴州叛，璿进军平之，迁中山、真定二路达鲁花赤。中统元年，诏立十道宣慰司，以璿为顺天宣慰使。至元元年，转淄莱路总管。六年，改太原路总管。十二年，升燕南道提刑按察使。十四年，迁河南道。十六年，致仕。明年卒，年八十。皇庆元年，赠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定国公，谥襄穆。子秉温。

秉温，事世祖潜邸，命受学于太保刘秉忠，从征吐蕃、云南大理。中统初，诏行右三部事。至元七年，创习朝仪，阅试称旨，授尚书礼部侍郎、知侍仪司事。明年，授秘书少监，购求天下秘书。十九年，迁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侍仪司事。

《授时历》成，赐钞二百锭，进阶中奉大夫。二十九年，编《国朝集礼》成，帝特命其子慧袭侍仪使。皇庆元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云国公，谥文昭。子慧，后仕至昭文馆大学士。

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桓州人。性宽厚，不拘小节。为童子时，尝骑杖为马，令群儿前导，行列整肃，无敢喧哗者。父老见而异之，曰：“是儿体貌不凡，进退有度，他日必贵。”既长，叹曰：“士生于世，当立功名、书竹帛，以传无穷，宁肯碌碌无闻，与草木同腐邪！”岁壬申，太祖率师攻破金之抚州，将遂南向，金主命招讨纥石烈九斤来援，时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谓之曰：“汝尝使北方，素识蒙古国主，其往临阵，问以举兵之由，不然即诟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马来降，帝命缚以俟战毕问之。既败金兵，召明安诘之曰：“尔何以骂我而后降也？”对曰：“臣素有归志，向为九斤所使，恐其见疑，故如所言。不尔，何由瞻奉天颜？”帝善其言，释之，命领蒙古军，抚定云中东西两路。

既而帝欲休兵于北，明安谏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云中东西两路而已，若置不问，待彼成谋，并力而

来，则难敌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临之，传檄可定，兵贵神速，岂宜犹豫！”帝从之。即命明安引兵南进，所至，民皆具箪食壶浆以迎，尽有河北诸郡而还。帝复命明安及三合拔都，将兵由古北口徇景、蓟、檀、顺诸州。诸将议欲屠之，明安奏曰：“此辈当死，今若生之，则彼之未附者，皆闻风而自至矣。”帝从之。乙亥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众降，明安命复其职，置之麾下，遂驻军于京南建春宫。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领兵护军食，以援中都。帝遣右副元帅神撒将四百骑迎战，明安将五百骑继之，遇于永清。将战，命士卒佯败，金兵来追，回击，大破之，死及溺水者甚众，获李英及所佩虎符，得粮千余车。遂招谕永清，不降，拔而屠之。未几，金将完颜合住、监军阿兴松哥，复以步兵万二千人、粮车五百两援中都。明安复将三千骑往击之，遇于涿州宣封寨，获松哥，合住遁去，尽得其辎重，还屯建春宫。四月，攻万宁宫，克之。取富昌、丰宜二关，攻拔固安县。

初，顺州之破，兵士缚密云主簿完颜寿孙以献，明安释而用之，不久，逸去复来，问其故，对曰：“有老父在城中，恐不能存，谋归，欲得侍养，今已歿，故复来。”明安义而释之。五月，明安将攻中都，金相完颜复兴饮药死。辛酉，城中官属父老缙素，开门请降，明安谕之曰：“负固不服，以至此极，非汝等罪，守者之责也。”悉令安业，仍以粟赈之，众皆感悦。

明安早从军旅，料敌制胜，算无遗策，虽祁寒盛暑，未尝不与士卒均劳逸，同甘苦。其得金府库珠玉锦绮，明安悉具其数上进，未尝以纤毫为己有。中都既下，加太傅、邵国公，兼管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丙子，以疾卒于燕城，年五十三。

子二人：长咸得不，袭职为燕京行省。次忽笃华，太宗时，

为金紫光禄大夫、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兼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

张荣

张荣，字世辉，济南历城人，状貌奇伟。尝从军，为流矢贯髀，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额而拔之，神色自若。金季，山东群盗蜂起，荣率乡民据济南麓堂岭，众稍盛，遂略章丘、邹平、济阳、长山、辛市、蒲台、新城及淄州之地而有之，兵至，则清野入山岁丙戌，东平、顺天皆内属，荣遂举其兵与地纳款于按赤台那衍，引见太祖，问以孤军数载，独抗王师之故，对曰：“山东地广人稠，悉为帝有。臣若但有倚恃，亦不款服。”太祖壮之，拊其背曰：“真赛因八都儿也。”授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庚寅，朝廷集诸侯议取汴，荣请先六军以清蹊道，帝嘉之，赐衣三袭，诏位诸侯上。辛卯，军至河上，荣率死士宵济，守者溃。诘旦，敌兵整阵至，荣驰之，望风披靡，夺战船五十艘，麾抵北岸，济师，众军继进，乘胜破张、盘二山寨，俘获万余。大将阿术鲁恐生变，欲尽杀之，荣力争而止。癸巳，汴梁下，从阿术鲁为先锋，攻睢阳，议欲杀俘虏，烹其油以灌城，又力止之。既而城下，荣单骑入城抚其民。甲午，攻沛，沛拒守稍严，其将唆蛾夜来捣营，荣觉之，唆蛾返走，率壮士追杀之，乘胜急攻，城破。就攻徐州，守将国用安引兵突出，荣逆击之，亦破其城，用安赴水死。乙未，拔邳州。丙申，从诸王阔端破宋枣阳、仇城等三县。时河南民北徙至济南，荣下令民间，分屋与地居之，俾得树畜，且课其殿最，旷野辟为乐土。是岁，中书考绩，为天下第一。李璿据益都，私馈以马蹄金，荣曰：“身既许国，何可擅交邻境！”却之。年六十一，乞致仕。后十九年，世祖即位，封济南公，

致仕，卒，年八十三。

子七人：长邦杰，袭爵，先卒；邦直，行军万户；邦彦，权济南行省；邦允，知淄州；邦孚，大都督府郎中；邦昌，奥鲁总管；邦宪，淮安路总管。孙四十人，宏，袭邦杰爵，改真定路总管。

刘亨安

刘亨安，其先范阳人，后迁辽东川州。初，国王木华黎经略辽东，兄世英率宗族乡人隶麾下，分兵收燕、赵、云、朔、河东，以功充行军副总管。庚辰，平阳诸郡被兵之余，民物空竭，世英言于王曰：“自古建国，以民为本，今河东杀掠殆尽，异日我师复来，孰给转输？收存恤亡，此其时也。”王善之。以绛州边地，难其人，奏授世英绛州节度使，兼行帅府事。卒于师，无子，国王孛鲁命其族兄德仁袭职。丙戌岁，金将移剌副枢攻绛州，城陷，死之。木华黎承制命亨安领其众，奏赐金虎符，授镇国上将军、绛州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兼观察使。庚寅冬，从王师渡河入关。辛卯春，克凤翔，历秦、陇，屯渭阳。秋，出阶城，沿汉抵邓。壬辰，会大军于钧州，败金人于三峰山。甲午，平蔡。既而宋兵二十万攻汴，将趋洛，都元帅塔察儿俾亨安往拒之。与宋军遇龙门北，遂横槊跃马，奋突而前，众因乘之，宋师奔溃，追击百余里。塔察儿拊其背曰：“真骁将也！”延坐诸将之右，劳赐甚厚。丙申，都元帅塔海征巴蜀，攻散关，破剑门，出奇制胜，战功居多。进围成都，亨安为先锋，大破之于城西，生擒宋将陈侍郎。有乔长官与亨安争功，未几，攻城，乔为砲所伤，亨安负之以出，乔感愧。亨安从军十年，累著勋伐，所获金帛，悉推与将佐，故士卒咸乐为用。癸卯冬十二月卒。子贞，嗣职。孙三人：弘，强，孳。

列传第三十八

薛塔刺海

薛塔刺海，燕人也，刚勇有志。岁甲戌，太祖引兵至北口，塔刺海帅所部三百余人来归，帝命佩金符，为砲水手元帅，屡有功，进金紫光禄大夫，佩虎符，为砲水手军民诸色人匠都元帅，便宜行事。从征回回、河西、钦察、畏吾儿、康里、乃蛮、阿鲁虎、忽缠、帖里麻、赛兰诸国，俱以砲立功。太宗三年，睿宗引兵自洛阳渡河，塔刺海由陇右假道金、商，遂会师于钧州三峰山，败金师。四年，破南京及唐、邓、钧、许诸州，取鄢陵、扶沟。四月卒。

子夺失刺，袭为都元帅，南攻江淮，有功。岁庚戌，卒。弟军胜袭，宪宗八年，从世祖攻钓鱼山、苦竹崖、大良平、青居山。破重庆、马湖、天水，赐以白金、鞍马等物。中统三年，李璫叛济南，又以砲破其城。至元五年，从围襄阳。三月卒。丞相阿术欲以千户刘添喜摄帅府事，子四家奴，年方十六，请从军自效，帝壮而许之。八年，始袭父爵。十年冬十二月，襄樊未下，四家奴立砲攻之。明年正月，襄阳守吕文焕降。继从丞相伯颜南伐，十月，至郢州，先登。师既渡江，四家奴自郑州下沿海诸城堡，至建康。十二年，授武节将军。六月，与宋将夏贵战于峪溪口，夺其船二百余艘。十一月，屠常州。十二月，取苏州。十三年，攻镇巢。七月，围扬州，守臣李庭芝弃城走，追获之。九月，进阶怀远将军，将兵平浙东诸郡。从征福建滦江，与宋兵力战，破之，获战舰千余艘。十六年，进阶

镇国将军，镇扬州。二十二年，改为万户。

高闹兒

高闹兒，女真人。事太祖，从征西域。复从阔出太子、察罕那演，连岁出征，累有功。授金符，总管，管领山前十路匠军。岁己未，宪宗悯其老，命其子元长袭其职，从世祖渡江攻鄂，还镇随州。至元二年，移镇季阳。五年，从元帅阿术修立白河口、新城、鹿门山等处城堡，围襄樊。七年，充季阳军马总管。十年，从攻樊城，先登。十一年，从渡江，鼓战舰上流，与宋人战，杀三百余人，夺其船及铠仗，以功赐虎符，升宣武将军。进兵丁家洲，与宋臣孙虎臣等大战，杀五百余人，夺其船及铠仗无算；败夏贵于焦湖。从征常州，先登。又攻杭州。宋平，护送宋太后至京师。以功进怀远大将军、万户。二十一年，领军二千，从太子脱欢征交趾，追袭交趾世子于大海口，夺其战舰以还。二十二年，升安远大将军、季阳万户府万户。是年夏，复以兵追袭交趾世子于海之三叉口，与敌军合战，中毒矢而死。

子灭里干，初直宿卫，袭父职，领兵镇广东，寻移戍惠州，平盗谭大獠、硃珍等。元贞元年，移戍袁州，盗陀头以众犯境，悉剿除之。寻广之南恩盗起，复领兵平之。还，没于袁州。赠怀远大将军、季阳万户府万户、轻车都尉、渤海郡侯。

王义

王义，字宜之，真定宁晋人，家世业农。义有胆智，沉默寡言，读书知大义。金人迁汴，河朔盗起，县人聚而谋曰：“时事如此，吾侪欲保全家室，宜有所统属。”乃相与推义为长，摄行县事，寻号为都统。太师、国王木华黎兵至城下，义率众，以宁晋归焉。入觐太祖，赐骏马二匹，授宁晋令，兼赵州以南招抚使。是时兵乱，民废农耕，所在人相食，宁晋东有藪泽，

周回百余里，中有小堡曰沥城，义曰：“沥城虽小而完，且有鱼藕菱芡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将李直守宁晋，身率众保沥城，由是全活者众。岁乙亥，金将李伯祥据赵州，木华黎遣义捣其城。会天大风雨，义帅壮士，挟长梯，疾趋，夜四鼓，四面齐登，杀守埤者。城中乱，伯祥挺身走天坛寨，一州遂定。木华黎承制授义赵州太守、赵冀二州招抚使。丁丑，大军南取钜鹿、洺州二城，还军至唐阳西九门，遇金监军纳兰率冀州节度使柴茂等，将兵万余北行。义伏兵桑林，先以百骑挑之，纳兰趋来迎战，因稍却，诱之近桑林，伏起，金兵大乱，奔还，获纳兰二弟及万户李虎。戊寅，拔束鹿，进攻深州，守帅以城降。顺天都元帅张柔上其功，升深州节度使、深冀赵三州招抚使。

金将武仙以兵四万来攻束鹿，仙谕军士曰：“束鹿兵少无粮，城无楼橹，一日可拔也。”尽锐来攻，义随机应拒，积三十日不能下，大小数十战皆捷。一夕，义召将佐曰：“今城守虽有余，然外无援兵，粮食将尽，岂可坐而待毙。”椎牛飨士，率精锐三千，衔枚夜出，直捣仙营。仙军乱，乘暗攻之，杀数千人。仙率余众遁还真定，悉获其军资器仗。木华黎闻之，遣使送银牌十，命义赐有功者。庚辰，拔冀州，获柴茂，械送军前，木华黎、张柔复上其功，授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赐金虎符。辛巳，仙复遣其将卢秀、李伯祥，率兵谋袭赵州，并取沥城，率战舰数百艘，沿江而下。义具舟楫于纪家庄，截其下流，邀击之，义士卒皆水乡人，善水战，回旋开阖，往来如风雨，船接，则跃登彼船，奋戈疾击，敌莫能当，杀千余人，擒秀。伯祥退保沥城，义引兵拔之，伯祥西走，二子死焉。邢州盗号赵大王，聚众数千，据任县固城水寨，真定史天泽集诸道兵攻之不能下。甲午，义引兵薄其城，

一鼓下之，获赵大王、侯县令等数人杀之，余党悉平。义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劝率种艺，深、冀之间，遂为乐土云。

王玉忱附

王玉，赵州宁晋人。长身骀胁，多力，金季为万户，镇赵州。太师、国王木华黎下中原，玉率众来附，领本部军，从攻邢、洺、磁三州，济南诸郡，号长汉万户。从攻泽、潞诸州，独潞州坚壁不下，玉力战，流矢中左目，竟拔其城。又破平阳，下太原、汾、代等州。师还，署元帅府监军，以赵州四十寨隶焉。先是，金将武仙既降复叛，杀元帅史天倪。宋将彭义斌在大名，阴与仙合，玉从笑乃带、史天泽，攻败武仙，生擒义斌，驻军宁晋东里寨。仙遣人赍诰命，诱玉妻，妻拒曰：“妾岂可使夫怀二心于国家耶！”仙围之数匝，杀其子宁寿。玉闻之，领数骑突其围，斩获数百人而还。仙遣人追之，不敢进，皆曰：“王将军胆气骁雄，我辈非敌也。”仙乃尽发玉先世二十七冢，弃骸满道。玉从史天泽诸将击仙于赵州，仙粮绝，走双门寨，围之。会大风，仙独脱走，斩其将四十三人，真定遂平。加定远将军，权真定五路万户，假赵州庆源军节度副使。有民负西域贾人银，倍其母，不能偿，玉出银五千两代偿之。又出家奴二百余口为良民。中统元年二月卒，年七十。子忱。

忱字允中，幼读书，明敏有才识。平章赵璧引见裕宗潜邸，语称旨，命宿卫，掌钱谷计簿。授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驸马伯忽里数驰猎蹂民田，忱以法绳之。宪吏耿熙言征北京宣慰司积年逋负，计可得钞二十万锭。帝遣使核实，熙惧事露，擅增制语，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诸衙门等事”凡十二字，追系官吏至数百人。忱验问，知其诈，熙乃款伏。裕宗薨于潜邸，忱建言：“陛下春秋高，当早建储嗣。”平章不忽木以闻，帝嘉纳焉。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忱以江南人鬻子北方，

名为养子，实为奴也，乞禁之。又省部以正军余田出调发，忱言：“士卒冲冒寒暑，远涉江海，宜加优恤。”皆从之。颍州硃喜，尝俘于兵，既自赎，主家利其赀，复欲以为奴。又有诬息州汪清为奴，杀而夺其妻子及田宅者。狱久不决，忱皆正之。劾罢镇南帅唐兀台，唐兀台结援大臣，诬奏于帝，系忱至京师，得面陈其事，世祖大悟，抵唐兀台罪。按察司改廉访司，起忱为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副使，累迁岭南广西、河东山西两道肃政廉访使，江陵、汴梁两路总管。至大元年，拜中奉大夫、云南行省参知政事，未行，卒。

赵迪

赵迪，真定藁城人也。幼孤，事母孝，多力善骑射。金末为义军万户。郡将出六钧强弩，立赏募能挽者，迪能之，即署真定尉，迁藁城尉，升为丞。太祖兵至藁城，迪率众迎降。岁壬午，改藁城为永安州，以迪同知节度使事。尝从帝西征，他将校豪横俘掠，独迪治军严，所过无犯。先是，真定既破，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余人。诸将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当以归我。”诸将许诺。迪乃召其人谓曰：“吾惧若属为他将所得，则分奴之矣，故索以归之我。今纵汝往，宜各遂生产，为良民。”众感泣而去。时兵荒之余，骸骨蔽野，迪为大冢收瘞。壬子岁卒，年七十。子七人，椿龄，真定路转运使。

邸顺

邸顺，保定行唐人，占籍于曲阳县。金末盗起，顺会诸族，集乡人豪壮数百人，与其弟常筑两寨于石城、玄保，分据以守。岁甲戌，率众来归，太祖授行唐令。丙子，真定饥，群盗据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盗发地而啖其人，顺擒数百人杀之。朝廷升曲阳为恆州，以顺为安抚使。金将武仙据真定，帅众来攻，

顺与战，大败之，赐金虎符，加镇国上将军、恆州等处都元帅。庚辰，武仙屯兵于黄、尧两山，顺及弟常又击败之。时西京郝道章，阴结武仙，抄掠州县，顺擒道章杀之，仙退真定以自保。顺从木华黎攻之，败之于王柳口，仙遂弃真定南走。以功，赐顺名察纳合兒，升骠骑卫上将军，充山前都元帅；弟常，赐名金那合兒。辛卯春，从太宗攻河南诸郡，招降民十余万，以顺知中山府。己亥，佩金符，为行军万户，管领诸路元差军五千人。从大军破归德府，留顺戍之。丁未，驻师五河口，宋兵夜袭营，顺掩杀其众，生获十五人。癸丑，攻涟水。甲寅，举部属肖撒八、耨邻之功以奏，上赐肖撒八、耨邻金银符，仍隶麾下。丙辰春，顺卒，年七十四。

子泂，袭职。己未，从世祖渡江，围鄂州，有战功。中统元年，世祖即位，泂以所部张宣等十二人奏闻于朝，遂以金银符赐之。三年，围李璫，还守息州。至元十一年，赐虎符，授金州招讨副使，后又迁怀远大将军、金州万户。十三年，改襄阳管军万户。三月，以枢密院奏，行淮西总管万户府事，守庐州。十四年，移龙兴，仍管领本翼军人。十五年，复为管军万户，攻贛州崖石寨、太平岩贼有功。十七年，升镇国上将军、都元帅，镇龙兴诸路，兼管本万户府事，赐银印。吉、贛盗起，行省迁元帅府以镇之。二十一年，元帅府罢，复为万户。二十三年，佩元降虎符，为归德万户，镇守吉安。未几，统领江西各万户，集兵七千戍广东，凡二载。大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赠辅国上将军、北庭元帅府都元帅、护军，追封高阳郡公，谥襄敏。子荣仁，袭佩其虎符，为宣武将军、归德万户，镇广东惠州，感瘴疾，不任事。子贯袭。贯卒，子士忠袭。士忠卒，子文袭。

顺族弟琮。琮，太祖时从族兄行唐元帅常来降。岁乙酉，

金降将武仙复据真定叛，琮败之于黄台。癸巳，从元帅侁盖灭金于蔡，有功，真定五路万户选充总管府推官。寻奉旨，赐金符，授管军总押，管领七路兵马，镇徐州。宋兵入境，琮战却之。己亥，从大将察罕攻滁州，力战，流矢中脐，明年卒。子泽袭，移镇颍州。宋兵攻颖，泽战败之。至元四年，从元帅阿术克平塞寨及老鸦山。十一年，从沙洋夺六舰，皆论功受赏有差。十二年，授武德将军、管军总管，从攻潭州及静江，累官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郴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二十二年，改授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寻迁颍州翼。会徽州绩溪县盗起，泽讨平之。二十八年，移镇杭州，卒。子元谦，袭为颍州万户。元谦卒，子祺袭。祺卒，子忠袭。

王善子庆端附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父增，监本县酒务，以孝行称。善资仪雄伟，其音若钟，多智略，尤精骑射。金贞祐播迁，田畴荒芜，人无所食，善求食以奉母。乙亥，群盗蜂起，众推善为长。善约束有法，备御有方，盗不能犯，擢本县主簿。戊寅，权中山府治中。时武仙镇真定，阴蓄异志，忌善威名，密令知府李济、府判郭安图之。己卯秋，济、安张宴伏兵，召善计事。善觉，即还治众，仓卒得八十人，慷慨与盟，人争自奋，遂诛济、安。乃谕其党曰：“造衅者，李、郭耳，余无所问。”善夜卧北城上，戒麾下曰：“勿以我累汝家，当取吾首献帅府。”众曰：“公何为出此言，我辈惟有效死而已。”遂率众来归，授金符，同知中山府事。是年冬，以兵三百攻武仙，仙遣将率精锐二千拒战，善擒斩之。仙走获鹿，委其佐段琛城守，复战拔之，入据其城，军势大振，自中山以南，降州郡四十二。庚辰，迁中山真定等路招讨使，寻加右副元帅、骠骑大将军，屯藁城。壬午，升藁城为匡国军，以善行帅府事。癸未，

进金吾卫大将军、左副元帅。仙穷迫请降，诏命复旧镇。善奏：“仙狼子野心，终必反覆，请修城隍备之。”未几，仙果叛，率众来攻。火及西门，善出战，却之。仙使其部下宋元俘老幼四千人南奔，善追夺之，俾复故业。仙自是不敢复入真定，其部曲多来降。丙戌，以功赐金虎符，仍行帅府事。壬辰，从征河南，至郑州。州将马伯坚素闻善名，登陴大呼曰：“藁城王元帅在军中否？愿以城降之。”善直前，免胄与语，伯坚果率众出降。善令军中秋毫无犯，民皆按堵，愿从善北渡者以万计，授之土田，以安集之。丙申，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辛丑，授知中山府事。属县新乐，地居冲要，迎送供给，倍于他县，皆取于民。善均其劳逸，所征或未给，辄出家货代输，民德之。又放家僮五百人为民，咸怀其恩。癸卯卒，年六十一。皇庆元年，赠银青荣禄大夫、司徒，追封冀国公，谥武靖。子庆渊，为行军千户，征淮南死；次庆端。

庆端字正甫，初为郡筦库，进水军提领，训练士卒，常如临敌。败李璫于老僧口，以功佩金符，为千户。监筑大都城。移戍清口，宋兵来攻，守将战死，城欲陷，庆端拔刀誓众，裹创力战，城得以全。群盗四起，复击走之。进武节将军、管军总管，领左右中卫兵。从世祖北征，还，迁右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进侍卫军都指挥使，建威武营，以处卫兵，经画田庐，使各安业。别立神锋军，亲教以蹶张弩技，作整暇堂、犀利局。浚渠构室，如治家事。至元十九年，改詹事丞。时有司欲就威武贷粟数万石，济饥民。裕宗在东宫，以问庆端，庆端对曰：“兵民等耳，何间焉！”即命与之。帝尝遣近侍夜出伺察，为逻卒所执，近侍以实告，卒曰：“军中惟知将军令，不知其他。”近侍以闻，帝赏以黑貂裘。及亲征乃颜，命庆端以所部从。时年六十余，与士卒同甘苦，昼则擐甲执兵迎敌，夜卧不解衣，

暇则俾士卒为军市，自相懋迁。征东之功，庆端赞画居多。成宗即位，论翼戴功，拜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右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宫左都威卫使，进阶资德大夫。大德二年，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金书枢密院事，兼使如故。以疾卒。

杜丰

杜丰，字唐臣，汾州西河人。父珪，以积德好施，乡称善人。丰少有大志，倜傥不群，通兵法。仕金，为平遥义军谋克，佩银符。太祖取太原，丰率所部来降。皇舅按赤那延授兵马都提控。从国王按察儿攻平阳，先登。克絳州、解州诸堡，招集流民三万余家。以功赐金虎符，升征行元帅左监军。金人南遁，遂以丰守河北。庚辰，上党公张开以万众寇汾州，丰率精骑五千败之。从国王阿察儿，下怀孟，破温谷、木涧等寨，辄先登。攻洪洞西山。斩首六百余级。攻松平山，破之，贼坠崖死以万计，获生口甚众。金将武仙等往来钞掠平阳、太原间，行路梗塞。壬午，授丰龙虎卫上将军、河东南北路兵马都元帅，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俘获千余人。丙戌，从按赤那延攻益都，金守将突围出。丰战扼之，斩首千级，捕虏二十人，益都下，遂略地登、莱，降岛民万余。己丑，以本部取沁州，由是铜鞮、武乡、襄垣、绵上、沁源诸县皆下。辛卯，命丰抚定平阳、太原、真定及辽、沁未降山寨，皆平之。乙未，升沁州长官，长官者，国初高爵也。在沁十余年，宽徭薄赋，劝课农桑，民以富足。丁未，请老。丙辰，疾卒于家，年六十有七。沁人立祠，岁时祀焉。

子三人：思明，思忠，思敬。思敬事世祖潜邸，由平阳路同知累迁治书侍御史。阿合马败，台臣皆罢去，思敬以帝所眷知，独留。出为安西路总管，金陕西行省事，历汴梁总管，再入中台为侍御史。时桑哥以罪诛，风纪为之振肃。未几，拜参

知政事，改四川行省左丞，不赴，升中书左丞。致仕，年八十六卒，谥文定。

石抹孛迭兒

石抹孛迭兒，契丹人。父桃叶兒，徙霸州。孛迭兒仕金，为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太师、国王木华黎率师至霸州，孛迭兒迎降，木华黎察其智勇，奇之，擢为千户。岁甲戌，从木华黎覲太祖于雄州，佩以银符，充汉军都统。帝次牛阑山，欲尽戮汉军，木华黎以孛迭兒可用，奏释之，因请隶麾下，从平高州。乙亥，授左监军，佩金符，与北京都元帅吾也兒，分领锦州红罗山、北京东路汉军二万。又从夺忽阑阁里必甸地山东、大名。比至洺州，城守甚坚，师不得进，孛迭兒不避矢石，率众先登，遂拔之。丁丑，从平益都、沂、密、莱、淄。戊寅，从定太原、忻、代、平阳、吉、隰、岢岚、汾、石、绛州、河中、潞、泽、辽、沁。辛巳，木华黎承制升孛迭兒为龙虎卫上将军、霸州等路元帅，佩金虎符，以黑军镇守固安水寨。既至，令兵士屯田，且耕且战，披荆棘，立庐舍，数年之间，城市悉完，为燕京外蔽。庚寅，朝太宗于行在所，赐金符。辛卯，从国王塔思征河南。癸巳，从讨万奴于辽东，平之。孛迭兒始从征伐，及后为将，大小百战，所至有功，年七十，以疾卒于官。子紉查刺、查茶刺。

贾塔刺浑

贾塔刺浑，冀州人。太祖用兵中原，募能用砲者籍为兵，授塔刺浑四路总押，佩金符以将之。及攻益都，下之，加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左监军，便宜行事。师还，驻谦。谦州，即古乌孙国也。岁己丑，将所部及契丹、女直、唐兀、汉兵，攻斡脱刺兒城。塔刺浑督诸军，穴城先入，破之，即军中拜元帅，改银青荣禄大夫。从睿宗入散关，略关外四州，经兴元，渡汉

江，略唐、邓、申、裕诸州，鼓行而东，河南平。升金紫光禄大夫、总领都元帅。从大帅太赤攻徐、邳，平之。十六年，卒。

子抄兒赤袭，从诸王也孙哥、塔察兒南征。戊午，卒于军。子冀驴袭，卒。弟六十八袭。至元五年，诸军围襄樊。九年，六十八帅所部戍骆驼岭一字城，立砲樊城南，不发，以怠敌心，俄帅锐卒突出，攻其城西，破之。以功赐银币、鞍马、弓矢。十一年，诸军南征，渡江。明年，加宣武将军。宋常州守臣姚坚守不下，六十八发砲摧其城壁，以纳诸军。宋援兵突至，力战却之。常州既克，帅府令总新附砲手军。临安降，加怀远大将军，从诸军追宋二王至海，下三十余城。十四年，加昭勇大将军。十五年，领南军精锐者入卫，加辅国上将军。十八年，论功，授奉国上将军，管领砲手军都元帅。二十年，罢都元帅，更授砲手军匠万户，佩三珠虎符。二十六年，卒。

奥敦世英

奥敦世英，女真人也。其先世仕金，为淄州刺史。岁癸酉，太祖兵下山东，淄州民奉世英及弟保和迎降，皆授以万户。世英倜傥有武略，由万户迁德兴府尹。时金经略使苗道润率众欲复山西，世英与战，克之，将尽杀所俘，其母责之曰：“汝华族也，畏死而降，此卒伍尔，驱之死战，何忍杀之耶！”遂止。世英从数骑巡部定襄，卒于军。

保和由万户升昭勇大将军、德兴府元帅，锡虎符，改雄州总管。寻以元帅领真定、保定、顺德诸道农事，凡辟田二十余万亩。改真定路劝农事，兼领诸署，赐居第、戎器、裘马，给户，食其租。年五十六，致仕。保和四子：希恺，希元，希鲁，希尹。

希恺袭劝农事，皇太后锡以锦服，曰：“无坠汝世业。”郡县有水旱，必力请蠲租调，民赖之。南征时，置军储仓于汴、

卫，岁输河北诸路粟以实之，分冬月三限，失终限者死，吏征敛舞法，民甚苦之。希恺知其弊，蠲烦苛而民不扰。寻以劝农使兼知冀州。希恺至，为束约，健讼之俗为变。蒙古军取民田牧，久不归，希恺悉夺归之，军无怨言。至元二年，迁顺天治中。三月，改顺德。又逾月，升知河中府，秩满归调。时阿合马专政，官以贿成，希恺不往见之，降武德将军，知景州，数月卒。希元，彰德漕运使。希鲁，澧州路总管。希尹，中统三年，李璫叛济南，世祖命丞相史天泽讨之。希尹谒天泽，面陈利害，愿击贼自效。试其骑射，壮之，命充真定路行军千户。与贼战，矢无虚发，贼败走入城中，诸王哈必赤赏银五十两。希尹请筑外城围之，深沟高垒，俟其粮绝，不战而坐待其困，天泽从之。璫既就擒，至元十一年，枢密录其功，自右卫经历六迁至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卒。

田雄

田雄，字毅英，北京人也。幼孤，能树立，以骁勇善骑射知名，金末署军都统。岁辛未，太祖军至北京，雄率众出降。太祖以雄隶太师、国王木华黎麾下，从征兴中、广宁诸郡，定府州县二十有九，平锦州张鲸兄弟之乱，从攻柏乡、邢、相。辛巳，从攻鄜、坊、绥、葭诸州有功，木华黎承制授雄隰、吉州刺史，兼镇戎军节度使，行都元帅府事，平汾西霍山诸栅。壬午，以木华黎命，授河中帅，听石天应节制。太宗时，从攻西和、兴元诸州；又从攻夔、万诸州。论功尤最，赐金符，授行军千户，召为御前先锋。顷之，使攻破桢州雷家堡。奉旨招纳河南降附，得户十三万七千有奇，民皆按堵。而别部将校纵兵虏掠，民惶惧悔降，雄力为救护，至出己财与之，民得免于害。癸巳，授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时关中苦于兵革，郡县萧然。雄披荆棘，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徕四山堡寨之未降

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来附者日众。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事闻，赐金符。定宗时，入觐于和林。以疾卒，年五十八。后追封西秦王。

子八人，大明袭职，知京兆等路都总管府事。

张拔都

张拔都，昌平人。岁辛未，太祖南征，拔都率众来附，愿为前驱，遂留备宿卫。从近臣汉都虎西征回纥、河西诸蕃，道陇、蜀入洛，屡战，流矢中颊，不少却。帝闻而壮之，赐名拔都，自是汉都虎亦专任之。甲午，金亡，以汉都虎为砲手诸色军民人匠都元帅，守真定。汉都虎卒，无子，以拔都代之。及汉都虎兄子瞻阁少长，拔都请于朝，归其政而终老焉。

子忙古台，从宪宗攻蜀钓鱼山、苦竹二垒，冒犯矢石，屡挫而不沮，遂以勇敢闻。中统元年，赐银符，预议砲手军府事。寻易金符，为行军千户，从征襄樊有功，卒。子世泽袭，从丞相伯颜南征，大小十余战，皆有功。又从平广西。明年，收琼、万诸州，拜宣武将军、行军总管。未几，迁副万户，加明威将军。从镇南王脱欢伐交趾，既还，及再举，将校旧尝往者，许留恤之。有脱欢者，当行，适病，不能起，世泽曰：“吾祖父以武勇称，吾蒙其余泽，荷国厚恩，当输忠王室，增光前人，岂可苟为自安计耶！”力请代之。凯还，人服其义云。

张荣

张荣，清州人，后徙鄱陵。岁甲戌，从太保明安降，太祖赐虎符，授怀远大将军、元帅左都监。乙亥正月，奉旨略东平、益都诸郡。戊寅，领军匠，从太祖征西域诸国。庚辰八月，至西域莫兰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太祖复问：“舟卒难成，济师当在何时？”荣请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

癸未七月，升镇国上将军、砲水手元帅。甲申七月，从征河西。乙酉，从征关西五路。十月，攻凤翔，砲伤右髀，帝命赐银三十锭，养病于云内州。庚寅七月卒，年七十三。

子奴婢，袭佩虎符、砲水手元帅，领诸色军匠。太宗伐金，命由关西小口附金昌州等郡。乙未，金亡。戊戌，授怀远大将军。癸卯三月，升辅国大将军。甲辰二月，领蒙古、汉军，守钧州。戊申九月，宋兵袭钧州，奴婢拒战，大败宋师。己酉十一月，复与宋兵战，流矢中右臂。中统三年卒，年七十五。子君佐，袭佩虎符、砲水手元帅，戍蔡州。五年，都元帅阿术命将砲手兵攻襄阳。至元八年，调守襄阳一字城、橐驼岭，攻南门牛角堡，破之。攻樊城，亲立砲摧其角楼，樊城破。十年，襄阳降。参政阿鲁海牙以宋降将吕文焕入朝，奉旨召蒙古、汉人万户凡二十人陛见，各以功受赐。帝亲谕之，令还镇。十一年，从军下汉江，至沙洋。丞相伯颜命率砲手军攻其北面。火砲焚城中民舍几尽，遂破之，赐以良马、金鞍、金段。又以火砲攻阳逻堡，破之。十二年，从大军与宋将孙虎臣战于丁家洲，复从丞相阿术攻扬州，是年冬，又从诸军破常州。十三年，升怀远大将军，仍砲水手元帅。秋，君佐屯军真、扬间，绝宋粮道。宋制置李庭芝、都统姜才弃城走，扬州平，以君佐为安庆府安抚司军民达鲁花赤。十四年春，安庆野人原及司空山天堂贼将攻安庆，君佐密察知之。时城中军仅数百人，君佐命搃贼出没要道，贼不敢入，乃寇黄州。行省命君佐率众复黄州，因以为黄州达鲁花赤。十五年，加镇国上将军，仍砲水手元帅。十九年，命率新附汉军万人，修胶西闸坝，以通漕运。二十一年，兼海道运粮事，是年卒。

赵天锡贲亨

赵天锡，字受之，冠氏人。属金季兵起，其祖以财雄乡里，

为众所归。贞祐之乱，父林保冠氏有功，授冠氏丞，俄升为令。大安末，天锡入粟佐军，补修武校尉，监洛水县酒。太祖遣兵南下，防御使苏政以为冠氏令，乃挈县人壁桃源、天平诸山。岁辛巳春，归行台东平严实。实素知天锡名，遂擢隶帐下，从征上党，以功授冠氏令，俄迁元帅左都监，兼令如故。甲申，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冠氏元帅李全降之，人心颇摇。天锡令众姑少避其锋，以图后举，乃率将佐往依大将孛里海军。未几，破义斌于真定，授左副元帅、同知大名路兵马都总管事。李全在大名，结其帅苏椿，纳金河南从宜郑侗，日以取冠氏为事。天锡每战辄胜。一日，侗自将万人来攻，天锡率死士乘城，力战三昼夜，侗度不能下，乘风霾遁去。己丑，朝行在所，上便民事，优诏从之。戊戌，征宋，驻兵蕲、黄间，被病还，卒于冠氏，年五十。子六人，贲亨嗣。

贲亨字文甫，袭行军千户。己未，从国兵渡江攻鄂，有功。至元五年，总管山东诸翼军，征宋，攻襄樊。贲亨出抄蕲、黄，以五百人拔野人原写山寨，修白河新城。七年，偕元帅刘整朝京师，命为征行千户，赐金符及衣带鞍马。攻樊城，冒矢石，拥盾先登，破之。十一年，修东、西正阳城。三月，败夏贵于淮，益以济南、汴梁二路新军。十二年正月，从攻镇江，与宋将孙虎臣、张世杰大战于焦山，杀掠甚众。十三年，江南平，以功升宣武将军。十四年，授虎符、怀远大将军、处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未行，适盗发澈浦，行省檄为招讨使，率兵平之。未几，处州青田县季文龙、章焱杀赵知府以叛，贲亨获其党，始知七县俱反，季文龙自署为两浙安抚使，据处州天庆观。贲亨率众围之，将骑士三百阵于下河门。贼出战，以精骑蹂之，遂弃城突围散走，斩首三级。贲亨入城，乃招散亡，立官府。章焱复合二万众来攻，阵恶溪南。贲亨分兵拒守，自将精锐乱

流冲击，属万户忽都台以援兵至，自巳至亥，贼方退，文龙溺死。忽都台以处即乱山为州，无城壁可恃，且反侧，欲屠之，賚亨曰：“我受命来监此郡，贼固可杀，良民何辜！”不从。将士虏掠子女金帛，賚亨捕得倡率者杖之，仍各求所失还之，州民悦服。十五年，龙泉县张三八合众二万，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兒，且屠其家。賚亨将骑士五百往讨，与贼将郑先锋、陈寿山三千余人战于浮云乡，斩首三百余级。三八军于县西，贼三战俱败。军还，贼众水陆俱设伏，賚亨择步卒骁悍者使前，贼不敢近。既而衢州贼陈千二聚二万人，遂昌叶丙六亦聚三千人助之，賚亨前后斩首三千余级，悉平之。十七年，改处州路管军万户。二十二年，还冠氏，卒，年五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张晋亨 好古

张晋亨，字进卿，冀州南宫人也。其兄同知安武军节度使事、领枣强令颢，以冀州数道之众，附严实于青崖，后从实来归，进颢安武军节度使，西征，战没。岁戊寅，太师、国王木华黎承制署晋亨袭颢爵。晋亨涉猎书史，小心畏慎，临事周密，实器之，以女妻焉。实征泽、潞，偏将李信、晁海相继降于宋，晋亨跋涉险阻，昼伏夜行，仅免于难。实遣子忠贞入质，命晋亨与俱。丁亥，从国王孛罗征益都，以功迁昭毅大将军，领恩州刺史，兼行台马步军都总领，再迁镇国大将军。实征淮楚、河南，晋亨皆从。甲午，从实入觐，命为东平路行军千户。围安庆，其守将走，邀击之，斩首百级，俘获无算。攻光之定城，俘其将士十有五人。略信阳，执复州将金之才。攻六安，拔之。大小数十战，策功居多。

实卒，其子忠济奏晋亨权知东平府事。东平贡赋率倍他道，迎送供亿，簿书狱讼，日不暇给，历七年，吏畏而民安之。辛亥，宪宗即位，从忠济入觐。时包银制行，朝议户赋银六两，诸道长吏有辄请试行于民者，晋亨面责之曰：“诸君职在亲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颜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归，事不克济，罪当何如！且五方土产各异，随其产为赋，则民便而易足，必责输银，虽破民之产，有不能办者。”大臣以闻，明日召见，如其言以对。帝是之，乃得蠲户额三分之一，仍听民输他物，遂为定制。欲赐晋亨金虎符，辞曰：“虎符，

国之名器，长一道者所佩，臣隶忠济麾下，复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帝益喜，改赐玺书、金符，恩州管民万户。中统三年，李璫叛，晋亨从严忠范战于遥墙泺，胜之，改本道奥鲁万户。四年，授金虎符，分将本道兵，充万户，戍宿州。首言：“汴堤南北，沃壤闲旷，宜屯田以资军食。”乃分兵列营，以时种艺，选千夫长督劝之，事成，期年皆获其利。至元八年，改怀远大将军、淄莱路总管，寻兼军事。十一年，诏伐宋，晋亨在选中，闻命就道，曰：“此报效之秋也。”分道由安庆渡江，丞相伯颜留之戍镇江，兼与民政，壹以镇静为务，战焦山、瓜洲，皆有功。十三年，卒于官。子好古。

好古字信甫，少读书，善属文，器识宏远，勇而有谋。父晋亨权知东平府事，严忠济承制以好古权其父军，戍宿州。戊午，奏真授行军千户，攻樊城，身中流矢，战不少却，主将旌其功，赏银百两。略扬，循泰兴、海门而还。击邵伯埭，拔之。从大军攻鄂。中统元年，还宿州，忠济命兼恩州刺史，访民瘼，革吏弊，立为条约。未几，移戍蕲县。李璫叛，据济南，宋人攻蕲，好古率兵迎击，力不敌，死之。时晋亨在济南军中，闻之，哭曰：“吾儿死得其所矣。”弟好义袭，下江淮有功。

王珍

王珍，字国宝，大名南乐人，世为农家。珍慷慨有大志。金末丧乱，所在盗起，南乐人杨铁枪聚众保乡里。太祖遣兵攻破河朔，铁枪以兵应之，行营帅按只署珍军前都弹压。铁枪与金军战死，众推苏椿代领其众。宋将彭义斌帅师侵大名，椿战不利，降之，义斌遂据大名。珍弃其家，间道走还军中，按只嘉其诚，待遇益厚，以为假子。复从速鲁忽击走义斌，苏椿以大名降，珍妻子故在，珍语之曰：“吾非弃汝辈，诚不以私爱夺吾报国之心耳。”闻者称叹。授镇国上将军、大名路治中、

军前行元帅府事。俄以取宁海、胙城功，迁辅国上将军，复授统摄开曹滑浚等处行元帅府事，兼大名路安抚使。苏椿复欲叛归金，珍觉之，与元帅梁仲先发兵攻椿，椿开南门而遁。国王斡真授仲行省，珍骠骑卫上将军、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马都元帅。从速不台经略河南，破金将武仙于郑州，复与金人战于萧县，斩其将。顷之，仲死，国王命仲妻冉守真权行省事，珍为大名路尚书省下都元帅，将其军。国用安据徐、邳，珍从太赤及阿术鲁攻拔之，授同金大名行省事。从军伐宋，破光州、枣阳、庐、寿、滁州，珍常身先诸将，屡有功。宋城五河口，珍帅死士二十人夺之，宋人遁，乘胜进师，连破濠、泗、涡口。岁庚子，入见太宗，授总帅本路军马管民次官，佩金符。珍言于帝曰：“大名困于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已而朝廷议分蒙古、汉军戍河南，以珍戍睢州，修城隍，明斥候，宋兵不敢犯。己酉，入朝定宗，进本路征行万户，加金虎符。在镇九年，卒，年六十五。

子文干，善骑射，袭为行军万户。己未，从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赐以良马、金帛。李璫叛，从哈必赤讨平之，哈必赤论功，语以官赏，文干对曰：“增秩则荣及一身，赐金则恩逮麾下。”乃以白金二千两、器皿百事、杂彩数百缣赏之，文干悉颁之军中。中统三年，制：“父兄弟子并仕同途者，罢其弟子。”文干弟文礼为千户，文干自陈，愿解己官而留文礼，诏从之。改同知大名路总管府事，累迁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近臣言其鄂州之功，升金东川行枢密院事，历全州、卫辉、东平总管，改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发其篋中，钱仅七缗，贫不能归葬，人以此称之。

杨杰只哥

杨杰只哥，燕京宝坻人，家世业农。杰只哥少有勇略，太祖略地燕、赵，率族属降附。从攻辽左，及从元帅阿术鲁定西夏诸部，有功。己丑，睿宗赐以金币，命从阿术鲁攻信安。阿术鲁知其材略出诸将右，命裁决军务。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帅张进数月不降，杰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师进不得利，退不得归，不若往说之。”进见其来，怒曰：“吾已斩二使，汝不惧死耶？”杰只哥无惧色，从容言曰：“今齐、鲁、燕、赵，地方数千里，郡邑闻风纳降，独君恃此一城，内无军储，外无兵援，亡可立待。为君计者，不如请降，可以保富贵而免死亡。”进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辛卯，大名守苏椿叛，讨获之，众议屠城，杰只哥曰：“怒一人而族万家，非招来之道也。”众是其言。由是滑、浚等州，闻风纳款。壬辰，师次徐州，阻河不得济。杰只哥探知有贼兵操舟楫伏草泽中，率劲卒数人，凭河击之，悉夺舟楫，众遂得渡，获河南诸郡降人三万余户。进攻徐州，金将国用安拒战，杰只哥率百余骑突入阵中，迎击于后，大败之，擒一将而还。皇太弟国王驻兵河上，见之，赐名拔都，授金符，命总管新附军民。乙未，太宗特赐杰只哥种田民户租赋。丁酉，从阿术鲁攻归德，杰只哥麾诸将缚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由是进攻，得五州十县四堡二寨。己亥，宋兵至，已登归德城，杰只哥率众拒战，败之。率舟师追击，转战中流，溺死，年四十。

子孝先、孝友。孝先，金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孝友，镇江路总管。

刘通

刘通，字仲达，东平齐河人也。初从严实来归，继从收濮、曹、相、潞、定陶、楚丘。实荐于太师木华黎，以通为齐河总管，寻授镇国上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

军千户。太宗锡金符，升上千户。宋将彭义斌攻齐河城，率众夜登，通与六七人鼓噪而进，宋人惊惧，坠溺死者甚众。明日复合，围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槩如栉，俄从撤去。宋人惧其向己也，大溃。义斌仅以数骑免。岁丁酉，迁德州等处二万户军民总管。岁丙辰卒。

子复亨，袭为行军千户，从严实略安丰、通、泰、淮、濠、泗、蕲、黄、安庆诸州。宪宗西征，复亨摄万户，统东平军马攻钓鱼山苦竹寨，有功，师还，兼德州军民总管。中统元年，奉旨戍和林，还，授虎符，进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李璫叛，遣使招复亨，复亨立斩之。时遣兵讨贼，集济南，乏食，复亨尽出其私蓄以济师，世祖嘉之，赐白金五千两，复亨固辞。至元二年，进左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四年，迁右翼。九年，加昭勇大将军、凤州等处经略使。十年，迁征东左副都元帅，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与倭兵十万遇，战败之。还，招降淮南诸郡邑。十二年，授昭信路总管。十四年，迁黄州宣慰使。十五年，改太平路总管，俄授镇国上将军，为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帅。二十年，加奉国上将军。三月，卒。

子五人：浩，泽，澧，渊，淮。浩，中统四年袭千户，至元八年歿于兵。泽，由近侍出为荆湖北道宣慰使。澧，知长宁州。俱蚤卒。渊，至元十一年，佩金符，授进义副尉，为徐、邳屯田总管下丁庄千户。九月，领兵巡逻泗州，至淮河九里湾，遇宋军，战胜，夺其船三十余艘。十二年三月，与宋安抚硃焕战于清河，败之，擒十四人，夺其辎重。九月，从右丞别乞里迷失攻淮安。十三年，与宋人战昭信军南靖平山。俱有功。十四年，北觐，进武略将军、管军总管。十五年，从元帅张弘范征闽、广、漳、韶诸州，以功授武德将军。十六年，从攻崖山，弘范命渊领后翼军，水战有功。十七年，进安远大将军，为副

招讨。二十一年，迁颍州副万户。二十四年，从征交趾，镇南王脱欢命领水步军二万攻万劫江，擒十六人。继攻灵山城，贼众迎敌，大败之，师还。二十八年，捕寇浙东，获其酋长三人。三十一年，兼领绍兴浙江五翼军，守杭州，继以疾卒，大德十一年卒。子无晦，至大元年，袭授昭信校尉、颍州副万户，俄进武德将军。延祐五年，以病免。六年，改河南江北行省都镇抚。泰定四年，加宣武将军。

岳存

岳存，字彦诚，大名冠氏人。初归东平严实，承制授存武德将军、帅府都总领，保冠氏。会金从宜郑侗复据大名，距冠氏仅三十里，遣兵来攻。侗不得志，复自将万人合围，其势甚张。存率死士百余，突出西门，勇气十倍。金人退走，存追之，越境乃还。岁己丑，从严实及武仙战于彰德西，败之，迁明威将军，行冠氏主簿。明年，存率骑兵二百、步卒三百，自彰德北还。至开州南，与金将张开遇。开众万余，存军依大林，戒其军曰：“彼众我寡，不可轻动，当听吾鼓声为节。”乃命骑士居前，步卒次之，与敌相去仅二十步，一鼓作气，无不一当百。开众大溃，追二十余里，不损一卒而还。破河南，攻淮、汉，无役不与。辛丑，升本县丞。庚戌，移治楚丘，数年，有惠政。乙卯，告老退休田里。中统三年，以疾卒，年六十九。

子天祯，袭父职冠氏县军民弹压，从围襄樊，帅府承制授管军百户，修立百丈山、鹿门等堡。天祯率锐士，冒矢石，从樊城东北先登，为樗木所伤，堕地，复躡梯以登，手刃数人。筑正阳东西城，及于镇江造战船，天祯咸董其役。战焦山，平奉化贼，录功升管军千户。江南平，从元帅张弘范觐帝于柳林，赐金锦、银鞍勒。授昭勇大将军、福州路总管，平尤溪贼。秩满，改吉州，平永新贼，后迁赣州。七年，迁建康，首定救荒

之政，民立碑以纪遗爱焉。至大二年，卒于建康，年七十二。子果，会昌州同知。

张子良懋

张子良，字汉臣，涿州范阳人。金末四方兵起，所在募兵自保。子良率千余人入燕、蓟间，耕稼已绝，遂聚州人，阻水，治舟筏，取蒲鱼自给，从之者众，至不能容。子良部勒定兴、新城数万口，就食东平，东平守纳之。久之，守弃东平还汴，檄子良南屯宿州，又南屯寿州。夏全劫其民出鸡口，李敏据州。子良率麾下造敏，敏欲害之，走归宿，因以宿帅之众夺全所劫老幼数万以还。全怒，连徐、邳之军来攻。子良与宿帅斫其营，全失其军符，走死扬州。时金受重围于汴，声援尽绝，有国用安者，图以涟水之众人援，道阻，游兵不能进。子良与一偏将昼伏夜行，得入汴，达用安意。金君臣以为自天降也，曲赐劳来，凡所欲，皆如用安请，因以徐、宿授子良。明年，子良进米五百石于汴，授荣禄大夫，总管陕西东路兵马，仍治宿州。当是时，令已不行于陕，而用安亦卒不得志。徐、宿之间，民无食者，出城拾鲁榷以食，子良严兵护之，以防钞掠。猝遇敌，子良被重伤，乃率其众就食泗州。泗守阅兵，将图之，子良与麾下十数人即军中生缚其守。民不欲北归者，欲走傍郡，子良资以舟楫，无敢掠其财物。

岁戊戌，率泗州西城二十五县、军民十万八千余口，因元帅阿术来归。太宗命为东路都总帅，授银青荣禄大夫，升京东路行尚书省兼都总帅，管领元附军民，进金紫光禄大夫。庚子，赐金符。自兵兴以来，子良转徙南北，依之以全活者，不可胜计。癸丑，宪宗命为归德府总管，管领元附军民。中统二年夏四月，世祖命为归德、泗州总管，降虎符，仍管领泗州军民总管。七年，罢元管户，隶诸郡县，改授昭勇大将军、大名路总

管，兼府尹。八年，卒，年七十八。赠昭勇大将军、金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谥翼敏。

子二人：长懋，次亨。亨，佩金虎符，为管军千户。子与立袭，卒。子鉴袭。懋字之美，未弱冠，已有父风。侍子良官京东，故懋领其众，从丞相阿术军，立归德府，以其军镇之。移镇下邳，知归德府事。李璫叛济南，以其兵戍蔡州。中统元年，宣授泗州军总把，佩金符。至元七年，擢济南诸路新军千户。九年，从破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伯颜南征，其行阵以铍车弩为先，而众军继之。懋以勇鸷，将弩前行，凡所过山川道路险狭，通梁筏，平堑阱，安营设伏，出纳奇计，伯颜信用之，擢为省都镇抚，水陆并进，其任甚重。师压临安，灭宋，以其主及母后群臣北还。驻瓜洲，伯颜命懋往谕淮西夏贵，副以两介，将骑士直趋合肥。贵出迎，设宾礼。懋示以逆顺祸福，辞旨雄厉，贵受命顿首，上地图、降书。驰还报，伯颜大喜。复令行徇镇巢、安丰、寿春、怀远、淮安、濠等州郡，皆下。复使之遍谕列城军民，使知帝之德意。十三年，懋驰驿至上都，伯颜上其功，宣授懋明威将军、泗州安抚司达鲁花赤。十四年，改安抚司为总管府，置宣慰使以统之，拜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十六年，改授怀远大将军、吉州路总管。

懋恶衣粝食，率之以俭，慎刑平政，处之以公，新府治，设义仓，虽能吏不过也。部使者刘宣黻之，凡有所惩治，朝至夕报，豪强竦然。郡万户苏良，恃势为暴，为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实于宪府，尽诛十虎者，夺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悦。群盗有率众将白昼劫城者，懋闻之，率从骑捣其穴，缚其酋长以归。民之流亡与远郡之来归者数千家，相率为生祠以祀之。十七年二月卒，年六十三。赠昭勇大将军、龙兴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谥宣敏。子二人：文

焕，以父廕，任承务郎，江州路瑞昌县尹。文炳，三汊河巡检。文焕子珪，初为高安县尹，有异政，由是擢为江西检校，拜南台御史，继为淮西、江西二道廉访金事，用能世其家云。

唐庆

唐庆，不知何许人，事太祖，为管军万户。太祖伐金，以庆权元帅左监军。岁丁亥，赐虎符，授龙虎卫上将军，使金。壬辰，太宗复以庆为国信使，取金质子，督岁币，以金曹王来，见帝于官山。七月，使庆再往，令金主黜帝号称臣。金主不听，庆辄以语侵之，金君臣遂谋害庆。夜半，令兵入馆舍，杀庆及其弟山禄、兴禄并从行者十七人。既灭金，购求庆尸不得，厚恤其家，赐金五十斤，诏官其子，仍计其家人口，给粮以养焉。

齐荣显

齐荣显，字仁卿，聊城人。父旺，金同知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荣显幼聪悟，总角与群兒戏，画地为战阵，端坐指挥，各就行列。九岁，代父任为千户，佩金符，从外舅严实来归，屡立战功。攻濠州，宋兵背城为阵，荣显薄之，所向披靡。其属王孝忠力战，中钩戟，荣显断戟拔孝忠出，复逐北，入其郭而还。主帅察罕壮之，赐马铠银器。兵趋五河口，抵大堤，荣显偕数骑前行覘敌，值逻骑数十，从者将退走，荣显曰：“彼众我寡，若示以怯，必为所乘。”援弓策马，射杀两人，乃还。进拔五河口，升权行军万户，守宿州。堕马伤股，不能复从军，改提领本路课税，又改本路诸军镇抚，兼提控经历司。值断事官钩校诸路积逋，官吏往往遭诟辱，荣显从容办理，悉为蠲贷。从实入朝，授东平路总管府参议，兼领博州防御使。时十投下议各分所属，不隶东平，荣显力辩于朝，遂止。及攻淮南，道出东平，民间供给，费银二万锭，荣显诣断事官醢之，得折充赋税，民赖以不困。中统元年，谒告侍亲，闲居十年，卒。

石天禄

石天禄，父珪，山东诸路都元帅，陷金，死节，见《忠义传》。天禄袭爵，孛鲁承制授龙虎卫上将军、东平路元帅，佩金虎符。时宋将彭义斌取大名及中山，天禄与孛里海率兵败之，获义斌。又败金将武仙，屡立战功。丙戌，孛鲁以功奏，迁金紫光禄大夫、都元帅，镇戍边隅，数与金人战，未尝败北。壬辰，皇太弟拖雷南渡河，天禄为前锋，战退金兵，夺战船数艘。夜至归德城下，袭其营，杀三百余人。金将陈防御出兵追围天禄，天禄溃围复战，金兵退走。提兵掠亳及徐，所过望风附降。癸巳秋九月，破考城，复围归德。冬十二月，归德降。甲午，入觐，改授征行千户，济、兖、单三州管民总管。乙未，从扎剌温火儿赤渡淮，攻随州，至襄阳夹河寨，战退宋兵，扎剌温火儿赤赏以战马。又从攻蕲、黄，功居其首。时诏天禄括户东平，军民赋税并依天禄已括籍册，严实不得科收。天禄以病不任职，以子兴祖袭。明年，天禄卒，年五十四。

子十人，兴祖袭千户，官武略将军。己未，从伐宋，攻鄂州。至元四年，由宿州率兵抄沿淮诸郡，获宋覘伺者十余辈，统军司赏马二十匹、银五百两、锦二十端。十二年，攻常州，为先锋，功在诸将上。宋亡，第功，升宣武将军、管军总管，戍温州。土贼林大年等构乱，出兵围之，斩首千余级，招辑南溪山寨归农者三万余户。十六年，升显武将军，佩金虎符。十九年七月，卒于军。子璉嗣。

石抹阿辛

石抹阿辛，迪列纥氏。岁乙亥，率北京等路民一万二千余户来归，太师、国王木华黎奏授镇国上将军、御史大夫。从击蠡州，死焉。

子查刺，仍以御史大夫领黑军。初，其父阿辛所将军，皆

猛士，衣黑为号，故曰黑军。岁己卯，诏黑军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阳、隰、吉、岢岚间。顷之南征，以黑军为前列。与南兵遇于河，查刺大呼驰之，陷其阵，渡河再战，尽殪之，所遇城邑争先款附，长驱捣汴州，入自仁和门，收图籍，振旅而还。论功，黑军为最。及从国王军征万奴，围南京，城坚如立铁，查刺命偏将先警其东北，亲奋长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飞檐，手斩陴卒数十人，大军乘之，遂克南京。诘旦，木华黎解锦衣赏之。累授真定路达鲁花赤，卒于柳城。子库禄满袭职，从攻襄樊，与从弟度刺立云梯冲其堞，度刺死焉。中统三年，库禄满从征李璫，先登，飞矢中额而卒。

刘斌思敬

刘斌，济南历城县人。少孤，鞠于大父。有勇力，从济南张荣起兵，为管军千户。岁壬辰，攻河南，以功授中翼都统。攻睢阳军，军杏堆，距陈州七十里。闻陈整军于近郊，斌率众夜破之。又击走太康守兵，擒其将，三日，太康陷。荣言于帅阿术鲁曰：“太康之平，摧其锋者，斌也。”移屯襄阳，军乏食，斌知青陵多积谷，前阻大泽，水深不可涉，陈可取状。众难之，斌叱之曰：“彼恃险，不我虞，取可必也。”乃率百骑夜发，获敌人，使道之前。行污泽中五十余里，遇敌兵，斌舍马挥槊突敌，败之，得其粮数千斛。迁官知中外诸军事，从攻六安，先登，破其城。癸卯，擢济南推官。辛亥，授本道左副元帅。乙卯，升济南新旧军万户，移镇邳州，宋将惮之。己未，病，谓其子曰：“居官当廉正自守，毋黷货以丧身败家。”语毕而逝，年六十有二。赠中奉大夫、参知政事、护军、彭城郡公，谥武庄。子思敬。

思敬，赐名哈儿都，袭父职，为征行千户。世祖南征，从董文炳攻台山寨，先登，中流矢，伤甚，帝亲劳赐酒，易金

符。中统二年，授武卫军千户。从讨李璫，赐银六十锭。四年，授济南武卫军总管，捕盗有功，又赐银千两。至元三年，授怀远大将军、侍卫亲军左翼副都指挥使。四年，命筑京城。八年，授广威将军、西川副统军，佩金虎符。九年，宋嘉定守臣咎万寿乘虚攻成都，哈八兒都邀击，败之。战于青城，宋兵大败，夺所俘二千人还。十二年，转同金行枢密院事，复攻嘉定，取之。泸、叙、忠、涪诸部，及巴县筹胜、龟云、石笋等寨十九族，及西南夷五十六部，悉来降。十三年，围重庆，败宋将张万，得其舟百余。六月，泸州复叛，哈八兒都妻子没焉。乃率兵讨擒其将任庆，攻破盘山寨，俘九千余户，又获其将刘雄及王世昌等。夜入东门，巷战，杀王安抚等，遂克泸州。复攻重庆，其将赵牛子降，禽守臣张珏。十六年，蜀平，拜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参知政事。行省罢，改四川北道宣慰使。十七年，授正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治吉、赣盗，民赖以安。二十年卒，年五十三。赠推忠宣力果毅功臣、平章政事、柱国，封滨国公，谥忠肃。子思恭，字安道，累官昭毅大将军、右卫亲军都指挥使。思义，宣武将军、昌国州军民达鲁花赤。

赵柔

赵柔，涑水人。有胆略，善骑射，好施予。金末避兵西山，栅险以保乡井。时刘伯元、蔡友资、李纯等亦各聚众数千，闻柔信义，共推为长。柔明号令，严约束，重赏罚，为众所服。岁癸酉，太祖遣兵破紫荆关，柔以其众降，行省八札奏闻，以柔为涿、易二州长官，佩金符。丙戌，群盗并起，柔单骑遍入诸栅，说降其众，以功迁龙虎卫上将军、真定涿等路兵马都元帅，佩金虎符，兼银冶总管。庚寅，太宗命兼管诸处打捕总管。丙申，加金紫光禄大夫，卒。至顺元年，追封天水郡公，谥庄靖。曾孙世安，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

列传第四十

刘敏

刘敏，字有功，宣德青鲁里人。岁壬申，太祖师次山西，敏时年十二，从父母避地德兴禅房山。兵至，父母弃敏走，大将怜而收养之。一日，帝宴诸将于行营，敏随之入，帝见其貌伟，异之，召问所自，俾留宿卫。习国语，阅二岁，能通诸部语，帝嘉之，赐名玉出干，出入禁闼，初为奉御。帝征西辽诸国，破之，又征回回国，破其军二十万，悉收其地，敏皆从行。癸未，授安抚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征收税课、漕运、盐场、僧道、司天等事，给以西域工匠千馀户，及山东、山西兵士，立两军戍燕。置二总管府，以敏从子二人佩金符，为二府长，命敏总其役，赐玉印，佩金虎符。奏佐吏宋元为安抚副使，高逢辰为安抚佾事，各赐银章，佩金符；李臻为参谋。初，耶律楚材总裁都邑，契丹人居多，其徒往往中夜挟弓矢掠民财，官不能禁，敏戮其渠魁，令诸市。又，豪民冒籍良民为奴者众，敏悉归之。选民习星历者，为司天太史氏；兴学校，进名士为之师。

己丑，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殿。乙未，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立驿传，以便贡输。既成，宴赐甚渥。辛丑春，授行尚书省，诏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与闻。”俄而牙鲁瓦赤自西域回，奏与敏同治汉民，帝允其请。牙鲁瓦赤素刚尚气，耻不得自专，遂俾其属忙哥兒诬敏以流言，敏出手诏示之，乃已。帝闻之，命汉察火兒赤、中书左丞相粘合重山、

奉御李简诘问得实，罢牙鲁瓦赤，仍令敏独任。复辟李臻为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参赞之力居多。

丙午，定宗即位，诏敏与奥都剌同行省事。辛亥夏六月，宪宗即位，召赴行在所，仍命与牙鲁瓦赤同政。甲寅，请以子世亨自代，帝许之，赐世亨银章，佩金虎符，赐名塔塔兒台。帝谕世亨以不从命者黜之。又赐其子世济名散祝台，为必阇赤，入宿卫。帝伐宋，幸陕右，敏舆疾请见，帝曰：“卿有疾，不召而来，将有言乎？”敏曰：“臣闻天子出巡，义当扈从，敢辞疾乎！但中原土旷民贫，劳师远伐，恐非计也。”帝弗纳，敏还，退居年丰。世祖南征，过年丰，敏入见，谕之曰：“我太祖励精图治，见而知者惟卿尔。汝春秋高，其汇次以为后法。”未几，病归于燕，夏四月卒，年五十九。

王楸

王楸，字巨川，凤翔虢县人。父霆，金武节将军、麟游主簿。楸性倜傥，弱冠举进士不第，乃入终南山读书，涉猎孙、吴。泰和中，复下第，诣阙上书，谕当世急务，金主俾给事缙山元帅府。寻用元帅高琪荐，特赐进士出身，授副统军，守涿鹿隘。太祖将兵南下，楸鏖战三日，兵败见执，将戮之，神色不变，太祖问曰：“汝曷敢抗我师，独不惧死乎？”对曰：“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躯报国，今既僨军，得死为幸！”帝义而释之，授都统，佩以金符，令招集山西溃兵。从大军破紫荆关，取涿、易、保州、中山，军次雄州。节度使孙吴坚守不下，楸入城喻以祸福，吴遂以城降。

甲戌，授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从三合拔都、太傅猛安率兵南征，下古北口，攻蓟、云、顺等州，所过迎降，得汉军数万，遂围中都。乙亥，中都降。楸进言曰：“国家以仁义取天下，不可失信于民，宜禁虏掠，以慰民望。”时城中绝粒，

人相食，乃许军士给粮，入城转粟，故士得金帛，而民获粒食。又议：“田野久荒，而兵后无牛，宜差官浚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其一，以给农民。”用其说，得数千头，分给近县，民大悦，复业者众。三合、猛安俣檄招谕保定、新城、信安、雄、霸、文安、清、沧诸城，皆望风款附，乃置行司于沧州以镇之。遂从猛安入觐，授银青荣禄大夫，仍前职，兼御史大夫，世袭千户。时河间、清、沧复叛，帝命檄讨之，复命驸马孛秃分蒙古军及紮、汉军三千属檄，遂复河间，得军民万口。孛秃恶其反复，欲尽诛之，檄解之曰：“驱群羊使东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歼其渠魁足矣。释此辈，迁之近县，强者使从军，弱者使为农，此天之所以畀我也，何以杀为！”孛秃曰：“汝能保此辈不复反耶？”檄曰：“可。”即移文保任之，俱得全活。

帝命阁里毕与皇太弟国王分拨诸侯王城邑，谕阁里毕曰：“汉人中若王宣抚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职兼判三司副使。后又命省臣总括归附工匠之数，将俾大臣分掌之。太师阿海具列诸大臣名以闻，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久曰：“得之矣，旧人王宣抚可任是职。”遂命檄掌之。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檄取旧枢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

丙戌，从征西夏。及秦州，夏人尽撤桥梁为备，军阻不得前，帝问诸将，皆不知计所出。檄夜督士卒运木石，比晓，桥成，军乃得进。戊子，奉监国公主命，领省中都。属盗起信安，结北山盗李密，转掠近县，檄曰：“都城根本之地，何可无备。”引水环城，调度经费，檄自为券，假之贾人，而敛不及民，人心稍安。遣男守谦率军讨诸盗，平之。庚寅，从征关中，长驱入京兆，进克凤翔，请于太宗曰：“此臣乡邦也，愿入城访求亲族。”果得族人数十口以归。壬辰，从攻汴京。癸巳，奉

命持国书使宋，以兀鲁刺副之。至宋，宋人甚礼重之，即遣使以金币入贡。前后凡五往，以和议未决，隐忧致疾，卒于南。宋人重赠之，仍遣使归其柩，葬于燕。子六人。

王守道

王守道，字仲履，其先真定平山人。金亡，群盗并起，州县吏多乘乱贪暴不法，民往往杀令丞及属吏。宣抚司署守道为县尉，众悦之，因转摄令，改真定主簿。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真定，既收大名、泽、潞、怀、孟城邑之未附者，以为府经历。及金恆山公武仙降，署为史天倪副帅，守道谓天倪曰：“是人位居公下，意有不平，安能郁郁于此！宜先事为备。”天倪不以为然，未几，果为所害。及仙以城反为金，史氏之人与属县旁近豪杰，纳天倪之弟天泽为主帅，攻仙。时史天安在白，闻变，率兵亦至，遂复真定。仙走保西山诸寨，执守道家人，以重币诱之。守道不顾，日与史氏部曲昆弟征发调度以复仇，卒逐仙遁去。后擢庆源军节度使，天泽为五路万户，署守道行军参谋，兼检察使。庄圣太后以真定为汤沐邑，守道在镇，以幕僚频岁致觐，敷对称旨，得赐金符、锦衣、金钱。中统三年，天泽入拜左丞相，即授真定等路万户府参谋。至元七年卒。至大元年，以子颢贵，特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追封寿国公，谥忠惠。仁宗即位，复加推忠协力秉义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

高宣

高宣，辽阳人。太宗元年，诏宣为元帅，赐金符，统兵从睿宗攻大名，宣进曰：“今奉命出师，伐罪吊民，愿勿嗜杀，以称上意。”睿宗召元帅术乃谕之，下令军中如宣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悦服。四年正月，从破金兵三峰山，降宣者二千馀户，籍以献，立打捕鹰坊都总管府统之，以宣为都总管，

赐金符，仍令子孙世其职。卒。皇庆二年，赠宣力功臣、银青光禄大夫、大司徒，追封营国公，谥简僖。

子天锡，事世祖潜邸，为必阁赤，入宿卫，甚见亲幸。中统二年，授以其父官，为鹰坊都总管。四年，改燕京诸路奥鲁总管，迁按察副使，仍兼鹰坊都总管。天锡语丞相孛罗、左丞张文谦曰：“农桑者，衣食之本，不务本，则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兴，古之王政，莫先于此，愿留意焉。”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农司，以天锡为中都山北道巡行劝农使，兼司农丞。寻迁司农少卿、巡行劝农使，又迁户部侍郎，进嘉议大夫、兵部尚书，卒。后赠推忠保义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营国公，谥庄懿。

子谅，裕宗初封燕王，以谅为符宝郎，俄命袭其父官，为鹰房都总管。裕宗甚爱之，谓符宝郎董文忠曰：“汝为我奏请，以谅所管民户隶于我，庶得谅尽力为我用。”文忠入奏，帝从之。未几，授谅嘉议大夫，迁兵部尚书。卒。仁宗时，赠推诚保德赞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营国公，谥宣靖。

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世其祖父官，以居丧辞。大德元年，授奉议大夫、章佩监丞。四年，改朝列大夫、利用监丞。八年，升少监。武宗即位，授中议大夫、秘书监丞。仁宗居东宫，召入宿卫。至大三年冬，迁少中大夫、纳绵府达鲁花赤，且谕之曰：“此先世所守旧职也。”皇庆元年春，改授嘉议大夫、同知崇祥院事。冬，进资德大夫，为院使。延祐四年夏四月，帝谓塔失不花曰：“汝祖尝为司农，今复以授汝。”遂迁荣禄大夫、大司农。英宗居东宫，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承华事略》，并画《豳风图》以进。帝览之，奖谕曰：“汝能辅太子以正，朕甚嘉之。”命置图书东宫，俾太子时时观省。

六年，改集禧院使。退居于家，卒。

王玉汝

王玉汝，字君璋，郟人。少习吏事。金末迁民南渡，玉汝奉其亲从间道还。行台严实入据郟，署玉汝为掾史，稍迁，补行台令史。中书令耶律楚材过东平，奇之，版授东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师，游楚材门，待之若家人父子然。实年老艰于从戎，玉汝奏请以本府总管代之行。夏津灾，玉汝奏请复其民一岁。济州长官欲以州直隶朝廷，大名长官欲以冠氏等十七城改隶大名，玉汝皆辨正之。戊戌，以东平地分封诸勋贵，裂而为十，各私其入，与有司无相关。玉汝曰：“若是，则严公事业存者无几矣。”夜静，哭于楚材帐后。明日，召问其故，曰：“玉汝为严公之使，今严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止，无面目还报，将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恻然良久，使诣帝前陈诉。玉汝进言曰：“严实以三十万户归朝廷，崎岖兵间，三弃其家室，卒无异志，岂与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嘉玉汝忠款，且以其言为直，由是得不分。迁行台知事，仍遥领平阴令。辛丑，实子忠济袭职，授左右司郎中，遂总行台之政。分封之家，以严氏总握其事，颇不自便，定宗即位，皆聚阙下，复欲剖分东平地。是时，众心危疑，将俯首听命，玉汝力排群言，事遂已。宪宗即位，有旨令常赋外，岁出银六两，谓之包垛银。玉汝曰：“民力不支矣！”纠率诸路管民官，诉之阙下，得减三分之一。累官至龙虎卫上将军、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充行台参议。壬子，以病谢事杜门，日以经史自娱。乙卯，忠济使人谓玉汝曰：“君闲久矣，可暂起，为吾分忧。”玉汝坚辞，以参议印强委之，不得已起视事，仅五六日，裁书署置，焕然一新。八月既望，有星陨庭中，已而玉汝卒。

焦德裕

焦德裕，字宽父，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人。父用，仕金，由束鹿令升千户，守雄州北门。太祖兵至，州人开南门降，用犹力战，遂生获之。帝以其忠壮，释不杀，复旧官。徇地山东，未尝妄杀一人。年六十二卒，后以德裕贵，追赠中书左丞，封恆山郡公，谥正毅。

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从其舅解昌军中。金将武仙杀真定守史天倪，仙既败走，其党赵贵、王显、齐福等保仙故垒，数侵掠太行。太宗择廷臣有才辩者往招之，杨惟中以德裕荐。遂使真定，降齐福，擒赵贵，王显亡走，德裕追射杀之，其地悉平。诏赐井陘北障城田。中统三年，李璫平，世祖命德裕曲赦益都。四年，赐金符，为闾蓬等处都元帅府参议。宋臣夏贵围宣抚使张庭瑞于虎啸山，实薪土塞水源，人无从得饮。帅府檄德裕援之。德裕夜薄贵营，令卒各持三炬，贵惊走，追及鹅溪，馘千人，获马畜兵仗万计。升京畿漕运使。至元六年，金陕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八年，转西夏中兴道按察副使。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授金行中书省事。遂从下安庆。至镇江，焦山寺主僧诱居民叛，丞相阿术既诛其魁，欲尽坑其徒，德裕谏止之。命德裕先入城抚定。宋平，赐予有加。奉旨求异人异书。平章阿合马譖丞相伯颜杀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为中书参政，欲假一言证成之，德裕辞不拜。久之，得签行省事。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哥逻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将，天子既宠绥之，有地有民，盈所望矣，方誓报效，安有他觐。奈何以疑似杀四守，宁知非反间耶？”尽复其官。拜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恆国公，谥中肃。

子简，余姚州知州；洁，信州治中。

石天麟

石天麟，字天瑞，顺州人。年十四，入见太宗，因留宿卫。天麟好学不倦，于诸国书语无不习。帝命中书令耶律楚材厘正庶务，选贤能为参佐，天麟在选，赐名蒙古台。宗王征西域，以天麟为断事官。宪宗六年，遣天麟使海都，拘留久之，既而边将劫皇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稍与其用事臣相亲狎，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理，海都闻之悔悟，遂遣天麟与北安王同归。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还，世祖大悦，赏赉甚厚。拜中书左丞，兼断事官。天麟辞曰：“臣奉使无状，陛下幸赦弗诛，何可复叨荣宠。况臣才识浅薄，年力衰惫，岂能任政，恐徒貽庙堂羞，不敢奉诏。”帝嘉其诚，褒慰良久，从之。有谮丞相安童尝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实宗亲，偶有违言，非仇敌比，安童不拒绝之，所以释其疑心，导其臣顺也。”帝怒乃解。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素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将置之极刑，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后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有禁令也。”事遂寝。天麟年七十余，帝以所御金龙头杖赐之，曰：“卿年老，出入宫掖，杖此可也。”时权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独言其奸，无所顾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即位，加荣禄大夫、司徒，大宴玉德殿，召天麟与宴，赐以御药，命左右劝之酒，颇醉，命御辇送还家。武宗即位，进平章政事。至大二年秋八月卒，年九十二。赠推诚宣力保德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追封冀国公，谥忠宣。

子圭，累官治书侍御史，迁枢密副使，复为侍御史，拜河南行中书省右丞，升荣禄大夫、南台御史中丞，卒。次子怀都，初袭断事官，累迁刑部尚书、荆湖北道宣慰使。孙哈蓝赤，袭

断事官。

李邦瑞

李邦瑞，字昌国，以字行，京兆临潼人，世农家。邦瑞幼嗜学，读书通大义。尝被掠，逃至太原，为金将小史，从守阎漫山寨。国王木华黎攻下诸城堡，金将走，邦瑞率众来归，复居太原。守臣惜其材，具鞍马，遣至行在所，中书以其名闻。岁庚寅，受旨使宋，至宝应，不得入。未几，命复往，仍谕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李全护送，宋仍拒之。复奉旨以行，邦瑞道出蕲、黄，宋遣贱者来迎，邦瑞怒，叱出之，宋改命行人，乃议如约而还。太宗慰劳，赐车骑旃裘衣装及银十锭。邦瑞因奏：“干戈之际，宗族离散，乞归寻访。”帝谕速不驎、察罕、匣刺达海等：邦瑞驰驿南京，询访亲戚，或以隶诸部者，悉归之。甲午，从诸王阔出经略河南，凡所历河北、陕西州郡四十馀城，绘图以进，授金符、宣差军储使。乙未夏六月卒。子荣。

杨奂

杨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母尝梦东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笔授之，已而奂生，其父以为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奂。年十一，母歿，哀毁如成人。金末举进士不中，乃作万言策，指陈时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归，教授乡里。岁癸巳，金元帅崔立以汴京降，奂微服北渡，冠氏帅赵寿之即延致奂，待以师友之礼。门人有自京师载书来者，因得聚而读之。东平严实闻奂名，数问其行藏，奂终不一诣。戊戌，太宗诏宣德税课使刘用之试诸道进士。奂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从监试官北上，谒中书耶律楚材，楚材奏荐之，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奂将行，言于楚材曰：“仆不敏，误蒙不次之用，以书生而理财赋，已非所长。又况河南兵荒之后，遗民无几，烹鲜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扰之，糜烂必矣。愿假以岁月，

使得抚摩疮痍，以为朝廷爱养基本万一之助。”楚材甚善。免既至，招致一时名士与之议，政事约束一以简易为事。按行境内，亲问盐务月课几何、难易若何。有以增额言者，免责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为之耶？”即减元额四之一，公私便之。不逾月，政成，时论翕然，以为前此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请老于燕之行台。壬子，世祖在潜邸，驿召免参议京兆宣抚司事，累上书，得请而归。乙卯，疾笃，处置后事如平时，引觞大笑而卒，年七十。赐谥文宪。

免博览强记，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朝廷诸老，皆折行辈与之交。关中虽号多士，名未有出免右者。免不治生产，家无十金之业，而喜周人之急，虽力不赡，犹勉强为之。人有片善，则委曲称奖，唯恐其名不闻；或小过失，必尽言劝止，不计其怨也。所著有《还山集》六十卷、《天兴近鉴》三卷、《正统书》六十卷，行于世。

贾居贞

贾居贞，字仲明，真定获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冠，为行台从事。时法制未立，人以贿赂相交结。有馈黄金五十两者，居贞却之。太宗闻而嘉叹，敕有司月给白金百两，以旌其廉。世祖在潜邸，知其贤，召用之，俾监筑上都城。乞事，以母丧归。世祖即位，中统元年，授中书左右司郎中。从帝北征，每陈说《资治通鉴》，虽在军中，未尝废书。一日，帝问：“郎俸几何？”居贞以数对。帝谓其太薄，敕增之，居贞辞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刘秉忠奏居贞为参知政事，又辞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执政者，将何以处之？”不拜。至元元年，参议中书省事，诏与左丞姚枢行省河东山西，罢侯置守。五年，再为中书郎中，时阿合马擅权，忌之，改给事中。同丞相史天泽等纂修国史。

十一年，丞相伯颜伐宋，居贞以宣抚使议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汉，伯颜以大军东下，留右丞阿里海涯与居贞分省镇之。居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阨重兵所屯。闻诸将不睦，迁徙之民盈城，复皆疾疫，刍薪乏阙，杜门不敢樵采。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涨，恐上流为彼所乘，则鄂危矣。”驿闻。十二年春，命阿里海涯领兵取江陵，居贞以金行省事留鄂。于是发仓廩以赈流亡，宋宗室子孙流寓者，廩食之，不变其服，而行其楮币。东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滞者，给引以归之。免括商税并湖荻禁。造舟百数十艘，驾以水军，下致病民。一方安之。娄安邦以信阳来归，遣入觐，裨将陈思聪屠其家。居贞以计召至，数思聪罪而诛之。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等挟二王逃闽、广，所在扇惑，民争应之。蕲州寇起司空山，鄂属县民傅高亦起兵应。居贞移檄谕以祸福，其下往往涣散，压以官军，遂削平之。高变姓名逃逸，获而戮之。初，遣郑万户讨贼，郑言：“鄂之大姓，皆与傅高通，请先除之，以绝祸本。”居贞曰：“高鼠子无知，行就戮矣，大姓何预！吾能保其无他。”郑既领兵出，留其所善部将，戒曰：“闻吾还军，汝即举烽城楼，内外合发，当尽杀城中大姓。”会其人战败溺死，其事始彰。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贞闭门不出，而骄将悍卒，合谋扰民，乃复出视事，人恃以无恐。及行，鄂之老幼号送于道，刻其像于石，祠之泮宫。

十五年，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未至，民争千里迎诉。时逮捕民间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系巨室三百馀，居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士卒有挟兵入民家，诬为藏匿以取财者，取人子女为奴妾者，皆痛绳以法。大水坏民庐，居贞发廩赈之。南安李梓发作乱，居贞虑将帅出兵扰民，请亲往，卒才千人，营于城北，遣人谕之。贼众闻居贞至，皆散匿，不复为

用。梓发闭妻子一室，自焚死。比还，不戮一人。杜万一乱都昌，居贞调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数来上，云与贼连，居贞曰：“元恶诛矣，蔓延何为？”命火其牒。十七年，朝廷再征日本，造战舰于江南，居贞极言民困，如此必致乱，将入朝奏罢其事，未行，以疾卒于位，年六十三。赠推忠辅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追封定国公。仲子钧。

钧字元播，幼读书，渊默有容。由榷茶提举拜监察御史，金淮东廉访司事、行台都事，入为刑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仁宗即位，拜参知政事，议罢尚书省所立法。迁金书枢密院，复参知政事，赐锦衣、宝带，宠赉有加。为政持大礼，风裁峻整，不子子钧名誉。皇庆元年，从幸上都，遇疾，卒于家。前后诏赙钞三万贯，供葬事。子汝立嗣。

列传第四十一

洪福源

洪福源，其先中国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丽，洪其一也。子孙世贵于三韩，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领镇麟州，福源为神骑都领，因家焉。岁丙子，金源、契丹九万余众窜入高丽。丁丑九月，夺江东城池据之。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扎刺将兵追讨，大宣迎降，与哈赤吉等共击之，降其元帅赵冲。壬午冬十月，又遣着古与等十二人窥覘纳款虚实，还，遇害。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将撒里答讨之，福源率先附州县之民，与撒礼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兒秃等进至王京。高丽王暉乃遣其弟怀安公请降，遂置王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镇之，师还。壬辰夏六月，高丽复叛，杀所置达鲁花赤，悉驱国人入据江华岛，福源招集北界四十余城遗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复遣撒礼塔将兵来讨，福源尽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处仁城，撒礼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还，唯福源留屯。癸巳冬十月，高丽悉众来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以东。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赐金符，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仍令招讨本国未附人民。又降旨谕高丽之民，有执王及元构难之人来朝者，与洪福源同于东京居之，优加恩礼擢用，若大兵既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统之。

乙未，帝命唐古拔都兒与福源进讨，攻拔龙冈、咸从二县，凤、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归、信、昌、朔州。

己亥春二月，入朝，赐以铠甲弓矢，及金织文段、金银器、金鞍勒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将兵与福源共拔威州平虏城。辛亥，宪宗即位，改授虎符，仍为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癸丑，从诸王耶虎攻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拔之。甲寅，与扎刺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玄凤、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戊午，福源遣其子茶丘从扎刺台军。会高丽族子王綽入质，阴欲并统本国归顺人民，谮福源于帝，遂见杀，年五十三。后赠嘉议大夫、沈阳侯，谥忠宪。子七人，俊奇、君祥最知名。

俊奇，小字茶丘，福源第二子也。幼从军，以骁勇受知，世祖尝以小字呼之。中统二年秋，茶丘雪父冤，世祖悯之，诏谕之曰：“汝父方加宠用，误絀刑章，故于已废之中，庸沛维新之泽。可就带元降虎符，袭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至元六年，高丽权臣林衍叛。冬十一月，诏以其军三千从国王头辇哥讨平之，迁江华岛所有臣民，复归王京。十二月，帝命茶丘率兵往凤州等处，立屯田总管府。八年二月，入朝，赐钞百缗。林衍余党裴仲孙等，立高丽王禛亲属承化侯为王，引三别抄军据珍岛以叛。五月，茶丘奉旨，偕经略使欣都进兵讨之，破其军，杀承化侯，其党金通精率余众走耽罗。帝遣侍卫亲军千户王岑与茶丘议征取之策，茶丘表陈：“通精之党，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从，击之未晚。”从之。俄奉旨往罗州道监造战船，且招降耽罗。茶丘得通精之侄金永等七人，俾招之。通精不从，留金永，余尽杀之。十年，诏茶丘与欣都率兵渡海，击破耽罗，获通精，杀之，悉免其胁从者，高丽始平。

十一年，又命监造战船，经营日本国事。三月，授昭勇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如故。己卯，命茶丘提点高丽农

事。八月，授东征右副都元帅，与都元帅忽敦等领舟师二万，渡海征日本，拔对马、一岐、宜蛮等岛。十四年正月，授镇国上将军、东征都元帅，镇高丽。二月，率蒙古、高丽、女直、汉军，从丞相伯颜北征叛臣只鲁瓦歹等。四月，至脱刺河，猝与贼遇，茶丘突阵无前，伯颜以其勇闻，赐白金五十两、金鞍勒、弓矢。十七年，授龙虎卫上将军、征东行省右丞。十八年，与右丞欣都将舟师四万，由高丽金州合浦以进，时右丞范文虎等将兵十万，由庆元、定海等处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户等岛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风坏舟而还。十九年十月，命茶丘于平滦黑塌兒监造战船七百艘，以图后举。二十一年十一月，复授征东行省右丞。二十三年，命往江浙等处遣汉人复业。

二十四年，乃颜叛，车驾亲征，赐以翎根甲、宝刀，命率高丽、女直、汉军扈从。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三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帝闻之，厚加旌赏。凯还，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右丞。二十七年，以疾辞。叛王哈丹等窜入高丽，侵挠其国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中书省特起茶丘镇辽左，帝遣阁里台孛罗兒赐以金字圆符，命茶丘以便宜行事。二十八年，以疾卒，年四十八。子四人，长曰万。

君祥，小字双叔，福源第五子也。年十四，随兄茶丘见世祖于上京，帝悦，命刘秉忠相之，秉忠曰：“是兒目视不凡，后必以功名显，但当致力于学耳。”令选师儒诲之。至元三年，籍高丽民三百人为兵，令君祥统之。从秃花秃烈、伯颜等军，筑万寿山，复从开通州运河。帝亲谕之曰：“尔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尝坐便殿，阅江南、海东舆地图，欲召知者询其险易，左丞相伯颜、枢密副使合达以君祥应旨，奏对详明，帝

悦，酌以巨觥，顾谓伯颜曰：“是兒，远大器也。”

六年，林衍叛，从头辇哥征之。八年，戍河南。九年，掠淮西，破其大凹城。十年，从元帅孛鲁罕袭淮东之射阳湖，俘其男女牛马。十一年，入朝。帝命伯颜伐宋，朝议以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闻我欲渡江，彼必移师拒守，遂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锐二万攻淮安，以牵制之，君祥以蒙古汉军都镇抚从行。后伯颜既渡江，帝命秃满歹还军萧县。时君祥奉使伯颜军中，宋黄州制置使陈奕降，其子知涟水军，伯颜遣三十骑往招之，因令君祥入奏，帝曰：“卿可急还，陈知府降，即偕来也。”及与俱入朝，宴劳甚厚。从元帅孛鲁罕攻清河，拔之。海州安抚丁顺约降，孛鲁罕令君祥以闻，时伯颜方朝上京，见君祥，甚喜，遂从南伐。伯颜克淮安，至扬州，分兵攻淮西。宋制置夏贵遣牛都统以书抵伯颜曰：“谚云：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愿勿废国力，攻夺边城。若行在归附，边城焉往。”伯颜遣君祥以牛都统入见，留三日，还军中。仍传旨谕伯颜曰：“事难遥度，宜临机审图之。”伯颜师次镇江，谍报有宋洪都统者，为都督府将，伯颜谓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洪都统即欣然来见，君祥因厚遇之。师进，次临平山，距临安五十里，洪都统来报曰：“宋丞相陈宜中、殿帅张世杰皆已逃去，惟三宫未行，宜早定计，以活生民。”伯颜遂令洪都统护宋三宫，令君祥随之。宋降，升武略将军、中卫亲军千户。十五年，命金江南民兵。还，升明威将军、中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十七年，进昭勇大将军。十九年，授枢密院判官。二十三年，转昭武大将军、同金枢密院事。

二十四年，乃颜叛，从世祖亲征。每驻蹕，君祥辄以兵车外环为营卫，布置严密，帝嘉之。凯还，加辅国上将军。类次车驾起居，为《东征录》。二十八年，授辽阳行省右丞，用枢

密院留，复居旧职。俄加集贤大学士，依旧同金枢密院事。议者欲自东南海口辛桥开河合滦河，运粮至上都，奉旨与中书右丞阿里相其利害，还，极言不便，罢之。复奉使高丽，还，改金书枢密院事。

成宗即位，诏裁减久任官，知枢密院暗伯等奏：“君祥在枢密十六年，最为久者。”帝曰：“君祥始终一心，可勿迁也。”大德二年，诏使高丽，台臣劾君祥以他事，中道追回，已而事罢。三年，奉使江浙，问民间疾苦。使还，退居昌平之皇华山，绝口不论时事者五年。大德九年，擢司农，俄拜中书右丞。十年春，改江浙行省右丞。秋，改辽阳右丞，请于朝：宜新省治，增巡兵，设儒学提举官、都镇抚等员，以兴文化，修武备。事未成，会武宗即位，征为同知枢密院事，进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事，改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俄改商议行省事。至大二年卒。子迈，奉训大夫、同知开元总管府事。

万小字重喜。至元十三年，入宿卫。十八年，袭职，为怀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仍佩父茶丘所佩虎符。二十四年，乃颜叛，率兵征之。六月，至撒里秃鲁之地，同都万户阁里铁木兒与乃颜将黄海战，大败之。又从世祖与塔不台战，又败之。是月，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刺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刺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讨乃颜。七月，至扎刺麻秃，与金家奴战，败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等处，遂平金家奴、塔不台等。九月，师还。哈丹、八剌哈赤再叛，十月，重喜从诸王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阁里铁木兒征之。十二月，次木骨不刺。时诸王脱欢、监司脱台以兵四千余人与其党战，稍却，重喜率骑兵援之，冒锋陷阵，大破其众。又从诸王乃蛮带、爱牙哈赤、平章薛阁干，与叛王

兵战于兀术站，又战于黑龙江，又战于贴满哈处，皆败之。二十五年，重喜又从玉速帖木兒出师，五月，至贴列可，与哈丹秃鲁干战，获功。至木骨兒抄刺，又战。八月，至贵列河，重喜率兵先涉与战，胜之。十月，又从玉速帖木兒往征木八兰。十二月，与古土秃鲁干战，克之。二十七年六月，赐白金五十两、甲一袭。九月，至禅春，与哈丹秃鲁干战。二十八年二月，从平章薛阁干至高丽青州。五月，与哈丹战八日，又战，大败之。六月，班师，授昭勇大将军，佩三珠虎符，职如故。十月，薛阁干以重喜入朝，且以其功闻，帝嘉之，赐玉带一、白金五十两，授龙虎卫上将军、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二十九年，仍佩元降虎符，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兼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六月，改资德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大德十年，以其叔父君祥代之。十一年，武宗即位，重喜朝于上都。七月，复授辽阳行省右丞。至大二年，谪漳州，行至杭，遇赦而止。明年卒。子滋，袭爵。

郑鼎

郑鼎，泽州阳城人。幼孤，能自立，读书晓大义，不妄言笑。既长，勇力过人，尤善骑射。初为泽、潞、辽、沁千户。岁甲午，从塔海绀不征蜀，攻二里散关，屡立战功，还屯秦中。未几，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兵围兴元，鼎率众修复之，破宋兵，解兴元之围。乙巳，迁阳城县军民长官。庚戌，从宪宗征大理国，自六盘山经临洮，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舍骑徒步，尝背负宪宗以行。敌据扼险要，鼎奋身力战，敌败北，帝壮之，赐马三匹。至金沙河，波涛汹涌，帝临水傍危石，立马观之。鼎谏曰：“此非圣躬所宜。”亲扶下马，帝嘉之。俄围大理，昼夜急攻，城陷，禽其主，大理平。师还，命鼎居后，道经吐蕃，全军而归。辛亥，入朝，帝问以时务，鼎敷对

详明，帝嘉纳之，赐名曰也可拔都。己未，赐白金千两。从世祖南伐，攻大胜关，破之。继破台山寨，禽其守者胡知县，乘胜独进，前陷泥淖，遇伏兵突出葭苇间，鼎奋击，连杀三人，余众遁去。帝急召鼎还，使者以闻，帝曰：“为将当慎重，不可恃勇轻进。”遂分畀卫士三百人，以备不虞，且戒之曰：“自今非奉朕命，毋得轻与敌接。”秋九月，帝驻蹕江浒，命诸将南渡，先达彼岸者，举烽火为应，鼎首夺南岸，众军毕渡。进围鄂州，战益力。别攻兴国军，遇宋兵五千，力战破之，擒其将桑太尉，责以懦怯，不忠所事，斩之。

中统元年，以功迁平阳、太原两路万户。阿蓝答兒、浑都海之乱，鼎分率本道兵讨之。二年，诏鼎统征西等军，戍雁门关隘。迁河东南、北两路宣抚使。三年，改授平阳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迁平阳路总管。是岁大旱，鼎下车而雨。平阳地狭人众，常乏食，鼎乃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开潞河鹏黄岭道，以来上党之粟。修学校，厉风俗，建横涧故桥以便行旅，民德之。七年，改金书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事，将兵巡东川。过嘉定，遇蜀兵，与战江中，擒其将李越，悉获战船。八年五月，改军前行尚书省事。十一年，从伐宋。十二年，镇黄州。夏四月，改授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昭毅大将军，赐白金五百两。十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移镇鄂州。夏五月，蕲、黄二州叛，鼎将兵讨之，战于樊口，舟覆溺死，年六十有三。十七年，董文忠等奏：“郑也可拔都遇害，其叛人家属物产，宜悉与其子纳怀。”帝从之。赠中书右丞，谥忠毅。后加赠宣忠保节功臣、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潞国公，谥忠肃。子制宜。

制宜小字纳怀，性聪敏，庄重有器局，通习国语。至元十四年，袭父职太原、平阳万户，仍戍鄂州。时鄂阙守，俾摄府事。十九年，朝廷将征日本，造楼船何家洲。洲地狭，众欲徙

旁居民，制宜不从，改授宽地，居民德之。城中屡灾，或言于制宜曰：“恐奸人乘间为变，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严守备而已，奈何滥及无辜！”不答一人，灾亦遂息。有盗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将入城。俄有数男子自城外至，顾盼异常，制宜命吏缚入狱，问之无验，行省疑其非，将释之，不从。明日，再出城东，遇一人，乘白马，貌服殊异，制宜叱下，讯之，乃与前数男子同为盗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二十四年，扈驾东征乃颜，请赴敌自效。帝顾左右曰：“而父歿王事，惟有一子，毋使在行阵。”制宜请愈力，乃命从月兒吕那颜别为一军，以战功授怀远大将军、枢密院判官。明年，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员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逊辞，帝曰：“汝岂汉人比耶！”竟留之。二十八年，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陛辞，帝曰：“汝父死王事，赏未汝及。近者，要束木伏诛，已籍没其财产人畜，汝可择其佳者取之。”制宜对曰：“彼以赃败，臣复取之，宁无污乎！”帝贤其所守，赐白金五千两。未几，征拜内台侍御史。安西旧有牧地，圉人恃势，冒夺民田十余顷，讼于有司，积年不能理。制宜奉诏而往，按图籍以正之，讼由是息。

三十年，除湖广行枢密副使。湖南地阔远，群寇依险出没，昭、贺二州及庐陵境，民常被害。制宜率偏师徇二州，道经庐陵永新，获首贼及其党，皆杀之。茶乡谭计龙者，聚恶少年，匿兵器为奸，既捕获，其家纳赂以缓狱事，制宜悉以劳军，斩计龙于市，自是湖以南无复盗贼。元贞元年，有制：行枢密院添置副使一员，与制宜连署。制宜以员非常设，前任者当罢。俄入朝，特授大都留守，领少府监，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知

屯田事。

大德八年，晋地地震，平阳尤甚，压死者众，制宜承命存恤，惧缓不及事，昼夜倍道兼行，至则亲入里巷，抚疮残，给粟帛，存者赖之。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辄不敢饮，终日无惰容。帝察其忠勤，屡赐内醢，辄持以奉母，帝闻之，特封其母苏氏为潞国太夫人。十年，制宜以疾终，年四十有七。赠推忠赞治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泽国公，谥忠宣。子阿兒思兰嗣。

李进

李进，保定曲阳人。幼隶军籍，初从万户张柔屯杞之三义口，时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龙冈者，宋境也。岁庚戌春，张柔引兵筑堡冈上。会淮水泛涨，宋以舟师卒至，主帅察罕率军逆战，进以兵十五人载一舟，转斗十余里，夺一巨舰，遂以功升百户。戊午，宪宗西征，丞相史天泽时为河南经略大使，选诸道兵之骁勇者从，遂命进为总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其地荒塞不通，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冬十一月，至定远七星关，其关上下皆筑连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环堡东流。天泽命进往关下说降之，不从。进潜视问道，归白天泽曰：“彼可取也。”是夜二鼓，天泽遣进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备，攻之，脱门枢而入者二十人。守门者觉，拔刀拒之，进被伤，不以为病。悬门俄闭，诸军不得入，进与二十人力战，杀伤三十人。后兵走上堡，进乃毁悬门，纳诸军，追至上堡，杀伤益众，宋兵不能敌，弃走。夜将旦，进遂得其堡，守之，关路始通，诸军尽度。进以功受上赏。己未春二月，天泽兵至行在所，围合州钓鱼山寨。夏五月，宋由嘉陵江以舟师来援，始大战三槽山西。六月，战山之东，有功。秋七月，宋兵战舰三百余泊黑石峡东，以轻舟五十为前锋。北军之船七十余泊峡

西，相距一里许。帝立马东山，拥兵二万，夹江而阵，天泽乃号令于众曰：“听吾鼓，视吾旗，无少怠也。”顷之，闻鼓声，视其旗东指，诸军遂鼓噪而入。兵一交，宋前锋溃走，战舰继乱，顺流纵击，死者不可胜计。帝指顾谓诸将曰：“白旗下服红半臂突而前者，谁也？”天泽以进对，赏锦衣、名马。八月，又战浮图关，前后凡五战，皆以功受上赏。

世祖即位，入为侍卫亲军。中统二年，宣授总把，赐银符。三年，从征李 璠有功。至元八年，领兵赴襄阳。十二年，从略地湖北、湖南。宋平，以兵马使分兵屯鄂州。十三年，领军二千，屯田河西中兴府。十四年，加武略将军，升千户。十五年，移屯六盘山，加武毅将军，赐金符。十七年，升明威将军、管军总管。十九年，赐虎符，复进怀远大将军，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被擒。从至掺八里，遁还。至和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帅，赏金织纹衣二袭、钞一千五百贯。二十五年，授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佥事。明年，改授左翼屯田万户。元贞元年春。卒。

子雯，袭授武德将军、左翼屯田万户，佩虎符。皇庆二年，加宣武将军。延祐六年，仁宗念其父进尝北征被掠，特赐雯中统钞五百锭以恤之。泰定元年春，以疾辞。子朵耳只袭。

石抹按只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汉军五百人归太祖。岁戊午，按只代领其军，从都元帅纽璘攻成都。时宋兵聚于灵泉，按只以所部兵与战，大败之，杀其将韩都统。又从都元帅按敦攻泸州，按只以战舰七十艘至马湖江，宋军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只击败之。时宋兵于沿江撤桥据守，按只相地形，造浮桥，师至无留行。宋欲挠其役，兵出辄败，自马

湖以达合江、涪江、清江，凡立浮桥二十余所。及四川平，浮桥之功居多。己未，宋以巨舰载甲士数万，屯清江浮桥，相距七十日。水暴涨，浮桥坏，西岸军多漂溺。按只军东岸，急撤浮桥，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别部军五百余人。先锋奔察火鲁赤以闻，宪宗遣使慰谕，赏赐甚厚。叙州守将横截江津，军不得渡，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破其军，夺其渡口，为浮桥以济师。中统三年，授河中府船桥水手军总管，佩金符，以立浮桥功也。至元四年，从行省也速带兒攻泸州，按只以水军与宋将陈都统、张总制战于马湖江，按只身被二创，战愈力，败之。六年正月，也速带兒领兵趋泸州，遣按只以舟运其器械、粮食，由水道进。宋兵复扼马湖江，按只击败之，生获四十人，夺其船五艘。复以水军一千，运粮于眉、简二州，军中赖之。九年，从征建都蛮，岁余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战，遂降之。军还，道病卒。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领其军。

不老从攻嘉定，以巨舰七十艘载勇士数千人，据其上流，于府江红崖滩造浮桥以渡。十二年，嘉定降，宋将鲜于都统率众遁，不老追至大佛滩，尽毙之。行院汪田哥攻取紫云、泸、叙等城，不老功最多。及诸军围重庆，不老先以战舰三百艘列阵于观滩，绝其走路。十三年，领随翼军五百人，会招讨药刺海，竖栅于白水江岸以为备。不老乘夜袭宋军，直抵重庆城下，攻千斯门。宋军惊溃，溺死者众，生擒三十余人，获其旗帜甲仗以献。宋涪州守将率舟师来援，不老击败之于广阳坝，生获六十余人，夺其船十艘。十四年，从攻泸州，不老勒所部兵攻神臂门，蚁附以登，斩首五十级。明日复战，破之。十五年，复攻重庆太平门，不老先登，杀其守陴卒数十人，宋都统赵安以城降，总管黄亮乘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五十人，夺

战舰五十艘。十六年，命袭父职，为怀远大将军、船桥军马总管，更赐金虎符，兼夔路镇守副万户。十八年，大小盘诸峒蛮叛，命领诸翼蒙古、汉军三千余人戍施州，既而蛮酋向贵誓用等降，其余峒蛮之未服者悉平，遂以为保宁等处万户。

谒只里

谒只里，女直人也。大父昔宝味也不干，登金进士第，金亡，归太宗。谒只里幼颖悟，能记诵，及长，以孝友闻。事世祖潜邸，得备宿卫。中统初，命参议陕西行枢密院事，以商挺佐之。比行，入奏曰：“关陕要地，军务非轻，阿脱仰刺国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虑临时议论不协，必误大计，倘有异同，臣请得以上闻。”帝可其奏，赐宴而遣之。未几，改行省断事官，复入宿卫。李璫平，朝议选宿卫之士监汉军，谒只里佩虎符，监军于毗阳。至元七年，命为监战，以所领诸军围襄阳，筑一字堡以张军势，一时名将唆都、刘国杰、李庭等皆隶麾下。攻樊城，率其军先登，破之，所受赏赐，悉分将士。十一年，从丞相伯颜次郢州，将数骑而出，与宋兵遇，有部卒堕马，为其所得，谒只里单骑横戈，直入其军，取之以还，因杀获四人。时粮储不继，诸将以为忧，谒只里乃西攻江陵龙湾堡，取其粟万石，众赖以济。元兵东下，宋将夏贵迎战于阳逻湫，伯颜未至，众欲少俟之，谒只里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宜及其未定而击之。”遂直前冲贵军，获战船百余，贵败走。伯颜上其功，加定远大将军。十二年，攻常州，谒只里造云梯绳桥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颜命谒只里监守其宫，号令严肃，秋毫无犯。入朝，录功，迁昭勇大将军。未几，拜镇国上将军、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十九年卒，年四十二。

子亦老温，袭为万户，累迁江东廉访使；脱脱，淮东宣慰

使。

郑温

郑温，真定灵寿人。初从中书粘合南合南征，有功，为合必赤千户。从丞相史天泽，为新军万户镇抚。宪宗征西川，温四月不解甲，天泽以温见，具言其功，帝曰：“朕所亲见也。”赐名也可拔都，赏以鞍勒。还至阆州，奉旨分军守逻青居、钓鱼等山，天泽命温统四千人，警逻钓鱼山。中统元年，佩金虎符，为总管。三年，李璫叛，诏温以军还讨。至济南，大军围其城，贼将杨拔都等乘夜斫营，温力战至黎明，贼退，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泽厚赏之。七月，城破，命温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复受上赏，命为侍卫亲军总管。至元六年，进怀远大将军、右卫副都指挥使。九年，诏温统蒙古、汉人、女直、高丽诸部军万人，渡海征耽罗，平之。十二年，升右卫亲军都指挥使，率三卫军万人，从攻岳州、江陵、沙市、潭州，皆有功，平章阿里海涯赏银十锭。十四年，入朝，迁昭勇大将军、枢密院判官。十八年，改辅国上将军、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杭民饥，出米二十万石赈之。俄赐以常州官田三十顷。二十二年，召还。二十三年，升江浙左丞，命以新附汉军万五千，于淮安云山白水塘立屯田。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子钦，利用监丞；釭，榷茶都运使；铨，右卫亲军千户；镛，袁州路判官。

列传第四十二

汪世显

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平，郡县望风款附，世显独城守，及皇子阔端驻兵城下，始率众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独固守，何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失节耳。”又问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谁为耶？”对曰：“大军迭至，莫知适从，惟殿下仁武不杀，窃意必能保全阖城军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悦，承制锡世显章服，官从其旧。即从南征，断嘉陵，捣大安。田、杨诸蛮结阵迎敌，世显以轻骑驰挠之。宋曹将军潜兵相为犄角，世显单骑突之，杀数十人。黎明，大军四合，杀其主将，入武信，遂进逼资、普。军葭萌，宋将依山为栅，世显以数骑往夺之，乘胜定资州，略嘉定、峨眉。进次开州。时方泥潦，由间道攀缘以达。宋军屯万州南岸，世显即水北造船以疑之，夜从上游鼓革舟袭破之，宋师大扰。追奔至夔峡，过巫山，与宋援军遇，斩首三千余级。明年，师还攻重庆，会大暑，乃罢归。覲太宗，锡金符，易其名曰中山，且历数其功，世显拜谢曰：“此皆圣明福德所致，臣何预焉！”

辛丑，蜀帅陈隆之贻书请战，声言有众百万，皇子集诸将议之，咸谓隆之可生擒也。世显曰：“顾临敌何如，无庸夸辞为！”军薄成都，隆之战屡却，坚壁不出。其部曲田显约夜降，隆之觉之，世显曰：“事急矣！”亟梯城入救显，得与从者七

十余人出。获隆之，斩之。世显复简精锐五百人捣汉州，州兵三千出战，城闭，尽没。三日，大军薄其城，又三日，克之。癸卯春，皇子第功，承制拜便宜总帅，秦、巩等二十余州事皆听裁决，赐虎符、锦衣、玉带。世显先已邁疾，至是加剧，皇子遣疗，络绎往医，竟不起，年四十九。中统三年，论功追封陇西公，谥义武。延祐七年，加封陇右王。子七人：忠臣，巩昌便宜副总帅；次德臣；次直臣，巩昌中路都总领，殁于王事；次良臣；次翰臣，奥鲁兵马都元帅；佐臣，巩昌左翼都总领，殁于王事；清臣，四川行枢密院副使。

德臣，赐名田哥，字舜辅。年十四，侍太子游猎，矢无虚发。袭爵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从征蜀，将前军出忠、涪，所向克获。进攻运山，率麾下先。所乘马中飞石死，步战，拔外城。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赴之，玠闻，遁去。宪宗素闻其名，及入觐，所陈悉嘉纳，赐印符，命城沔州。沔据嘉陵要路，德臣缮治室庐，部署官属，数日而集。进攻嘉定，敌潜军夜出，德臣迎战，杀百人。还至左绵云顶，宋军乘夜斫营，觉之，杀千人，生擒百人。进次隆庆，宋军仍夜出，与力战，尽杀之。及马漕沟，遇伏兵，与战，获其统制罗廷鹞。又诏德臣城益昌，诸戍皆听节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见，乞免益昌赋税及徭役，漕粮、屯田为长久计，并从之。即命置行部于巩，立漕司于沔，通贩鬻，给馈饷。奏乞以兄忠臣摄府事，使己得专事益昌。益昌为蜀喉襟，蜀人惮其威名，诸郡环视，莫敢出斗。

甲寅春，旱，嘉陵漕舟水涩，议者欲弃去，德臣曰：“国家以蜀事托我，有死而已，奈何弃之！”尽杀所乘马糗士。袭嘉川，得粮二千余石。云顶吕达将兵五千邀战，即阵擒之，复得粮五千石。既而鱼关、金牛水陆运偕至，屯田麦亦登，食用

遂给。夏，获宋提辖崔忠、郑再立，纵令持檄谕苦竹，守将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归之。东南戍卒数百有去志，德臣揣知之，给券纵去，皆泣谢。未几，山寨相继输款。宋将余晦遣都统甘闰，以兵数万城紫金山，德臣即选精卒，衔枚夜进，大破之，闰仅以身免。南清北觐，其下杀清妻子以叛，蜀将焦远领兵饷之，德臣击败远，尽获所饷资粮。冬，蜀兵二万复至，又败之，获粮百余艘。鱼关至沔水，迂回为渡百有八，至是，悉为桥梁。

戊午岁，帝亲征，次汉中，德臣朝行在所。初，诸路军成都，猝为宋人所围，德臣遣将赴之，约曰：“先破敌者，奏领此城。”围遂解。诏候江南事定，如约以城与之。帝幸益昌，驻北山，谓德臣曰：“来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见汝身甚小，而胆甚大，不知敌曾薄汝城否？”德臣对曰：“赖陛下洪福，未尝一来。”帝曰：“彼惮卿威名耳。”赐金带，且俾立石纪功。嘉陵、白水交会，势汹急，帝问：“船几何可济？”德臣曰：“大军百万，非可淹延，当别为方略。”即命系舟为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顾谓诸王曰：“汪德臣言不虚发。”赐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纪功。苦竹既逆命，至是攻之，岩壁峭绝，或请建天桥，帝以问德臣，曰：“臣知先登陷阵而已，建桥非所知也。”既而桥果无功。乃率将士鱼贯而进，帝望见，叹曰：“人言其胆勇，岂虚誉邪！”宋将赵仲武纳款，而杨礼犹拒战，奋击，尽杀之。德臣微疾，帝劳之曰：“汝疾皆为我。”饮以葡萄酒，解玉带赐之，曰：“饮我酒，服我带，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谢。宋龙州守将王德新，遣所亲愿效顺，以郡民为祈，奏如其请。进攻长宁，拔之，斩守将王佐。帝东下，德臣为先锋，抵大获山。夺水门。宋将杨大渊遣子乞活数万人命，引至帝前为请，旦日，大渊率众降。已而运山、青居、

大梁皆降。攻钓鱼山，守臣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单骑至城下，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既，几为飞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问劳，俾还益昌，奏曰：“陛下尊为天子，犹冒寒暑，服劳于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又遣丞相兀真赐汤济，卒不起，年三十有六。中统三年，追封陇西公，谥忠烈。子六人：长惟正；次惟贤，大司徒；惟和，昭文馆大学士；惟明，以质子为元帅；惟能，征西都元帅；惟纯，权便宜都总帅。

良臣，年十六七即从兄德臣出征，每战辄当前锋，以功擢裨帅，兼便宜都府参议。癸丑岁，以德臣荐，为巩昌帅，领所部兵屯田白水，蜀边寨不敢复出钞略。宪宗亲征，军至六盘，良臣还巩昌，供亿所需，事集而民不扰，诏权便宜总帅府事。良臣奏：“愿与兄德臣效力定四川。”帝曰：“行军馈饷，所系不轻，汝任其责，自可立功。”良臣既奉命，治桥梁，平道路，营舟车，水陆无壅，储积充物。有旨赐黄金、弓矢，旌其能。

世祖即位，阿蓝台儿、浑都海逆命，劫六盘府库，西垂骚动，诏良臣讨之。兵至山丹，置营，按兵不战者凡二月。俄大举至耀碑谷，两军相当，良臣慷慨誓诸将曰：“今日之事，系国安危，胜则富贵可保，败则身戮家亡。苟能用命，纵死行间，不失忠孝之名。”众闻，踊跃而前。会大风扬沙，昼晦，良臣手刃数十人，贼势沮，众军乘胜捣之，贼大溃，获阿蓝台儿、浑都海，杀之，西鄙辑宁。捷闻，赐金虎符，权便宜都总帅。

中统二年，火里叛，复讨平之。入觐，赐燕，屡称其功，良臣拜谢曰：“臣奉诸王成算，何功之有！”世祖嘉其能让，复赐金鞍、甲冑、弓矢，转同金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宋将咎万寿帅战船二百，溯江而上，欲掩青居。良臣伏甲数十艘其后，

身先逆战，万寿败走，伏发，几获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良臣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奏请就近地筑城曰武胜，以扼其往来。四年春，良臣攻重庆，命元帅康士禿先驱，与宋将硃不异孙兵交，良臣塞其归路，引兵横击之，断敌兵为二，敌败走趋城，不得入，尽杀之。

至元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兄子惟正请于朝，谓良臣久劳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复授良臣昭勇大将军、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明年，召入，帝曰：“成都被兵久，须卿安集之。”授镇国上将军、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进攻嘉定，咎万寿坚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杀之，进垒薄城。万寿悉军出战，大破之，伏尸蔽江。万寿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统兵顺流而下，紫云、泸、叙相继款附。还围重庆。

十三年，宋涪州安抚杨立帅兵救重庆者再，良臣皆败走之。宋安抚张珩遣将乘虚袭据泸州，良臣还军平之，复攻重庆。十五年春，张珩悉众鏖战，良臣奋击，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战益急。珩所部赵安开门纳降，珩潜遁。良臣禁俘掠，发粟赈饥，民大悦。四川悉平。捷闻，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赐白貂裘。良臣陈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纳。良臣至成都，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赠仪同三司，谥忠惠。加赠推诚保德宣力功臣、仪同三司、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子七人：惟勤，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简，保宁万户；惟某，同知屯田总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帅；惟恭，阶州同知；惟仁，人匠总管达鲁花赤；惟新，汉军千户。

惟正字公理，幼颖悟，藏书二万卷，喜从文士论议古今治乱，尤喜谈兵，时出游猎，则勒从骑为攻守状。父卒于军，皇侄寿王俾权袭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即位，遂真授焉。初，宪宗遣浑都海以骑兵二万守六盘，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浑都海叛，乞台不花发兵为应，惟正即命力士缚乞台不花，杀之。世祖嘉其功，诏东川军事悉听处分。

中统二年，入朝，赐甲冑、宝鞍。三年，诏还巩昌。部长火都叛，民大扰，惟正谓将吏曰：“火都今若獠犬，方肆狂齧，苟一战不利，则城邑为墟，当胜以不战。”乃发兵踵之，贼欲战不得，休则挠之。若是者两月，知其粮尽势蹙，曰：“可矣。”与战，屡捷。火都遣三十人来约降，即遣其十人还，俾火都自来，因潜兵蹶其后，出其不意擒杀之。

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诏立武胜军以拒之。惟正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道，夜悬灯栅间，编竹为笼，中置火炬，顺地势转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备，不敢近。九年，帅兵掠忠、涪，获令、簿各一，破寨七，擒守将六，降户千六百有奇，捕虏五百。会丞相伯颜克襄阳，议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颜会钱塘。”帝优诏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谁托！异日蜀平，功岂伯颜下邪！”未几，两川枢密院合兵围重庆，命益兵助之，惟正夺其洪崖门，获宋将何统制。

皇子安西王出镇秦蜀，召惟正还。十四年冬，皇子北伐，而藩王土鲁叛于六盘，王相府命别速带领兵进讨，惟正为副。别速带不习兵，师行无纪，惟正为正部曲，肃行阵，严斥候，凡军政一倚重焉。进次平凉，简巩兵锐者八十人与俱，至六盘。土鲁先据西山，惟正分安西兵为左右翼，巩兵独居中，去土鲁

一里许，皆下马，手弓。土鲁遣百骑突陈，惟正令引满毋发，将及，又命曰：“视必中而发。”于是矢下如雨，突骑中者三分之一，余尽驰还，土鲁军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逾山，至萧河，擒叛将燕只哥，复进兵，土鲁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谒，王历称其功。明日，大燕，赏以金尊杯、貂裘。王妃赐其母珠络帽衣，且曰：“吾皇家儿妇也，为汝母制衣，汝母真福人也。”诏惟正入朝，世祖推玉食食之，赐白金五千两、锦衣一袭，授金吾卫上将军、开成路宣慰使。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赐玉带。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蜀土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留意抚循，人便安之。二十年，进阶资德大夫。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入觐上都，得腹疾，还至华州，卒，年四十四。谥贞肃。二子：嗣昌，武略将军、成都总军副万户；寿昌，资德大夫、江南行御史台中丞。

史天泽格

史天泽，字润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钟，善骑射，勇力绝人，从其兄天倪帅真定。乙酉，天倪遣护送其母归北京，既而天倪为武仙所害，府僚王缙、王守道追及天泽于燕，曰：“变起仓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回辔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泽毅然曰：“兄弟之仇，义所当复，虽死不避，况未必死邪！”即倾赀装，易甲仗，南还，行次满城，得士马甚众。天泽摄行军事，遣监军李伯祐诣国王孛鲁言状，且乞济师。天泽时为帐前军总领，孛鲁承制命绍兄职为都元帅。俾笑乃鹞将蒙古军三千人援之，合势进攻卢奴。仙骁将葛铁枪者，拥众万人来拒战，天泽迎击之，身先士卒，勇气百倍。贼退阻泃河，乘夜而遁，天泽追及之，生擒葛铁枪，余众悉溃，获其兵甲辎重，军威大振。遂下中山，略无极，拔赵州，进军

野头。会天泽兄天安亦提兵来赴，击仙败之，仙奔双门，遂复真定。

未几，宋大名总管彭义斌阴与仙合，欲取真定，天泽同笑乃扼诸赞皇，仙不得进。义斌势蹙，焚山自守，天泽遣锐卒五十，摧锋而入，自以铁骑继其后，缚义斌斩之。未几，仙复令谍者，结死士于城中大历寺为内应，夜斩关而入，据其城。天泽引步卒数十，逾城东出，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锐卒数百，夜赴真定，而笑乃鵬兵亦至，捕叛者三百余人，仙从数骑，走保西山抱犊寨。笑乃鵬怒，忿民之从贼，驱万余人将杀之，天泽曰：“彼皆吾民，但为贼所胁耳，杀之何罪！”力争得释。乃缮城壁，立楼橹，为不可犯之计，招集流散，存恤困穷。以抱犊诸寨，仙之巢穴，不即剪覆，终遗后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继又取蚁尖、马武等寨，而相、卫亦降。

己丑，太宗即位，议立三万户，分统汉兵。天泽适入觐，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庚寅冬，武仙复屯兵于卫，天泽合诸军围之。金将完颜合达以众十万来援，战不利，诸将皆北，天泽独以千人绕出其后，败一都尉军，与大军合攻之，仙逸去，遂复卫州。

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诏天泽以兵由孟津会河南，至则睿宗已破合达军于三峰山。乃命略地京东，招降太康、柘县、瓦冈、睢州，追斩金将完颜庆山奴于阳邑。夏，帝北还，留睿宗总兵围汴。癸巳春，金主突围而出，令完颜白撒自黄龙冈来袭新卫。天泽率轻骑驰赴之，比至，围已合，天泽奋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复跃出，其众皆披靡，遂与大军夹击之，白撒等败走蒲城，天泽尾其后，白撒等兵尚八万，俘斩殆尽。金主以单舸东走归德，天泽追至归德，与诸军会。新卫达鲁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营，天泽曰：

“此岂驻兵之地乎！彼若来犯，则进退失据矣。”不听，会天泽以事之汴，比还，撒吉思不花全军皆没。金主迁蔡，帝命元帅侁盖率大军围之。天泽当其北面，结筏潜渡汝水，血战连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经死，天泽还真定。

时政烦赋重，贷钱于西北贾人以代输，累倍其息，谓之羊羔利，民不能给。天泽奏请官为偿一本息而止。继以岁饥，假贷充贡赋，积银至一万三千锭，天泽倾家赀，率族属官吏代偿之。又请以中户为军，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境内以宁。

金亡，移军伐宋。乙未，从皇子曲出攻枣阳，天泽先登，拔之。及攻襄阳，宋兵以舟数千陈于峭石滩，天泽挟二舟载死士，直前捣之，覆溺者万计。丁酉，从宗王口温不花围光州，天泽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师次复州，宋兵以舟三千锁湖面为栅，天泽曰：“栅破，则复自溃。”亲执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栅，不逾时，栅破，复人惧，请降。进攻寿春，天泽独当一面，宋兵夜出斫营，天泽手击杀数人，麾下兵继至，悉驱其兵入淮水死，乘胜而南，所向辄克。

壬子，入觐，宪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世祖时在籓邸，极知汉地不治，河南尤甚，请以天泽为经略使。至则兴利除害，政无不举，诛郡县长贰之尤贪横者二人，境内大治。阿蓝答兒钩较诸路财赋，锻炼罗织，无所不至，天泽以勋旧独见优容，天泽曰：“我为经略使，今不我责，而罪余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释者甚众。

戊午秋，从宪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宋将吕文德以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北军迎战不利。帝命天泽御之，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三战三捷，夺其战舰百余艘，追至重庆而还。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对，大略谓：“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沛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帝嘉纳之。继命往鄂渚撤江上军，还，授河南等路宣抚使，俄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二年夏五月，拜中书右丞相。天泽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国安民之术，无不次第举行。又定省规十条，以正庶务。宪宗初年，括户余百万，至是，诸色占役者太半，天泽悉奏罢之。秋九月，扈从世祖亲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诏丞相纒泉真将右军，天泽将左军，合势蹙之，阿里不哥败走。

三年春，李璫阴结宋人，以益都叛，遂据济南，诏亲王哈必赤总兵讨之，凶势甚盛。继命天泽往，天泽闻璫入济南，笑曰：“豕突入苙，无能为也。”至则进说于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乃深沟高垒，绝其奔轶。凡四月，城中食尽，军溃出降，生擒璫，斩于军门，诛同恶者数十人，余悉纵归。明日，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

初，天泽将行，帝临轩授诏，责以专征，俾诸将皆听节度。天泽未尝以诏示人，及还，帝慰劳之，悉归功于诸将，其慎密谦退如此。天泽在宪宗时尝奏：“臣始摄先兄天倪军民之职，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权，臣复入叨寄遇，一门之内，处三要职，分所当辞，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劳于国，一门三职，何愧何嫌！”竟不许。至是，言者或谓李璫之变，由诸侯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

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四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中书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议攻襄阳，诏天泽与驸马忽刺出往经画之，赐白金百锭、楮币万缗。至则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为必取之计。七年，以疾还燕。八年，进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谕旨曰：“两省、院、台，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烦卿也。”

十年春，与平章阿术等进攻樊城，拔之，襄阳降。十一年，诏天泽与丞相伯颜总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天泽至郢州遇疾，还襄阳，帝遣侍臣赐以葡萄酒，且谕之曰：“卿自朕祖宗以来，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发，善自调护。”还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与尚医驰视，赐以药饵。天泽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语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天泽平居，未尝自矜其能，及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节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门庭悄然。或劝以权自张，天泽举唐韦澳告周墀之语曰：“愿相公无权。爵禄刑赏，天子之柄，何以权为！”因以谢之，言者惭服。当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为治其生理而宾礼之，后多致显达。破归德，释李大节不杀，而送至真定，署为参谋。卫为食邑，命王昌龄治之，旧人多不平，而莫能间，其知人之明、用人之专如此。是以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

子格，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樟，真定顺天新军万户；棣，

卫辉路转运使；杠，湖广行省右丞；杞，淮东道廉访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阳府；彬，中书左丞。

格字晋明。岁壬子，宪宗赐天泽以卫城，授格节度使。宪宗崩，格北留谦州，五年而归，为邓州旧军万户。既又代张弘范为亳州万户，而以故所将邓州旧军授弘范。从攻襄阳，襄阳下，赐白金、衣裘、弓矢、鞍马。众军渡江，平章阿术将二十五万户居前，每五万户择一人为帅统之，格居其一。格军先渡，为宋将程鹏飞所却，格被三创，丧其师二百。寻复大战，中流矢，鹏飞身亦被七创，乃败走。其后枢密院奏格轻进，请罪之，帝念其功而薄其罪。俾从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砲激栅木，伤肩，矢贯其手，裹创先登，拔之，遂以军民安抚留戍。

入覲，加定远大将军，赐以天泽所服玉带。从攻静江，众以輶辇自蔽凿城，格所当，砲礮蔽地，车不可至，乃伺隙率众攀堞，蚁附而上，拔之。徇广西十八州、广东三州，皆下。静江受兵之初，溪洞诸夷皆降云南，格遣使谕之，来者五十州，云南争之，事闻，诏听格节度。升广西宣抚使，改镇国上将军、广南西道宣慰使。

宋亡，陈宜中、张世杰挟益王鸾、广王昺据福州，立益王，传檄岭海，欲复其地，诈言夏贵已复濒江州郡。诸戍将以江路既绝，不可北归，皆托计事还静江。格曰：“君等亦为虚声所惧邪！待贵逾岭，审不可北归，吾与诸君取途云南而归，未为不可，敢辄弃戍哉！”行省议弃广东之肇庆、德庆、封州，并兵戍梧州。格曰：“弃地撤备，示敌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剧贼苏仲，集溃卒，据镇龙山称王，劫掠于外，耕植于内，至秋毕获。闻大兵至，则伪出降，官军畏暑，不敢深入，横、象、宾、贵四州，皆被其害。格筑堡于其界，守以土兵，令官军火其庐栅，民践其禾稼，仲穷蹙，遂降。益王余众破浔州，

斩李辰、李福。静江北抵全、永，皆城守，罗飞围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泽民间道来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众。

益王死，卫王立。趣广州，壁海中崖山，遣曾渊子据雷州，谕之降，不听，进兵攻之，渊子奔冈洲。世杰将兵数万，欲复取雷州，戍将刘仲海击走之。后悉众来围，城中绝粮，士以草为食，格漕钦、廉、高、化诸州粮以给之，世杰解围去。诏格戍雷州。卫王死，广东、西悉平。张弘范请复将亳州军，乃还格邓州旧军。拜参知政事、行广南西道宣慰使。入觐，拜资德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寻复为湖广右丞，进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荣，邓州旧军万户。

列传第四十三

董文炳 士元 士选

董文炳，字彦明，俊之长子也。父歿时年始十六，率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岁乙未，以父任为藁城令。同列皆父时人，轻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惮。文炳明于听断，以恩济威。未几，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视，里人亦大化服。县贫，重以旱蝗，而征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谷数千石与县，县得以宽民。前令因军兴乏用，称贷于人，而贷家取息岁倍，县以民蚕麦偿之。文炳曰：“民困矣，吾为令，义不忍视也，吾当为代偿。”乃以田庐若干亩计直与贷家，复籍县闲田与贫民为业，使耕之。于是流离渐还，数年间，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隐实者诛，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为户数。众以为不可，文炳曰：“为民获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乐为者，文炳曰：“后当德我。”由是赋敛大减，民皆富完。旁县民有讼不得直者，皆诣文炳求决。文炳尝上谒大府，旁县人聚观之，曰：“吾亟闻董令，董令顾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时府索无厌，文炳抑不予。或谗之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终不能剥民求利也。”即弃官去。

世祖在潜藩，癸丑秋，受命宪宗征南诏。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从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番，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踣躅道路，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厉，期必至军。会使者过，遇文炳，还言其状。时文炳弟

文忠先从世祖军，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厩五马载糗粮迎文炳。既至，世祖壮其忠，且闵其劳，赐赆甚厚。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

己未秋，世祖伐宋，至淮西台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驰至寨下，谕以祸福，不应，文炳脱胄呼曰：“吾所以不极兵威者，欲活汝众也，不速下，令屠寨矣。”守者惧，遂降。九月，师次阳罗堡。宋兵筑堡于岸，陈船江中，军容甚盛。文炳请于世祖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即与敢死士数十百人当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载艨艟鼓棹疾趋，叫呼毕奋。锋既交，文炳麾众趋岸搏之，宋师大败。命文用轻舟报捷，世祖方驻香炉峰，因策马下山问战胜状，则扶鞍起立，竖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师毋解甲，明日将围城。既渡江，会宪宗崩。闰十一月，班师。

庚申，世祖即位于上都，是为中统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诸道。还奏曰：“人久弛纵，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与之更始。”世祖从之，反侧者遂安。二年，擢山东东路宣抚使。方就道，会立侍卫亲军，帝曰：“亲军非文炳难任。”即遥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三年，李璫反济南。璫剧贼，善用兵。文炳会诸军围之，璫不得遁。久之，贼势日蹙，文炳曰：“穷寇可以计擒。”乃抵城下，呼璫将田都帅者曰：“反者璫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缒城降。田，璫之爱将，既降，众遂乱，禽璫以献。璫兵有浙、涟两军二万余人，勇而善战，主将怒其与贼，配诸军，使阴杀之。文炳当杀二千人，言于主将曰：“彼为璫所胁耳，杀之恐乖天子仁圣之意。向天子伐南诏，或妄杀人，虽大将亦罪之，是不宜杀也。”主将从之。然他杀之者已众，皆大悔。

璿伏诛，山东犹未靖，乃以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率亲军以行。出金银符五十，有功者听与之。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从数骑衣冠而入。居府，不设警卫，召璿故将吏立之庭，曰：“璿狂贼，诳误汝等。璿已诛死，汝皆为王民。天子至仁圣，遣经略使抚汝，当相安毋惧。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吏，汝等勉取金银符，经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山东以安。

至元三年，帝惩李璿之乱，欲潜销方镇之横，以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到官，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预谋取宋方略，凡厄塞要害皆列栅筑堡，为备御计。帝尝召文炳密谋，欲大发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迩宋境，人习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军，河南战以辟地。俟宋平，则河北长隶兵籍，河南削籍为民。如是为便。又将校素无俸给，连年用兵，至有身为大校出无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士四人，百户二人，听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从之，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

七年，改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沂与宋接境，镇兵仰内郡饷运。有诏和余本部，文炳命收州县所移文。众谏以违诏，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敌人接壤，知吾虚实，一不可；边民供顿甚劳，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惧来者，三不可。”帝大悟，罢之。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两城夹淮相望，以缀襄阳及捣宋腹心。

十年，拜参知政事。夏，霖雨，水涨，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着胁。文炳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箛中矢尽，顾左右索矢，又十余发，矢不继，力亦困，不能张满，

遂闷绝几殆。明日，水入外郭，文炳麾士卒却避，贵乘之，压军而阵。文炳病创甚，子士选请代战，文炳壮而遣之，复自起束创，手剑督战。士选以戈击贵将仆，不死，获之以献。贵遂去，不敢复来。

是岁，大举兵伐宋，丞相伯颜自襄阳东下，与宋人战阳罗堡。文炳以九月发正阳，十一年正月，会伯颜于安庆。安庆守将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请于伯颜曰：“大军既疲于阳罗堡，吾兵当前行。”伯颜许之。宋都督贾似道来御，师陈于芜湖，似道弃师走。次当涂，文炳复言于伯颜曰：“采石当江之南，和州对峙，不取，必有后顾。”遂进攻之，降知州事王喜。

三月，有诏以时向暑热，命伯颜军驻建康，文炳军驻镇江。时扬州、真州坚守不下，常州、苏州既降复叛。张世杰、孙虎臣约真、扬兵誓死战，真、扬兵战每败，不敢出。世杰等陈大舰万艘，碇焦山下江中，劲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载士选别船。弟之子士表请从，文炳顾曰：“吾弟仅汝一子，脱吾与士选不返，士元、士秀犹足杀敌，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请，乃许。文炳乘轮船，建大将旗鼓，士选、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阵，诸将继进，飞矢蔽日。战酣，短兵相接，宋兵亦殊死战，声震天地，横尸委仗，江水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师大败，世杰走，文炳追及于夹滩。世杰收溃卒复战，又破之，遂东走于海。文炳船小，不可入海，夜乃还。俘甲士万余人，悉纵不杀，获战船七百艘，宋力自此遂穷。

十月，诸军分三道而进，文炳居左，由江并海趋临安。先是，江阴军金判李世修欲降不果，文炳檄谕之，世修以城来附，令权本军安抚使。所过民不知兵，凡获生口，悉纵遣之，无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张瑄有众数千，负海为横，文炳命招讨使王世强及士选往降之。士选单舸至瑄所，谕以威德，

瑄降，得海舶五百。十三年春正月，次盐官。盐官，临安剧县，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将佐请屠之，文炳曰：“县去临安不百里，声势相及，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轻杀一人，则害大计，况屠一县耶？”于是遣人入城谕意，县降。遂会伯颜于临安城北。张世杰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绕出临安城南，戍浙江亭。世杰计不行，乃窃宋主弟吉王鸾、广王昺南走，而宋主鸕遂降。

伯颜命文炳入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文炳取宋主诸玺符上于伯颜。伯颜以宋主入觐，有诏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抚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宋宗室福王与芮赴京师，遍以重宝致诸贵人，文炳独却不受。及官录与芮家，具籍受宝者，惟文炳无名。伯颜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怀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旧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资德大夫、中书左丞。

时张世杰奉吉王鸾据台州，而闽中亦为宋守。敕文炳进兵，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邑之民何以续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杰遁。诸将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顺于我，我不暇有，故世杰据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纵所俘者，以军法论！”得免者数万口。至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众曰：“诺。”其守将火城中逃，文炳亟命灭火，追擒其将，数其残民之罪，斩以徇。逾岭，闽人扶老来迎，漳、泉、建宁、邵武诸郡皆送款来附。凡得州若干、县若干、户口若干。闽人感文炳德最深，庙而祀之。

十四年，帝在上都，适北边有警，欲亲将北伐。正月，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临安。比至，帝日问来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无所效力，请事北边。”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竖子盗兵，朕自抚定。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尽以托卿。卒有不虞，便宜处置以闻。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谢，不许，因奏曰：“臣在临安时，阿里伯奉诏检括宋诸藏货宝，追索没匿甚细，人实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财，恐非安怀之道。”即诏罢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扞海寇，诱诸蛮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矣，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赐金虎符。燕劳毕，即听陛辞。文炳求见皇太子，帝许之，复敕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见毕即遣行。”既见，慰谕恳至。文炳留士选宿卫，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

至大都，更日至中书、枢密，不署中书案。平章政事阿合马方恃宠用事，生杀任情，惟畏文炳，奸状为之少敛。尝执笔请曰：“相公官为左丞，当署省案。”请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闻之，谓宫臣竹忽纳曰：“董文炳深虑，非尔曹所知。”后或私问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

十五年夏，文炳有疾，奏请解机务，诏曰：“大都署炽，非病者宜，卿可来此，固当愈。”文炳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领机务，西北高寒，筋骸舒暢，当复自愈，请尽力北边。”帝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也。枢密事重，以卿佉书枢密院事，中书左丞如故。”文炳辞，不许，遂拜。八月天寿节，礼成赐宴，帝命坐文炳上坐，谕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

也，理当坐是。”每尚食，上食辄辍赐文炳。是夜，文炳疾复作，敕赐御医日来诊视。九月十三日，疾笃，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为国死边，今至此，命也。愿董氏世有男能骑马者，勉力报国，则吾死瞑目矣。”言毕，就枕卒。帝闻，悼痛良久，命文忠护丧葬藁城，令所过有司以礼吊祭，赠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谥忠献。子士元、士选。

士元，一名不花，字长卿，文炳长子也。自襁褓丧母，祖母李氏爱之，谓文炳曰：“俟儿能言，即令读书。”数岁，从名儒受学。及长，善骑射。宪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从叔父文蔚率邓州一军西行。师次钓鱼山，宋人坚壁拒守。士元请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锐卒先登，力战良久，以它军不继而还。宪宗壮之，赐以金帛。中统初，文蔚入典禁兵，士元以世家子选供奉内班，从车驾巡狩北方，尝预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会文蔚病卒，无子，命士元袭为千夫长。出师南征襄汉，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军中修敕武备，号令肃然。

丞相伯颜克江南，宋兵保两淮未下，士元数与战，拔淮安堡，以功迁武节将军。从太师博鲁欢攻扬州，驻师湾头堡。时方大暑，博鲁欢病还京师，以行省阿里代领诸军。扬州守将姜才乘隙来攻。阿里素不习兵，率轻骑数百出堡，士元与别将哈刺秃以百骑从之。日已暮，宋兵至者万余，士元谓左右曰：“大丈夫报国，政在今日，勿惧也。”方整阵欲战，阿里趣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与哈刺秃以部兵赴敌死战，鼓噪震地，泥淖马不能驰，乃弃马步战，至四更，敌众始退。及旦，阿里来视战地，见士元卧泥中，身被十七枪，甲裳尽赤，肩舁至营而绝，年四十二。哈刺秃亦战死。

江淮既平，伯颜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损者二将而已。”帝问其人，以士元与哈刺秃对。帝曰：“不花健捷

过人，昼战必能制敌，夜战而死，甚可惜也。”至大元年，赠镇国上将军、金书枢密院事，谥节愍。后加赠推诚效节功臣、资德大夫、中书左丞、护军，追封赵郡公，改谥忠愍。

士选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从文炳居兵间，昼治武事，夜读书不辍。文炳总师与宋兵战金山，士选战甚力，大败之，追至海而还。及降张瑄等，丞相伯颜临阵观之，壮其骁勇，遣使问之，始知为文炳子。奏功，佩金符，为管军总管。战数有功。宋降，从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书图籍，静重识大体，秋毫无所取，军中称之。宋平，班师，诏置侍卫亲军诸卫，以士选为前卫指挥使，号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几，以其职让其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将前卫，而以士选同金行枢密院事于湖广，久之召还。

宗王乃颜叛，帝亲征，召士选至行在所，与李劳山同将汉人诸军以御之。乃颜军飞矢及乘舆前，士选等出步卒横击之，其众败走。缓急进退有礼，帝甚善之。桑哥事败，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于是召士选论议政事，以中书左丞与平章政事彻理往镇浙西，听辟举僚属。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悦。有聚敛之臣为奸利，事发得罪且死，诈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请留以待之，士选曰：“海商至则捕录之，不至则无如之何，不系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则无以谢天下。”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广蓄泄以备水旱，率为豪民占以种艺，水无所居积，故数有水旱，士选与彻理力开复之。

成宗即位，金行枢密院于建康。未几，拜江西行省左丞。赣州盗刘六十伪立名号，聚众至万余。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守吏又因以扰良民，贼势益盛。士选请自往，众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

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县，去贼巢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请自效，不数日遂擒贼魁，散余众归农。军中获贼所为文书，旁近郡县富人姓名具在。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报于朝。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谓之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书，但请黜赃吏数人而已，不言破贼事。廷议深叹其知体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廉威素著，不严而肃，凛然有大臣风。入金枢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前中丞崔彧久任风纪，善斡旋以就事功。既卒，不忽木以平章军国重事继之，方正持大体，天下望之，而已多病，遂以属之士选。风采明俊，中外竦然。

时丞相完泽用刘深言，出师征八百媳妇国，远冒烟瘴，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驱民转粟饷军，谿谷之间不容舟车，必负担以达。一夫致粟八斗，率数人佐之，凡数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数十万，中外骚然。而完泽说帝：“江南之地尽世祖所取，陛下不兴此役，则无功可见于后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坚，故无敢谏者。士选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毕，同列皆起，士选乃独言：“今刘深出师，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就令当取，亦必遣使谕之，谕之不从，然后聚粮选兵，视时而动。岂得轻用一人妄言，而致百万生灵于死地？”帝色变，士选犹明辨不止，侍从皆为之战栗，帝曰：“事已成，卿勿复言。”士选曰：“以言受罪，臣之所当。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拥之以出。未数月，帝闻师败绩，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验矣，吾愧之。”因赐上尊以旌直言，始为罢兵，诛刘深等。世祖尝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

二哥呼土选。久之，出为江浙行省右丞，迁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迁陕西。

土选平生以忠义自许，尤号廉介，自门生部曲，无敢持一毫献者。治家甚严，而孝弟尤笃。时言世家有礼法者，必归之董氏。其礼敬贤士尤至。在江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迁南行台，又招汲子集与俱，后又得范梈等数人，皆以文学大显于时。故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晚年好读《易》，淡然终其身。每一之官，必卖先业田庐为行货，故老而益贫，子孙不异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称廉吏云。子守忠，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守憲，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张弘范

张弘范，字仲畴，柔第九子也。善马槊，颇能为歌诗。年二十时，兄顺天路总管弘略上计寿阳行都，留弘范摄府事，吏民服其明决。蒙古军所过肆暴，弘范杖遣之，入其境无敢犯者。中统初，授御用局总管。三年，改行军总管，从亲王合必赤讨李璫于济南。柔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营城西，璫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璫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谓我弗悟也。”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广，璫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垒门，遇伏皆死，降两贼将。柔闻之曰：“真吾子也。”璫既诛，朝廷惩璫尽专兵民之权，故能为乱，议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范例罢。

至元元年，弘略既入宿卫，帝召见，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顺

天者，且念弘范有济南之功，授顺天路管民总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岁大水，漂没庐舍，租税无从出，弘范辄免之。朝廷罪其专擅，弘范请入见，进曰：“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帝曰：“何说也？”对曰：“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恆收，非陛下大仓库乎！”帝曰：“知体，其勿问。”

六年，括诸道兵围宋襄阳，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复佩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璫所教练之卒，勇悍难制，故命领之。戍鹿门堡，以断宋饷道，且绝郢之救兵。弘范建言曰：“国家取襄阳，为延久之计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毙也。曩者，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师坐视，无御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归、峡，商贩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宁有自毙之时乎！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帅府奏用其言，移弘范兵千人戍万山。既城，与将士较射出东门，宋师奄至。将佐皆谓众寡不敌，宜入城自守。弘范曰：“吾与诸君在此何事，敌至将不战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马，立遣偏将李庭当其前，他将攻其后，亲率二百骑为长阵，令曰：“闻吾鼓则进，未鼓勿动。”宋军步骑相间突阵，弘范军不动，再进再却，弘范曰：“彼气衰矣。”鼓之，前后奋击。宋师奔溃。八年，筑一字城逼襄阳。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疮见主帅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从之。明日，复出锐卒先登，遂拔之。襄阳既下，偕宋将吕文焕入覲，赐锦衣、白金、宝鞍，将校行赏有差。

十一年，丞相伯颜伐宋，弘范率左部诸军循汉江，东略郢西，南攻武矶堡，取之。北兵渡江，弘范为前锋。宋相贾似道

督兵阻芜湖，殿帅孙虎臣据丁家洲。弘范转战而前，诸军继之，宋师溃，弘范长驱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谕丞相毋轻敌贪进，方暑，其少驻以待。弘范进曰：“圣恩待士卒诚厚，然缓急之宜，非可遥度。今敌已夺气，正当乘破竹之势，取之无遗策矣。岂宜迂缓，使敌得为计耶？”丞相然之，驰驿至阙，面论形势，得旨进师。十二年，次瓜州，分兵立栅，据其要害。扬州都统姜才所统兵劲悍善战，至是以二万人出扬子桥。弘范佐都元帅阿术御之，与宋兵夹水阵。弘范以十三骑径度冲之，阵坚不动，弘范引却。一骑跃马挥刀，直趣弘范，弘范旋辔反迎刺之，应手顿毙马下，其众溃乱，追至城门，斩首万余级，自相蹂藉溺死者过半。宋将张世杰、孙虎臣等率水军于焦山决战，弘范以一军从旁横冲之，宋师遂败。追至鬯山之东，夺战舰八十艘，俘馘千数。上其功，改亳州万户，后赐名拔都。从中书左丞董文炳由海道会丞相伯颜，进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侄为称，往返未决。弘范将命入城，数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称臣降表来上。十三年，台州叛，讨平之，诛其为首者而已。十四年，师还，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

十五年，宋张世杰立广王昺于海上，闽、广响应，俾弘范往平之，授蒙古汉军都元帅。陛辞奏曰：“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帝曰：“汝知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师既南，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面赐锦衣、玉带，弘范不受，以剑甲为请。帝出武库剑甲，听其自择，且谕之曰：“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将行，荐李恆为己贰，从之。至扬州，选将校水陆二万，分道南征，以弟弘正为先锋，戒之曰：“选汝骁勇，非私汝也。

军法重，我不敢以私挠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进攻三江寨，寨据隘乘高，不可近，因连兵向之。寨中持满以待，弘范下令下马治朝食，若将持久者。持满者疑不敢动，而他寨不虞也。忽麾军连拔数寨，回捣三江，尽拔之。至漳州，军其东门，命别将攻南门、西门，乃乘虚破其北门，拔之。攻鲍浦寨，又拔之。由是濒海郡邑皆望风降附。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使之拜，不屈，弘范义之，待以宾礼，送至京师。获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命子珪师事之。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阳港发舶入海，至甲子门，获宋斥候将刘青、顾凯，乃知广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军千余艘碇海中，建楼橹其上，隐然坚壁也，弘范引舟师赴之。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乃由山之东转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断其汲路，烧其宫室。世杰有甥在弘范军中，三使招之，世杰不从。甲戌，李恆自广州至，授以战舰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将战，或请先用砲。弘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军其东南北三面，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宋舟潮至必东遁，急攻之，勿令得去，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恆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弘范舟师犯其前，众继之。豫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幙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之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师大溃。宋臣抱其主昷赴水死。获其符玺印章。世杰先遁，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杰走交趾，风坏舟，死海陵港。其余将吏皆降。岭海悉平，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

十月，入朝，赐宴内殿，慰劳甚厚。未几，瘴疠疾作，帝

命尚医诊视，遣近臣临议用药，敕卫士监门，止杂人毋扰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阙再拜。退坐，命酒作乐，与亲故言别。出所赐剑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语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烈。至大四年，加赠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阳王，谥献武。子珪，自有传。

列传第四十四

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辽，为官族。曾大父仕金，为邢州节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泽而下，遂为邢人。庚辰岁，木华黎取邢州，立都元帅府，以其父润为都统。事定，改署州录事，历巨鹿、内丘两县提领，所至皆有惠爱。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三，为质子于帅府。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词，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上书数千百言，其略曰：

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无疵也。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

诸国，不数年而取天下。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庶传万祀，永保无疆之福。

愚闻之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余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载一时，不可失也。

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领百官，化万民；在外莫大乎将，将以统三军，安四域。内外相济，国之急务，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万事之细，非一心之可察。当择开国功臣之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督责旧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劳力而定也。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威福者君之权，奉命者臣之职。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

天下之民未闻教化，见在囚人宜从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则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设，则不宜繁，因大朝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

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须如鱼水。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廩，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务，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

官司归还。凡赔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

纳粮就远仓，有一废十者，宜从近仓以输为便。当驿路州城，饮食祇待偏重，宜计所费以准差发。关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从旧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珍珠金银之所出，淘沙炼石，实不易为，一旦以缠丝缕，饰皮革，涂木石，妆器仗，取一时之华丽，废为尘而无济，甚可惜也，宜从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无职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

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

天下莫大于朝省，亲民莫近于县宰。虽朝省有法，县宰宜择，县宰正，民自安矣。关西、河南地广土沃，以军马之所出入，治而未丰。宜设官招抚，不数年民归土辟，以资军马之用，实国之大事。移刺中丞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虽使从实恢办，不足亦取于民，拖兑不办，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罢繁碎，止科征，无从献利之徒削民害国。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使臣到州郡，宜设馆，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近代礼乐器具靡散，宜令刷会，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使器备人存，渐以修之，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广远，虽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阴所

祐也。宜访名儒，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气，顺时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极于幽明，天下赖一人之庆。

见行辽历，日月交食颇差，闻司天台改成新历，未见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

国家广大如天，万中取一，以养天下名士宿儒之无营运产业者，使不致困穷。或有营运产业者，会前圣旨种养应输差税，其余大小杂泛并行蠲免，使自给养，实国家养才励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盖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

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云雾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说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选左右谏臣，使讽谕于未形，忖画于至密也。君子之心，一于理义，怀于忠良；小人之心，一于利欲，怀于谗佞。君子得位，有容于小人；小人得势，必排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远佞人”，又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谓也。

今言利者众，非图以利国害民，实欲残民而自利也。宜将国中人民必用场冶，付各路课税所，以定榷办，其余言利者并行罢去。古者明王不宝远物，所宝惟贤，如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此皆一人之睿知，贤王之辅成也。古者治世均民产业，自废井田为阡陌，后世因之不能复。今穷乏者益损，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势，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贾与民

和好交易，不生擅夺欺罔之害，真国家之利也。

笞箠之制，宜会古酌今，均为一法，使无敢过越。禁私置牢狱，淫民无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爱生之德。立朝省以统百官，分有司以御众事，以至京府州郡亲民之职无不备，纪纲正于上，法度行于下，是故天下不劳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后，可立朝省，以为政本。其余百官，不在员多，惟在得人焉耳。

世祖嘉纳焉。又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坏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张耕、洺水刘肃者治之，犹可完复。“朝廷即以耕为邢州安抚使，肃为副使。由是流民复业，升邢为顺德府。

癸丑，从世祖征大理。明年，征云南。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从伐宋，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

秉忠虽居左右，而犹不改旧服，时人称之为聪书记。至元元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秉忠久侍籓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崇。圣明御极，万物惟新，而秉忠犹仍其野服散号，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帝览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以翰林侍读学士竦默之女妻之，赐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宫籍监户给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帝宠任愈隆。燕闲顾问，辄推荐人物可备器使者，凡所甄拔，后悉为名臣。

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十一年，扈从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尝筑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无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闻惊悼，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出内府钱具棺敛，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其丧还葬大都。十二年，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有文集十卷。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后。

秉恕字长卿。好读书，年弱冠，受《易》于刘肃，遂明理学。兄秉忠，事世祖，以荐士自任，嫌于私亲，独不及秉恕。左右以闻，召见，遂同侍潜邸。世祖尝赐秉忠白金千两，辞曰：“臣山野鄙人，侥幸遭际，服器悉出尚方，金无所用。”世祖曰：“卿独无亲故遗之邪？”辞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两与秉恕，秉恕曰：“兄勤劳有年，宜蒙兹赏，秉恕无功，可冒恩乎？”终不受。中统元年，擢礼部侍郎、邢州安抚副使。二年，赐金符，迁吏部侍郎。三年，升邢为顺德府，赐金虎符，为顺德安抚使。至元元年，转官法行，改嘉议大夫，历彰德、怀孟、淄莱、顺天、太原五路总管。淄莱府有死囚六人，狱已具。秉恕疑之，详讞得其实，六人赖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礼部尚书。出为淮西宣慰使，会省宣慰司，历湖州、

平阳两路总管。平阳岁荒，民艰食，辄开仓以赈之，全活者众。年六十，卒于官。

张文谦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幼聪敏，善记诵，与太保刘秉忠同学。世祖居潜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荐文谦可用。岁丁未，召见，应对称旨，命掌王府书记，日见信任。邢州当要冲，初分二千户为勋臣食邑，岁遣人监领，皆不知抚治，征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诉于王府。文谦与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盍择人往治之，责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则天下均受赐矣。”于是乃选近侍脱兀脱、尚书刘肃、侍郎李简往。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谦发之。

岁辛亥，宪宗即位。文谦与秉忠数以时务所当先者言于世祖，悉施行之。世祖征大理，国主高祥拒命，杀信使遁去。世祖怒，将屠其城。文谦与秉忠、姚枢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赖以全活。己未，世祖帅师伐宋，文谦与秉忠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世祖曰：“期与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立中书省，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文谦为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诏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统素忌克，谟谋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文谦遽求出，诏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临发，语文统曰：“民困日久，况当大旱，不量减税赋，何以慰来苏之望？”文统曰：“上新即位，国家经费止仰税赋，苟复减损，何以供给？”文谦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

取之未晚也。”于是蠲常赋什之四，商酒税什之二。二年春，来朝，复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讲行庶务，巨细毕举，文谦之力为多。三年，阿合马领左右部，总司财用，欲专奏请，不关白中书，诏廷臣议之，文谦曰：“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中书不预，无是理也。若中书弗问，天子将亲莅之乎？”帝曰：“仲谦言是也。”

至元元年，诏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羌俗素鄙野，事无统纪，文谦得蜀士陷于俘虏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习吏事，旬月间簿书有品式，子弟亦知读书，俗为一变。浚唐来、汉延二渠，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三年，还朝。诸势家言有户数千，当役属为私奴者，议久不决。文谦谓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无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众，事觉，逮捕百余人。丞相安童以文谦言奏曰：“愚民无知，为所诳诱，诛其首恶足矣。”诏即命文谦往决其狱，惟三人坐弃市，余皆释之。

七年，拜大司农卿，奏立诸道劝农司，巡行劝课，请开籍田，行祭先农先蚕等礼。复与窦默请立国子学。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时阿合马议拘民间铁，官铸农器，高其价以配民，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以造钞，及诸路转运司，干政害民，文谦悉于帝前极论罢之。十三年，迁御史中丞。阿合马虑宪台发其奸，乃奏罢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谦奏复其旧。然自知为奸臣所忌，力求去。会世祖以《大明历》岁久浸差，命许衡等造新历，乃授文谦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以总其事。十九年，拜枢密副使。岁余，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

文谦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理之学。为人刚明简重，凡所陈于上前，莫非尧、舜仁义之道。数忤权

幸，而是非得丧，一不以经意。家惟藏书数万卷。尤以引荐人材为己任，时论益以是多之。累赠推诚同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忠宣。

长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赠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国公，谥文靖。

郝经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时经九岁，人皆异之。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每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宪宗二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召经，谕以经国安民之道，条上数十事，大悦，遂留王府。是时，连兵于宋，宪宗入蜀，命世祖总统东师，经从至濮。会有得宋国奏议以献，其言谨边防，守冲要，凡七道，遂下诸将议。经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控制诸道，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世祖以经儒生，愕然曰：“汝与张拔都议邪？”经对曰：“经少馆张柔家，尝闻其论议。此则经臆说耳，柔不知也。”进七道议七千余言。乃以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经为副，将归德军，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纳降附。惟中欲私还汴，经曰：“我与公同受命南征，不闻受命还汴也。”惟中怒，弗听。经率麾下扬旌而南，惟中惧谢，乃与经俱行。

经闻宪宗在蜀，师久无功，进《东师议》，其略曰：

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是尤难也。国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轶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与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惟之难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逾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攸十有余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当其可，不妄为而已。

国家建极开统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鬪荡，殆欲殄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赋，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以志则锐，以力则强，以土则大，而其术则未尽也。苟于诸国既平之后，息师抚民，致治成化，创法立制，敷布条纲，上下井井，不挠不紊，任老成为辅相，起英特为将帅，选贤能为任使，鸠智计为机衡，平赋以足用，屯农以足食，内治既举，外御亦备。如其不服，姑以文诰，拒而不从，而后伺隙观衅，以正天伐。自东海至于襄、邓，重兵数道，联帜接武，以为正兵。自汉中至于大理，轻兵捷出，批亢抵胁，以为奇兵。帅臣得人，师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为，乃于间岁遽为大举，上下震动，兵连祸结，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东师未

出，大王仁明，则犹有未然者，可不议乎！

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槩，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鹞，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自涇河之战，乘胜下燕、云，遂遗兵而去，似无意于取者。既破回鹘，灭西夏，乃下兵关陕以败金师，然后知所以深取之，是长于用奇也。既而为鞞腹之举，由金、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为捣虚之计，自西和径入石泉、威、茂以取蜀；为示远之谋，自临洮、吐番穿彻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六飞雷动，乘輿亲出，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大极于遐徼之士，细穷于委巷之民，撞其钟而掩其耳，啗其脐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

其初以奇胜也，关陇、江淮之北，平原旷野之多，而吾长于骑，故所向不能御。兵锋新锐，民物稠夥，拥而挤之，郡邑自溃，而吾长于攻，故所击无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骤胜。今限以大山深谷，厄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繚径，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况于客主势悬，蕴蓄情露，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泰山压卵之势，河海濯蕪之举，拥遏顿滞，盘桓而不得进，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

为今之计，则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而已。西师既构，猝不可解，如两虎相斗，猝入于岩阻，见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国以并命，我必其取，无由以自悔，兵连祸结，何时而已。殿下宜遣人禀命于行

在所，大军压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进币，割地纳质。彼必受命，姑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禀命不从，殿下之义尽，而后进吾师，重慎详审，不为躁轻飘忽，为前定之谋，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正。比师南辕，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祸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杀，非好攻战辟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诚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后阅实精勇，别为一军，为帐下之卒，举老成知兵者俾为将帅，更直宿卫，以备不虞。其余师众，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师总统，为战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虽名为兵，其实役徒者，使沿边进筑，与敌郡邑犬牙相制，为屯戍之卒。推择单弱，究竟逃匿，编葦部伍，使闻望重臣为之抚育，总押近里故屯，为镇守之卒。使掣肘之计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备御无有缺绽，则制节以进。既入其境，敦陈固列，缓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长，彼不能用其长。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驻之基，示必取之势。毋焚庐舍，毋伤人民，开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误，以弊其力。兵势既振，蕴蓄既见，则以轻兵掠两淮，杜其樵采而遏其粮路，使血脉断绝，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进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万灶，号令明肃，部曲严整，首尾缔构，各具舟楫，声言径渡。彼必震垒，自起变故。盖彼之精锐尽在两淮，江面阔越，恃其岩阻，兵皆柔脆，用兵以来未尝一战，焉能当我百战之锐！一处崩坏，则望风皆溃，肱髀不续，外内限绝，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敌，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御，水陆相挤，必为我乘。是兵家所谓避坚攻瑕，避实击虚者也。

如欲存养兵力，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

保江南”。先是，我尝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则重兵临襄阳，轻兵捷出，穿彻均、房，远叩归、峡，以应西师。如交、广、施、黔选锋透出，夔门不守，大势顺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溃湘、潭，以成犄角。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轻兵抄寿春，而重兵支布于钟离、合肥之间，掇拾湖、泝，夺取关隘，据濡须，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蕲、黄，徜徉恣肆，以觐江口。乌江、采石广布戍逻，侦江渡之险易，测备御之疏密，徐为之谋，而后进师。所谓溃两淮之腹心，挟长江之襟要也。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蹈跨长淮，邻我强对，通、泰、海门，扬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备御坚厚，若遽攻击，则必老师费财。当以重兵临维扬，合为长围，示以必取。而以轻兵出通、泰，直塞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骑上下，吞江吸海，并著威信，迟以月时，以观其变。是所谓图缓持久之势也。三道并出，东西连衡，殿下或处一军，为之节制，使我兵力常有余裕，如是则未来之变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议者必曰：三道并进，则兵分势弱，不若并力一向，则莫我当也。会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异：并力一向，争地之术也；诸道并进，取国之术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晋取吴，则六道进；隋取陈，则九道进；宋之于南唐，则三面皆进。未闻以一旅之众而能克国者，或者有之，侥幸之举也。岂有堂堂大国，师徒百万，而为侥幸之举乎？况彼渡江立国，百有余年，纪纲修明，风俗完厚，君臣辑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轮广万里，亦未可小。自败盟以来，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警之，彷徨

百折，当我强对，未尝大败，不可谓弱。岂可蔑视，谓秦无人，直欲一军幸而取胜乎？秦王问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曰：“将军老矣。”命李信将二十万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万而后举楚。盖众有所必用，事势有不可悬料而幸取者。故王者之举必万全，其幸举者，崛起无赖之人也。

呜呼！西师之出，已及瓜戍，而犹未即功。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左，若亦直前振迅，锐而图功，一举而下金陵、举临安则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迁延，进退不可，反为敌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详审，图之以术。若前所陈，以全吾力，是所谓坐胜也。虽然，犹有可忧者。国家掇取诸国，飘忽凌厉，本以力胜。今乃无故而为大举，若又措置失宜，无以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则稔恶怀奸之流，得以窥其隙而投其间，国内空虚，易为摇荡。臣愚所以谆谆于东师，反覆致论，谓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

遂会兵渡江，围鄂州，闻宪宗崩，召诸将属议，经复进议曰：

《易》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殿下聪明睿知，足以有临；发强刚毅，足以有断。进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向在沙陀，命经曰：“时未可也。”又曰：“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又曰：“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大哉王言，“时乘六龙”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师以来，进而不退，经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邓。亟言不已，未赐开允，乃今事急，故复进狂言。

国家自平金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畀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以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帅，各以

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遇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鄂、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汴、黄，未易遏也，则亦徒费人命，我安所得哉！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复何俟乎！

虽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庐舍，不伤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坟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劝径趋临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虽不杀戮，亦被践踏，吾所不忍。若天与我，不必杀人；若天弗与，杀人何益，而竟不往。诸将归罪士人，谓不可用，以不杀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益禁杀人。岿

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归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断也。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肋；西域诸胡窥觐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覬觐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昨奉命与张仲一观新月城，自西南隅抵东北隅，万人敌，上可并行大车，排槎弗楼，缔构重覆，必不可攻，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輜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会宋守帅贾似道亦遣间使请和，乃班师。明年，世祖既位，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议，仍敕沿边诸将毋钞掠。经入辞，赐蒲萄酒，诏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创，卿当远行，凡可辅朕者，亟以闻。”经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辞多不载。

时经有重名，平章王文统忌之。既行，文统阴属李璫潜师侵宋，欲假手害经。经至济南，璫以书止经，经以璫书闻于朝而行。宋败璫军于淮安，经至宿州，遣副使刘仁杰、参议高翮

请入国日期，不报。遗书宰相及淮帅李庭芝，庭芝复书果疑经，而贾似道方以却敌为功，恐经至谋泄，竟馆经真州。经乃上表宋主曰：“愿附鲁连之义，排难解纷；岂知唐俭之徒，款兵误国。”又数上书宋主及宰执，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皆不报。驿吏棘垣钥户，昼夜守逻，欲以动经，经不屈。经待下素严，又久羁困，下多怨者。经谕曰：“向受命不进，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观宋祚将不久矣。”居七年，从者怒斗，死者数人，经独与六人处别馆。又九年，丞相伯颜奉诏南伐，帝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问执行人之罪，宋惧，遣总管段佑以礼送经归。贾似道之谋既泄，寻亦窜死。经归，道病，帝敕枢密院及尚医近侍迎劳，所过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阙，锡燕大庭，咨以政事，赏赉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为护丧还葬，谥文忠。明年，宋平。

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及被留，思托言垂后，撰《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书及文集，凡数百卷。其文丰蔚豪宕，善议论。诗多奇崛。拘宋十六年，从者皆通于学。书佐苟宗道，后官至国子祭酒。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其忠诚如此。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隐居以寿终；庸字季常，终颍州守。子采麟，亦贤，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大道肃政廉访使。

列传第四十五

姚枢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少力学，内翰宋九嘉识其有王佐略，杨惟中乃与之偕觐太宗。岁乙未，南伐，诏枢从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会破枣阳，主将将尽坑之，枢力辨非诏书意，他日何以复命，乃蹙数人逃入篁竹中脱死。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硃熹之书。辛丑，赐金符，为燕京行台郎中。时牙鲁瓦赤行台，惟事货赂，以枢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弃官去。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硃所注书以归，谓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既而尽室依枢以居。

世祖在潜邸，遣赵璧召枢至，大喜，待以客礼。询及治道，乃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曰：“立省部，则庶政出一，纲举纪张，令不行于朝而变于夕。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定法津，审刑狱，则收生杀之权于朝，诸侯不得而专，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发之过免罹极法，而冤抑有伸。设监司，明黜陟，则善良奸窳可得而举刺。阁征敛，则部族不横于诛求。简驿传，则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

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华。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则民力纾，不趋于浮伪，且免习工技者岁加富溢，勤耕织者日就饥寒。肃军政，使田里不知行营往复之扰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颠连无告者有养。布屯田以实边戍，通漕运以廩京都。停债负，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破称贷之家。广储蓄、复常平以待凶荒，立平准以权物估，却利便以塞幸途，杜告讐以绝讼源。”各疏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宪宗即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世祖总之。世祖既奉诏，宴群下，罢酒将出，遣人止枢，问曰：“顷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对曰：“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世祖曰：“虑所不及者。”乃以闻，宪宗从之。枢又请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宪宗大封同姓，敕世祖于南京、关中自择其一。枢曰：“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鹵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于是世祖愿有关中。

壬子夏，从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脑兒之地。夜宴，枢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枢马上贺曰：“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国之福也。”明年，师及大理城，飭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

丙辰，枢入见。或谗王府得中土心，宪宗遣阿蓝答兒大为钩考，置局关中，以百四十二条推集经略宣抚官吏，下及征商无遗，曰：“俟终局日，入此罪者惟刘黑马、史天泽以闻，余

悉诛之。”世祖闻之不乐。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及世祖见宪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罢钩考局。

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使，以枢使东平。既至郡，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推物力以均赋役，罢铁官。二年，拜太子太师。枢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以所受制还中书，事见《衡传》。改大司农。枢奏曰：“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攀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飭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且陛下阅圣贤之后《诗》、《书》不通，与凡庶等，既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王鏞练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使不致崩坏。”皆从之。诏赴中书议事，及讲定条格，且勉谕曰：“姚枢辞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务，须赖一二老成同心图赞，其与尚书刘肃往尽乃心，其尚无隐。”及修条格成，与丞相史天泽奏之，帝深嘉纳。

李璫谋叛，帝问：“卿料何如？”对曰：“使璫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贼将安出？”对曰：“出下策。”初，帝尝论天下人材，及王文统，枢曰：“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统果因璫伏诛。

四年，拜中书左丞，奏罢世侯，置牧守。或言中书政事大

坏，帝怒，大臣罪且不测者，枢上言：

太祖开创，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后数朝，官盛刑滥，民困财殫。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国难并兴，天开圣人，纘承大统，即用历代遗制，内立省部，外设监司，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廩粗完，钞法粗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创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遗子孙，流远誉。以陛下才略，行此有余。迩者伏闻聪听日烦，朝廷政令日改月异，如木始栽而复移，屋既架而复毁。远近臣民不胜战惧，惟恐大本一废，远业难成，为陛下之后忧，国家之重害。

帝怒为释。十年，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其年，襄阳下，遂议取宋。枢奏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十一年，枢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徠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又请禁宋鞭背、黥面及诸滥刑。十

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谥曰文献。

枢天质含弘而仁恕，恭敏而俭勤，未尝疑人欺己。有负其德，亦不留怨。忧患之来，不见言色。有来即谋，必反复告之。

子炜，仕为平章政事；从子燧，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谥曰文。

许衡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世为农。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于新郑县。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每授书，又能问其旨义。久之，师谓其父母曰：“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遂辞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师。稍长，嗜学如饥渴，然遭世乱，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既逃难徂徕山，始得《易》王辅嗣说。时兵乱中，衡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尝暑中过河阳，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转鲁留魏，人见其有德，稍稍从之。居三年，闻乱且定，乃还怀。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硃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凡丧祭娶嫁，必徵于礼，以倡其乡人，学者浸盛。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核菜茹，处之泰然，讴诵之声闻户外如金石。财有余，即以分诸族人及诸生之贫者。人有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枢尝被召入京师，以其雪斋居衡，命

守者馆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烂堕地，童子过之，亦不睨视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还怀，学者攀留之不得，从送之临潼而归。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师。时王文统以言利进为平章政事，衡、枢辈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文统患之。且谏默曰于帝前排其学术，疑衡与之为表里，乃奏以枢为太子太师，默为太子太傅，衡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使数侍上也。默以屡攻文统不中，欲因东宫以避祸，与枢拜命，将入谢。衡曰：“此不安于义也，姑勿论。礼，师傅与太子位东西乡，师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复此乎？不能，则师道自我废也。”枢以为然，乃相与怀制立殿下，五辞乃免。改命枢大司农，默翰林侍讲学士，衡国子祭酒。未几，衡亦谢病归。至元二年，帝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衡辅之，复召至京师，命议事中书省。衡乃上疏曰：

臣性识愚陋，学术荒疏，不意虚名，偶尘圣听。陛下好贤乐善，舍短取长，虽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诏旨，中怀自念，何以报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咛恳至，中书大务，容臣尽言。臣虽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万分。孟子以“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孔子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之所守，大意盖如此也。伏望陛下宽其不佞，察其至怀，则区区之愚，亦或有小补云。

其一曰：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分更，未见其可也。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终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无

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之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二曰：中书之务不胜其烦，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发之在手，不以手理而以栉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虽不能，而用栉与匕，是即手之为也。上之用人，何以异此。然人之贤否，未知其详，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为君子，孰为小人，而复患得患失，莫敢进退，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饮食也，独膳夫为能调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独星官为能步亏食之数者，诚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谈，动以古为诮戏，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遗法而不可违者，岂天下之大，国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违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维，上安下顺，而宰执优游于廊庙之上，不烦不劳，此所谓省也。夫立法用人，今虽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未仕者当宽立条格，俾就叙用，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外设监司以察污滥，内专吏部

以定资历，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举下，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于贵家之世袭，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数，续当议之，亦不可缓也。

其三曰：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上天眷命，作之君师，此盖以至难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是以尧、舜以来，圣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小心畏慎者，诚知天之所畀至难之任，初不可以易心处之也。知其为难而以难处，则难或可为；不知为难而以易处，则他日之难有不可为者矣。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为君之难，尤陛下所当专意也。臣请言其切而要者：

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刘安世行一不妄语，七年而后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亲、一乡之众也，同列之臣不过数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犹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众，事有万变，日有万机，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无失，岂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易，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天下之人疑惑惊眩，且议其无法无信一至于此也。此无他，至难之地不以难处，而以易处故也。苟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一动，必求其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虽有不中者盖鲜矣。奈何为人上者多乐舒肆，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为私也，私心盛则不畏人矣；舒肆本为欲也，欲心盛则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与不畏人之心，感合无间，则其所务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安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熟思而审处之乎？此人君践言之难，而又难于天下之人也。

人之情伪，有易有险，险者难知，易者易知，此特系夫人之险易者然也。然又有众寡之分焉。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者难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势然也。处难知之地，御难知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昔包拯刚严峭直，号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见欺于人，不过误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处亿兆之上，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不幸见欺，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害有不可胜既也。人君惟无喜怒也，有喜怒，则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张势。人君惟无爱憎也，有爱憎，则假其爱以济私，藉其憎以复怨。甚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诳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为君子，退者未必为小人，予者未必为有功，夺者未必为有罪，以至赏之、罚之、生之、杀之，鲜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好利之人耳，无耻之人耳。彼挟其诈术，千蹊万径，以蛊君心，欲防其欺，虽尧、舜不能也。

夫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人国，重固如此也。夫贤者遭时不偶，务自韬晦，世固未易知也。虽或知之，而无所援引，则人君无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泛如厮养，贤者有不屑也。虽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礼，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或用其言也，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期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于天下哉！此特难进者也，而又有难合者焉。人君处崇高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于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民之心。贤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尧、舜之正、尧、舜之安而

后已，故其势恆难合。况夫奸邪佞幸，丑正而恶直，肆为诋毁，多方以陷之，将见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泽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进而轻于退者，盖以此耳。大禹圣人，闻善即拜，益犹戒之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后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贤之难也。

奸邪之人，其为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结主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难矣。虽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犹有说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贤嫉能，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感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夫上以诚爱下，则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论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然一传而太康失道，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汉高帝起布衣，天下影从，荥阳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窃尝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禹、启爱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爱憎行诛赏，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疾之矣，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不得不怒于心邪？必如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举可以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举可以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

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恆在于下，恆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其四曰：语古之圣君，必曰尧、舜；语古之贤相，必曰稷、契。盖尧、舜能知天道而顺承之，稷、契又知尧、舜之心而辅赞之，此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尧与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于“黎民于变”，“敬授人时”，至于“庶绩咸熙”，此顺承天道之实也。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辅赞尧、舜之实也。臣尝复熟推衍，思之又思，参之往古圣贤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治乱之迹无不合。盖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养人之善；徒患法令

之难行，而不患法令无可行之地。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驱游惰之人而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尧、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臣愚区区，窃亦愿学也。

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则士安于士，农安于农，工商安于为工商，则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荣。四方万里，辐辏并进，各怀无厌无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让。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审也。夫审而后发，发无不中，否则触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见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无可喜者则必悔其喜之失，无可怒者则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后怒，先怒而后喜，号令数变，喜怒不节之故也。是以先王潜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发也，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虽至亲莫能移，是以号令简而无悔，则无不中节矣。夫数变，不可也；数失信，尤不可也。周幽无道，故不恤此，今无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书奏，帝嘉纳之。衡自见帝，多奏陈，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闻，所传者特此耳。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四年，乃听其归怀。五年，复召还，奏对亦秘。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观，甚悦。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衡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籙、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七年，

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衡曰：“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皆不乐，欲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衡曰：“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遂以其言质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

未几，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因擅权，势倾朝野，一时大臣多阿之，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又有金枢密院之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虑其反邪？”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由是衔之，亟荐衡宜在中书，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屡入辞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阕，还奏曰：“陛下命臣出，岂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门耳。”从幸上京，乃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报。因谢病请解机务。帝恻然，召其子师可入，谕旨，且命举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则当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也。”

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

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十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廩食或不继，衡请还怀。帝以问翰林学士王磐，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守衡规矩，从之。

国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历》，自大定是正后六七十年，气朔加时渐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今所用宋旧仪，自汴还至京师，已自乖舛，加之岁久，规环不叶。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以月食冲及金木二星距验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气立损益限，以定日之盈缩。分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迟疾。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期，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以躔离朏朏定交食。其法视古皆密，而又悉去诸历积年月日法之傅会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而无弊。自余正讹完阙，盖非一事。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之天下。

六月，以疾请还怀。皇太子为请于帝，以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且使东宫官来谕衡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

衡曰：“吾一日未死，宁不有事于祖考。”扶而起，奠献如仪。既撤，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电，风拔木。怀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闻讣，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见衡，语同列曰：“若辈自谓不相上下，盖十百与千万也。”翰林承旨王磐气概一世，少所与可，独见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从祀孔子庙庭。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鲁，衡居魏时所署斋名也。子师可。

窦默李俊民附

窦默，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幼知读书，毅然有立志。族祖旺，为郡功曹，令习吏事，不肯就。会国兵伐金，默为所俘。同时被俘者三十人，皆见杀，惟默得脱，归其乡。家破，母独存，惊怖之余，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复至，遂南走渡河，依母党吴氏。医者王翁妻以女，使业医。转客蔡州，遇名医李浩，授以铜人针法。金主迁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谢宪子以伊洛性理之书授之，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乃北归，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

世祖在潜邸，遣召之，默变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

见，而微服踵其后，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默荐姚枢，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谕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老人，佩服为宜，且使我子见之如见我也。”久之，请南还，命大名、顺德各给田宅，有司岁具衣物以为常。

世祖即位，召至上都，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其人也。”天泽时宣抚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为翰林侍讲学士。时初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颇见委任，默上书曰：

臣事陛下十有余年，数承顾问，与闻圣训，有以见陛下急于求治，未尝不以利生民安社稷为心。时先帝在上，奸臣擅权，总天下财赋，操执在手，贡进奇货，炫耀纷华，以娱悦上心。其扇结朋党、离间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当路，陛下所以不能尽其初心。救世一念，涵养有年矣。今天顺人应，诞登大宝，天下生民，莫不欢忻踊跃，引领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家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别选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则天下幸甚。

他日，默与王鹗、姚枢俱在帝前，复面斥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帝曰：“然则谁可相者？”

“默曰：“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帝不悦而罢。文统深忌之，乃请以默为太子太傅，默辞曰：“太子位号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复以为翰林侍讲学士，详见《许衡传》。默俄谢病归，未几，文统伏诛，帝追忆其言，谓近臣曰：“曩言王文统不可用者，惟窦汉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宁不之思耶？”召还，赐第京师，命有司月给廩禄，国有大政，辄以访之。

默与王磐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风俗淳厚、历数长久者，皆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选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帝嘉纳之。默尝与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曰可，臣亦以为可，君曰否，臣亦以为否，非善政也。”明日，复侍帝于幄殿。猎者失一鹞，帝怒，侍臣或从旁大声谓宜加罪。帝恶其迎合，命杖之，释猎者不问。既退，秉忠等贺默曰：“非公诚结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贺，帝闻之，拱手曰：“此辈贤者，安得请于上帝，减去数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怅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视事，帝数遣中使以珍玩及诸器物往存问焉。十七年，加昭文馆大学士，卒，年八十五。讣闻，帝深为嗟悼，厚加赠赐，皇太子亦赉以钞二千贯，命有司护送归葬肥乡。

默为人乐易，平居未尝评品人物，与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人谓汲黯无以过之。帝尝谓侍臣曰：“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窦

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后累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子履，集贤大学士。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得河南程氏传受之学。金承安中，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既而变起仓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极》数。时之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亦自以为弗及也。世祖在潜藩，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遣中贵人护送之。又尝令张仲一问以祲祥，及即位，其言皆验。而俊民已死，赐谥庄静先生。

列传第四十六

宋子贞

宋子贞，字周臣，潞州长子人也。性敏悟好学，工词赋。弱冠，领荐书试礼部，与族兄知柔同补太学生，俱有名于时，人以大小宋称之。金末，潞州乱，子贞走赵、魏间。宋将彭义斌守大名，辟为安抚司计议官。义斌歿，子贞率众归东平行台严实。实素闻其名，招置幕府，用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先是，实每令人请事于朝，托近侍奏决，不经中书，因与丞相耶律楚材有违言。子贞至，劝实致礼丞相，通殷勤，凡奏请，必先咨稟。丞相喜，自是交欢无间，实因此益委信子贞。太宗四年，实戍黄陵，金人悉力来攻。与战不利，敌势颇张，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敌中逃归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恟惧。子贞请于实，斩扬言者首以令诸城，境内乃安。汴梁既下，饥民北徙，饿殍盈道。子贞多方赈救，全活者万余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于羁旅，与之同列。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

七年，太宗命子贞为行台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创，行台所统五十余城，州县之官或擢自将校，或起由民伍，率昧于从政。甚者专以掊克聚敛为能，官吏相与为贪私以病民。子贞仿前代观察采访之制，命官分三道纠察官吏，立为程式，与为期会，黜贪黷，奖廉勤，官府始有纪纲，民得苏息。东平将校，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几四百所。子贞请罢归州县。实初难之，子贞力言乃听，人以为便。实卒，子忠

济袭爵，尤敬子贞。请于朝，授参议东平路事，兼提举太常礼乐。子贞作新庙学，延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招致生徒几百人，出粟赡之，俾习经艺。每季程试，必亲临之。齐鲁儒风，为之一变。

岁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贞至濮，问以方略。对曰：“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统元年，授益都路宣抚使。未几，入觐，拜右三部尚书。时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贞裁定。李璫叛，据济南，诏子贞参议军前行中书省事。子贞单骑至济南，观璫形势，因说丞相史天泽曰：“璫拥众东来，坐守孤城，宜增筑外城，防其奔突，彼粮尽援绝，不攻自破矣。”议与天泽合，遂擒璫。子贞还，上书陈便宜十事，大略谓：“官爵人主之柄，选法宜尽归吏部。律令国之纪纲，宜早刊定。监司总统一路，用非其材，不厌人望，乞选公廉有才德者为之。今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穷无告，宜迁转以革其弊。”又请建国学教胄子，敕州郡提学课试诸生，三年一贡举。有旨命中书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遣子贞与左丞相耶律铸行山东，迁调所部官。还，授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事。奏请班俸禄，定职田，从之。俄拜中书平章政事。复陈时务之切要者十二策。帝颇悔用子贞晚。

未几，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气力未衰，勉为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条理，听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恳辞，乃得请。特敕中书，凡有大事，即其家访问。子贞私居，每闻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爱君忧国，不以进退异其心。卒年八十一。始病，家人进医药，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逾八十，何以药为！”病危，诸子请遗言，子贞曰：“吾平昔教汝

者不少，今尚何言耶！”

子渤，字齐彦，有才名，官至集贤学士。

商挺

商挺，字孟卿，曹州济阴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讳改焉。父衡，金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战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赵天锡，与元好问、杨奂游。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实卒，子忠济嗣，辟挺为经历，出为曹州判官。未几，复为经历，赞忠济兴学养士。

癸丑，世祖在潜邸，受京兆分地，闻挺名，遣使征至盐州。入对称旨，字而不名。间陪宴语，因曰：“挺来时，李璫城胸山，东平当馈米万石。东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车淖于雨，必后期，后期罪死。请输沂州，使璫军取食，便。”世祖曰：“爱民如此，忍不卿从。”杨惟中宣抚关中，挺为郎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挺佐惟中，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期月，民乃安。诛一大猾，群吏咸惧。且请减关中常赋之半。明年，惟中罢，廉希宪来代，升挺为宣抚副使。丙辰，征京兆军需布万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称是，输平凉军。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运米千里，妨我蚕麦。”郿长王姓者，平凉人也，挺召与谋，对曰：“不烦官运，仆家有积粟，请以代输。”挺大悦，载价与之，他输亦如期。复命兼治怀孟，境内大治。丁巳，宪宗命阿蓝答儿会计河南、陕右。戊午，罢宣抚司，挺还东平。

宪宗亲征蜀，世祖将趋鄂、汉，军于小濮，召问军事。挺对曰：“蜀道险远，万乘岂宜轻动。”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宪宗崩，世祖北还，道遣张文谦与挺计事。挺曰：“军中当严符信，以防奸诈。”文谦急追及言之。世祖

大悟，骂曰：“无一人为我言此，非商孟卿几败大计！”速遣使至军立约。未几，阿里不哥之使至军中，执而斩之。召挺北上至开平，挺与廉希宪密赞大计。

世祖既即位，挺奏曰：“南师宜还扈乘舆，西师宜军便地。从之。以廉希宪及挺宣抚陕、蜀。中统元年夏五月，至京兆。哈刺不花者，征蜀时名将也，浑都海尝为之副，时驻六盘山，以兵应阿里不哥。挺谓希宪曰：“为六盘，有三策。悉锐而东，直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盘，观衅而动，中策也；重装北归，以应和林，下策也。”希宪曰：“彼将何从？”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于是与希宪定议，令八春、汪良臣发兵御之，事具《希宪传》。六盘之兵既北，而阿蓝答兒自和林引兵南来，与哈刺不花、浑都海遇于甘州。哈刺不花以语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蓝答兒遂与浑都海合军而南。时诸王合丹率骑兵与八春、汪良臣兵合，乃分为三道以拒之。既阵，大风吹沙，良臣令军士下马，以短兵突其左，绕出阵后，溃其右而出，八春直捣其前，合丹勒精骑邀其归路，大战于甘州东，杀阿蓝答兒、浑都海。事闻，帝大悦，曰：“商孟卿，古之良将也。”改宣抚司为行中书省，进希宪为右丞，挺为佥行省事。

二年，进参知政事。宋将刘整以泸州降，系前降宋者数百人来归，军吏请诛以戒，挺尽奏而释之。兴元判官费寅有罪惧诛，以借兵完城事讼挺与希宪于朝。帝召挺便殿，问曰：“卿在关中、怀孟，两著治效，而毁言日至，岂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论王文统者甚众，卿独无一言。”挺对曰：“臣素知文统之为，尝与赵璧论之，想陛下犹能记也。臣在秦三年，多过，其或从权以应变者有之。若功成以归己，事败分咎于人，臣必不敢，请就戮。”挺既出，帝顾驸马忽剌出、枢副合答等，数挺前后大计，凡十有七，因叹曰：“挺有

功如是，犹自言有罪，若此，谁复为朕戮力耶！卿等识之。”四年，赐金符，行四川行枢密院事。

至元元年，入拜参知政事。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治、徐世隆、高鸣、胡祇遹、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东，俄召还。三年，帝留意经学，挺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以进。六年，同枢密院事。七年，迁佾书。八年，升副使。数军食，定军官品级，给军吏俸。使四千人屯田，开垦三万亩，收其获以饷亲军。汰不胜军者户三万户，一丁者亦汰去；丁多业寡，业多丁寡，财力相资，合出一军。

九年，封皇子忙阿剌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为王相。十四年，诏王北征，王命挺曰：“关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张之。”挺曰：“延安民兵数千，宜使李忽兰吉练习之，以备不虞。”未几，秃鲁叛，以延安兵应敌，果获其力。挺进十策于王，曰：睦亲邻，安人心，敬民时，备不虞，厚民生，一事权，清心源，谨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为置酒嘉纳。王薨，王妃使挺请命于朝，以子阿难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训未习，卿姑行王相府事。”

初，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与王相赵炳构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盘狱以死。朝廷疑擅杀之，执琮、叔云鞫问，伏辜，事具《赵炳传》。初无一毫及挺。惟王府女奚彻彻，以预二郭谋，临刑，望以求生，始有暧昧语连挺及其子谏。帝怒，召挺，拘炳家，鞫下狱。帝命赵氏子曰：“商孟卿，老书生，可与诸儒谏其罪。”吏部尚书青阳梦炎以议劾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来之功可补今之过否？”帝不悦曰：“是同类相助之辞也。”符宝郎董文忠奏曰：“梦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时推戴之功语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对曰：“臣目

未睹，耳固闻之，杀人之谋，挺不与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无罪释之，籍其家。是冬，始释挺及讞。二十年，复枢密副使，俄以疾免。二十一年，赵氏子复讼父冤，挺又被系，百余日乃释。二十五年，帝问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几何？”对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叹其康强。是岁冬十有二月卒。有诗千余篇，尤善隶书。延祐初，赠推诚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文定。子五人：琥、璘、瑭、瓏、琦。

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枢、许衡荐，拜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建康戍卒有利汤氏财者，投戈于其家，诬为反具。琥知其冤，罪诬者而释之。华亭蟠龙寺僧思月谋叛被擒，其党纵火来劫，民大扰，琥亟诛其魁。文法吏责琥擅诛，行台中丞张雄飞曰：“江南残毁之余，盗贼屡起，顾尚循常例，安用宪台为哉！”吏议遂屈。都昌妖贼杜万一，僭号倡乱，行台檄琥按问。械系胁从者盈狱，琥悉以诬误纵遣之。党与窜伏者犹众，琥揭榜招徠，不三日云集。二十七年，征拜中台监察御史。属地震，琥上书言：“昔汉文帝有此异，而无其应，盖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条陈汉文时政以进。又言：“为国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须人而行，人不滥用，惟贤是择。”因举天下名士十余人。帝从之，皆召用，待以不次。三十年，迁国子司业。卒。有《彝斋文集》。

瑭字礼符。仕为右卫屯田千户。岁余，谢病侍亲，时年才三十二。后还乡里，筑室曰晦道堂，盖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时为太子中舍人，年五十挂冠所筑堂名也。

琦字德符。大德八年，成宗召备宿卫。仁宗在东宫，奏授集贤直学士。调大名路治中，不赴。皇庆元年，授集贤侍讲学士。延祐四年，升侍读官、通奉大夫，赐钞二万五千贯。泰定

元年，迁秘书卿，病归，卒。琦善画山水。尝使蜀，持平守法，秋毫无私。

赵良弼

赵良弼，字辅之，女直人也。本姓术要甲，音讹为赵家，因以赵为氏。父恚，金威胜军节度使，谥忠闵；恚长子良贵，嵩汝招讨使；良贵子谏，许州兵官；恚从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举进士，教授赵州。世祖在潜藩，召见，占对称旨，会立邢州安抚司，擢良弼为幕长。邢久不得善吏，且当要冲，使者旁午，民多逃去。良弼区画有方，事或掣制，则请诸藩邸，再阅岁，凡六往返，所请无不从。脱兀脱以断事官镇邢，其属要结罪废者，交构嫌隙，动相沮挠。世祖时征云南，良弼驰驿白其事，遂黜脱兀脱，罢其属，邢大治，户口增倍。世祖在潜藩时，分地在关陕，奏以廉希宪、商挺宣抚陕西，以良弼参议司事。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遂以阿蓝答儿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参知政事，钩校京兆钱谷，煅炼群狱，死者二十余人，众皆股栗。良弼力陈大义，词气恳款，二人卒不能诬，故宣抚司一无所坐。

己未七月，世祖南征，召参议元帅事，兼江淮安抚使。亲执桴鼓，率先士卒，五战皆捷。禁焚庐舍、杀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渡江，攻鄂州，闻宪宗崩，世祖北还，良弼陈时务十二事，言皆有征。至卫，遣如京兆察访秦、蜀人情事宜，不逾月，具得实还报，曰：“宗王穆哥无他心，宜以西南六盘悉委属之。浑都海屯军六盘，士马精强，咸思北归，恐事有不意。纽璘总秦、川蒙古诸军，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鸷勇，轻去就，当宠以重职，疾解其兵柄。刘太平、霍鲁怀，今行尚书省事，声言办集粮饷，阴有据秦、蜀志。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其言皆见采用。

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劝进，曰：“今中外皆愿大王早进正宸，以安天下，事势如此，岂容中止，社稷安危，间不容发。

“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陕西四川宣抚司，复以廉希宪、商挺为使、副，良弼为参议。良弼先行，谋诸断事官八春曰：“今浑都海日夜思北归，纽璘迁延不即行，当先遣使奉上旨促纽璘入朝，刘太平速还京兆。”八春从其议。至则纽璘果移营将入泾，刘太平将趋六盘，闻命乃止。后浑都海果叛北归，良弼与汪惟正、刘黑马二宣抚决议，执浑都海之党元帅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诛之。希宪及挺虑有擅杀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状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帅时，止令囚以俟报，臣窃以为张惶不便，宜急诛之，擅杀在臣，实不在宣抚司，若上怒希宪等，愿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问，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为长者。升参议陕西省事。蜀人费寅以私憾诬廉希宪、商挺在京兆有异志者九事，以良弼为征。帝召良弼诘问，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无是心，愿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释。会平李璿，得王文统交通书，益有疑二臣意，切责良弼，无所不至，至欲断其舌。良弼誓死不少变，帝意乃解，费寅卒以反诛。

至元七年，以良弼为经略使，领高丽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辞，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数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领，于是良弼请行。帝悯其老，不许，良弼固请，乃授秘书监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虽死绝域，无憾矣。”帝从其请。给兵三千以从，良弼辞，独与书状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岛，其国人望见使舟，欲举刃来攻，良弼舍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环之，灭烛大噪，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国太宰府官陈兵四山，问使者来状。良弼数其不恭罪，仍喻以礼意。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良弼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越数日，复来求

书，且曰：“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复索书不已，诘难往复数四，至以兵胁良弼。良弼终不与，但颇录本示之。后又声言，大将军以兵十万来求书。良弼曰：“不见汝国王，宁持我首去，书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觐，仍遣人送良弼至对马岛。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见，帝询知其故，曰：“卿可谓不辱君命矣。”后帝将讨日本，三问，良弼言：“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帝从之。

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佾书枢密院事。丞相伯颜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扬州，宜以大军先捣钱唐。”后讫如其计。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废学，宜设经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奸吏。”卒皆用其议。帝尝从容问曰：“高丽，小国也，匠工弈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良弼对曰：“此非学者之病，在国家所尚何如耳。尚诗赋，则人必从之，尚经学，则人亦从之。”

良弼屡以疾辞，十九年，得旨居怀孟。良弼别业在温县，故有地三千亩，乃析为二，六与怀州，四与孟州，皆永隶庙学，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问为治，良弼曰：“必有忍，其乃有济。人性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必克己，然后可以制怒；必顺理，然后可以忘怒。能忍所难忍，容所难容，事斯济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赠推忠翊运功臣、

太保、仪同三司，追封韩国公，谥文正。子训，陕西平章政事。

赵璧

赵璧，字宝臣，云中怀仁人。世祖为亲王，闻其名，召见，呼秀才而不名，赐三僮，给薪水，命后亲制衣赐之，视其试服不称，辄为损益，宠遇无与为比。命驰驿四方，聘名士王鹗等。又令蒙古生十人从璧受儒书。敕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听璧陈说，辞旨明贯，世祖嘉之。

宪宗即位，召璧问曰：“天下何如而治？”对曰：“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宪宗不悦。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一日，断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请于帝曰：“此先朝赐臣印也，今陛下登极，将仍用此旧印，抑易以新者耶？”时璧侍旁，质之曰：“用汝与否，取自圣裁，汝乃敢以印为请耶！”夺其印，置帝前。帝为默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为此也。”自是牙老瓦赤不复用。

壬子，为河南经略使。河南刘万户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行，咸呼之为翁。其党董主簿，尤恃势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璧至，按其罪，立斩之，尽还民女。刘大惊，时天大雪，因诣璧相劳苦，且酌酒贺曰：“经略下车，诛锄强猾，故雪为瑞应。”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尽诛之，瑞应将大至矣。”刘屏气不复敢出语，归卧病而卒，时人以为惧死。

己未，伐宋，为江淮荆湖经略使。兵围鄂州，宋贾似道遣使来，愿请行人以和，璧请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谨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璧登城，宋将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璧曰：“大军至濮州时，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贾制置今焉在耶？”璧适见世祖旗动，乃曰：“俟他日复议之。”遂

还。

宪宗崩，世祖即位。中统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时供给蜀军，府库已竭，及用兵北边，璧经画馈运，相继不绝。中书省立，授平章政事，议加答刺罕之号，力辞不受。二年，从北征，命还燕，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领诸军。是年，始制太庙雅乐。乐工党仲和、郭伯达，以知音律在选中，为造伪钞者连坐，系狱。璧曰：“太庙雅乐，大飨用之，圣上所以昭孝报本也，岂可系及无辜，而废雅乐之成哉！”奏请原之。三年，李璫反益都，从亲王合必赤讨之。璫已据济南，诸军乏食，璧从济河得粟及羊豕以馈军，军复大振。

至元元年，官制行，加荣禄大夫。帝欲作文檄宋，执笔者数人，不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尽我意。”改枢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间使约降者，帝命璧诣鹿门山都元帅阿术营密议。命璧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武昌溯流，入援襄阳。时汉水暴涨，璧据险设伏待之。贵果中夜潜上，璧策马出鹿门，行二十余里，发伏兵，夺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败，我水军宜速进。”贵惧不敢动。明旦，阿术至，领诸将渡江西追贵骑兵，璧率水军万户解汝楫等追贵舟师。遂合战于虎尾洲，贵大败走，士卒溺死甚众，夺战舰五十，擒将士三百余人。

高丽王植为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还，改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平壤。时衍已死，璧与王议曰：“高丽迁居江华岛有年矣，外虽卑辞臣贡，内恃其险，故使权臣无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虽死，王实无罪，若朝廷遣兵护归，使复国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使以闻，帝从之。时同行者分高丽美人，璧得三人，皆还之。师还，迁中书右丞。冬，祀太庙，有司失黄幔，索得于神庖灶

下，已甚污弊。帝闻，大怒曰：“大不敬，当斩！”璧曰：“法止杖断流远。”其人得不死。十年，复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七。大德三年，赠大司徒，谥忠亮。

子二人：仁荣，同知归德府事；仁恭，集贤直学士。孙二人：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库提点。

列传第四十七

王磐

王磐，字文炳，广平永年人，世业农，岁得麦万石，乡人号万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财佐军兴，补进义副尉。国兵破永年，将屠其城，禧复罄家货以助军费，众赖以免。金人迁汴，乃举家南渡河，居汝之鲁山。磐年方冠，从麻九畴学于鄆城，客居贫甚，日作糜一器，画为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授归德府录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于经史百氏，文辞宏放，浩无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难，转入淮、襄间。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为议事官。丙申，襄阳兵变，乃北归，至洛西，会杨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礼遇之，遂寓河内。东平总管严实兴学养士，迎磐为师，受业者常数百人，后多为名士。

中统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抚副使，居顷之，以疾免。李璫素重磐，以礼延致之，磐亦乐青州风土，乃买田泲河之上，题其居曰鹿庵，有终焉之意。及璫谋不轨，磐觉之，脱身至济南，得驿马驰去，入京师，因侍臣以闻。世祖即日召见，嘉其诚节，抚劳甚厚。璫据济南，大军讨之，帝命磐参议行省事。璫平，遂挈妻子至东平。召拜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

出为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衡水县达鲁花赤忙兀鹑，贪暴不法，县民苦之。有赵清者，发其罪，既具伏矣，适初置监司，其妻惧无以灭口，召家人饮酒至醉，以利啖之，使夜杀清，清逃获免，乃尽杀其父母妻子。清诉诸官，权要蔽忙兀鹑，不

为理，又欲反其具狱。磐竟奏置诸法，籍其家货，以半给清。郡有西域大贾，称贷取息，有不时偿者，辄置狱于家，拘系榜掠。其人且恃势干官府，直来坐听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摔下，箠之数十。时府治寓城上，即挤诸城下，几死，郡人称快。未几，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万人，以为不足，欲牒邻道助之。磐曰：“四万人多矣，何烦他郡！”使者怒，责磐状，期三日尽捕蝗，磐不为动，亲率役夫走田间，设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尽灭，使者惊以为神。

复入翰林为学士，入谒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转运司为甚，至税人白骨，宜罢去之，以苏民力。”由是运司遂罢。阿合马讽大臣，请合中书、尚书两省为一，拜右丞相安童为三公，阴欲夺其政柄。有诏会议，磐言：“合两省为一，而以右丞相总之，实便，不然，则宜仍旧，三公既不预政事，则不宜虚设。”其议遂沮。迁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

时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庶杂至帐殿前，执法者患其喧扰，不能禁。磐上疏曰：“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谓之阑入。阑入之罪，由第一门至第三门，轻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其越次者，殿中司纠察定罚，不应入而入者，准阑入罪，庶朝廷之礼，渐可整肃。”于是仪制始定。

曲阜孔子庙，历代给民百户，以供洒扫，复其家，至是，尚书省以括户之故，尽收为民，磐言：“林庙户百家，岁赋钞不过六百贯，仅比一六品官终年俸耳。圣朝疆宇万里，财赋岁亿万计，岂爱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于府库所益无多，其损国体甚大。”时论黜之。帝以天下狱囚滋多，敕诸路自死罪以下，纵遣归家，期秋八月，悉来京师听决。囚如期至，帝恻然怜之，尽原其罪。他日，命词臣作诏，戒喻天下，皆不称

旨意，磐独以纵囚之意命辞，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为朕言之。”嘉奖不已，取酒赐之。

再乞致仕，不允。国子祭酒许衡将告归，帝遣近臣问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员数少，坐糜廩禄，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员，使之施教，则庶几人材有成，衡之受禄亦可少安矣。”诏从之。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问，赐以名药。磐尝于会集议事之际，数言：“前代用人，二十从政，七十致仕，所以资其材力，闵其衰老，养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为非，甚不可也。”至是，以疾，请断月俸毋给，自秋及春，坚乞致仕。帝遣使慰谕之曰：“卿年虽老，非任剧务，何以辞为。”仍诏禄之终身，并还所断月俸。磐不得已，复起。

时方伐宋，凡帷幄谋议，有所未决，即遣使问之，磐所敷陈，每称上意。帝将用兵日本，问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当用吾全力，庶可一举取之。若复分力东夷，恐旷日持久，功卒难成。俟宋灭，徐图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略言：“禁戢军士，选择官吏，赏功罚罪，推广恩信，所以抚安新附，销弭寇盗。”其言要切，皆见施行。朝议汰冗官，权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并省之。磐奏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师遥远，贪官污吏，侵害小民，无所控告，惟赖按察司为之申理。若指为冗官，一例罢去，则小民冤死而无所诉矣。若曰京师有御史台纠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台纠察朝廷百官、京畿州县，尚有弗及，况能周遍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并入运司，运司专以营利增课为职，与管民官常分彼此，岂暇顾细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罢。朝廷录平宋功，迁至宰相执政者二十余人，因议更定官制，磐奏疏曰：“历代制度，有官品，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所以示荣宠，职位所以委事权。臣

下有功有劳，随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称其所堪，处以职位，此人君御下之术也。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五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日本之役，师行有期，磐入谏曰：“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帝震怒，谓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国法，言者不赦，汝岂有他心而然耶？”磐对曰：“臣赤心为国，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为从叛乱之地，冒万死而来归乎？今臣年已八十，况无子嗣，他心欲何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温言慰抚，使无忧惧。后阅内府珍玩，有碧玉宝枕，因出赐之。

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礼霍孙为言，诏允其请，进资德大夫，致仕，仍给半俸终身。皇太子闻其去，召入宫，赐食，慰问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设宴以饯。明日，皇太子赐宴圣安寺，公卿百官出送丽泽门外，缙绅以为荣。磐无子，命其婿著作郎李稚宾为东平判官，以便养。每大臣燕见，帝数问磐起居状，始终眷顾不衰。磐资性刚方，闲居不妄言笑，每奏对，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顺，帝尝以古直称之，虽权幸侧目，弗愿也。阿合马方得权，致重币求文于碑，磐拒弗与。所荐宋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后皆为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陨正寝之东。赠端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洛国公，谥文忠。

王鶚

王鶚，字百一，曹州东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有大鸟止于庭，乡先生张籛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聪悟，日诵千余言，长工词赋。金正大元年，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应奉翰林文字。六年，授归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阳令，丁母忧。

天兴二年，金主迁蔡，诏尚书省移书恆山公武仙进兵。金主览书，问谁为之，右丞完颜仲德曰：“前翰林应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时状元耶？”召见，惜擢用之晚，起复，授尚书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

甲辰冬，世祖在籓邸，访求遗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数辈迎劳，召对。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每夜分乃罢。世祖曰：“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岁余，乞还，赐以马，仍命近侍阔阔、柴禛等五人从之学。继命徙居大都，赐宅一所。尝因见，请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缢，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礼为旧君有服，愿往葬祭。”世祖义而许之，至则为河水所没，设具牲酒，为位而哭。

庚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统，首授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资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皆从之，始立翰林学士院，鶚遂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学士。复奏立十道提举学校官。

有言事者，谓宰执非其人，诏儒臣廷议可任宰相者。时阿合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复助之，众知其非，莫敢言。鶚奋然掷笔曰：“吾以衰老之年，无以报国，即欲举任此人为相，吾不能插驴尾矣。”振袖而起，奸计为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诏有司岁给廩禄终其身，有大事则遣使就问之。十年，

卒，年八十四，谥文康。

鹗性乐易，为文章不事雕饰，尝曰：“学者当以穷理为先，分章析句，乃经生举子之业，非为己之学也。”著《论语集义》一卷，《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四十卷，曰《应物集》。无子，以婿周铎子之纲承其祀。之纲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高鸣

高鸣，字雄飞，真定人，少以文学知名。河东元裕上书荐之，不报。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闻其贤，遣使者三辈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即荐为彰德路总管。世祖即位，赐诰命金符，已而召为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台，以鸣为侍御史，风纪条章，多其裁定。寻立四道按察司，选任名士，鸣所荐居多，时论咸称其知人。天下初定，中书、枢密事多壅滞，言者请置督事官各二人，鸣曰：“官得人，自无滞政，臣职在奉宪，愿举察之，毋为员外置人也。”七年，议立三省，鸣上封事曰：“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议遂罢。川、陕盗起，省臣患之，请专戮其尤者以止盗，朝议将从之，鸣谏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论报，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从其请，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鸣每以敢言被上知，尝入内，值大风雪，帝谓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学士年老，后有大政，就问可也。”赐太官酒肉慰劳之，其见敬礼如此。九年，迁吏礼部尚书。十一年，病卒，年

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李冶

李冶，字仁卿，真定栾城人。登金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辟知钧州事。岁壬辰，城溃，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聚书环堵，人所不堪，冶处之裕如也。世祖在潜邸，闻其贤，遣使召之，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其勿他辞。”既至，问河南居官者孰贤，对曰：“险夷一节，惟完颜仲德。”又问完颜合答及蒲瓦何如，对曰：“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徵、曹彬何如，对曰：“徵忠言谏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徵为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汉之韩、彭、卫、霍，在所不论。”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对曰：“今以侧媚成风，欲求魏徵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今之人材贤否，对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然四海之广，岂止此数子哉。王诚能旁求于外，将见集于明廷矣。”又问天下当何以治之，对曰：“夫治天下，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且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今则大官小吏，下至编氓，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是无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赏，有罪者未必被罚，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获宠，是无法度也。法度废，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又问昨地震何如，对曰：“天裂为阳不足，地震为

阴有余。夫地道，阴也，阴太盛，则变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交至，或刑罚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示此为警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省刑罚，慎征讨，上当天心，下协人意，则可转咎为休矣。”世祖嘉纳之。

冶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及世祖即位，复聘之，欲处以清要，冶以老病，恳求还山。至元二年，再以学士召，就职期月，复以老病辞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藁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古今黠》四十卷，《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东平须城人。父世弼，从外家受孙明复《春秋》得其宗旨。金贞祐初，三赴廷试，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郁不乐，遂复求试。一夕，梦在李彦榜下及第，阅计偕之士，无之，时昶年十六，已能为程文，乃更其名曰彦。兴定二年，父子廷试，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贬各异，时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复任，晚乃授东平教授以卒。昶颖悟过人，读书如夙习，无故不出户外，邻里罕识其面。初从父入科场，侪辈少之，讥议纷纭，监试者远其次舍，伺察甚严。昶肆笔数千言，比午，已脱稿。释褐，授征事郎、孟州温县丞。正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赐绯鱼袋、郑州河阴簿。三年，召试尚书省掾，再调漕运提举。

国兵下河南，奉亲还乡里。行台严实，辟授都事，改行军万户府知事。实卒，子忠济嗣，升昶为经历。居数岁，忠济怠于政事，贪佞抵隙而进。昶言于忠济曰：“比年内外裘马相尚，饮宴无度，库藏空虚，百姓匮乏，若犹循习故常，恐或生变。惟阁下接纳正士，黜远小人，去浮华，敦朴素，损骑从，省宴

游，虽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祸。”时朝廷裁抑诸侯，法制寢密，忠济纵侈自若。昶以亲老求解，不许。俄以父忧去官，杜门教授，一时名士，若李谦、马绍、吴衍辈，皆出其门。

岁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闻昶名，召见，问治国用兵之要。昶上疏，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世祖嘉纳之。明年，世祖即位，召至开平，访以国事，昶知无不言，眷遇益隆。时征需烦重，行中书省科征税赋，虽逋户不贷，昶移书时相，其略曰：“百姓困于弊政久矣，圣上龙飞，首颁明诏，天下之人，如获更生，拭目倾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间，人渐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兴除之政未孚故也。侧闻欲据丁巳户籍，科征租税，比之见户，或加多十六七。止验见户，应输犹恐不逮，复令包补逃故，必至艰难。苟不以抚字安集为心，惟事供亿，则诸人皆能之，岂圣上擢贤更化之意哉？”于是省府为蠲逋户之赋。中统二年春，内难平，昶上表贺，因进讽谏曰：“患难所以存儆戒，祸乱将以开圣明，伏愿日新其德，虽休勿休，战胜不矜，功成不有，和辑宗亲，抚绥将士，增修庶政，选用百官，俭以足用，宽以养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恆以北征宵旰之勤，永为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称善久之。世祖尝燕处，望见昶，辄敛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见敬礼如此。

会严忠济罢，以其弟忠范代之，忠范表请昶师事之，特授翰林侍讲学士，行东平路总管军民同议官。昶条十二事，划除宿弊。至元元年，迁转之制行，减并路、府、州、县官员，于是谢事家居。五年，起为吏礼部尚书，品格条式、选举礼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议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倾听其说。六年，

奸臣阿合马议升制国用使司为尚书省，昶请老以归。七年，诏授南京路总管兼府尹，不赴。八年，授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务持大体，不事苛细，未几致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复遣使征之，以老疾辞，赐田千亩。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

昶尝集《春秋》诸家之说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遗意》二十卷；早年读《语》、《孟》，见先儒之失，考订成编，及得硃氏、张氏解，往往吻合，其书遂不复出。独取《孟子》旧说新说矛盾者，参考归一，附以己见，为《孟子权衡遗说》五卷。

刘肃

刘肃，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兴定二年词赋进士。尝为尚书省令史。时有盗内藏官罗及珠，盗不时得，逮系货珠牙佗及藏吏，诬服者十一人。刑部议皆置极刑，肃执之曰：“盗无正赃，杀之冤。”金主怒。有近侍夜见肃，具道其旨，肃曰：“辨析冤狱，我职也，惜一己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张天纲曰：“吾为汝具奏辨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调新蔡令。先时，县赋民以牛多寡为差，民匿不耕，肃至，命树畜繁者不加赋，民遂殷富。濒淮民有窜入宋境，籍为兵而优其粮，间有归者，颇艰于衣食，时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谋叛论，肃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难往也，口虽言而心无实，准律当杖八十。”奏可。继擢户部主事。

金亡，依东平严实，辟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又改行军万户府经历。东平岁赋丝银，复输绵十万两、色绢万匹，民不能堪，肃赞实奏罢之。壬子，世祖居潜邸，以肃为邢州安抚使，肃兴铁冶及行楮币，公私赖焉。中统元年，擢真定宣抚使。时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真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用旧钞，二曰新

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钞。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二年，授左三部尚书，官曹典宪，多所议定。未几，兼商议中书省事。三年，致仕，给半俸。四年，卒，年七十六。

肃性舒缓，有执守。尝集诸家《易》说，曰《读易备忘》。后累赠推忠赞治功臣、荣禄大夫、上柱国、大司徒、邢国公，谥文献。

子宪，礼部侍郎；恣，大名路总管。孙赓，翰林学士承旨。

王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获鹿人。幼师太原元好问。既冠，张德耀宣抚河东，辟掌书记，复谢归。至元十年，董文忠荐之，世祖问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十三年，姚枢举为昭文馆待制，迁奉训大夫、符宝局直长。十四年，改翰林待制，尝进读《通鉴》，至唐太宗有杀魏徵语，及长孙皇后进谏事，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阁，讲衍其说。后曰：“是诚有益于宸衷。尔宜择善言进讲，慎勿以读辞烦上听也。”每侍读，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太师月赤察儿、御史中丞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掇立察等咸听受焉。帝尝御延春阁，大赉群臣，俾十人为列以进，思廉偶在卫士之列，帝责董文忠曰：“思廉儒臣，岂宜列卫士！”

十八年，进中顺大夫、典瑞少监。十九年，帝幸白海，时千户王著矫杀奸臣阿合马于大都，辞连枢密副使张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问曰：“张易反，若知之乎？”对曰：“未详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详也？”思廉徐奏曰：“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聚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之事，臣实不能详也。”帝曰：“朕自即位以来，如李璿之不臣，岂以我若汉高帝、赵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

“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叹曰：“朕往者有问于窅默，其应如响，盖心口不相违，故不思而得，朕今有问汝，能然乎？且张易所为，张仲谦知之否？”思廉即对曰：“仲谦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对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

二十年，升太监。思廉以儒素进，帝眷注优渥。尝疾，赐御药，顾问安否；扈蹕，失所乘马，给内厩马五匹；盗窃所赐玉带，更以玉带赐之。裕宗居东宫，思廉进曰：“殿下府中，宜建学官，俾左右近侍，尝亲正学，必能裨辅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尝欲买甲第赐思廉，思廉固辞。二十三年，改嘉议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监事。籓王乃颜叛，帝亲征，思廉间谓留守段贞曰：“籓王反侧，地大故也，汉晁错削地之策，实为良图，盍为上言之？”贞见帝，遂以闻，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贞以思廉对，帝嘉之。二十九年，迁正议大夫、枢密院判官。大德元年，成宗即位，迁中奉大夫、翰林学士，仍枢密院判官，以病归。三年，起为工部尚书，拜征东行省参知政事。七年，总管大名路。八年，召为集贤学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宾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恆山郡公，谥文恭。

李谦

李谦，字受益，郓之东阿人。祖元，以医著名。父唐佐，性恬退，不喜仕进。谦幼有成人风，始就学，日记数千言，为赋有声，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而谦为首。为东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万户府经历，复教授东平。先时，教授无俸，郡敛儒户银百两备束修，谦辞曰：“家幸非甚贫者，岂可聚货以自殖乎！”翰林学士王磐以谦名闻，召为应奉翰林文

字，一时制诰，多出其手。至元十五年，升待制，扈驾至上都，赐以银壶、藤枕。十八年，升直学士，为太子左谕德，侍裕宗于东宫。陈十事：曰正心，曰睦亲，曰崇俭，曰几谏，曰戢兵，曰亲贤，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于潜邸，所至以谦自随。转侍读学士。世祖深加器重，尝赐坐便殿，饮群臣酒，世祖曰：“闻卿不饮，然能为朕强饮乎？”因赐葡萄酒一钟，曰：“此极醉人，恐汝不胜。”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辞归。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驿召至上都。即见，劳曰：“朕知卿有疾，然京师去家不远，且多良医，能愈疾。卿当与谋国政，余不以劳卿也。”升学士。元贞初，引疾还家。大德六年，召为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年，给半俸。仁宗为皇太子，征为太子少傅，谦皆力辞。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谦居其首。乃力疾见帝于行在，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术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选贤能以居辅相之位，广视听以通上下之情，恤贫乏以重邦家之本，课农桑以丰衣食之源，兴学校以广人材之路，颁律令使民不犯，练士卒居安虑危。至于振肃纪纲、纠察内外，台宪之官尤当选素著清望、深明治体、不事苛细者为之。”帝嘉纳焉。迁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加赐银一百五十两，金织币及帛各三匹。归，卒于家，年七十九。

谦文章醇厚有古风，不尚浮巧，学者宗之，号野斋先生。子侃，官至大名路总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陈州西华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进士第，辟为县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学未至，毋急仕进，更当读书，多识往事，以益智识，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

隆遂辞官，益笃于学。岁壬辰，父歿。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严实招致东平幕府，俾掌书记。世隆劝实收养寒素，一时名士多归之。宪宗即位，以为拘榷燕京路课税官，世隆固辞。壬子，世祖在潜邸，召见于日月山，时方图征云南，以问世隆，对曰：“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诚如卿言，吾事济矣。”实时得金太常登歌乐，世祖遣使取之观，世隆典领以行。既见，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老辞。实子忠济，以世隆为东平行台经历，于是益赞忠济兴学养士。

中统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抚使，世隆以新民善俗为务。中书省檄诸路养禁卫之羸马，数以万计，刍秣与其什器，前期戒备。世隆曰：“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上新临天下，京畿根本地，烦扰之事，必不为之。马将不来。”吏白：“此军需也，其责勿轻。”世隆曰：“责当我坐。”遂弗为备，马果不至。清沧盐课，前政亏不及额，世隆综核之，得增羨若干，赐银三十铤。二年，移治顺天，岁饥，世隆发廩贷之，全活甚众。三年，宣抚司罢，世隆还东平，请增宫县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四年，世祖问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所载帝王事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我将听之。”书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

至元元年，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咨访而后行，诏命典册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庙。”因以图上，乞敕有司以时兴建。从之，逾年而庙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飨礼成。帝悦，赏赐优渥。俄兼户部侍郎，承诏议立三省，遂定内外官制上之。时朝仪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

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宜定百官朝会议。”从之。七年，迁吏部尚书，世隆以铨选无可守之法，为撰《选曹八议》。

九年，乞补外，佩虎符，为东昌路总管。至郡，专务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郡人颂之。十四年，起为山东提刑按察使。时有妖言狱，所司逮捕凡数百人，世隆剖析诬误者十八九，悉纵遣之。十五年，移淮东。宋将许琼家童告琼匿官库财，有司系其妻孥征之。世隆曰：“琼所匿者，故宋之物，岂得与今盗官财者同论耶？”同僚不从，世隆独抗章辩明，行台是之，释不问。会征日本，世隆上疏谏止，语颇剴切，当路者不即以闻。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寝。十七年，召为翰林学士，又召为集贤学士，皆以疾辞。世隆仪观魁梧，襟度宏博，慈祥乐易，人忤之无愠色。喜宾客，乐施与。明习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决疑狱。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虽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辞，附奏便宜九事。赐田十顷。时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离人。世以财雄乡里。父仁，业儒，有节行。壬辰，北渡，寓济鱼台，州帅石天禄礼之，辟兼详议府事。祺幼敏悟，善骑射，早知问学，侍父徙居东平。时严实修学校，招生徒，立考试法，祺就试登上选，辟掌书记。廉希宪、宋子贞皆器遇之，以闻于朝，擢国史院编修官。迁从仕郎、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一时典册，多出其手。至元七年，持节使高丽，还，称旨，授承事郎、山东东西道劝农副使。

十二年，丞相伯颜将兵伐宋。诏选宿望博学、可赞画大计者与俱行，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谏议。久之，迁郎中，伯颜雅信任之。时军书填塞，祺酬应剖决，略无凝滞。师驻建康，伯

颜以兵事诣阙，政无大小，祺与执政并裁决之。及战焦山，宋军下流，祺曰：“不若乘势速进，以夺彼气。”如其言，遂大破之。伯颜闻之，喜曰：“不意书生乃能知兵若是！”诸将利虏掠，争趋临安，伯颜问计，祺对曰：“宋人之计，惟有窜闽尔。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盗起临安，三百年之积，焚荡无遗矣。莫若以计安之，令彼不惧，正如取果，稍待时日耳。”伯颜曰：“汝言正合吾意。”乃草书，遣人至临安，以安慰之，宋乃不复议迁闽。先是，宋降表称侄，称皇帝，屡拒不纳。祺自请为使，征降表。至则会宋相于三省。夜三鼓，议未决，祺正色曰：“国势至此，夫复何待！”遂定议。书成，宋谢太后内批用宝，携之以出，复起谢太后于内殿，取国玺十二枚出。伯颜将亲封之，祺止之曰：“管钥自有主者，非所宜亲，一有不谨，恐异时奸人妄相染污，终不可明。”遂止。江南平，伯颜奏祺前后功多，且言祺可任重。有旨褒升，授少中大夫、嘉兴路总管，佩虎符。祺至，首以兴学为务，创立规制。在官未久，竟以疾解官，归东平。至元十八年，擢太中大夫、浙东海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十一。赠宣忠安远功臣、中奉大夫、参知政事、护军、鲁郡公，谥文襄。子二人：遵，适。

阎复

阎复，字子靖，其先平阳和州人。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避兵山东之高唐，遂家焉。复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简重，美丰仪。七岁读书，颖悟绝人。弱冠入东平学，师事名儒康晔。时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之。岁己未，始掌书记于行台，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荐，为翰林应奉，以才选充会同馆副使，兼接伴使。扈驾上京，赋应制诗二

篇，寓规讽意，世祖顾和礼霍孙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升翰林修撰。十四年，出金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阶奉训大夫。十六年，入为翰林直学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职，建议定铨选之法。十九年，升侍讲学士，明年，改集贤侍讲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升翰林学士。帝屡召至榻前，面谕诏旨，具草以进，帝称善。二十八年，尚书省罢，复立中书省。帝励精图治，急于择相，一日，召入便殿，谕之曰：“朕欲命卿执政，何如？”复屡谢不足胜任，帝谓侍臣曰：“书生识义理，存谦让，是也，勿强。”御史台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首命复为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先是，奸臣桑哥当国，尝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辅政碑》，桑哥既败，诏有司踣其碑，复等亦坐是免官。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旧臣召入朝，赐重锦、玉环、白金，除集贤学士，阶正义大夫。元贞元年，上疏言：“京师宜首建宣圣庙学，定用释奠雅乐。”从之。又言：“曲阜守冢户，昨有司并入民籍，宜复之。”其后诏赐孔林洒扫二十八户、祀田五千亩，皆复之请也。三年，因星变，又上疏言“定律令，颁封赠，增俸给，通调内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厉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后多采用。大德元年，仍迁翰林学士。二年，诏赐楮币万贯。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谕之曰：“中书庶务繁重，左相难其人，卿为朕举所知。”复以哈刺哈孙对，帝大喜，即遣使召入，相之；复亦拜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践祚，复首陈三事，曰“惜名器，明赏罚，择人材”，言皆剴切。未几，进阶荣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余如故。复力辞，不许，上疏乞骸骨，诏从其请，给半俸终养。时仁宗居东宫，赐以重锦，俾公卿祖道都门外。及即位，遣使召复，复

以病辞。皇庆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谥文康。有《静轩集》五十卷。

列传第四十八

杨大渊文安附

杨大渊，天水人也。与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大渊总兵守阆州。岁戊午，宪宗兵至阆州之大获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渊，大渊杀之。宪宗怒，督诸军力攻，大渊惧，遂以城降。宪宗命诛之，汪田哥谏止，乃免。命以其兵从，招降蓬、广安诸郡，进攻钓鱼山。擢大楫为管军总管，从诸王攻礼义城。己未冬，拜大渊侍郎、都行省，悉以阆外之寄委之。世祖中统元年，诏谕大渊曰：“尚厉忠贞之节，共成康乂之功。”大渊拜命踊跃，即遣兵进攻礼义城，掠其馈运，获总管黄文才、路钤、高坦之以归。二年秋，调兵出通川，与宋将鲜恭战，获统制白继源。秦蜀行省以大渊及青居山征南都元帅钦察麾下将校六十三人有功，言于朝。诏给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令论功定官，以名闻。三年春，世祖命出开、达，与宋兵战于平田，复战于巴渠，擒其知军范夔、统制魏兴、路分黄迪、节干陈子润等。

先是，大渊建言，谓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乃遣其侄文安攻宋巴渠。至万安寨，守将卢埴降。复使文安相夔、达要冲，城蟠龙山。山四面岩阻，可以进攻退守。城未毕，宋夔路提刑郑子发曰：“蟠龙，夔之咽喉，使敌得据之，则夔难守矣，此必争之地也。”遂率兵来争。文安悉力备御。大渊闻有宋兵，即遣侄安抚使文仲将兵往援。宋兵宵遁，追败之。秋七月，诏以大渊麾下将士有功，赐金符十、银符十九，别给海

青符二，俾事亟则驰以闻。其后赏合州之功，复赐白金五十两。大渊欲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请于朝，从之。

冬，大渊入觐，拜东川都元帅，俾与征南都元帅钦察同署事。大渊还，复于渠江滨筑虎啸城，以逼宋大良城，不逾时而就。四年，宋贾似道遣杨琳赍空名告身及蜡书、金币，诱大渊南归。文安擒之以闻，诏诛琳。五月，世祖以大渊及张大悦复神山功，诏奖谕，仍赐蒙古、汉军钞百锭。至元元年，大渊进花罗、红边绢各百五十段。诏曰：“所贡币帛，已见忠勤，卿守边陲，宜加优恤。今后以此自给，俟有旨乃进。”既而大渊擅杀其部将王仲，诏戒敕之，令免籍仲家。冬十月，大渊谋知宋总统祁昌由间道运粮入得汉城，并欲迁其郡守向良及官吏亲属于内地，乃自率军掩袭。遇之于椒坪，连战三日，擒祁昌、向良等，俘获辎重以数千计。明日，宋都统张思广引兵来援，复大破之，擒其将盛总管及祁昌之弟。二年，大渊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汉城，未下。四月，大渊以疾卒。八年，追封大渊阆中郡公，谥肃翼。子文燾，袭为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都元帅。兄子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叙州。壬寅，国兵入蜀，大全战死，赠武节大夫、眉州防御使，谥愍忠，官其长子文仲。文安方二岁，母刘氏鞠之，依叔父大渊于阆州。戊午，宪宗以兵攻大获，大渊以郡降，授侍郎、都行省，文仲亦授安抚使。中统元年，授文安监军。攻礼义城，杀伤甚众，夺其粮船，绕出通川，获宋将黄文才、高坦之。二年，复出通川，与宋将鲜恭大战，擒统制白继源。三年，出开、达，战屡胜，擒知军范燮、统制魏兴、黄迪、陈子闰等。授文安开达忠万梁山等处招讨使。军于巴渠，万安寨主卢埴降。遂筑蟠龙城，以据夔、达要路。宋兵来争，相持半月，文仲以兵来援，宋兵宵遁，文安

追击，大败之。四年，佩银符，升千户，监军如故，进筑虎啸城，以困大良。至元元年，宋都统张喜引兵攻蟠龙，大战，败之，喜潜师宵遁，出得汉城，文安遣兵追袭，又败之，擒裨将陈亮。复筑方斗城，为蟠龙声援，令裨将高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命文安赴援，败宋师于射洪之纳坝，斩获甚众。宋都统祁昌以重兵运粮饷得汉，且迁其官属于内地，大渊命文安先邀之，昌立栅椒原以守，合兵攻之，连战三日，获祁昌，俘得汉守臣向良家属，以招良，良以城降，以所俘献阙下。

二年，改授金符，仍前职，还攻宋开、达等州，擒其统制张刚、总管伏林。八月，宋兵由开州运粮饷达，文安率奇兵，间道邀击之，获总管方富等。行省上其功，命充夔东路征行元帅，令以前后所俘入见。诏赐黄金、鞍马有差。还，攻夺宋金州断虎隘，杀其将梁富，擒路钤赵贵等。三年春，与千户李吉等略开州之大通，与宋将硬弓张大战，获统制陈德等。冬，总帅汪惟正遣其将李木波等由间道袭开州，文安遣千户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破其城，宋将庞彦海投崖死，擒副将刘安仁，留兵戍其地。宋诸路兵来救，围城三匝，筑垒城外，文安密遣人入城，谕以坚守。四年春，行省命文安往援，即率兵断其粮道。宋兵战甚力，飞矢中文安面，拔矢力战，大破之，杀其将张德等。二月，文安以创甚，还蟠龙，宋兵遂复开州。文安乃遣总把马才、杨彪掠达州卢滩峡，与宋兵遇，擒其将蒲德。

五年，文仲卒，诏文安就佩金虎符，充夔州夔东路安抚使军民元帅，仍相副都元帅府事。夔州累遭兵变，户口凋耗，文安乃教以耕桑，鳏寡不能自存，愿相配偶者，并为一户充役，民始复业。冬，遣千户马才、张琪略达州，擒宋将范伸、王德、解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吉、嵇永兴略达州之硃师郑市，擒总管周德新、裨将王迁。秋，遣总把王显略达州之泥坝，擒

总管张威。冬，遣兵掠大宁之曲水，擒副将王仁。七年，从严金省攻重庆，大战于龙坎，败宋兵。攻铎铁寨，擒其将袁宜、何世贤等。捷闻，诏赐白金、宝钞、币帛有差。秋，攻达州之圣耳城，擒宋将杨普、时仲，芟其禾而还。又遣元帅蔡邦光略开州，擒宋将陈俊。冬，文安入见，帝谕之曰：“汝兄弟宣力边陲，朕所知也。”进文安阶为明威将军。

八年春，遣蔡邦光攻达州，战于圣耳城下，擒其将蒲桂。又战开州之沙平，擒其将王顺。时宋以硃禔异孙帅蜀，硔异孙，阆人也，数遣间谍，动摇人心，文安屡获其谋，阆州竟无虞。秋八月，文安会东川统军匡刺攻达州，三战三捷。寻遣千户嵇永兴攻开州，战于平敖、曲水，擒总管王道等。军还，以所俘入见，帝深加奖谕，擢昭勇大将军、东川路征南招讨使，赐金银、宝钞、鞍马、弓矢、币帛有差。

九年秋，领军出小宁，措置屯田，遣韩福攻达州九君山，擒宋将张俊。遣元帅蔡邦光会蓬州兵，邀宋师于永睦，战胜之。复遣嵇永兴、杨彪追袭宋裨将刘威等，破圣耳外城，获寨主杨桂，纵兵焚掠而还。九月，筑金汤城，以积屯田之粮，且以逼宋龙爪城。虑宋兵必来争，遣韩福出兵通川，以牵制之。与宋兵遇于铎耳山，败之，俘总管蔡云龙等。出达州牛门，断宋兵回路，擒总管李牲、李德。宋兵输粮达州，遣兵于卢滩峡邀击之，擒统制孙聪、张顺等。夏，遣元帅李吉略开州，战于泻油坡，擒其提举李贵及石笋寨主雍德。宋兵复由罗顶山输粮开、达，遣蔡邦光、李吉伏兵遮之，擒裨将吴金等，覆其粮船。闰六月，蓬州兵攻拔龙爪城，东川统军司命文安兼领之。时蓬州兵已去，宋都统赵章复来据之，且出兵迎敌，文安与战，破之，擒总管王元而还。秋，宋都统阎国宝、监军张应庚运粮于达州，文安邀之于泻油坡，夺其粮，并擒二将。宋开州守将鲜汝忠邀

遮归路，与战败之，获总辖秦兴祖、谭友孙。十一年春三月，文安率军屯小宁，得俘者言，鲜汝忠等将取蟠龙之麦，即遣千户王新德、杨彪等散掠宋境，文安自戍蟠龙以备之。李吉略由山，战于城下，擒其将叶胜。遣蔡邦光、杨彪掠竹山寨，与赵统制战，擒其将郑桂、庄俊。秋，与蒙古汉军万户怯必烈等，攻宋夔东，拔高阳、夔、巫等寨，擒守将严贵、窦世忠、赵兴，因跨江为桥，以断宋兵往来之路，宋兵来争，战却之。还攻牛头城，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十一月，遣蔡邦光略九君山，擒其将孙德、柳荣、赵威。

时宋以鲜汝忠、赵章易镇开、达二州，而汝忠家属尚留开。文安曰：“达未易攻，若先拔开州，俘其家属，以招汝忠，则达可不烦兵而下矣。”乃遣蔡邦光率千户呼延顺等往攻开州，而盛兵驻蟠龙，以为声援。十二年正月，诸军夜衔枚，薄开州城下，遣死士先登，斩关以入，及城中人知，则千户景畴已立旗帜于城之绝顶矣。宋军溃散，擒赵章，而守将韩明父子犹率所部兵巷战，力屈，亦就擒。文安迁汝忠家属于蟠龙，遣元帅王师能持檄往达州招之曰：“降则家属得全，不降则阖城涂炭，汝宜早为计。”汝忠遂遣赵荣来约降，王师能以兵入据其城。汝忠率所部将士诣文安军门降，悉还其妻孥财物。赵章子桂楫，守师姑城，遣兵招之，亦降。独洋州龙爪城守将谢益固守，并力攻之，擒统制王庆，益弃城走。于是遣元帅李吉、嵇永兴，千户王新德等，将兵以鲜汝忠往招由山等处八城，皆望风迎降，凯还。遣经历陈德胜以鲜汝忠、赵桂楫等十余人献捷京师。帝悦，加授文安骠骑卫上将军，兼宣抚使，赐钞一千锭；文燾加授镇国上将军。

文安寻遣其兄子应之，往招都胜、茂竹、广福三城，自将大军，以为声援，皆降之。秋七月，兵至东胜城，宋将蒲济川

降。进攻梁山，宋将袁世安坚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军恃忠胜军为固，力攻拔之，杀守将王智，擒部辖景福。围梁山四十日，世安随方备御，竟不降。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杀守将何威，迁其民，进围万州。守将上官夔战守甚力，文安乃遣监军杨应之、镇抚彭福寿会东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牵制援兵，果与之遇，战败之，擒总管李皋、花茂实等。万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围去。攻石城堡，谕降守将谭汝和；攻鸡冠城，谕降守将杜赋；又招石马、铁平、小城、三圣、油木、牟家、下隘等城。冬，进白帝城，夔帅张起岩坚守不出，文安以师老，乃还。宋都统戈德复据开州，文安乃筑城神仙山以逼之，令元帅蔡邦光、万户纪天英屯守。

十三年，进阶金吾卫上将军，赐玉带一。夏，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辉经画东川课程，宋梁山守将袁世安遣使约降。文安以白德辉，德辉大喜，即遣文安将兵，奉王旨往招之，世安遂降。秋七月，进军攻万州。遣经历徐政谕守臣上官夔降，夔不从，围之数匝，逾月，攻拔外城。夔守张起岩来救，遣镇抚彭福寿迎击，破之，尽杀其舟师，俘其将宋明。万州夺气，文安复传王旨，谕夔使降，夔终不屈。文安尽锐攻城，潜遣勇士梯城宵登，斩关而入，夔巷战而死。万州既定，遣使招铁檠、三宝两城守将杨宜、黎拱辰降，分兵略施州，擒统制薛忠。会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杀守帅何良，夺其城。十四年夏，进兵攻咸淳府，时宋以六郡镇抚使马堃为守，文安与堃同里闾，谕之使降，堃不从，乃列栅攻城。冬十二月，潜遣勇士蹑云梯宵登，斩关纳外兵，堃悉力巷战，达州安抚使鲜汝忠与宋兵力战死。比晓，宋兵大败，堃力屈就擒。十五年，进兵攻绍庆，守将鲜龙迎敌。二月，潜遣勇士，夜以梯冲攻破其北门，鲜龙大惊，收散卒力战，兵败就擒。

蜀境已定，独夔坚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帅达海由巫峡进兵取夔州，而西川刘金院挟夔守将亲属往招之。文安乃遣元帅王师能将舟师与俱，张起岩竟以城降。夏，入觐，文安以所得城邑绘图以献，帝劳之曰：“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解白貂裘以赐之。

十七年，遣辩士王介谕降散毛诸洞蛮，以散毛两子入觐，因进言曰：“元帅蔡邦光，昔征散毛蛮而死，可念也。”帝曰：“散毛既降而杀之，其何以怀远！”乃擢蔡邦光之子，升为管军总管，佩虎符，赐散毛两子金银符各一，并赐其酋长以金虎符。遥授文安参知政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春，入觐，擢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逾月，以疾卒。

子良之，袭佩虎符，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历湖南宣慰副使，岳州路总管，卒。

刘整

刘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邓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乱，入宋，隶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阳，整为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还报。珙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乃书其旗曰赛存孝。累迁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整以北方人扞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吕文德忌之，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以俞兴与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兴以军事召整，不行，遂诬构之，整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将见杀，整益危不自保，乃谋款附。中统二年夏，整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入附。世祖嘉其来，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仍赐金银符以给其将校之有功者。俞兴攻泸州，整出宝器分士卒，激使战，战数十合，败之。复遣使以宋所赐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献，

请益屯兵、厚储积为图宋计。三年，入朝，授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赐银万两，分给军士之失业者，仍兼都元帅，立寨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将谋陷之，整惧，请分帅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帅，宣课茶盐以饷军。四年五月，宋安抚高达、温和进逼成都，整驰援之。宋兵闻赛存孝至，遁去。将捣潼川，又与整遇于锦江而败。至元三年六月，迁昭武大将军、南京路宣抚使。

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五年七月，迁镇国上将军、都元帅。九月，偕都元帅阿术督诸军，围襄阳，城鹿门堡及白河口，为攻取计。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锐，俘人民八万。六年六月，擒都统唐永坚。七年三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砲，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且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乘驿以闻，制可。既还，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八月，复筑外围，以遏敌援。

八年五月，宋帅范文虎遣都统张顺、张贵，驾轮船，馈襄阳衣甲，邀击，斩顺，独贵得入城。九月，升参知河南行中书省事。九年正月，加诸翼汉军都元帅。襄阳帅吕文焕登城观敌，整跃马前曰：“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文焕不答，伏弩中整。三月，破樊城外郭，斩首二千级，擒裨将十六人。谍知文焕将遣张贵出城求援，乃分部战舰，缚草如牛状，傍汉水，绵

亘参错，众莫测所用。九月，贵果夜出，乘轮船，顺流下走，军士觇知之，傍岸爇草牛如昼，整与阿术麾战舰，转战五十里，擒贵于柜门关，余众尽杀之。十一月，诏统水军四万户。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以金印牙符授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为书，使永宁僧持送整所，期以间整。永宁令得之，驿以闻于朝，敕张易、姚枢杂问。适整至自军，言宋怒臣画策攻襄阳，故设此以杀臣，臣实不知。诏令整复书谓：“整受命以来，惟知督厉戎兵，举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灵为念，当重遣信使，请命朝廷，顾为此小数，何益于事！”时围襄阳已五年，整计樊、襄唇齿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人以栅蔽城，斩木列置江中，贯以铁索。整言于丞相伯颜，令善水者断木沉索，督战舰趋城下，以回回砲击之，而焚其栅。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遣唐永坚入襄阳，谕吕文焕，乃以城降。上功，赐整田宅、金币、良马。

整入朝，奏曰：“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枢密院事，驻正阳，夹淮而城，南逼江，断其东西冲。十一年，升骠骑卫上将军、行中书左丞。宋夏贵悉水军来攻，破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诏整别将兵出淮南。整锐欲渡江，首将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颜入鄂，捷至，整失声曰：“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愤惋而卒，年六十三。赠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右丞，谥武敏。

子垣，尝从父战败咎万寿于通泉；埏，管军万户；均，榷茶提举；垓，都元帅。孙九人，克仁，知房州。

列传第四十九

李忽兰吉

李忽兰吉，一名庭玉，陇西人。父节，仕金，岁乙未，自巩昌石门山从汪世显以城降。忽兰吉隶皇子阔端为质子，从征西川。辛丑，以功为管军总领，兼总帅府知事，从征西番南涧有功。癸丑，世祖在潜邸，用汪德臣言，承制命忽兰吉佩银符，为管军千户、都总领，佐汪惟正立利州。乙卯正月，将兵三万取合江大获山。宋刘都统率众谋焚利州、沙市，次青山，忽兰吉以伏兵取之，俘获甚众。都元帅阿答忽以闻，升本帅府经历，兼军民都弹压。丙辰，宪宗更赐金符，仍命为千户、都总领。戊午，忽兰吉以兵先趋剑门觐伺，宋兵运粮于长宁，追至运曲坝，夺之，俘将校五人而还。

宪宗南征，忽兰吉掌桥道馈饷之事，有功，赐玺书。从攻苦竹隘山寨，先登，斩守将杨立，获都统张寔，招降长宁、清居、大获山、运山、龙州等寨。十一月，大获山守臣杨大渊纳款，已而逃归，宪宗怒，将屠其城，众不知所为。德臣谕忽兰吉曰：“大渊之去，事颇难测，亟追之！”乃单骑至城下。门未闭，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来抚汝军民。”一卒引入，甲士环立。忽兰吉下马，执大渊手，谓之曰：“上方宣论赐赏，不待而来，何也？”大渊曰：“诚不知国朝礼体，且久出，恐城寨有他变，是以亟归，非敢有异谋也。”遂与偕来，一军皆喜。忽兰吉入奏，宪宗曰：“杨安抚反乎？”对曰：“无也。”宪宗曰：“汝何以知之？”对曰：“军马整肃，防内乱也；

城门不闭，无他心也；一闻臣言，即抚绥军民，从臣以出，以是知之。”宪宗曰：“汝不惧乎？”对曰：“臣恐上劳圣虑，下苦诸军，又为一郡生灵命脉所寄，故不知其惧。”宪宗悦，赐葡萄酒。大渊遂以故官侍郎、都元帅听命，而民得生全。

宪宗命忽兰吉与怯里马哥领战船二百艘掠钓鱼山，夺其粮船四百艘。宪宗次钓鱼山，忽兰吉作浮梁，以通往来。己未，与怯里马哥、扎胡打、鲁都赤、阔阔术领蒙古、汉军二千五百略重庆。六月，总帅汪德臣没于军，命忽兰吉以其军殿后。宋兵水陆昼夜接战，皆败之。部军皆青居人，赏赉独厚，遂与蒲察都元帅守青居，治城壁，储刍粮，招纳降附。宗王穆哥承制命忽兰吉佩金符，为巩昌元帅。

中统元年，德臣子惟正袭总帅，至青居。五月，忽兰吉等赴上都。时浑都海据六盘山以叛，世祖遣忽兰吉亟还，与汪良臣发所统二十四州兵追袭之。十月，从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纳忽石温之地，力战，杀浑都海等于阵，余党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巩昌后元帅，赐金币、鞍马、弓矢。九月，火都叛于西蕃点西岭，汪惟正帅师袭之，至怯里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诏宗王只必铁木儿，以答刺海、察吉里、速木赤将蒙古军二千，忽兰吉将总帅军一千，追袭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四年，首将答刺海言忽兰吉功高，诏赐虎符。忽兰吉不受，问其故，对曰：“臣闻国制，将万军者佩虎符，若汪氏将万军，已佩之，臣何可复佩。”帝是其言，命于总帅汪惟正下充巩昌路元帅，所属官悉听节制。六月，答机叛于西蕃，帝命好里燕纳，与惟正追之松州，忽兰吉以千骑先往，执答机。

至元元年，入觐，命与同佥总帅汪良臣还蜀，守青居。是时，国兵犹与宋兵相持于钓鱼山。三年，宋兵陷大梁平山寨。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七百人觐之，闻

寨中拥老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得马二百八十，都元帅钦察等家属百余口先为宋兵所得，亦夺还之。四年，以本职充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处蒙古汉军都元帅参议。六年，赐虎符，授昭勇大将军、夔东路招讨使，以军三千，立章广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绝大梁平山两道。

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问所以失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忽兰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建子城，军民止于外城，别无城壁。宋军乘虚来攻，失于不备，军官皆年少不经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旷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备不虞；选任材智，广畜军储，最为急务。今蒙古、汉军多非正身，半以驱奴代，宜严禁之。所谓修筑城寨、练习军马、措画屯田、规运粮饷、创造舟楫、完善军器，六者不可缺一；又当任贤远谗，信赏必罚，修内治外，战胜攻取，选用良将，随机应变，则边陲无虞矣。”六月，将兵赴成都，与察不花同权省事。十一月，复还守章广平山寨，前后七年，每战辄胜。

十三年，引兵略重庆，复取简州。十四年，承制授延安路管军招讨使。十五年，秃鲁叛于六盘山，忽兰吉以延安路军，会别速台、赵炳及总帅府兵于六盘，败秃鲁于武川，俘其孥，还，承制授京兆延安凤翔三路管军都尉，兼屯田守卫事。十月，改同知利州宣抚使，夔东招讨如故。入觐，赐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忽兰吉请以先受巩昌元帅之职及虎符与其弟庭望。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

二十一年，奉旨与参政曲里吉思、金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进取五溪洞蛮。时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蛮獠叛服不常，往往劫掠边民，乃诏四川行省讨之。曲里吉思、惟正一军出黔中，巴八一军出思、播，都元帅脱察一军出澧州，忽兰吉一军自夔门会合。十一月，诸将凿山开道，

绵亘千里，诸蛮设伏险隘，木弩竹矢，伺间窃发，亡命迎敌者，皆尽杀之。遣谕诸蛮酋长率众来降，独散毛洞潭顺走避岩谷，力屈始降。

二十三年，入觐，以老病，乞归田里。帝悯之，得还巩昌。二十六年，行省列奏忽兰吉之功，请用范殿帅故事，商议本省军事。二十七年，拜资善大夫，遥授陕西等处行尚书省左丞，商议军事，食左丞之禄。元贞二年，入觐，授资德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议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谥襄敏。

李庭

李庭，小字芳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来中原，改称李氏。家于济阴，后徙寿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选隶军籍，权管军千户。从伐宋，围襄阳。宋将夏贵率战船三千艘来援，泊鹿门山西岸，诸翼水军攻之，相持七日。庭时将步骑，自请与水军万户解汝楫击之，斩其裨将王玘、元胜。河南行省承制授庭益都新军千户。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万五千人来攻万山堡，万户张弘范方与接战，庭单骑横枪入阵，杀二人，枪折，倒持回击一人坠马，庭亦被二创，复夺后军枪，裹创力战，败之。八年春，真除益都军千户，赐号拔都儿。与宋兵战襄阳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门，流矢中左股而止。九年春，攻樊城外郭，砲伤额及左右手，夺其土城，遂进攻襄阳东堡，砲伤右肩，焚其楼，破一字城。文焕麾下有关山王总管者，骁将也，庭设伏诱擒之，以功授金符。十年春，大军攻樊城，庭运薪刍土牛填城壕，立云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屡中砲，坠城下，绝而复苏，裹创再登，如是者数四，杀获甚多。樊城破，襄阳降，以功授金虎符，为管军总管。

十一年九月，从伯颜发襄阳，次郢州。郢在汉水东，宋人复于汉水西筑新郢，以遏我军。黄家湾有溪通藤湖，至汉水数

里，宋兵亦筑堡设守备焉。庭与刘国杰先登，拔之，遂荡舟而进，攻沙洋、新城。砲伤左肋，破其外堡，复中砲，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以功加明威将军，授益都新军万户。师次汉口，宋将夏贵锁战舰，横截江面，军不得进，乃用庭及马福等计，由沙芜口入江。武矶堡四面皆水，庭决其水而攻之，大军渡江，武矶堡亦破。遂从阿术转战至鄂州，顺流而东。十二年春，与宋将孙虎臣战丁家洲，夺船二十余，宋军溃，以功加宣威将军。宋兵断真州江路，庭焚其船二百余，击斩其护岸军。闻夏贵欲由太湖援临安，亟出兵逆战裕溪口，败之。诸军攻常州，庭鏖战，夺北门而入。

十三年春，至临安，宋主降，伯颜命庭等护其内城，收集符印珍宝，仍令庭与唐兀台等防护宋主赴燕。世祖嘉其劳，大宴，命坐于左手诸王之下、百官之上，赐金百锭，金、珠衣各一袭，仍谕之曰：“刘整在时，不曾令坐于此，为汝有功，故加以殊礼，汝子孙宜谨志之勿忘。”继有旨：“汝在江南，多出死力，男儿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违我太祖成宪者，汝其往征之。”乃别降大虎符，加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仍命其次子大椿袭万户职。庭至哈刺和林、晃兀儿之地，越岭北，与撒里蛮诸军大战，败之。移军河西，击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磧而还。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儿反，庭袭击，生获之，启皇子只必帖木儿赐之死。复引兵会诸王纳里忽，渡塔迷儿河，击走其余党兀斤未台、要术忽儿等，河西悉平。

十四年，入朝，世祖劳之，赐以益都居第、单河官庄、钞万五千贯及弓矢诸物，拜福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改福建道宣慰使。召赴阙，备宿卫。十七年，拜骠骑卫上将军、中书左丞，东征日本。十八年，军次竹岛，遇风，船尽坏，庭抱坏船板，漂流抵岸，下收余众，由高丽还京师。士卒存者十一二。继以

父歿，归益都，召拜中书左丞、司农卿，不赴。

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驿召至上都，统诸卫汉军，从帝亲征。塔不台、金家奴来拒战，众号十万，帝亲麾诸军围之，庭调阿速军继进，流矢中胸贯胁，裹创复战，帝遣止之，乃已。令军中备百弩，俟敌列阵，百弩齐发，乃不复出。帝问庭：“彼今夜当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壮士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阵，砲发，果自相杀，溃散。帝问何以知之，庭曰：“其兵虽多，而无纪律，见车驾驻此而不战，必疑有大军在后，是以知其将遁。”帝大喜，赐以金鞍良马。庭奏：“若得汉军二万，从臣便宜用之，乃颜可擒也。”帝难之，命与月兒鲁蒙古军并进，遂缚乃颜以献。帝既南还，庭又亲获塔不台、金刚奴，以功加龙虎卫上将军，遥授中书省左丞。二十五年，乃颜余党哈丹秃鲁干复叛于辽东。诏庭及枢密副使哈答讨之，大小数十战，弗克而还。既而庭整军再战，流矢中左肋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选锐卒，潜负火砲，夜斥上流发之，马皆惊走，大军潜于下流毕渡。天明进战，其众无马，莫能相敌，俘斩二百余人，哈丹秃鲁干走高丽死。拜资德大夫、尚书左丞，商议枢密院事，官其长子大用，仍赐钞二万五千贯。庭因奏：“今汉军之力，困于北征，若依江南军，每岁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令著为令。宗王海都将犯边，伯颜以闻，帝命月兒鲁与庭议所以为备，庭请下括马之令，凡得马十一万匹，军中赖其用。拜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事。

三十一年春，世祖崩，月兒鲁与伯颜等定策立成宗，庭翊赞之功居多。成宗与太后眷遇甚至，每进食，必分赐之，大宴仍命序坐于左手诸王之下、百官之上，赐以珠帽、珠半臂、金带各一，银六铤，庄田诸物称是。奉旨整点江浙军马五百三十

二所，还，入见，成宗亲授以衣，慰劳之。

初，武宗出镇北边，庭请从行，成宗悯其老，不许，赐钞五万贯，依前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兼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奉旨北征怀都，至野马川而还。俄有中使传旨拘汉军之马，以济北军，且令焚其鞍辔、行粮诸物。庭因感疾，诏内医二人诊视之，疾稍间，扈从上都，特降旨存护其家。大德八年二月卒。至大二年，赠推忠翊卫功臣、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益国公，谥武毅。

子大用，同知归德府事，以哀毁卒。大椿，袭职佩金虎符，为宣武将军、益都新军万户，戍建康。大诚，袭职后卫亲军都指挥使。

史弼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刺浑，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胆勇，太师、国王木华黎兵南下，居民被虏，蠡守闭城自守，彬谓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弃民自保，吾与其束手以死，曷若死中求生！”乃率乡人数百家，诣木华黎请降，木华黎书帛为符，遣还。既而州破，独彬与同降者得免。

弼长通国语，膂力绝人，能挽强弓。里门凿石为狮，重四百斤，弼举之，置数步外。潼关守将王彦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荐其材勇于左丞相耶律铸。弼从铸往北京，近侍火里台见弼所挽弓，以名闻世祖。召之，试以远垛，连发中的，令给事左右，赐马五匹。

中统末，授金符、管军总管，命从刘整伐宋。攻襄樊，尝出挑战，射杀二人，因横刀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十年，诸将分十二道围樊城，弼攻东北隅，凡十四昼夜，破之，杀其将牛都统。襄阳降，上其功，赐银及锦衣、金鞍，升怀远大将军、副万户。遂从丞相伯颜南征，攻沙洋堡，飞矢

中臂，城拔，凝血盈袖。事闻，赐金虎符。军至阳罗堡，伯颜誓众曰：“先登南岸者为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战，奋呼击走之，伯颜登南岸，论弼功第一，进定远大将军。鄂州平，进军而东，至大孤山，风大作，伯颜命弼禱于大孤山神，风立止。兵驻瓜洲，阿塔海言：“扬子桥乃扬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选骁将守之。”伯颜授弼三千人，立木堡，据其地。弼遽以数十骑抵扬州城。或止之曰：“宋将姜才倔强，未可易出。”弼曰：“吾栅扬子桥，据其所必争之地，才乘未固，必来攻我，则我之利也。”才果以万众乘夜来攻，人挟束薪填堑，弼戒军中无哗，俟其至，下樵木，发砲石击之，杀千余人。才乃退，弼出兵击之，会相威、阿术兵继至，大战，才败走，擒其将张都统。十三年六月，才复以兵夜至，弼三战三胜。天明，才见弼兵少，进迫围弼，弼复奋击之，骑士二人挟火枪刺弼，弼挥刀御之，左右皆仆，手刃数十百人。及突围，追者尚数百骑，弼殿后，敌不敢近。会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将硃焕以扬州降，使麦术受其降于南门外，而弼从数骑，由保城入扬州，出南门，与之会，以示不疑。制授昭勇大将军、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万户。冬，迁黄州等路宣慰使。

十五年，入朝，升中奉大夫、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行黄州等路宣慰使。盗起淮西司空山，弼平之。十七年，南康都昌盗起，弼往讨，诛其亲党数十人，胁从者宥之。江州宣课司税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闭门罢市，弼立罢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一年，黄华反建宁，春复霖雨，米价踊贵，弼即发米十万石，平价赈之，而后闻于省。省臣欲增其价，弼曰：“吾不可失信，宁辍吾俸以足之。”省不能夺，益出十万石，民得不饥。改淮东宣慰使。弼凡三官扬州，人喜，刻石颂之，号《三至碑》。迁佥书沿江行枢密院事，镇建康。

二十六年，平台州盗杨镇龙，拜尚书左丞，行淮东宣慰使。冬，入朝，时世祖欲征爪哇，谓弼曰：“诸臣为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对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爱！”二十七年，遥授尚书省左丞，行浙东宣慰使，平处州盗。二十九年，拜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以亦黑迷失、高兴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币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风急涛涌，舟掀簸，士卒皆数日不能食。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勾阑等山，驻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时爪哇与邻国葛郎构怨，爪哇主哈只葛达那加刺已为葛郎主哈只葛当所杀，其婿土罕必阁耶攻哈只葛当，不胜，退保麻喏八歇。闻弼等至，遣使以其国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迎降，求救。弼与诸将进击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当走归国。高兴言：“爪哇虽降，倘中变，与葛郎合，则孤军悬绝，事不可测。”弼遂分兵三道，与兴及亦黑迷失各将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余万迎敌，自旦至午，葛郎兵败，入城自守，遂围之。哈只葛当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土罕必阁耶乞归易降表，及所藏珍宝入朝，弼与亦黑迷失许之，遣万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以兵二百人护之还国。土罕必阁耶于道杀二人以叛，乘军还，夹路攘夺。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有司数其俘获金宝香布等，直五十余万，又以没理国所上金字表及金银犀象等物进，事具高兴及爪哇国传。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没家赀三之一。

元贞元年，起同知枢密院事，月兒魯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万里，入近代未尝至之国，俘其王及谕降傍近小国，宜加矜怜。”遂诏以所籍还之，拜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

省右丞。三年，升平章政事，加银青荣禄大夫，封鄂国公。卒于家，年八十六。

高兴

高兴，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蓟徙汴。曾祖拱之，祖子洵，世以农为业。金末兵乱，父青又徙蔡而生兴。兴少慷慨，多大节，力挽二石弓。尝步猎南阳山中，遇虎，跳踉大吼，众皆惊走，兴神色自若，发一矢毙之。至元十一年冬，挟八骑诣黄州，谒宋制置陈奕。奕使隶麾下，且奇兴相貌，以甥女妻之。

十二年，丞相伯颜伐宋，至黄州，兴从奕出降，伯颜承制授兴千户。从破瑞昌之乌石堡、张家寨，进拔南陵。行省上其功，世祖命兴专将一军，常为先锋。宋张濡杀使者严忠范等于独松关，伯颜使兴讨之。师次溧阳，再战，斩其将三人、士卒三人，虜四十二人，遂破溧阳，斩首七千级，授金符，为管军总管。从战银墅，斩宋将三人、士卒二千人。拔建平，斩其总制二人，虜知县事黄君濯。由间道夺独松关，进至武康，擒张濡。

十三年春，宋降，伯颜北还，留兴以兵取郡县之未下者，降建德守方回、婺州守刘怡。衢、婺二州已降复叛，章煇自为婺守，兴以五千人讨之，七战，至破溪，相持四十余日。兴兵少不敌，力战溃围出，至建德境，与援兵合。复进战兰溪，斩首三千级，复取婺州，擒章煇斩之。进战衢城下，斩首五百级。连战赤山、陈家山、江山县，斩首三千级，虜五百人，献魏福兴等七人于行省，余尽戮之，衢州平。追宋嗣秀王与綽入闽，与綽据桥，阵水南，兴率奇兵夺桥进战，杀其观察使李世达，斩首三千余级，擒与綽父子及其小王二、裨将二，获印五、马五百匹。下兴化，降宋参知政事陈文龙、制置印德傅等百四十人，军三千，水手七千，获海舶七千余艘。迁镇国上将军、管

军万户。十四年春，还镇婺州，佩元降虎符，充衢婺招讨使。东阳、玉山群盗张念九、强和尚等杀宣慰使陈佑于新昌，兴捕斩之。复从都元帅忙古台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阳寨，屠福成寨。十五年夏，诏忙古台立行省于福建，兴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以镇之。政和人黄华，邵武人高日新、高从周聚众叛，皆讨降之，以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

十六年秋，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献江南所得珍宝，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对曰：“臣素贫贱，今幸富贵，皆陛下所赐，何敢隐俘获之物！”帝悦，曰：“直臣也。”兴因奏所部士卒战功，乞官之，帝命自定其秩，颁爵赏有差。迁兴浙东道宣慰使，赐西锦服、金线鞍辔。奉省檄，讨处州、福建及温、台海洋群盗，平之。十七年，漳州盗数万据高安寨，官军讨之，二年不能下。诏以兴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兴与都元帅完者都等讨之，直抵其壁，贼乘高瞰下击之。兴命人挟束薪蔽身，进至山半，弃薪而退，如是六日，诱其矢石殆尽，乃燃薪焚其栅，遂平之，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十八年，盗陈吊眼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兴攻破其十五寨，吊眼走保千壁岭。兴上至山半，诱与语，接其手，掣下擒斩之，漳州境悉平。

十九年，入朝，赐银五百两、钞二千五百贯，及锦服、鞍辔、弓矢，改浙西道宣慰使。降人黄华复叛，有众十万，兴与战于铅山，获八千人。华急攻建宁，兴疾趋，与福建军合，获华将二人，华走江山洞。追至赤岩，华败走，赴火死。二十一年，改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平婺州盗施再十。改浙东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尚书省立，拜行尚书省参知政事，捕斩柳分司于婺州。丁母忧。诏起复，讨处州盗詹老鹞、温州盗林雄。兴潜由青田捣其巢穴，战叶山，

擒老鹞及雄等二百余人，斩于温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盗汪千十等。二十八年，罢福建行省，以参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谕漳州盗欧狗降之。召入朝，拜江西行省左丞。

二十九年，复立福建行省，拜右丞。爪哇黥使者孟琪，诏兴为平章政事，与史弼、亦黑迷失帅师征之，赐玉带、锦衣、甲冑、弓矢、大都良田千亩。三十年春，浮海抵爪哇。亦黑迷失将水军，兴将步军，会八节涧，爪哇主婿土罕必阁耶降。进攻葛郎国，降其主哈只葛当，事见弼传。又谕降诸小国。哈只葛当子昔刺八的、昔刺丹不合逃入山谷，兴独帅千人深入，虏昔刺丹不合。还至答哈城，史弼、亦黑迷失已遣使护土罕必阁耶归国，具入贡礼。兴深言其失计。土罕必阁耶果杀使者以叛，合众来攻，兴等力战，却之，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诏治纵爪哇者，弼与亦黑迷失皆获罪，兴独以不预议，且功多，赐金五十两。

成宗即位，复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赐玉带。大德三年，汀州总管府同知阿里挟怨告兴不法，召入对，尽得其诬状，阿里伏诛。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赐海东青鹞，命其子伯颜入宿卫。四年，遣使赐海东白鹞、葡萄酒、良药。八年，授枢密副使。十年，进同知枢密院事，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见，拜左丞相，商议河南省事，赐以先朝御服。仁宗宠眷勋旧，赐与尤厚。皇庆二年秋九月，卒，年六十九。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武宣。元统三年，加封南阳王。

子久住，泉州总管。长寿，同知建宁路总管府事。忙古台，袭万户。伯颜，同知宁国路总管府事。完者都，辰州路总管。宝哥，治书侍御史。

刘国杰

刘国杰，字国宝，本女真人也，姓乌古伦，后入中州，改姓刘氏。父德宁，为宗王斡臣必阁赤，授管领益都军民公事。国杰貌魁雄，善骑射，胆力过人，少从军涟海，以材武为队长。至元六年，选其兵取襄阳，以益都新军千户从张弘范戍万山堡。宋兵窥伺，众出取薪，大出兵来攻堡，国杰等以数百人败之，斩首四千余级，由是有名。从略荆南，抵归峡，转战数千里，还，破宋兵襄阳下。从攻樊城，破外城，火砲伤股，裹创复战，平其外城，授武略将军，佩金符。从破张贵兵柵门关，战甚力。再攻樊城，被伤数处，血战，竟破之。襄阳降，世祖闻其勇，召见，迁武德将军、管军总管，赐银百两、锦衣、弓矢以宠之。

从伯颜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汉水，不得下，伯颜谋取黄家湾堡以入汉，国杰先登，拔之，加武节将军。从破沙洋、新城，败孙虎臣丁家洲，战甚力，进万户。复从阿术取淮南，别军扬子桥，扼宋兵道。宋以万众夜夺堡，击走之，擒其都统张林。宋将张世杰盛兵出焦山来御师，施铁绳，联战船，碇江中，以示必死。阿术率诸军进战，万户刘琛由江南绕其后，国杰与董文炳左右夹击之，焚其战船，世杰军大溃，追奔鬲山，夺黄鹄船数百艘。帝壮之，诏加怀远大将军，赐号霸都，国杰行第二，因呼之曰刘二霸都而不名。霸都，华言敢勇之士也。

宋亡，入朝，加佾书西川行枢密院事，选淮南兵，使将之平蜀。未行，会北边有警，加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将卫兵定北方。冬，召还，帝亲解衣加玉带赐之。十五年，复将左右、中三卫兵，戍北边，诏“有不用命者，斩之以闻”。十六年，诸王脱脱木反，寇和林。国杰度其众悉至，营中必虚，选轻骑袭之，获其众万计。脱脱木屡战不利，又残暴，失众心，众杀之来降。十八年，加辅国上将军。十九年，征东兵无功而还，帝怒，将尽罢大小将校，召国杰为征东行省左丞。既至，

帝语之故，国杰曰：“罪在元帅耳，倘蒙圣慈，复诸将之职，彼必人人思奋，以雪前耻矣。”帝从之。尽复其官，以属国杰征日本。会黄华反建宁，乃命国杰以征东兵会江淮参政伯颜等讨之。国杰破赤岩寨，黄华自杀，余众皆溃。福建行省左丞忽刺出将兵来会梧桐川，欲搜贼溃去者尽杀之，国杰曰：“首乱者，华也，余皆胁从，招谕不归，诛之未晚。”未几，众果出降。二十二年，罢征东省，除佥书沿江行枢密院，改佥院。

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广重地，且多盗，拜本省左丞。国杰至，首平湖南盗李万二。明年，广东盗起，寇肇庆，其魁邓太獠居前寨，刘太獠居后寨，相依以为固。国杰趋捣后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斩二人，捕民结盗者，皆杖杀之。加资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盗詹一仔诱衡、永、宝庆、武冈人，啸聚四望山，官军久不能讨。国杰破之，斩首盗，余众悉降。将校请曰：“此辈久乱，急则降，降而有衅，复反矣，不如尽坑之。”国杰曰：“多杀不可，况杀降耶！吾有以处之矣。”乃相要地为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乌符，在武冈曰白仓，迁其众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备贼，且垦废田榛棘，使贼不得为巢穴。降者有故田宅，尽还之，无者，使杂耕屯中，后皆为良民。

有诏讨江西诸盗，国杰趋赴之。十一月，破萧太獠于陈古水，斩数百人，进平怀集诸寨贼。二十六年春，东入肇庆，攻闫太獠于清远，还攻萧太獠于怀集，擒之，复攻走严太獠。四月，攻曾太獠于金林，又破走之。贼深入保险，国杰凿山而入，贼众五千人，掩杀略尽。七月，次贺州，兵士冒瘴，皆疫，国杰亲抚视之，疗以医药，多得不死。会国杰亦病，乃移军道州。广东盗陈太獠寇道州，国杰讨擒之。遂攻拔赤水贼寨。二十七年，江西盗起龙泉，下令往击之，诸将交谏曰：“此他省盗也。”国杰曰：“纵寇生患，患将难图，岂可以彼此言耶！”乃选

轻兵，弃旗鼓，去纓饰，一日夜趋贼境。贼众数千逆战，望见军容不整，曰：“此乡丁也。”易之。国杰以数十骑陷阵，众从之，贼大败，斩首五百余级，夺所掠男女，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望见，怪之，莫知其谁。明日，又忽至，召堡民归其男子曰：“吾刘二霸都也。”民皆惊以为神，因告别盗钟太獠居南安十八未。国杰乘雾，突入其巢。贼众惊乱，自相蹂践，官军搏之，自旦至午，所擒杀甚众，还兵桂东。二月，龙泉盗复寇酃县，国杰遂还酃。贼退保大井山，乃分军三道趋之。道险，弃马而入。时天大雨，贼不为备，尽掩杀之，还镇道州。八月，永州盗李末子千七寇全州，败官兵，杀郡长官士鲁。国杰进讨，擒之，梟首而还。以前后功，加湖广右丞。

二十八年，置湖广等处行枢密院，迁副使，还军武昌。秋，广东盗再起，国杰复出道州。时知上思州黄胜许恃其险远，与交趾为表里，寇边。二十九年，诏国杰讨之。贼众劲悍，出入岩洞篁竹中如飞鸟，发毒矢，中人无愈者。国杰身率士奋战，贼不能敌，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栅围之。徐伐山通道，且战且进，二年，拔其寨。胜许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杀之。国杰三以书责交趾索胜许，交趾竟匿不与。夏，师还，尽取贼巢地为屯田，募庆远诸僮人耕之，以为两江蔽障。后蛮人谓屯为省地，莫敢犯者。诏遣使即军中以玉带赐之。三十年，入朝，帝谓朝臣曰：“湖广重地，惟刘二霸都足以镇此，他人不能也。”命无迁他官。俄议问罪交趾，加湖广安南行平章事，以诸王亦吉列台为监军征之。未行，会帝崩，乃止。

成宗即位，复置行枢密院于衡州。仍除副使。初，黔中诸蛮酋既内附复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犯辰州，朝廷尝讨降之。升泊崖为施溶州，以万顷知

州事。三十一年，万顷复叛，攻之，不能下。至是，帝即位，赦天下，并赦万顷等，亦不降，帝以命国杰。九月，国杰驰至辰，进攻明溪贼鲁万丑，拥众自上流而下，千户崔忠、百户马孙兒战死。十月，进兵桑木溪，万丑复以千人拒战，击却之。明日，万丑倍众来攻，国杰鼓之，百户李旺率死士陷阵，众军齐奋，贼败，遂破其巢，焚之。进攻施溶，部将田荣祖请曰：“施溶，万顷之腹心，石农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断其臂，而后腹心乃可攻。”国杰曰：“甚善。”麾诸军攻石农次，贼不能支，弃寨遁，遂拔施溶，擒万顷，斩之。复穷捕其党，攀崖缘木而进，凡千余里。元贞元年，即军中加荣禄大夫、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尝选民立屯，免其徭役，使御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寨兵，宋亡，皆废，国杰悉复其制，班师。继又经画茶陵、衡、郴、道、桂阳，凡广东、江西盗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将士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盗贼遂息。

六月，入朝，赐玉带、锦衣、弓矢，台臣言国杰在军中每以家赏将士，帝命倍偿之，部曲有功者，各迁官。大德五年，罗鬼女子蛇节反，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蛮从之，皆叛，陷贵州。诏国杰将诸翼兵，合四川、云南、思播兵以讨之。贼兵劲利，且多健马，官军战失利。国杰令人持一盾，布钉其上，俟阵合，即弃盾伪遁，贼果逐之，马奋不能止，遇盾皆倒，国杰鼓之，贼大败。既而复合众请战，国杰不应，数日，度其气衰，一鼓破走之，追战数千里。七年春，擒斩蛇节、宋隆济、阿女等，西南夷悉平。诏领其将士入见，张宴享之，赏赐甚厚。进光禄大夫，偿其赏士金一千九百两，钞万五千锭，将士迁官有差，命还益都上冢。

八年，还镇。国杰久行边，患瘴，至是病笃。平章卜邻吉台率僚属问之，国杰曰：“交贼不臣，若病幸小愈，得灭此虏，则死无憾矣。”问以家事，不言。二月卒，年七十二。

国杰性雄猛，视死如归，尝语人曰：“吾为国宣力，虽身弃草野不恨，何必马革裹尸还葬哉！”且善推诚得士心，故能立功如此。讣闻，帝深悼惜，赠推忠效力定远功臣、光禄大夫、司徒、柱国，封齐国公，谥武宣。

子脱欢，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尚宪宗孙女。

列传第五十

李德辉

李德辉，字仲实，通州潞县人。生五岁，父且卒，指德辉谓其家人曰：“吾为吏，治狱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众，天或报之，是儿其大吾门乎！”及卒，德辉号恸如成人。适岁凶，家储粟才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苳而食之。德辉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傅，嗜读书，束于贫，无以自资，乃辍业。年十六，监酒丰州，禄食充足，甘旨有余，则市笔札录书，夜诵不休。已乃厌糟曲，叹曰：“志士顾安此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隐不足以悦亲善身，天地之间，人寿几何，恶可无闻，同腐草木也！”乃谢绝所与游少年，求先生长者讲学，以卒其业。

时世祖在潜藩，用刘秉忠荐，使侍裕宗讲读，乃与窦默等皆就辟。癸丑，宪宗封宗亲，割京兆隶世祖潜藩，择廷臣能理财赋者俾调军食，立从宜府，以德辉与孛得乃为使。时汪世显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规进取，数万之师仰哺德辉。乃募民入粟绵竹，散钱币，给盐券为直，陆挽兴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军储充羨，取蜀之本基于此矣。

中统元年，为燕京宣抚使。燕多剧贼，造伪钞，结死党杀人。德辉悉捕诛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书，由是忤平章王文统意，去位。三年，文统以反诛，德辉遂起为山西宣慰使。权势之家籍民为奴者，咸按而免之，复业近千人。

至元元年，罢宣慰司，授太原路总管。时潜藩故傅相无有

出为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难治，故以德辉为守。至郡，崇学校，表孝节，劝耕桑，立社仓，一权度，凡可以阜民者无不为之。嘉禾瑞麦，六出其境。五年，征为右三部尚书。人有讼财而失其兄子者，德辉曰：“此叔杀之无疑。”遂竟其狱。权贵人为请者甚众，德辉不应，罪状既明，请者乃惭服。七年，帝以蝗旱为忧，命德辉录囚山西、河东。行至怀仁，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为厌胜，谋不利于己。移数狱，词皆具。德辉察其冤，知其有爱妾，疑妾所为，将构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时而服，遂杖其夫而论妾以死。

皇子安西王镇关中，奏以德辉为辅，遂改安西王相。至则视濒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浚，假牛、种、田具与贫民二千家，屯田其中，岁得粟麦刍藁万计。十二年，诏以王相抚蜀。时重庆犹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枢密院于东、西川，合兵万人围之。德辉至成都，两府争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辉戒之曰：“宋已亡矣，重庆以弹丸之地，不降何归？政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向日兵未尝战，中使奉玺书来赦，公辈既不能正言明告，严备止攻，以须其至，反购得军吏杖之，伪为得罪，使惧而叛去，水陆之师雷鼓继进，是坚其不下也。中使不谕诈计，竟以不奉明诏复命。如是者，非玩寇而何！况复军政不一，相訾纷纷，朝夕败矣，岂能成功哉！”德辉出，未至秦，泸州叛，而重庆围果溃，再退守泸州。十四年，诏以德辉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仍兼王相。诸军既发，德辉留成都给军食。是年，复泸州。十五年，再围重庆，逾月拔之，绍庆、南平、夔、施、思、播诸山壁水栅皆下。而东川枢府，犹故将也，愆前与西川相观望致败，恶相属，愿独军围合州。德辉乃出合俘系顺庆狱者纵之，使归语州将张珩，以天子威德远著，宋室既亡，三宫皆北，我朝含弘，录功忘过，能

早自归，必取将相，与夏、吕比。又为书，以礼义祸福反复譬解之，以为：“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为谋者，以国有主，耻被不义之名，故尔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犹欲以是行之，则戏下盗遇君，窃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难也。”珏未及报，而德辉还王邸。既而合州遣李兴、张

郃十二人诃事成都，皆获之，释不杀，复为书纵归，使谕其将王立如谕珏者，而辞益剴切。立亦计夙与东府有深怨，惧诛，即使兴等导帅干杨獬怀蜡书，间至成都降。德辉从兵才数百人，赴之。东府害其来，皆曰：“公昔为书招珏，诚亦极矣，竟无功而还。今立，珏牙校也，习狙诈不信，特以计致公来。使与吾争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诚降。”德辉曰：“昔合以重庆存，故力可以同恶，今已孤绝，穷而来归，亦其势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诚惧公等愤其后服，诬以尝抗蹕先朝，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即单舸济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罢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绘事之。川蜀平，复以王相还邸。

十七年，置行中书省，以德辉为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罗施鬼国既降复叛，诏云南、湖广、四川合兵三万人讨之。兵且压境，德辉适被命在播，乃遣安圭驰驿止三道兵勿进，复遣张孝思谕鬼国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辉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属百万人，微公来，死且不降，今得所归，蔑有二矣。”德辉以其言上闻，乃改鬼国为顺元路，以其酋为宣抚使。其后有以受鬼国马千数谮德辉于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虽一羊不妄受，宁有是耶！”

德辉卒年六十三，蛮夷闻讣，哭之哀如私亲，为位而祭者动辄千百人。合州安抚使王立，衰经率吏民拜哭，声震山谷，为发百人护丧兴元。播州安抚使何彦请率其民立庙祀之。

张雄飞

张雄飞，字鹏举，琅琊临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罢其兵柄，徙居许州。寻复命守河阴，仍留家人于许。雄飞幼失母，琮妾李氏养之。国兵屠许，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称能为弓，且诈以雄飞及李氏为家人，由是获全，遂徙朔方，雄飞时方十岁。至霍州，李欲逃，恐其累己，雄飞知之，顷刻不去左右，李乃变服与俱还，寓潞州。雄飞既长，往师前进士王宝英于赵城。金亡，雄飞不知父所在，往来泽、潞，求之十余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关陕，历怀、孟、潼、华，终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数岁，尽通国言及诸部语。

至元二年，廉希宪荐之于世祖，召见，陈当世之务，世祖大悦。授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搜抉蠹弊，悉除之。帝问处士罗英，谁可大用者，对曰：“张雄飞真公辅器。”帝然之，命驿召雄飞至。问以方今所急，对曰：“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闾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贰，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称善者久之。他日，与江孝卿召见，帝曰：“今任职者多非材，政事废弛，譬之大厦将倾，非良工不能扶，卿辈能任此乎？”孝卿谢不敢当。帝顾雄飞，雄飞对曰：“古有御史台，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间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贪秽不职者，即纠劾之。如此，则纪纲举、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台，以前丞相塔察儿为御史大夫，雄飞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人虽嫉妒汝，朕能为汝地也。”雄飞益自感励，知无不言。参议枢密院事费正寅素儉狡，有告其罪者，诏丞相乡泉真等与雄飞杂治之。请托交至，雄飞无所顾，尽得其罪状以闻，正寅与其党管如仁等皆伏诛。会议立尚书省，雄飞力争于帝前，忤旨，左迁同知京兆总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间为赘婿。主适过临潼，识之，捕其奴与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系之，尽没其家赀。雄飞与主争辨，辞色俱厉。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赀还之，惟挟其奴以去。

入为兵部尚书。平章阿合马在制国用司时，与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罗织其罪，同僚争相附会，雄飞不可曰：“所犯在制国用时，平章独不预耶？”众无以答。秦长卿、刘仲泽亦以忤阿合马，皆下吏，欲杀之，雄飞亦持不可。阿合马使人啖之，曰：“诚能杀此三人，当以参政相处。”雄飞曰：“杀无罪以求大官，吾不为也。”阿合马怒，奏出雄飞为澧州安抚使，而三人竟死狱中。时澧州初下，民怀反侧，雄飞至，布宣德教以抚绥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税及殴人事，僚佐受贿，欲宽其罪，雄飞绳之益急。或曰：“此细事，何执之坚？”雄飞曰：“吾非治匿税殴人者，欲改宋弊政，惩不畏法者尔。”细民以乏食，群聚发富家廩，所司欲论以强盗，雄飞曰：“此盗食，欲救死，非强也。”宽其狱，全活者百余人。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间抄掠居民，雄飞遣杨应申等往谕以威德，诸徭悉感服。

十四年，改安抚司为总管府，命雄飞为达鲁花赤，迁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余家与德山寺僧将为乱，众议以兵讨之。雄飞曰：“告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当以静镇之，兵不可遽用，苟有他，吾自任其责。”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

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有司莫敢言。雄飞言于阿里海牙，请归其民于有司，不从。雄飞入朝奏其事，诏还籍为民。

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台事。阿合马以子忽辛为中书右丞，行省江淮，恐不为所容，奏留雄飞不遣，改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使。未行，阿合马死，朝臣皆以罪去。拜参知政事。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狱，纪纲大坏，雄飞乃先自降一阶，于是侥幸超躐者皆降之。忽辛有罪，敕中贵人及中书杂问，忽辛历指宰执曰：“汝曾使我家钱物，何得问我！”雄飞曰：“我曾受汝家钱物否？”曰：“惟公独否。”雄飞曰：“如是，则我当问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册上尊号，议大赦天下，雄飞谏曰：“古人言：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圣明在上，岂宜数赦！”帝嘉纳之，语雄飞曰：“大猎而后见善射，集议而后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从汝。”遂降轻刑之诏。

雄飞刚直廉慎，始终不易其节。尝坐省中，诏趣召之，见于便殿，谓雄飞曰：“若卿可谓真廉者矣。闻卿贫甚，今特赐卿银二千五百两、钞二千五百贯。”雄飞拜谢，将出，又诏加赐金五十两及金酒器。雄飞受赐，封识藏于家。后阿合马之党以雄飞罢政，诣省乞追夺赐物，裕宗在东宫闻之，命参政温迪罕谕丞相安童曰：“上所以赐张雄飞者，旌其廉也，汝岂不知耶？毋为小人所诈。”塔即古阿散请检核前省钱谷，复用阿合马之党，竟矫诏追夺之。塔即古阿散等俄以罪诛，帝虑校核失当，命近臣伯颜阅之。中书左丞耶律老哥劝雄飞诣伯颜自辨，雄飞曰：“上以老臣廉，故赐臣，然臣未尝敢轻用，而封识以俟者，政虞今日耳，又可自辨乎？”二十一年，卢世荣以言利进用，雄飞与诸执政同日皆罢。二十三年，起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决壅滞，黜奸贪，政化大行。卒于官。

子五人：师野，师谔，师白，师俨，师约。师野宿卫东宫时，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觐，言之宰相，欲白皇太子，请以师野为荆南总管，雄飞固止之。归谓师野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卫日久，固应得官，然我方为执政，天下必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辈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张德辉

张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人。少力学，数举于乡。金贞祐间兵兴，家业殆尽。试掾史台，会盗杀卜者，有司纵迹之，获僧匿一妇人，拷掠诬服，狱具，德辉疑其冤，其后果得盗。赵秉文、杨缵咸器其材。金亡，北渡，史天泽开府真定，辟为经历官。岁乙未，从天泽南征，筹画调发，多出德辉。天泽将诛逃兵，德辉救止，配令穴城。光州荜山农民为寨以自固，天泽议攻之，德辉请招之降，全活甚众。

岁丁未，世祖在潜邸，召见，问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问德辉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尽设施者甚多，将如之何？”德辉指银盘，喻曰：“创业之主，如制此器，精选白金良匠，规而成之，畀付后人，传之无穷。当求谨厚者司掌，乃永为宝用。否则不惟缺坏，亦恐有窃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又问：“农家作劳，何衣食之不贍？”德辉对曰：“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者也。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育。

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岁戊申春，释奠，致胙于世祖，世祖曰：“孔子庙食之礼何如？”对曰：“孔子为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于圣人无所损益，但以此见时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后，此礼勿废。”世祖又问：“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对曰：“军无纪律，纵使残暴，害固非轻；若宰民者，头会箕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则奈何？”对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权，勋旧则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则天下均受赐矣。”

是年夏，德辉得告，将还，更荐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盘、李涛数人。陛辞，又陈先务七事：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世祖以字呼之，赐坐，锡赉优渥。有顷，奉旨教胄子孛罗等。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仍命德辉提调真定学校。

世祖即位，起德辉为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下车，击豪强，黜赃吏，均赋役。耆耄不远数千里来见，曰：“六十年不复见此太平官府矣。”戴之若神明。西川帅纽邻重取兵千余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隶凤翔屯田者八百余人，屯罢，兵不归籍；会签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数。悉条奏之，帝可其请。兵后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佣藉衣食，岁久掩为家奴，悉遣还之为民。

二年，考绩为十路最。陛见，帝劳之，命疏所急务，条四事：一曰严保举以取人材；二曰给俸禄以养廉能；三曰易世官而迁都邑；四曰正刑罚而勿屡赦。帝嘉纳焉。迁东平路宣慰使。

春旱，祷泰山而雨。东平赋夥狱繁，视河东相倍蓰，凡遇赃奸，悉穷之，不少贷。奏免远输豆粟二十万斛，和柴粟十万斛。宝合丁议赋茧丝，令民税而后输。德辉曰：“是诬上以毒下也，且后期之责孰任之！”遂罢其事。孀妇马氏，将鬻其女以代纳逋赋，分己俸代偿之，仍蠲其额。

至元三年秋，参议中书省事。五年春，擢侍御史，辞不拜。有言沿边将校冒代军士、虚糜廩币者，敕按之，奏曰：“在昔将校，备尝艰阻，与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袭爵，或以微劳进用，岂知军旅之事乎！致使朝廷遣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约束耳。痛绳之则人不自安，第易其部署，选武毅才略者任之，庶使军政自新。又时委司宪者体究，庶革其弊。”有旨命德辉议御史台条例，德辉奏曰：“御史，执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据而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顷，复召曰：“朕虑之熟矣，卿当力行之。”对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纠弹，女谒毋令奏事，诸局承应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辉请老，命举任风宪者，疏乌古伦贞等二十人以闻。

初，河东歉，请于朝，发常平贷之，并减其秋租有差。赋役不均，官吏并缘为奸，赋一征十年，不胜其困苦，民率流亡。德辉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

德辉天资刚直，博学有经济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为端人，然性不喜嬉笑。与元裕、李冶游封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马亨

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业农，以赀雄乡里。亨少孤，事母孝，金季习为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征收课税使，河北东西路使王晋辟亨为掾，以才干称。甲午，晋荐于中书令

耶律楚材，授转运司知事，寻升经历，擢转运司副使。庚戌，太保刘秉忠荐亨于世祖，召见潜邸，甚器之。既而籍诸路户口，以亨副八春、忙哥抚谕西京、太原、平阳及陕西五路，俾民弗扰。既还，图山川形势以献，余使者多以贿败，惟亨等各赐衣九袭。癸丑，从世祖征云南，留亨为京兆榷课所长官。京兆，藩邸分地也，亨以宽简治之，不事掎克，凡五年，民安而课裕。丁巳，宪宗遣阿蓝答兒等核藩府钱谷，亨时犂岁办课银五百铤，输之藩府，道出平阳，适与之遇。亨策曰：“见之则银必拘留，不见则必以罪加我，与其银弗达王府，宁获罪焉。”避而过之，阿蓝答兒果怒，遣使逮之王府。世祖询亨曰：“汝往，得无摭汝罪耶？”对曰：“无害，愿一行。”乃慰遣亨。既至，拘系之，穷治百端，竟无所得，惟以支竹课分例钱充公用，及僦公廨犂运脚价为不应，勒偿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诬，更赐银三十二铤。己未，从世祖攻鄂州，泊北还，遣亨驰驿往西京等处罢所签军，并抚谕山西、河东、陕右、汉中。既还，复遣转饷江上军实。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陕西、四川立宣抚司，诏亨议陕西宣抚司事。寻赐金符，迁陕西四川规措军储转运使。时阿蓝答兒等叛，亨与宣抚使廉希宪、商挺合谋，诛刘太平等，悉定关辅。寻建行省，命亨兼陕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时兴元畜粮五万石，欲转饷大安军，计佣直万缗，众推亨往，时丁内艰，以摄省府事强起之。至则以兵官丁产均其役，不阅月而事集，无劳民伤财之叹。兴元判官费正寅狡悍不法，莫有能治之者。亨白省府，欲以法绳之，反诬构行省前保关中有异谋，诏右丞粘合圭讞之，亨力辨之，冤构释然。

四年，迁陕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访都转运使。未几，朝廷以考课檄诸路转运司，至则并转运司入总管府，咸夺其制书，授

亨工部侍郎、解盐副使。亨乃上言：“以考课定赏罚，其人甫集，而一切罢之，则是非安在？宜还其命书，俾仕者有所劝勉。”从之。亨复上便宜六事：“一曰东宫保傅当用正人，以固国本；二曰中书大政，择任儒臣，以立朝纲；三曰任相惟贤，官不必备，今宰相至十七员，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赞大政，今用豪贵子弟，岂能赞襄；五曰六曹之职分理万机，今止设左右二部，事何由办；六曰建元以来，便民条画已多，有司往往视为文具，宜令宪司纠举，务在必行。”疏闻，帝即召见，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对曰：“新自陕西来觐。”帝谕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远出矣。”

至元三年，进嘉议大夫、左三部尚书，寻改户部尚书，金谷出纳，有条不紊。时有贾胡，恃制国用使阿合马，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岁课为辞。帝以问亨，对曰：“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事遂寝。亨又建言立常平、义仓，谓备荒之具，宜及举行。而时以财用不足，止设义仓。七年，立尚书省，仍以亨为尚书，领左部。亨上言：“尚书省专领金谷百工之事，其铨选宜归中书，以示无滥。”寻为平章阿合马所忌，以诬免官。会国兵围襄、樊，廷议河南行省调发军饷，诏以阿里为右丞、姚枢为左丞、亨为金省任其事，水陆供馈，未尝有阙，亨之力为多。十年，还京师，帝方欲柄用之，遽婴未疾。十四年，卒，年七十一。

子绍庭，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副使。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阳人，元魏时以豪右徙云中，遂家东胜州。父恆，国初佩金符，为沿边监榷规运使、解州盐使。思廉用太保刘秉忠荐，给事裕宗潜邸，以谨愿闻。命为枢密院

监印，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署为都事。丞相史天泽尤器之。时方规取襄樊，使任转饷，筑城置仓以受粟，运输者与民争门，不时至，思廉令行者异路。粟至，多露积，一夕大雨，思廉安卧不起，省中召诘之，思廉曰：“此去敌近，中夜骚动，众必惊疑，或致他变。纵有漂湿，不过军中一日粮耳。”闻者韪之。

至元十二年，调同知淇州，徙东平路判官，入为监察御史，以劾权臣阿合马系狱。其党巧为机阱，思廉居之泰然，卒不能害。累迁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道过彰德，闻两河岁饥，而征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谓法当上请，思廉曰：“若然，民已不堪命矣。”即移文罢征，后果得请。二十年，河北复大饥，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属，绝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岂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纵之。且曰：“虽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卫辉、怀孟大水，思廉临视赈贷，全活甚众。水及城不没者数板，即修堤防，露宿督役，水不为患，卫人德之。迁陕西汉中道按察使，以母老不赴。俄丁母忧。

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起复思廉为御史中丞。始至，蛮夷酋长来贺，词若逊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绥怀远人，且明示祸福，使毋自外，闻者慑服。云南旧有学校，而礼教不兴，思廉力振起之，始有从学问礼者。

成宗即位，除河东山西廉访使。太原岁饲诸王驼马一万四千余匹，思廉为请，止饲千匹。平阳诸郡岁输租税于北方，民甚苦之，思廉为请，得输河东近仓。旧法，决事咸有议答，权归曹吏，思廉自判牒尾，某当某罪，吏皆束手。

思廉累任风宪，刚正疾恶，言事剴切，如请早建储贰、访求贤俊、辨车服、议封谥、养军力、定律令，皆急务也。与人交有终始，或有疾病死丧，问遗周恤，往返数百里不惮劳，仍

为之经纪家事，抚视其子孙。其于家族，尤尽恩意。好荐达人物，或者以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讥，人不复敢为善矣。”卒，年六十二，谥敬肃。

乌古孙泽

乌古孙泽，字润甫，临潢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祖璧，仕金为明威将军、资用库使，从金主迁汴。汴城陷，转徙居大名。父仲，倜傥有奇节，遭金季世，愤无所施，用高言危行，亲交避之，遂纵酒阳狂以自晦，然教泽特严。泽性刚毅，读书举大略，一切求诸己，不事章句，才干过人。

世祖将取江南，泽以选输钞至淮南餉军，丞相阿术见而奇之，补淮东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帅唆都下兵闽、越，见泽，与语而合，即辟元帅府提控案牘。时宋广王据福州，改元炎兴，度我军且至，遂入于海，复聚兵甲子门。其将张世杰攻泉州，兴化守臣陈瓚举郡应之。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剑州，守臣张清行都督府事，谋复建宁。闽中郡县往往复从宋，江东大扰。唆都时军浙东，建、信告急，唆都谋于众曰：“我军当何先？”泽曰：“彼据闽、广，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务除其根，当先向南。”会行省檄唆都，与左丞塔出会兵甲子门，遂度兵闽关，八战而至南剑，杀其守臣张清，宋师遂退。冬十月，收福州，进攻兴化，拔之。唆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泽屡谏不听，复前说曰：“世杰不虞我军遽至，方急攻泉州，谋固其植。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旦暮且失守。比我定兴化，整兵而南，彼树植将日固矣。莫若开其遗民，使走泉南扇动之，世杰将胆落而走。是我不战而完泉州，捷于吾兵之驰救也。”唆都喜，开南门纵民去，因得脱死者甚众。世杰得逃民，知兴化已破，乃解泉州围去。唆都至泉州，部署别将，装大舰趣甲子门，自将下漳州，军于海丰，引精骑与塔出

会。十二月，入广州。十五年春正月，还击潮州，守将马发备御甚固，泽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垒，为之援应也。第翦其外应，潮必覆矣。”乃分兵攻其一大垒，破之，余垒尽散走，二旬而潮拔，马发死焉。既而文天祥军溃于江西，广王暨张世杰死于海中，唆都还军福建。

夏五月，诏立行中书省于福建，以唆都行参知政事，泽行省都事，从朝京师，命知兴化军，赐金织衣，赏其善谋也。继改兴化军为路，授泽行总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复生之父母也。”喜极而继以泣。郡新残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离之民，有弃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抚育之。郡中恶年少喜为不义，以资求窜名卒伍，冀后得计功版授。官吏恐激变，不敢诘，泽悉追毁所授，诛其尤无良者，贪暴始戢。始陈瓚以郡应张世杰，民多战死者，至是，吏援例将籍其产，泽语吏曰：“国家至仁，诛止陈瓚，从瓚者犹蒙宥，民奈何连坐！”亟为令曰：“民不幸诖误从陈瓚诛，及斗死无后者，其田庐贖产并给其族姻，有司无所与。”吏不能逆，乃止。当江南未定，盗贼所在有之，民自相什伍，保卫乡里。及时平，行省议籍为兵，上下汹汹，泽白行省曰：“国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侧也。且当籍者众，民或有他心。”议遂格。泽又兴学校，召长老及诸生讲肄经义，行乡饮酒礼，旁郡闻而慕之。兴化故号多士，士咸知向慕，以泽与常袞、方仪并肖像祠于学官。

至元二十一年，调永州路判官。湖广平章政事要束木贪纵淫虐，诛求无厌。或妄言初归附时，州县长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敛银，将输之官，银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束木即下令，责民自实，使者旁午，随地置狱，株连蔓引，备极惨酷，民以考掠殍死者载道，所获不贖，要束木尽掩有之。有使至永，泽戒吏美

供帐，丰酒食，务顺适其意。使者感愧，无所发其毒，因间以利害晓之，一郡由是获安，是岁，盗起宝庆、武岗，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泽讨平之，俘获五百余人，简出其诬误者百有五十人，上书言状，诛其首恶者三十一人，余得减死。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议考校钱谷，天下骚动。泽叹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计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国钱粮无不增羨，永州何为独不然！此直孙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系之，非死不释也。”明年，桑哥败，要束木伏诛，泽始得释。

二十九年，湖广平章政事阔里吉思荐泽才堪将帅，以行省员外郎从征海南黎。黎人平，军还，上功，授广南西道宣慰副使。秋七月，并左右两江道归广西宣慰司，置都元帅府，泽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佷都元帅府事。两江荒远瘴疠，与百夷接，不知礼法，泽作《司规》三十有二章，以渐为教，其民至今遵守之。又省厩置二十二所，以纾民力。岁饥，上言蠲其田租，发象州、贺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赈饥者，既发，乃上其事。时行省平章哈刺哈孙察其心诚爱民，不以专擅罪之。邕管徼外蛮数为寇，泽循行并徼，得厄塞处，布画远迩，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户，置雷留那扶十屯，列营堡以守之。陂水垦田，筑八塌以节潴泄，得稻田若干亩，岁收谷若干石为军储，边民赖之。海北元帅薛赤干赃利事觉，行省檄泽验治。泽驰至雷州，尽发其奸赃，纵所掠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数千头，金银器物称是，海北之民欣忭相庆。

御史台言：“乌古孙泽奉使知大体，如汲长孺；为将计万全，如赵充国。可属大任。”诏擢为海北海南廉访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后遂计月受之，泽视事三月，民输租计米五百石，泽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后其食。吾莅政日浅，而受禄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余悉委学官，给诸生以劝

业。常曰：“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人皆言之，泽不以为意也。

雷州地近海，潮汐啮其东南，陂塘碱，农病焉。而西北广衍平袤，宜为陂塘，泽行视城阴，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门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筑大堤，塌三溪渚之，为斗门七，堤塌六，以制其赢耗；酳为渠二十有四，以达其注输。渠皆支别为闸，设守视者，时其启闭，计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瀉并为膏土。民歌之曰：“鵽鹵为田兮，孙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长我粳稻。自今有年兮，无旱无涝。”

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有芝五色产于宪司之澄清堂，士民以为泽之所致。以母年逾八十，求归养长沙。岁余，母丧，泽以哀毁卒。妻杜，以夫死，饮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复食。泽积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谥正宪。

子良祜，仕至中书右丞，以功名终。

赵炳

赵炳，字彦明，惠州滦阳人。父弘，有勇略，国初为征行兵马都元帅，积阶奉国上将军。炳幼失怙恃，鞠于从兄。岁饥，往平州就食，遇盗，欲杀之，兄解衣就缚。炳年十二，泣请代兄，盗惊异，舍之而去。甫弱冠，以勋阀之子，侍世祖于潜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世祖次桓、抚间，以炳为抚州长，城邑规制，为之一新。己未，王师伐宋。未几，北方有警，括兵敛财，燕蓟骚动。王师北还，炳远迓中途，具以事闻，追所括兵及横敛财物，悉归于民，世祖嘉其忠。

中统元年，命判北京宣抚司事。北京控制辽东，番夷杂处，号称难治。时参知政事杨果为宣抚使，闻炳至，喜曰：“吾属无忧矣。”三年，括北京鹰坊等户丁为兵，蠲其赋，令炳总之。

时李璫叛，据济南，炳请讨之。国兵围城，炳将千人独当北面，有所俘获，即纵遣去，曰：“胁从之徒，不足治也。”济南平，入为刑部侍郎，兼中书省断事官。时有携妓登龙舟者，即按之以法，未几，其人死，其子犯跽诉冤，诏让之，炳曰：“臣执法尊君，职当为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谓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循情者。”改枢密院断事官。济南妖民作乱，赐金虎符，加昭勇大将军、济南路总管。炳至，止罪首恶，余党解散。岁凶，发廩赈民，而后以闻，朝廷不之罪也。迁辽东提刑按察使，辽东闻其来，豪猾屏迹。

至元九年，帝念关中重地，风俗强悍，思得刚鯁旧臣以临之，授炳京兆路总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开府于秦，诏治宫室，悉听炳裁制。王府吏卒横暴扰民者，即建白，绳以法。王命之曰：“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自处之。”自是豪猾敛戢，秦民以安。有旨以解州盐赋给王府经费，岁久，积逋二十余万缗，有司追理，仅获三之一，民已不堪。炳密启王曰：“十年之逋，责偿一日，其孰能堪！与其哀敛病民，孰若惠泽加于民乎！”王善其言，遽命免征。会王北伐，诏以京兆一年之赋充军资，炳复请曰：“所征逋课，足佐军用，可贷岁赋，以苏民力。”令下，秦民大悦。十四年，加镇国上将军、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王既北伐，六盘守者构乱，炳自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恶授首。十五年春，六盘再乱，复讨平之。王还自北，嘉赏战功，赉赐有加。是岁十一月，王薨。

十六年秋，被旨入见便殿，帝劳之曰：“卿去数载，衰白若此，关中事烦可知已。”询及民间利病，炳悉陈之，因言王薨之后，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窃弄威柄，恣为不法。帝卧听，遽起曰：“闻卿斯言，使老者增健。”饮以上尊马潼。改中奉

大夫、安西王相，兼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程屯田事，余职如故，即令乘传偕敕使数人往按琮等。至则琮假嗣王旨，入炳罪，收炳妻孥囚之。时嗣王之六盘，徙炳等于平凉北崆峒山，囚闭益严。炳子仁荣诉于上，即诏近侍二人驰驿而西，脱炳，且械琮党偕来。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于平凉狱中。其夜星陨，有声如雷，年五十九，实十七年三月也。帝闻之，抚髀叹曰：“失我良臣！”俄械琮等百余人至，帝亲鞫问，尽得其情，既各伏辜，命仁荣手刃琮、叔云于东城，籍其家以付仁荣。仁荣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之物，皆取于民，何忍受之！”帝善之，别赐钞二万二千五百缗，为治丧具。国朝旧制，无赙臣下礼，盖殊恩也。六月，诏雪炳冤，特赠中书左丞，谥忠愍。

子六人：仁显，早亡。次仁表，仁荣，仁旭，仁举，仁轨。仁荣仕至中书平章政事；余俱登显仕。